

目录

佛說出家緣經.....	1
佛說八師經.....	3
長爪梵志請問經.....	8
佛說四天王經.....	11
佛說三品弟子經.....	13
佛說分別經.....	15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20
弟子死復生經.....	27
佛說嗟 jiē 轆 wā 囊法天子 受三歸 guī 依獲免惡道經.....	32
佛說耶祇經.....	35
佛說戒消災經一卷.....	38
中阿含經七法品世間福經.....	43
增一阿含經三寶品（一）	45
增一阿含經三供養品（二）	47
增一阿含經邪聚品（一）	47
增一阿含經五戒品（一至十）	48
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問八政品（二）	52
增一阿含經十不善品（一）	57
增一阿含經三寶品（一〇）	58
增一阿含經火滅品（五）	60
增一阿含經三寶品（八）	60

增一阿含經三供養品（六）	61
增一阿含經慚愧品（九）	62
增一阿含經慚愧品（一〇）	63
增一阿含經三供養品（九）	63
增一阿含經三供養品（一〇）	64
增一阿含經地主品（八）	64
增一阿含經高幢品（七）	65
增一阿含經等見品（七）	66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思經.....	66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伽藍經.....	69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伽彌尼經.....	73
中阿含經晡利多品持齋經.....	75
雜阿含經（九四）	83
雜阿含經（九一六）	84
雜阿含經（一〇三九至一〇四〇）	87
雜阿含經（一〇四二至一〇四四）	90
雜阿含經（一〇四五至一〇四八）	93
雜阿含經（一〇四九）	96
雜阿含經（一〇五〇至一〇六一）	96
雜阿含經（一〇七三）	101
雜阿含經（一一一七）	102
雜阿含經（一一一八）	104

雜阿含經（一一二一）	105
雜阿含經（一二二八至一二三三）	106
雜阿含經（一三二五）	114
佛說四輩經.....	116
佛說優婆塞五戒相經一卷.....	119
盜戒第二.....	125
姪戒第三.....	128
妄語戒第四.....	129
酒戒第五.....	130
受十善戒經.....	133
十惡業品第一.....	133
受十善戒經十施報品第二.....	136
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	150
增一阿含經高幢品（六）	151
十不善業道經.....	156
受五戒八戒文(海).....	158
八戒文.....	158
第一稽 qǐ 首請證明品.....	158
第二洗懺 chàn 往業品.....	158
第三得戒三歸品.....	158
第四問持說品.....	159
第五迴向發願品.....	159

五戒文.....	159
第一發誠稽請章.....	159
第二悔過先罪章.....	160
第三轉邪歸敬章.....	160
第四說相合修章.....	160
第五迴向願海章.....	161
增一阿含經慚愧品（一）	162
雜阿含經（一二四三）	162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真人經.....	163
雜阿含經（一一〇四至一一〇六）	166
增一阿含經七日品（九）	168
增一阿含經地主品（一〇）	170
佛說長阿含經三明經.....	171
雜阿含經（九九）	179
雜阿含經（九三〇）	180
雜阿含經（一二二二）	181
雜阿含經（一二二三）	181
雜阿含經（一二四一）	182
生經卷第一.....	185
佛說那賴經第一.....	185
佛說分衛比丘經第二.....	187
佛說和難經第三.....	189

佛說邪業自活經第四.....	192
佛說是我所經第五.....	194
佛說野雞經第六.....	196
佛說前世諍女經第七.....	199
佛說墮珠著海中經第八.....	200
佛說旃闍摩暴志謗佛經第九.....	202
佛說鼈獼猴經第十.....	203
佛說五仙人經第十一.....	204
生經卷第二.....	208
◎佛說舅甥經第十二.....	208
◎佛說閑居經第十三.....	210
佛說舍利弗般泥洹經第十四.....	212
佛說子命過經第十五.....	214
佛說比丘各言志經第十六.....	215
佛說迦旃延無常經第十七.....	220
佛說和利長者問事經第十八.....	221
佛說佛心總持經第十九.....	223
佛說護諸比丘呪經第二十.....	226
佛說吉祥呪經第二十一.....	226
生經卷第三.....	228
佛說總持經第二十二.....	229
◎佛說所欣釋經第二十三.....	230

佛說國王五人經第二十四.....	232
佛說蠱狐烏經第二十五.....	237
佛說比丘疾病經第二十六.....	239
佛說審裸形子經第二十七.....	240
佛說腹使經第二十八.....	244
佛說弟子過命經第二十九.....	247
生經卷第四.....	250
佛說水牛經第三十.....	250
佛說兔王經第三十一.....	252
佛說無懼經第三十二.....	253
佛說五百幼童經第三十三.....	254
佛說毒草經第三十四.....	255
佛說鼈喻經第三十五.....	257
佛說菩薩曾為鼈王經第三十六.....	257
佛說毒喻經第三十七.....	258
佛說誨子經第三十八.....	260
佛說負為牛者經第三十九.....	262
佛說光華梵志經第四十.....	264
佛說變悔喻經第四十一.....	265
佛說馬喻經第四十二.....	267
佛說比丘尼現變經第四十三.....	268
佛說孤獨經第四十四.....	269

生經卷第五.....	269
佛說梵志經第四十五.....	269
佛說君臣經第四十六.....	272
佛說拘薩羅國烏王經第四十七.....	273
佛說蜜具經第四十八.....	275
佛說雜讚經第四十九(丹本此經為第五十).....	277
佛說驢駝經第五十(丹本此經為第四十九).....	279
佛說孔雀經第五十一.....	280
佛說仙人撥劫經第五十二.....	282
佛說清信士阿夷扇持父子經第五十三.....	284
佛說夫婦經第五十四.....	286
佛說譬喻經第五十五.....	288

佛說出家緣經

後hòu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在王舍城耆闍崛山，與大比丘僧俱，千二百五十。

是時，難提優婆塞與五百優婆塞出王舍城，上耆闍崛山，往詣佛所，頭面禮足，長跪叉手問佛：“大德！願聞優婆塞五戒；毀犯正戒有何惡事？”

佛答：“難提優婆塞！楚害生命有十惡事。何等十？現世常懷huái害心；後世毒心隆赫hè，恒被痛害；怨怨不息，人不喜見；思慮多惡，見者怖懼jù；眠不安寐mèi；夢則惶怖；覺則驚悸jì；死時狂勃，種短命栽；身壞huài命終生地獄中；設得為人多病少命。是為十惡事。

“偷劫他財，有十惡事。何等十？貪饕tiè深重，恒為眾疑；能興重惡，行則非時，動則非法；親友惡逆，賢良踈shū遠yuǎn；敗戒果敢；常懼王伺，須財市命；種遺寶物；貧弊之業yè；身壞命終生地獄中；設得為人，飢寒困苦，致財良難，雖獲huò少財，五事共之一——王、賊、水、火及惡妻子；今乃藏埋，會亦當失。是為十惡事。

“邪婬有十惡事。何等十？常為其夫伺捕楚毒，室家不和；善法消竭，不善法增；危敗軀身；不檢jiǎn其妻，不守財賄huì；常為人疑，宗親不信；種業如是；門不貞潔jié；身壞命終生地獄中；設得為女，非獨一主；設得為男，馳chí騁chěng邪婬，自失其妻。是十惡事。

“妄語中有十惡事。何等十？口常臭爛làn；善神背叛，凶鬼易陵；實shí言流世，眾所不信；俗為重事，不在言議

yì；未有實事，惡名遠yuǎn聞，為人輕毀，不起恭肅；雖言有實，人不奉用；多懷愁怖；種誹謗業；身死命終生地獄中；設得為人，常被誹謗。是十惡事。

“飲酒有三十五惡。何等三十五？散盡財賄huì；致眾苦患；怨諍增重；裸露形軀qū；惡名遐xiá邇ě；慧明日減；應得不得；已得便失；顯xiǎn揚惡事；要務頓發憂感之本；恍惚變biàn沒；顏貌鄙惡；輕慢尊長；不知供養沙門、婆羅門；自於室家不辨尊卑；不宗敬佛；不崇大法；不敬事僧；返親惡人；遠yuǎn離明能；崩墜zhuì邪道；無慚愧心；不護hù根門；昏hūn荒淫欲；眾所不愛；人不喜見；德士宿舊jiù，咸來咎jiù責；集造眾惡；要用之勢，不豫識任；智德隱避；像類不別；去泥洹遠yuǎn；種狂惑業yè；身死命終生地獄中；設得為人，愚癡頑瞋kuì。”

是時，難提優婆塞及五百清信士、諸天、世人、四輩之眾，聞佛所說，畢命受持，頭面遶竟，踊悅而去。

佛說出家緣經

佛說八師經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梵志，名曰耶句，來詣佛所。

阿難白佛言：“有異yì學梵志今來在外，欲咨所疑。”

天尊曰：“現之。”

梵志乃進，稽首佛足。

天尊曰：“就座。”

梵志就座，須臾退坐曰：“吾聞佛道，厥jué義弘深，汪洋無涯，靡mǐ不成就，靡不度生，巍巍堂堂，猶星中月，神智妙達，眾聖中王，諸天所不逮dài，黎民所不聞。願開盲冥，釋其愚癡。所事何師，以致斯尊？”

天尊歎曰：“快哉斯問！開發大行。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然有八師，從cóng明得之刑戮lù；或為王法所見誅zhū治，滅miè及門族。死入地獄，燒煮、撈péng掠lüè，萬wàn毒皆更，求死不得。罪竟乃出或為餓鬼，或為畜生，屠割、剝bō裂，死輒zhé更刃，魂神展轉，更相殘賊。吾見殺者，其罪如此，不敢復殺。是吾一師。”佛時頌曰：

“殺者心不仁， 強弱相傷殘，
殺生當過¹huò生， 結積累劫怨，
受罪短命死， 驚怖遭暴患；
吾用畏是故， 慈心伏魔宮。”

佛言：“二謂盜竊qiè，強劫人財。或為財主刀杖加刑，應時瓦解；或為王法收繫xì著獄，拷掠、撈péng笞chī，五

¹過：通“禍 huò”，灾禍，灾殃，危害。 生：滋生，产生。

毒並至，戮lù之都市，宗門灰滅。死入地獄，以手捧火，洋銅沃口，求死不得。罪竟乃出，當為餓鬼，意欲飲水，水化為膿，所欲食物，物化成炭，身常負重，眾惱自隨。或為畜生，死輒更刃，以肉供人，償其宿債。吾見盜者，其罪如此，不敢復盜。是吾二師。”

佛時頌曰：

“盜者不與取，劫竊人財寶，
亡者無多少，忿恚懷憂惱，
死受六畜身，償其宿債負；
吾用畏是故，棄qì家行學道。”

佛言：“三謂邪淫，犯人婦女。或為夫主、邊人所知，臨lín時得殃，刀杖加刑；或為王法收繫著獄，酷毒掠治，戮之都市。死入地獄，臥之鐵床；或抱銅柱，獄鬼然火以燒其身。地獄罪畢，當更畜生。若復為人，閨guī門淫亂luàn，違佛、遠法，不親賢眾，常懷恐怖，多危少安。吾見是故，不敢邪淫。是吾三師。”

佛時頌曰：

“淫為不淨行，迷惑失正道，
精神魂魄馳，傷命而早夭，
受罪頑癡荒，死復墮惡道；
吾用畏是故，棄qì家樂林藪sǒu。”

佛言：“四謂惡口、兩舌、妄言、綺語。譖zèn入無罪，謗毀三尊，舌致捶杖，亦致滅miè門。死入地獄，獄中鬼神拔出其舌以牛犁之；洋銅灌口，求死不得。罪畢乃出當為畜生，恒食草棘jí。若後為人，言不見信，口中恒臭，多逢譖zèn謗、罵mà詈lì之聲，臥輒zhé惡夢，有口不能得含佛經之至味。吾見是故，不敢惡口。是吾四師。”

佛時頌曰：

“欺者有四過， 讒chán佞nìng傷良貞，
受罪癡聾盲， 蹇jiǎn吃口臭腥，
癡狂不能言， 死入拔舌囹líng；
吾修四淨口， 自致八音聲。”

佛言：“五謂嗜shì酒。酒為毒氣，主成諸惡——王道毀，仁澤滅miè，臣慢上，忠敬朽，父失禮，母失慈，子凶逆，孝道敗，夫失信，婦奢淫，九族爭，財產chǎn耗——亡國危身，無不由之。酒之亂luàn道，三十有六。吾見是故，絕酒不飲。是吾五師。”

佛時頌曰：

“醉者為不孝， 怨禍從內生，
迷惑清高士， 亂德敗淑貞。
吾故不飲酒， 慈心濟群生，
淨慧度八難， 自致覺道成。”

佛言：“六謂年老。夫老之為苦，頭白齒落，目視眊眊máo，耳聽tīng不聰cōng，盛去衰至，皮緩面皺zhòu，百節jié痛疼，行步苦極jí，坐起呻吟，憂悲惱苦；識神轉滅，便旋即忘；命日促盡jìn，言之流涕。吾見無常，災變如斯，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六師。”

佛時頌曰：

“吾念世無常， 人生要當老，
盛去日衰羸léi， 形枯而白首，
憂勞百病生， 坐起愁痛惱；
吾用畏是故， 棄qì家行學道。”

佛言：“七謂病瘦。肉盡jìn骨立，百節jié皆痛，猶被

杖楚；四大進退，手足不任；氣力虛竭，坐臥須人；口燥唇chún焦jiāo，筋斷duàn鼻坼chè；目不見色，耳不聞音；不淨流出，身臥其上；心懷苦惱，言輒zhé悲哀。今覩dǔ世人年盛力壯，華色暉wēi曄yè，福盡罪至，無常百變。吾覩斯患，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七師。”

佛時頌曰：

“念人衰老時， 百病同時生，
水消而火滅， 刀風解其形，
骨離筋脈mài絕， 大命要當傾；
吾用畏是故， 求道願不生。”

佛言：“八謂人死。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四大欲散，魂神不安；風去息絕，火滅miè身冷，風先火次，魂靈去矣；身體挺直，無所復知；旬日之間肉壞血流，臙pāng脹zhàng爛臭，無一可取；身中有蟲還食其肉；筋脈mài爛盡，骨節解散，髑dú髑lóu異yì處，脊、脅xié、肩、臂、脰bì、脛jìng、足、指各自異處；飛鳥、走獸競來食之。天、龍、鬼神、帝王、人民、貧富、貴賤無免此患。吾見斯變，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八師。”

佛時頌曰：

“我惟老病死， 三界之大患，
福盡而命終， 氣絕於黃泉，
身爛還為土， 魂魄隨因緣；
吾用畏是故， 學道昇泥洹。”

於是梵志聞佛所說，心開意解，即得道迹，前受五戒，為清信士——不殺，不盜，不姪，不欺，奉孝，不醉——歡喜而去。

佛說八師經

長爪梵志請問經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在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并餘苾芻、苾芻尼、近事男、近事女、國王、大臣、沙門、婆羅門、外道之類，天、龍、藥叉、人、非人等，瞻仰而住。

爾時，世尊為說自證微妙之法，所謂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淨鮮白，梵行之相。

爾時，有一長爪梵志，來詣佛所，策杖而立，問言：“喬答摩！汝曾實作如是宣說，世由自業yè，業yè為能授，業為生處，業為親族，業為所依耶！”

佛告婆羅門：“我作是說，世由自業，業為能授，業為生處，業為親族，業為所依。”

婆羅門曰：“若如是者，沙門喬答摩！先作何業，令汝獲huò得金剛不壞堅固之身？”

佛告婆羅門：“我於前生遠離lí殺害有情命根，由彼業力，今獲huò斯果。”

“沙門喬答摩！先作何業，令汝獲得手指纖xiān長、網wǎng縵màn為相？”

佛告婆羅門：“我於前生遠離lí偷盜他人財物，由彼業力，今獲斯果。”

“沙門喬答摩！先作何業，令汝獲得具足色力、諸根圓滿？”

佛告婆羅門：“我於前生遠離lí女人欲染之事，由彼業力，今獲斯果。”

“沙門喬答摩！先作何業，令汝獲得出廣長舌自覆其面？”

佛告婆羅門：“我於前生遠離妄語詭guǐ誑kuáng於人，由彼業力，今獲斯果。”

“沙門喬答摩！先作何業，令汝獲得威儀庠xiáng序如師子行？”

佛告婆羅門：“我於前生遠離lí諸酒放逸之處，由彼業力，今獲斯果。”

“沙門喬答摩！先作何業，令汝獲得微妙相好莊嚴其身？”

佛告婆羅門：“我於前生遠離歌舞倡艷yàn之事，由彼業力，今獲斯果。”

“沙門喬答摩！先作何業，令汝獲得上妙香氣芬馥其身？”

佛告婆羅門：“我於前生遠離lí香花瓔珞莊飾，由彼業力，今獲斯果。”

“沙門喬答摩！先作何業，令汝獲得受用金剛勝妙之座？”

佛告婆羅門：“我於前生遠離lí高床、大床驕jiāo恣之物，由彼業力，今獲斯果。”

“沙門喬答摩！先作何業yè，令汝獲得四十牙齒鮮白齊qí平？”

佛告婆羅門：“我於前生遠離非時飲噉dàn諸食，由彼業力，今獲斯果。”

“沙門喬答摩！先作何業，令汝獲得頂上肉髻jì圓滿姝shū好？”

佛告婆羅門：“我於前生於三寶、二師——沙門、婆羅

門——父母、尊長，應恭敬處，五輪著地，以無慢心虔誠致禮，由彼業力，今獲斯果。”

時婆羅門，見佛為說因果不虛，白言：“喬答摩！此名何福？云何受持？”

佛言：“此名八支淨戒，若能一日一夜，或復長時，從師受持，獲^{huò}果如是。”

爾時，長爪梵志既於佛所，聞說八支日夜淨戒，由先遠離^{lí}鄙惡業^{yè}故，便能獲^{huò}得勝妙莊嚴，深信受，歡喜踊躍；即於佛前捨高慢心，投杖于地，合掌恭敬，禮佛雙足，白言：“世尊！我今始知善惡之業^{yè}感報不虛。我從今日乃至盡^{jìn}形，歸依佛陀兩足中尊；乃至盡形，歸依達磨離欲中尊；乃至盡形，歸依僧伽諸眾中尊。我受八支近住淨戒，始從今時，乃至明旦日出已來，於其中間：

“不害一切命，	不盜他財物，
不婬不妄語，	飲酒放逸處，
花莊及歌舞，	高大非時食，
我今悉遠離，	受持淨八支。”

第二、第三亦如是說。

佛告婆羅門：“善哉！善哉！如是應作，如是應持。”

爾時世尊，說是法已，時婆羅門，及苾芻眾，諸人天等，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長爪梵志請問經

佛說四天王經

宋涼州沙門智嚴共寶雲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wèi國祇樹給孤獨園。

佛告諸弟子：“慎爾心念，無愛六欲；漱shù情去垢，無求為首；內以清淨，外當盡jìn孝；以四等心奉養所生；晨入尊廟，稽首悔過，朝稟bǐng暮誦，思經妙義；以佛重戒治心穢huì病；齋zhāi肅靜處，數息禪定；反流盡源，以求道真；壽命猶電，恍惚即滅miè。

“齋zhāi日責心、慎身、守口，諸天齋日伺人善惡。須彌山上即第二忉利天，天帝名因，福德巍巍，典主四天。四天神王即因四鎮王也，各理一方，常以月八日遣使者下，案行天下，伺sì察帝王臣民、龍鬼、蜎yuān蜚fēi、蚊qí行、蠕rú動dòng之類心念、口言、身行善惡；十四日遣太子下；十五日四天王自下；二十三日使者復下；二十九日太子復下；三十日四王復自下。

“四王下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其中諸天僉qiān然俱下。四王命曰：‘勤伺眾生，施行吉凶。若於斯日歸佛、歸法、歸比丘僧；清心守齋zhāi，布施貧乏；持戒，忍辱，精進，禪定；翫wán經散說，開化盲冥；孝順二親qīn，奉事三尊；稽首受法，行四等心，慈育眾生者，具分別之以啟帝釋。’若多修德，精進不怠dài，釋及輔臣三十三人，僉qiān然俱喜。

“釋勅chì伺命，增壽益算；遣諸善神，營護hù其身。隨戒多少，若持一戒，令五神護之；五戒具者，令二十五神營衛wèi門戶，殃疫、眾邪、陰yīn謀消滅，夜無惡夢；縣xiàn官、盜賊、水火、災變biàn終而不害；襁ráng禍huò滅怪。

唯斯四等、五戒、六齋zhāi猶如大水而滅小火，豈qǐ有不滅者乎？臨lín其壽終，迎其魂神上生天上七寶宮殿，無願不得。

“若有不濟jì眾生之命、穢huì濁盜竊qiè、姪犯他妻、兩舌惡罵mà、妄言綺語、厭yàn禱dǎo呪詛zǔ、嫉妬恚huì癡、逆道不孝、違wéi佛違法、謗比丘僧、善惡反論，有斯行者，四王以聞，帝釋及諸天僉qiān然不悅，善神不復營護hù之，即令日月無光，星宿失度，風雨違時。

“以現世人欲其改往修來，洗心齋zhāi肅；首過三尊，四等養親；忠于帝王，慈心諫諍；盡jìn誠無欺，反前修來；捐穢huì濁之操，就清淨之道。

“若有改邪行就正真者，帝釋及四王摩mǐ不歡喜。日月即清明，星宿有常；風雨順時，毒氣消歇；天降甘露，地出澤zé泉；水穀gǔ滋味，食之少病；華色奕奕yì，壽命益長；生不更牢獄，死得上生天上。福德所願，自然飛行；存亡自在，項有日光；食自消化，無有便利之患；身中香潔jié，口氣苾bì芬。今日月星宿即諸天宮宅也！七寶殿堂懸xuán處虛空，在意所志。壽終下生侯王之家，顏容煒wěi燁yè，見者心歡huān，逢佛值法、賢聖，相連力行，不與罪會，必得泥洹。斯皆五戒十善、撿jiǎn情執欲、六齋使然！

“拘留秦佛時，人壽六萬歲suì，民性無為，護hù彼猶養己，平等無二。彼佛去世，正教衰薄；民無正行，以漸為惡。其壽日減，至于百歲。吾善逝後hòu，民違佛教，無復孝子；伺sì命減算，壽日有減。天神不祐，凶疫惡鬼日來侵害；災怪首尾，願與意違wéi，非禍縱橫。生罹lí王法之囹líng圉yǔ，死入地獄、餓鬼、畜生。若出為人，必為下賤。善惡追身，猶如五穀gǔ，隨其所種，獲huò其果實；亦如夜

書shū，火滅字存。身死名滅，殃福不朽。慎護hù爾心、攝身、守口，五戒十善可從得道。吾今得佛，積jī行所致！”

諸比丘聞經，皆大歡喜，稽首禮佛而去。

佛說四天王經

佛說三品弟子經

吳月氏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比丘千二百五十人共會說經。賢者阿難從坐起，白佛言：“願欲有所問，唯天中天解說，欲決狐疑！”

佛言：“善哉！恣所問。多陀竭jié當為汝解說之。”

阿難問佛言：“優婆塞學道，有上、中、下輩。願佛解之！”

佛語阿難：“汝乃為當來、後世發此問，如來當為汝說之。諦聽受，內著心中！”阿難言：“諾，受教。”

佛言：“上輩優婆塞、優婆夷受持五戒，不犯如毛髮者。若行教授開解人者，皆令發菩薩心。何謂菩薩心者？念十方人如視赤子，度人入道，作摩訶衍yǎn行；具足教授，無所希望；不求供養衣被、飯食、珍寶、錢財之物；不為小道，以度人為本。”

“何謂小道？”

佛言：“以入大法作摩訶衍yǎn行，求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是為小道，非菩薩。菩薩法者，教授一切，使入般若波羅蜜，解漚ōu沍hé拘舍羅，得薩芸若慧。當知是人作行來久，是過去佛時人，供養師父如佛無異。如是行者，為上優婆塞、優婆夷也。

“中輩優婆塞、優婆夷者，亦受五戒，不犯如毛髮者；亦是過去佛時人。本學道不值明師，不聞般若波羅蜜，不曉漚ōu憇hé拘舍羅，但行一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不於經法中見慧。逮前功德，得入人道，頗有宿識，得生法門，守戒完具，視於師父如佛無異，終不犯戒。如是行者，為是中輩優婆塞、優婆夷。

“下輩優婆塞、優婆夷者，雖受五戒，悉還犯之。若見明師、曉法賢者，便從受問法要。當時歡喜，向其悔過罪，更精進五戒，尤無反復。懷huái協xié欲意，不復持佛戒。自貢高，還自憎明師、賢者，謗說長短：‘我更見明師戒深慧，當護方便！’不知是師但食供養，反信受其言，不精經、戒。是優婆塞、優婆夷為擔dān死人種，不當與共會同坐起。壞人好心行，開化人民，受其法戒，希望供養，欲得錢財、穀gǔ帛bó給活妻子。假佛威神，心不念十方五道中人，欲令度脫，反為受者作想，不語摩訶衍慧。是為不精佛正真之法，語受經人言：‘當避世間人因緣，多少飲酒。佛有百味之食，不斷人酒。家不持戒者，若僮tóng客、奴婢，請使他人平殺生耳，起手莫為。’非佛弟子，復限佛功德。”

“何等為限佛功德？”

佛言：“既行開授人民，不欲令四輩聞知。”

阿難長跪問佛：“何為不欲令四輩聞知？”

“是優婆塞、優婆夷愚心不解，自謂為黠xiá，實不曉了經中深要之慧。不恥chǐ不知，反為新學賢者作限礙ài，不欲令見明解好師。所以者何？欲得獨供養，反蔽障大道。是優婆塞、優婆夷雖為度人，不見般若波羅蜜，不解漚ōu憇拘舍羅。是為盲冥míng專行小道。或教人作福，無四等心，施不普及。請彼置此，道法不使。爾四天王太子使者、護佛

道神一一記之，稍稍去離lí之，勅chì伺命計集、積jī累其罪，條tiáo疏名，錄lù白上帝。年壽未盡jìn，頓遣惡神，因其犯戒之間奪duó其餘命。自然墮落泥犁中，當更十八獄罪，至天地燒乃出，或墮一禽獸中，或入人道。若在人道者，當在愚癡，不見法家生。”

佛言：“阿難！道宜數數聚會講說，法義不可不彰²zhāng，愚人道當得斷法，滅miè佛教罪。”

諸弟子聞佛說經，莫不戰zhàn慄lì，皆正心受教，為佛作禮。

佛說三品弟子經

佛說分別經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hù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晨朝整服，儼yǎn然而坐。

佛語阿難：“告諸比丘，皆寂靜明聽，今當為汝說人生受苦。”

阿難從坐起整衣服，為佛作禮，白佛言：“願樂欲聞。”

佛言：“人有六惡以自侵欺。何謂為六？眼為色欺、耳為聲欺、鼻為香欺、口為味欺、身為細滑欺、意墮邪念為邪念欺。是為六欺，令人墮惡道中，無有出期，黠xiá人乃諦dì覺是耳！”

佛言：“人從三可得三苦。何謂三可？一、身可殺、盜、

²校勘記：“彰”，大正藏底本為“障”字，根據【宋】【元】【明】【宮】版本的“彰”及文義改為“彰”。

姪；二、口可兩舌、惡罵、妄言、綺語；三、意可貪、恚huì、癡。用是三可故，墮地獄、餓鬼、畜生中。是為三苦，唯黠xiá者覺之。”

佛言：“人有六恣zì，墮十八痛。何謂六恣？眼恣入色、耳恣入音、鼻恣入香、口恣入味、身恣入細滑、意恣入邪念。是為六恣，亦為受，亦為衰，用是故，墮十八地獄，苦痛長久無有出期。”

阿難白佛言：“人有事佛受戒，能得脫是苦痛不？”

佛言：“有人事佛受戒，得福無量，不可譬喻者，有人事佛墮極jí罪者。”

阿難問佛：“事佛受佛戒當得福，更得深罪，何以故？願聞其意。”

佛言：“有人事佛奉持經戒，精進不犯，得福無量，不可譬喻也。”

佛言：“有人事佛受戒不持，不能精進、禪定、思惟，託tuō名事佛，專行邪業，貪求無厭不知止足；姪姪yì色欲，好喜歌舞，耽dān于酒味，以自放恣，雖云事佛，其過難nán量。用是之故，長墮三塗，苦痛萬端，難得免出。”

佛言：“事佛有三輩：一輩者、為魔弟子事佛；二輩、為天人事佛；三輩、為佛弟子事佛。”

“何謂魔弟子事佛？”

佛言：“雖受佛戒，心樂邪業yè——卜問是崇suì、解除、禱dǎo祀sì——信有家親丈人，不信正真，不知有罪惡之對duì，假名事佛，常與邪俱，死墮無擇zé地獄，受苦長久。久乃出，為魔邦屬，諛yú諂chǎn妖嬖³yuè，難nán可得度。

³校勘記：“嬖”，大正藏底本為“嬖”字。根據【明】【宮】版本的“嬖”及文義，改為“嬖”。“嬖”：《集韻》同“嬖 yuè”。嬖 yuè：作姿態。

是曹輩人，宿命餘福，暫得一時見於正道，心意瞢瞢měng，難曉宿已，當復更入邪見無窮已也。是為魔弟子事佛。”

“何謂天人事佛？”

“受持五戒，行於十善，死死不犯；信有罪福、作是得是，壽終之後hòu，即生天上。是為天人事佛。”

“何謂佛弟子事佛？”

“奉持正戒，廣學經戒，修治上慧，知三界苦，心不樂著，欲得解脫，行於四等六度；愍傷眾生，欲安濟jì之；不貪身命，知死有生，求長益福，不為邪業。是為佛弟子事佛。”

佛言：“吾般泥洹後hòu千歲，魔道當興xīng，時世大惡，國無常主，民無常居；遠方之人，當入中國，掠殺殘暴，無有法則。於斯之際，像法當興盛。”

阿難問佛：“何謂像法？”

佛言：“當來比丘不持正法，挾xié妻養子，無有慚愧心；耕田殖殖，以為常業，無復學問、坐禪行者；好樂俗常，以為綺雅，佯佯yáng相看，上下雷同；撥bō拂fú相教度世之基；迷於色欲，不畏于罪。時有知法者，為說真言，教示正法，便懷憎嫉，欲毀壞之。為立言議yì，抄持長短，誹謗驅qū蹴cù，使其無憊liáo。用是之故，大法轉減。”

阿難問佛：“於是之時，頗有奉法者不？”

佛言：“多有事佛，亦出家者耳，但不持戒，共相嫉jí妬；識義yì者少，多不曉解。”

阿難言：“當爾之時，何國最惡，不信行者？”

佛言：“真丹之土當有千比丘，共在大國，墮魔邦界。其中黠xiá者，若一若兩，為佛弟子耳。生六天上者，亦復少少；在魔邦者，甚多甚多。”

佛言：“吾般泥洹後，亦多有外學來求吾道，度者當隱括，審shěn悉三月，知其志能習清淨行，虛寂少欲，不為污行，便可受之。先授十善，滿三年已，服習道意，惡事不犯，乃為更受二百四十戒。其為威儀之事，精進守行，皆向解脫，是彌勒所當建也，當從得度，以為應道。”

阿難問佛：“如佛所說，我皆頂受，宣語後人，令佛之弘法不為斷絕。”

佛言阿難：“汝前後所受皆以貫心，我亦知汝有信護hù於佛法也。”

阿難問佛：“後若有人信樂應法，至心欲求，斷世違wéi俗，以從正道。若時無明師傳教誡者，若有一人書寫戒律授與之，便可得度為道者不？”

佛言阿難：“皆當得知禁法者，爾乃可授戒耳。不可以文字受便為應法，何以故？佛為天上天下之大智，天上天下之大度，天上天下之大明，不可妄傳失旨，皆當明於戒法禁律，事事委練，乃為相授耳。不明法戒禁要之事，而妄授人戒法，違wéi佛誠信，反用為是，大罪不小也。宜以審shěn諦。”

阿難白佛言：“後末之世，若有人至心至意，厭yàn於苦痛，欲求度脫，世無有佛，當以何濟其來意？”

佛言阿難：“當將詣彼明戒法者，曉習威儀禁要之事，如是應度，度亦得度。自不明而復授彼，兩迷失道，渾沌無窮竟已，何從得度脫耶？”

佛言：“當來有比丘不能自淨，畜妻養子，身行污濁，貪求供養，不信罪福，而望安樂，難得免脫，甚亦可傷。”

阿難白佛言：“如是後hòu世，其有從道被服，皆是佛威神，其人以得像於正真因緣，當從得脫。何緣中復不信、

違佛明教，當復更若干無數劫受苦痛耶？”

佛言阿難：“是皆前世無數劫，墮久苦之中，其人於苦痛之地，自悔責，願得為善，當從得脫。緣一時自悔之福輒zhé得福，隨來生末世，為人暫覩佛經；又能除剔頭髮，以為比丘。本識未械，心意猶豫，瞢瞢měng不了，故有污濁，多不能離俗，不遇明慧。如是當後，更墮極jí苦之中，受無數劫罪。”

佛言：“諸比丘！汝以出家，捨妻子，棄世行，作沙門，當修戒行，如羅漢法，寧以洋銅灌口中，下過焦爛腹腸，終不無德食人信施；寧以利刀截手、支解身體，不以無德受人信施。人無德力受人信施，當累劫墮於罪苦，久久得出，用餘yú機qí末之福，得為人身，當復更還一一償之一一有作奴婢償者，有作兒子償者，有作父母償者。”

阿難問佛：“何謂償債？”

佛言：“有作奴婢，大家撾zhuā打不以道理，奴婢受之無有怨心；勤力作務wù，不憚dàn勞疲；愛惜大家之物，不敢放散：是為現世償債奴婢也。宿命先世，受人信施，不行功德，罪畢來償，猶有本識，故無怨恚huì，甘受而已。

“何謂償債兒子？兒子致財，父母散用無有限度，兒子心亦無惜意，是為償債兒子。

“何謂償債父母？父母致財，兒主散用，父母不為愛惜，恣所當得，皆是宿識因緣相償，故無惜心。諸此償債，因緣合會，對duì訖更散，亦無常住。明者覺之，故不為也。唯有道德，可以久保。吾前世時，亦更為人償債奴婢、兒子、父母，不可稱數，皆有一時之緣，難可免脫。至今得道，現我父母皆先世道德之緣，不由償債。父母世世放捨，使我學道，累劫精進，今成得佛，皆是父母之恩。人欲學道，不可

不精進、孝順，二墮失人種，累劫不復。五末之世，持宜順行。

“遭值經道，不可不勤；

“遭值佛世，不可不諦受著心；

“遭值明人，不可不勤問奉受。何以故？

“人身難有，六情難具，才聰cōng難得，佛難得見，經難得聞，故宜勤之。”

佛言：“吾般泥洹後，當有五逆惡世，當斯之時，真丹土域魔事當盛，閉塞sè正道。雖有經法，少有學者；設有學者，少有行者。

“世有比丘，少能自守清淨，多有污濁習俗之行，高望遊步，世人無異；求好衣服，學世辯辭，追世禮費，群黨dǎng相隨，以快心意求世名譽；教人入法，度為弟子，不教護hù魔，不依正道；度世之業，亦不學問，追求明智；自謂德大，不守根門；雖得為人，假時而已，自謂長久，不知大對，當後受苦無窮竟已，顛倒翻覆，在魔部眾，一何痛哉！

“諸比丘！已得人身，六情完具，覩dǔ佛經戒，勤行當行誦之。一失人本難有復時。佛世難值，經法難聞，宜各思惟。”

佛說經竟，諸比丘皆儼yǎn然坐，自思惟即得羅漢。

佛說分別經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後漢沙門安世高譯

阿難白佛言：“有人事佛得富貴諧xié偶者，有衰耗hào不諧偶者，云何不同耶？願天中天普為說之！”

佛告阿難：“有人奉佛，從明師受戒，專信不犯，精進奉行，不失所受，形像鮮明，朝暮禮拜，恭敬然燈，淨施所安，不違道禁，齋zhāi戒不厭，心中欣欣；常為諸天、善神擁護hù，所向諧xié偶，百事增倍；為天龍鬼神、眾人所敬，後hòu必得道。是善男子、善女人，真佛弟子也。

“有人事佛，不值善師，不見經教，受戒而已。示有戒名，憤kuì塞sè不信，違犯戒律，乍信乍不信，心意猶豫。亦無經像恭恪kè之心，既不燒香、然燈、禮拜，恒懷狐疑。瞋恚huì罵詈lì，惡口嫉賢，又不六齋zhāi，殺生趣手。不敬佛經，持著弊bì篋qiè、衣服不淨之中；或著妻子床上不淨之處；或持掛壁，無有座席恭敬之心，與世間凡書shū無異yì。若疾病者，狐疑不信，便呼巫師，卜問解奏，祠cí祀sì邪神，天神離遠，不得善護hù，妖魅日進，惡鬼屯門，令之衰耗，所向不諧xié。或從宿行惡道中來，現世罪人也，非佛弟子，死當入泥犁中被拷掠治。由其罪故，現自衰耗，後復受殃，死趣惡道展轉受痛，酷不可言，皆由積jī惡其行不善。

“愚人盲盲，不思宿行因緣所之精神，報bào應根本從來，謂言事佛致是衰耗hào。不止前世宿祚zuò無功，怨憎zēng天地，責聖咎jiù天，世人迷惑，不達dá乃爾。不達之人，心懷不定，而不堅固，進退失理，違負佛恩而無返覆，遂為三塗所見綴chuò縛fù，自作禍福。罪識之緣，種之得本，不可不慎。

“十惡怨家，十善厚友，安神得道，皆從善生。善為大鎧kǎi，不畏刀兵；善為大船，可以度水。有能守信，室內和安，福報自然，從善至善，非神授與也。今復不信者，從後轉復劇jù矣！”

佛言：“阿難！善惡追人，如影逐形，不可得離；罪福之事，亦皆如是，勿作狐疑，自墮惡道！罪福分明，諦信不迷，所在常安；佛語至誠，終不欺人。”

佛復告阿難：“佛無二言，佛世難值，經法難聞。汝宿有福，今得侍佛，當念報恩，頒bān宣法教，示現人民，為作福田。信者得植，後生無憂yōu。”

阿難受教，奉行普聞。阿難復白佛言：“人不自手殺者，不自手殺為無罪耶？”

佛言：“阿難！教人殺生，重於自殺也。何以故？或是奴婢愚小下人，不知罪福；或為縣xiàn官所見促逼，不自出意，雖獲其罪，事意不同，輕重有差。教人殺者，知而故犯，陰yīn懷愚惡，趣手害生，無有慈心；欺罔wǎng三尊，負於自然神，傷生機wù命，其罪莫大！怨對duì相報，世世受殃，無有斷絕。現世不安，數逢災凶；死入地獄，出離人形，當墮畜中，為人屠截，三塗八難，巨億萬劫，以肉供人，未有竟時，令身困苦，噉dàn草飲泉。今世現有是輩畜獸shòu，皆由前世得為人時，暴逆無道，陰yīn害傷生，不信致此。世世為怨，還相報償，神同形異，罪深如是。”

阿難復白佛言：“世間人及弟子，惡意向師及道德之人，其罪云何？”

佛語阿難：“夫為人者當愛樂人善，不可嫉之。人有惡意向道德之人、善師者，是惡意向佛無異也。寧持萬石dàn弩nǔ自射身，不可惡意向之。”

佛言：“阿難！自射身為痛不？”

阿難言：“甚痛，甚痛！世尊！”

佛言：“人持惡意向道德人、其善師者，痛劇jù弩射身也。為人弟子不可輕慢其師、惡意向道德人，當視之如佛，不可輕嫉，見善代其歡喜。人有戒德者，感動諸天，天龍、鬼神莫不敬尊。寧投身火中、利劍jiàn割肉，慎莫嫉妬dù人之善。其罪不小，慎之！慎之！”

阿難復白佛言：“為人師者，為可得呵遏è弟子，不從道理，以有小過，遂之成大，可無罪不？”

佛言：“不可！不可！師、弟子義，義感自然，當相訊厚，視彼如己；黜chù之以理，教之以道，己所不行，勿施於人，弘崇禮lǐ律，不使怨訟；弟子亦爾。二義真誠，師當如師，弟子當如弟子，勿相誹謗，含毒致怨，以小成大，還自燒身。

“為人弟子，當孝順於善師，慎莫舉惡意向師。惡意向師是惡意向佛、向法、向比丘僧、向父母無異，天所不覆，地所不載。

“觀末世人諸惡人輩，不忠不孝，無有仁義，不順人道。魔世比丘四數之中，但念他惡，不自止惡，嫉賢妬善，更相沮壞；不念行善，強梁嫉賢，既不能為，復毀敗人，斷絕道意，令不得行；貪欲務wù俗，多求利業yè，積財自喪，厚財賤道，死墮惡趣大泥犁中，餓鬼、畜生，未當有此。

“於世何求念報bào佛恩？當持經戒，相率以道。道不可不學，經不可不讀，善不可不行。行善布德，濟神離苦，超出生死，見賢勿慢，見善勿謗，不以小過證入大罪。違法失理，其罪莫大，罪福有證，可不慎耶？”

阿難復白佛言：“末世弟子，因緣相生，理家之事，身口之累，當云何？天中天！”

佛言：“阿難！有受佛禁戒，誠信奉行，順孝畏慎，敬歸三尊，養親盡忠，內外謹善，心口相應，可得為世間事，不可得為世間意。”

阿難言：“世間事、世間意，云何耶？天中天！”

佛言：“為佛弟子可得商販fàn營生利業yè，平斗直尺，不可罔wǎng於人，施行以理，不違wéi神明自然之理。葬送之事，移徙xǐ、姻娶，是為世間事也。

“世間意者，為佛弟子不得卜問、請崇suì、符呪、厭怪、祠祀、解奏，亦不得擇良日、良時。受佛五戒，福德人也，有所施作，當啟三尊；佛之玄通，無細不知。戒德之人，道護hù為強，役使諸天、天龍、鬼神，無不敬伏。戒貴則尊，無往不吉，豈qǐ有忌諱huì不善者耶？

“道之含覆，包弘天地，不達之人，自作罣guà礙ài。善惡之事由人心作，禍福由人，如影追形、響xiǎng之應聲。戒行之德，應之自然，諸天所護hù，願不意違wéi，感動十方，與天參德；功勳xūn巍巍，眾聖嗟jiē歎tàn，難可稱量！智士達命，沒mò身不邪，善如佛教，可得度世之道。”

阿難聞佛說，更整袈裟，頭tóu腦著地：“唯然，世尊！我等有福，得值如來，普恩慈大，愍mǐn念一切，為作福田，令得脫苦。佛言至真，而信者少，是世多惡，眾生相詛zǔ，甚可痛哉！若有信者，若一若兩，奈何世惡，乃弊bì如此！佛滅度後，經法雖存而無信者，漸衰滅矣！嗚呼！痛哉！將何恃shì怙hù？惟願世尊，為眾黎故，未可取泥洹。”阿難因而諫頌曰：

“佛為三界護，	恩廣普慈大，
願為一切故，	未可取泥洹。
值法者亦少，	盲盲不別真，

痛矣不識者，罪深乃如是！
宿福值法者，若一若有兩，
經法稍稍替，當復何恃怙？
佛恩非不大，罪由眾生故，
法鼓震三千，如何不得聞？
世濁多惡人，還自墮顛倒，

諛yú諂chǎn譁bēi訾zǐ聖，邪媚毀正真。

不信世有佛，言佛非大道，
是人是非人，自作眾罪本，
命盡往無擇，刀劍解身形，
食sì鬼好伐殺，鑊huò湯涌其中。
姪洸yì抱銅柱，大火相燒然，
誹謗清高士，鐵鉗拔其舌。
亂luàn酒無禮節，迷惑失人道，
死入地獄中，洋銅沃wò其口。
遭逢眾厄難，毒痛不可言，
若生還為人，下賤貧窮中。
不殺得長壽，無病常康強；
不盜後大富，錢財恒自滿；
不姪香清淨，身體鮮苾bì芬，
光影常奕奕，上則為大王；
至誠不欺詐，為眾所奉承；
不醉後明了，德慧所尊敬。
五福超法出，天人同儔chóu類，
所生億萬倍，真諦甚分明。
末世諸惡人，不信多狐疑，
愚癡不別道，罪深更逮冥！

蔽聖毀正覺，死入大鐵城，
識神處其中，頭上戴鐵輪，
求死不得死，須臾已變形，
矛戟jǐ相毒刺，軀體恒殘截。
奈何世如是，背正信鬼神，
解奏好卜問，祭祀傷不仁，
死墮十八處，經歷lì黑繩獄，
八難為界首，得復人身難。
若時得為人，蠻mán狄dí無義理，
癡騃ái無孔竅qiào，跛bǒ躄bì瘂不語，
朦朧lóng不達事，惡惡相牽拘，
展轉眾徒聚，禽獸六畜形；
為人所屠割，剝bō皮視其喉，
歸償宿怨對，以肉給還人。
無道墮惡道，求脫甚為難，
人身既難得，佛經難得聞。
世尊為眾祐，三界皆蒙恩，
敷動甘露法，令人普奉行。
哀哉已得慧，愍念群萌故，
開通示道徑，黠xiá者即度苦。
福人在向向，見諦學不生，
自歸大護田，植種不死地。
恩大莫過佛，世祐轉法輪，
願使一切人，得服甘露漿。
慧船到彼岸，法磬qìng引大千，
彼我無有二，發願無上真。”

阿難頌如是已，諸會大眾，一時信解，皆發無上正真之

道，僧那大鎧kǎi甘露之意，香熏三千，從是得度，開示道地，為作橋梁。國王、臣民、天龍、鬼神，聞經歡喜——阿難所說，且悲、且恐——稽首佛足，及禮阿難，受教而去。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弟子死復生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菩薩萬二千人、神足弟子五百人俱。

爾時有賢者優婆塞，本奉外九十六種道，厭苦禱dǎo祠cí委捨入法，奉戒不犯精進一心，勤於誦經好喜布施，竿zé意忍辱常有慈心，暴得疾病遂便命過。臨lín當死時，囑其親屬及其父母言：“我病若不諱huì之日，莫殯bìn斂liǎn七日。若念我者，不違wéi我言。”遂奄yǎn忽如死。

父母親屬諸家如其所言，停屍shī七日，到八日親屬諸家言：“死人已八日眠，眠無所復知，當急殯斂。”

父母言：“雖已日久，亦不腫pāng脹zhàng亦不臭處，小復留之，以到十日。”語言未竟，死人便即開眼。諸家父母大小踊躍歡喜，未能動搖，諸家共守之。至十日，便能起坐，善能語言。

眾人問所從來？盡jìn見何等？言：“有吏兵來將我去，往到一大城。中有大獄，獄正黑，四面悉以鐵作城，城門悉燒鐵正赤。獄中繫xì人身，皆在大火中坐，上下火燒炙zhì之，青烟出。或有人以刀割其肉，噉食之。獄中有王問我言：‘若何等人？犯坐何等乃來到是中？是中治五逆、不孝父母、

不忠信事其君，治諸惡人處，若罪何重乃爾？’ 答言：‘我少小為人以來，為惡人所惑，奉事外道，少為世間愚癡chī，殺生祠cí祀sì天地，飲酒；又於市裏lǐ採取財利，升斗尺寸欲以自饒ráo。會後與善師相得，相教作善，牽我入佛道中，得見沙門道人，授我五戒奉行十善。自爾以來至于今日不復犯惡，恩由明王哀我不及。’ 我便叩頭tóu。

“王即起，叉手謂我言：‘止止，清信之人不應當爾！’ 便與我座，便坐。王便呼吏問之：‘此乃無上正真弟子，汝曹等輩皆當從是人得度，以其人壽命自盡jìn時乃當死耳！魂神自追隨行往受，若生天上，天神自當來迎之；若生人中，人中自當來迎之。何得將此尊人來入是五逆之處？’ 吏答王言：‘世間多有是人，不畏王法、不畏四時、五行不拘，鬼神天地無所取錄lù，不可一二不問耶！是人橫行天下，無所拘制。有法師名之為沙門，髡kūn剔tì頭髮，被服踈shū陋，以法自大、多將弟子，東西南北無所取錄，移徙xǐ葬埋、嫁女取婦不畏四時，毀敗改易不拘王相，是曹輩人應當治之。’

“王言：‘止止，卿為了解是法耶？法服之人無所貴敬、他所畏難，諸釋、梵、日月中王，下及帝王、臣民皆所尊奉。尊奉是人得福無量，使人得道，不得輕慢是人，輕慢是人者自求罪苦。急案名錄，壽命應盡jìn未？’ 吏白王言：‘以命錄理之，未應死耶！尚有餘算二十。以其先小時所犯罪惡，後乃欲作善，是以取之，使其黨dǎng輩小復自下。’

“王言：‘人居世間少作惡至于百歲suì，是輩人罪當復云何？’ 吏言：‘是人但可以生不可以死，死便更連延當受罪苦痛，千劫萬劫無得解脫。’

“時王曰：‘其佛弟子有戒，精進不懈怠，為天神所貴敬。所以爾者，佛以大慈大悲護hù心投心，以是四等心憂念

十方天下，一切人民萬物、蜎飛蠕動之類佛皆哀傷之，功德流演十方天下。是故佛子，天神、地祇qí、鬼龍皆敬貴之，豈當拘王相、四時、五行耶？佛恩如四海不可得限量，百億恒水邊流沙尚可升量盡知其升數，佛恩不可得量耶！’吏白王言：‘大王為奉佛淨戒耶？’王曰：‘坐我不奉佛故，追罪來作此獄王。卿見此獄中，今現有數壽終不受，亦不敢當前，皆當叉手起往奉迎之，使案其所行善福，福神自來迎取之；未應死者自有護hù，速得除愈。若有人已入正法，後悔乃復還為外道，殺生祠祀，邪道惡鬼法見之得便，此則自無護。雖有千歲壽命，當逢九橫無病自死。所以爾者，救護神不祐之，如是者終不得解脫。

“‘若持戒比丘及諸弟子，當勤行六事。何等為六？

一者、檀波羅蜜，當好布施無得慳惜；

二者、尸羅波羅蜜，當護hù誠慎莫犯；

三者、羼chàn提波羅蜜，當忍辱竿zé意，心口莫瞋恚；

四者、毘梨耶波羅蜜，當勤力精進莫懈怠dài；

五者、禪波羅蜜，當一心定意莫放逸；

六者、般若波羅蜜，當勤作經上口諷誦，當曉漚ōu愁hé拘舍羅。是為六事，菩薩求道之本。

“‘復有六事：一者、眼，二者、耳，三者、鼻，四者、口，五者、身，六者、意——人欲求道蒙福，當護hù是六事。護眼莫著色，護耳莫著聲，護鼻莫著香，護口莫著味，護身莫著細滑，護意莫著愛欲。是為護六事。

“‘當復滅三事。何等為三？一者、淫佚yì，二者、瞋恚huì，三者、愚癡。是為三毒。

“‘當復滅五事。何等為五？一者、痛痒，二者、思想，三者、生死，四者、識，五者、愛欲。是為五陰yīn。

“‘復有六衰。何等為六衰？一者、眼為色衰，二者、耳為聲衰，三者、鼻為香衰，四者、口為味衰，五者、身為細滑衰，六者、意為法衰。是為六衰。

“‘五陰、六情、三毒合為身中二十事，常在人身中，道人行道常當斷絕是二十事。不能禁絕是二十事，當墮人著罪中；六情不絕，當墮十八泥梨中；五陰不絕，當展轉五道中；三毒不絕，當入三惡道中。

“‘若善男子、善女人，禁制持戒身中二十事，如鏡之去垢清淨無穢huì、內外照明者，天下千百億萬人，有一人是佛弟子不？’吏言：‘實自無有。’

“王曰：‘以是觀之，知佛功德大巍巍，淵yuān泓hóng堂堂乎，如巨海不可當耶！’

吏白王言：‘誠如大王所言，小吏罪之所致不別真偽，請得遣之還。’王曰：‘善。’吏便辭謝人，使自還去，人便如從高墮下，燿huò然而穌sū，便得生活。”

父母便以車載詣祇洹以白佛。佛便呼人問之，其以所見、所言答，佛便笑，五色光從頂上出，遶身三匝還從臍qí入。

阿難便整衣服以膝著地，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笑當有意，願佛廣說其義！”

佛言：“阿難！諦聽受眾會。”阿難受教而聽。

佛言：“是間閻浮利天下為五逆惡世，子不孝父，臣不忠君，夫妻相欺，欺上罔下；人民佞hěnn戾lì，少有義理，輕慢無節jié，以強陵líng弱；富富相從，貧困守窮，貪利慳qiān惜，無有慈心，但欲勝人。四王相守，鬼惡神司取其便。犯者則死，魂神展轉，隨行往受，當作餓鬼、畜生，地獄楚毒、痛掠lüè笞chī斫zhuó、湯鑊huò燒煮。若有餘微之

福得上生天，當在第六魔天，薄福短壽，不受法教。雖得作人，當作下賤奴婢；或作牛、馬、畜生、驪、驢lú、駱駝、象虎師子、鳥獸蟲蛾，困苦叵pǒ言，百劫、千劫、萬劫無得解脫。時適生便病，或時即死。若得為人，六情不具，癱lóng殘、聾lóng盲、瘡yīn痂kē，如是困苦無極jí。

“今是世上有一人，知世間有佛，聞經法，得見比丘僧，有善心好意，恭敬慈心，捐juān九十六種道來入正法，自惟自剋kè奉受五戒，修行十善以滅十惡。爾時有一人，皆是維衛佛時得道人，功德同是人，其有百劫、千劫、萬劫之罪，皆悉滅盡。其人壽終已後，不復更見三惡道中。假有所犯，當追罪輕重詣地獄，王見之，衣毛當豎敬仰其人，帝王人民一切莫不尊奉，雖未得道，功德隆赫hè，天人龍鬼莫不稱歎tàn。”

佛語阿難：“我般泥洹後，世人多不敬法，喜自貢高自大輕蔑於人，薄賤正法，毀諸比丘，不與分衛wèi，罵詈lì、瓦石擊jī之，無所拘畏。是曹輩人，皆從魔界中來，生為人故，復惡如是。**其信樂佛法，則是上古先世時佛上足弟子，能知真偽隨奉正法，受持經戒復滅miè二十事，皆悉諸菩薩摩訶薩，非凡人耶！**

“人生當有死，無有不死者。持戒善人不惜身命，但念大慈大悲拯濟jì一切，為眾人作唱導dǎo。菩薩不懼jù生死之變biàn，入生死度生死；入地獄說經戒，止惡為善；入餓鬼為說布施；入畜生為說淫佚yì亡人身；上天生為教諸天；人中為作法惡為善。人作地獄行則有地獄想；人作畜生行則有畜生想；人作天行則有天想；人作餓鬼行，則有餓鬼想；人作人行則有人想。一切萬物皆無所有，但依所作名便有思想。今是賢者，眼所見其證分明，於世生已得為人，有福德

奉正法，何不努力，可自致得佛尊貴？何為作勤苦之業？身當自往受之，悔有何益？”

佛語阿難：“法之欲興，世生善人；法之欲衰，惡人眾多。善相告語，各勤加精進經戒，為憂一切無常。無常力大，佛不常住。於世努力勤之，既以自度，復能救度一切人、非人。諸比丘！汝曹當及我在世，當努力，莫言佛常在，今不努力後hòu悔何益？今以死人者名見諦。”

見諦聞佛說經，父母諸家皆得阿羅漢道諦，即得阿惟越致，堅住不復動轉。諸比丘及諸菩薩、大弟子、天龍鬼神，聞經莫不歡喜，皆前為佛作禮而去。

弟子死復生經

佛說嗟 jiē 襪 wà 曩法天子 受三歸 guī 依獲免惡道經

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國那爛陀寺三藏傳教大師

賜紫沙門臣法天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林給孤獨園，與大苾芻眾俱。

是時有一天子，名嗟 jiē 襪 wà 曩 nǎng 法，天報將盡 jìn，唯餘七日，而乃先現五衰之相：身無威德，垢穢 huì 旋生，頭 tóu 上花鬘 mán，咸悉萎 wěi 萃 cuì，諸身分中臭氣而出，兩腋之下悉皆汗流。時嗟襪曩法由是之故，不樂本座，宛轉於地，悲哀啼泣而作是言：“苦哉！苦哉！曼那吉爾池；苦哉！苦哉！洗浴之池；苦哉苦哉！寶車與麤 cū 惡歡喜雜 zá 林等，如是諸園苑，不復更遊戲；苦哉苦哉！跋 bō 里耶多羅迦花，永不採摘，雜 zá 寶柔軟之地，永不履踐；苦哉！苦哉！天眾

妓女端嚴殊妙，常所侍衛wèi，今相捨離。”

是時有餘天子，見斯事已，往帝釋所，白言：“天主！彼嗟襪曩法五衰現前，命餘七日，宛轉在地，悲哀啼泣。作如是言：‘苦哉！苦哉！曼那吉爾，洗浴等池；苦哉！苦哉！寶車及龜惡歡喜雜林等，如是諸園苑，不復更遊戲；苦哉！苦哉！跋里耶多羅迦花，永不採摘，雜zá寶柔軟之地，永不履踐；苦哉！苦哉！天眾妓女，端嚴殊妙，常所侍衛，今相捨離。’天主！我見是已，心甚傷切，故來告白。”

爾時帝釋天主，心悲愍故，往嗟襪曩法所而告之言：“天子！云何而汝賢者宛轉於地，悲哀啼泣，說諸苦事，傷動dòng見者？”

時嗟襪曩法，忽聞是語，從地而起，整服肅容，合掌而立，白帝釋言：“天主！我今壽命唯餘七日，命終之後hòu，墮閻浮提王舍大城，以宿業yè故而受猪身。天主！既受彼身，於多年中，食噉dàn糞穢，我觀此苦，是故愁憂yōu。”

爾時帝釋天主，聞是語已，心甚悲愍，告嗟襪曩法天子言：“賢者！汝可誠心歸guī命三寶bǎo。應作是言：‘歸依佛兩足尊，歸依法離欲尊，歸依僧眾中尊。’”

時彼嗟襪曩法天子，以死怖故，畏傍生故，白帝釋言：“憍jiāo尸迦！我今歸依佛兩足尊，歸依法離欲尊，歸依僧眾中尊。”時彼天子，受三歸已，心不間斷，以至命終。

諸天之法，下智有見，不能觀上。時帝釋天主，觀彼天子生於何處，為生南閻浮提王舍大城受猪身耶，為不受猪身？盡jìn彼天眼，觀之不見。又觀傍生、鬼界亦復不見；又觀娑訶世界人間，亦復不見；乃至四大王眾天，及忉利天，盡彼觀察，都不能見。

爾時帝釋天主，既不見已，心生疑慮。於是帝釋往祇樹

林，詣yì世尊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彼嗟襪曩法天子，五衰現前，命在七日，宛轉在地，悲哀啼泣，說諸苦事，傷動dòng見者。我時到彼，見此事已，而問之言：‘云何賢者悲啼懊惱、憔悴qiáo cuì若此？’時嗟襪曩法，而告我言：‘我今壽命，唯餘七日。命終之後墮閻浮提，生王舍城，而受猪身，於多年中，以諸糞穢而為食噉dàn。’我聞此說，心極jī悲愍，乃告之言：‘今汝賢者，欲脫斯苦，當歸命三寶。作如是言：“歸依佛兩足尊，歸依法離欲尊，歸依僧眾中尊。”’時嗟襪曩法，以死怖故，畏傍生故，而白我言：‘我今歸依佛兩足尊，歸依法離欲尊，歸依僧眾中尊。’時，嗟襪曩法，受三歸竟，而後命終。世尊！我今不知彼嗟襪曩法託tuō生何處？”

爾時世尊，以正遍知，告帝釋言：“憍尸迦！今嗟襪曩法天子已生覩dǔ史多天，受五欲樂。”

爾時帝釋天主，聞佛語已，歡喜踊躍yuè，心意快然，諸根圓滿，即於佛前，說伽陀曰：

“若歸依於佛，	彼不墮惡道，
棄qì捨人身已，	當獲得天身；
若歸依於法，	彼不墮惡道，
棄捨人身已，	當獲得天身；
若歸依於僧，	彼不墮惡道，
棄捨人身已，	當獲得天身。”

復說伽陀曰：

“誠心歸命佛，	彼人當所得，
若晝zhòu若夜中，	佛心常憶念；
誠心歸命法，	彼人當所得，
若晝若夜中，	法力常加持；
誠心歸命僧，	彼人當所得，

若晝若夜中， 僧威常覆護hù。”
爾時帝釋天主說伽陀已，世尊印言：“如是，如是。

“歸命佛法僧， 定不墮惡道；
棄捨人身已， 當獲得天身。”

爾時世尊說伽陀曰：

“若佛陀二字， 得到於舌上，
同彼歸命等， 不虛過一生；
若達磨二字， 得到於舌上，
同彼歸命等， 不虛過一生；
若僧伽二字， 得到於舌上，
同彼歸命等， 不虛過一生。”

又說偈言：

“佛法僧名若不知， 彼人最下故不獲huò，
輪迴宛轉而久處， 如迦尸花住虛空。”

佛說是經已，諸苾芻眾、天帝釋等，一切大眾，歡喜信受，作禮而退。

佛說嗟襪曩法天子受三歸獲免惡道經

佛說耶祇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迦奈國。國中有婆羅門大富姓，名耶祇qí，
本事九十六種外道以求福祐。聞人事佛，得富貴長壽安隱，
度脫生死受福，不入三惡道中，不更勤苦。耶祇自念：“我
不如捨置外道，當奉事佛。”因詣yì佛所，以頭面著地為佛
作禮，長跪白佛言：“我本愚癡，無所識知，竊qiè聞佛道

恢弘、大慈普濟jì，佛天上天下人中之尊，無不安隱者。我今欲捨置所事外道，歸命於佛，願佛哀我，當受教誡。”

佛言：“若今所言大善！熟自思之而止惡為善者，何憂不得安隱？”

耶祇白佛言：“今以我所事非真故，歸命於佛。當哀愍我曹，去濁穢之行，受佛清淨決jué言。若審shěn爾者大善。”

耶祇便前受五戒：一、不殺生；二者、不盜；三者、不婬；四者、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五、不飲酒。三自歸已，起繞佛三匝，持齋zhāi七日而去。

自是之後，行到他國，見人殺生射獵liè，盜人財物，耶祇便欲隨之；見好色女人，心意貪之；見人是不是，便論道之；見人飲酒醉亂，便欲追之，心不安定，更欲悔之，自念：“我不能事是佛法，終當還佛五戒。”

即詣yì佛所，叩頭白佛言：“我前從佛受五戒，多所禁害，不得從我本意，今自思惟欲罷bà，不能事佛。佛法尊重，非我所能奉事，當可得還五戒不？於佛意當可爾不？”

佛默然不應，言未絕口中，便有自然鬼神，持鐵tiě椎chuí擊jī耶祇頭破之；復有鬼神，解脫其衣；復有鬼神，以鐵鉤就口中移取其舌；有婬女鬼神，以刀深割其陰；有鬼神，洋銅沃wò其口中；前後左右皆諸鬼神，競來分裂其肉。如是，耶祇眼目臭咤zhà，面如土色，自然之火燒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鬼神持之甚急。

佛見之如是，哀愍念之，因問耶祇：“汝今者當云何？”

耶祇口噤jìn不能復語，但舉手自搏，從佛求哀。佛便放威神，鬼神皆怖而走。耶祇便得穌sū息，更起叩頭，前白佛言：“我心中有是五賊，牽我入惡罪中，出是惡言。今受其罪，自我所為，違負佛言，願佛哀我。”

佛言：“自汝心口所為，當咎jiù阿誰？”

耶祇白佛言：“從今日以往，當自改更，奉持五戒，歲suì三齋zhāi、月六齋，燒香燃燈，供事三尊，身、口、意不敢復犯。”

佛言：“如是，大善！自若眼目所見，身體所更，自作自得，作善得善，心念不善得不善。佛者法中之師，教人去惡為善，後長得度脫，諸天及人民，愚癡者，皆使智慧，不更勤苦。從今已往，改更修善，莫得聽心意所為，誤人之本。”

佛說經已，耶祇心意開解，即得須陀洹道，歡喜而去。

耶祇歸家，即勅chì舍中大小，皆詣yì佛所受五戒，歲三齋、月六齋。耶祇便捨家，剃頭鬚被袈裟，從佛作沙門，遂得阿羅漢道。

佛說耶祇經

佛說戒消災經一卷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

爾時，有一縣xiàn，皆奉行佛五戒、十善，一縣xiàn界無釀niàng酒者。中有大姓家子，欲遠賈販，臨lín行父母語其子言：“汝勤持五戒，奉行十善，慎莫飲酒，犯佛重戒。”受教而行。往到他國，見故同學、親友，相得歡喜。將歸，出蒲萄酒，欲共飲之。辭曰：“吾國土奉佛五戒，無敢犯者。飲酒後生為人愚癡，不值見佛。且辭親行，父母相誡，以酒蒸仍違教犯戒，罪莫大也。知識區qū區，別久會同，心雖悅喜，不宜使吾犯戒，違wéi親教也。”

主人言：“吾與卿同師，恩則兄弟，吾親則是子親，父母相欽qīn，豈qǐ可違之！若吾在卿家，必順子親。”事不獲huò已，乃聽tīng飲之。醉臥三日，醒悟，心悔怖懼jù。

事訖還家，具首於親，父母報言：“汝違吾教，加復犯戒，亂luàn法之漸，非孝子也。無得說之，為國作先。”便以所得物逐令出國，無宜留此。

子以犯戒，為親所逐，乃到他國，住客舍家。主人所事三鬼神能作人，現對面飲食、與人語言。主人事之，積年疲勞，居財空盡，而家疾病、死喪不絕，患厭此鬼，私共論之。

鬼知人意而患苦之，鬼自相共議yì：“此人財產空訖，正為吾耳，未曾有益，令相厭患。宜求珍寶以施與之，令其心悅！”便行盜他方國王庫藏好寶，積置園中，報言：“汝事吾歷lì年，勤苦甚久，今欲福汝，使得饒ráo富，此乃快

乎？”主人言：“受大神恩。”鬼曰：“汝園中有金銀，可往取之，方有大福，令得汝願。”

主人欣然入園yuán，見物奇異，負撻liǎn歸舍，辭謝受恩：“明日欲設飲食，願屈顧gù下。”施設饔yáo饌zhuàn皆辦bàn，鬼神來詣門，見舍衛國人在主人舍，便奔走而去。主人追呼請還：“今設微供皆已辦具，大神既已顧下，委去何為？”神曰：“卿舍尊客，吾焉得前。”重復驚jīng走。

主人還歸坐自思惟：“吾舍之中無有異人，正有此人耳！”即出語言，恭設所有，極jí相娛樂。飲食已竟，因問之曰：“卿有何功德於世，有此吾所事神畏子而走？”

客具說佛功德、五戒、十善；實犯酒戒，為親所逐，尚餘四戒，故為天神所營護hù，卿神不敢當之。

主人言：“吾雖事此神，久厭yàn之，今欲奉持佛五戒。”因從客受三自歸、五戒、十善，一心精進，不敢懈怠。問佛所在，可得見不？

客曰：“佛在舍衛國給孤獨園中，往立可見。”

主人一心到彼，經歷lì一亭。中有一女人端正，是噉dàn人鬼婦也。男子行路迢jiǎo遠，時日逼暮，從女人寄止一宿sù，女即報言：“慎勿留此，宜急前去。”

男子問曰：“用何等故，將有意乎？”

女人報曰：“吾已語卿，用復問為？”

男子自念：“前舍衛國人，完佛四戒，我神尚為畏之乃爾。我已受三自歸、五戒、十善，心不懈怠，何畏懼乎？”遂自留宿。噉dàn人鬼見護hù戒威神徘徊其旁，去亭四十里，一宿不歸guī。

明日男子進路，見鬼所噉人骸hái骨狼藉jí，衣毛為起，

心怖而悔，退自思惟：“我在本國，家居衣食極jí快足用，空為此人所化，言佛在舍衛國，未覩奇妙，反見骸骨縱橫。”惡意更生，自念：“不如還彼女人，將歸本土，共居如故，不亦樂乎？”即時迴還，還至亭所，因從女人，復求留宿。

女人謂男子：“何復還耶？”

答曰：“行計不成，故迴還耳，復寄一宿。”

女言：“卿死矣！吾夫是噉人鬼，方來不久，卿急去。”

此男子不信，遂止不去，心更迷惑，姪意復生，不復信佛三自歸之德、五戒十善之心，天神即去，無復護hù之。鬼得來還，女人恐鬼食此男子，哀愍藏之瓮wèng中。

鬼聞人氣謂婦言：“爾得肉耶？吾欲噉之。”

婦言：“我不行，何從得肉？”

婦問鬼：“卿昨夜何以不歸？”

鬼言：“坐汝所為而舍尊客宿，令吾見逐。”

甕wèng中男子踰yú益恐怖，不復識三自歸意。

婦言：“卿何以不得肉乎？”

鬼言：“正為汝舍佛弟子，天神逐我出四十里外，露宿震怖，于今不安，故不得肉。”

婦聞默喜，因問其夫：“佛戒云何悉所奉持？”

鬼言：“我大飢極jí，急以肉來，不須問此。此是無上正真之戒，非吾所敢說也。”

婦言：“為說之，我當與卿肉。”

鬼類貪殘，欲食無止，婦迫問之，因便為說三自歸，五重戒：一曰慈仁不殺；二曰清信不盜；三曰守貞不姪；四曰口無妄言；五曰孝順不醉。鬼初說一戒時婦輒zhé受之，五戒心執zhí口誦，男子於甕wèng中識五戒，隨受之。天帝釋知此二人心自歸佛，即選xuǎn善神五十人，擁yōng護hù兩人，

鬼遂走去。

到明日，婦問男子：“怖乎？”

答曰：“大怖！蒙仁者恩，心悟識佛。”

婦言男子：“昨何以迴還？”

答曰：“吾見新久死人骸hái骨縱橫，恐畏故屈還耳。”

婦言：“骨是吾所棄qì者也。吾本良家之女，為鬼所掠，取吾作妻，悲窮無訴。今蒙仁恩，得聞佛戒，得離此鬼。”

婦言：“賢者今欲到何所？”

男子報言：“吾欲到舍衛國見佛。”

婦曰：“善哉！吾置本國及父母，隨賢者見佛。”

便俱前行。逢四百九十八人，因相問訊：“諸賢者！從何所來，欲到何所？”

答曰：“吾等從佛所來。”

問言：“卿等已得見佛，何為復去？”

報言：“佛日說經，意中罔罔wǎng，故尚不解，今還本國。”

兩賢者具說本末，以鬼畏戒高行之人，意乃開解，俱還見佛。

佛遙見之，則笑，口中五色光出。

阿難長跪：“佛不妄笑，將有所說。”

佛語阿難：“汝見是四百九十八人還不？”

對曰：“見之。”

佛言：“此四百九十八人，今得其本師，來見佛者，皆當得道。”

五百人至佛所前，為佛作禮，一心聽經，心開意解，皆作沙門，得阿羅漢道。

佛言：“犯酒戒者，則是客舍主人與此女人累世兄弟也；

然此二人是四百九十八人前世之師也。世人求道，要當得其本師及其善友，爾乃解耳。”

佛說經竟，諸比丘皆大歡喜，前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戒消災經一卷

中阿含經七法品世間福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舍彌，在瞿沙羅園。

爾時，尊者摩訶周那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佛所，到已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可得施設世間福耶？」

世尊告曰：「可得。周那！有七世間福，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云何為七？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施比丘眾房舍、堂閣。周那！是謂第一世間之福，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

「復次，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於房舍中施與床座、氍毹[毯-炎+數]、氍毹[毯-炎+登]、氍褥、臥具。周那！是謂第二世間之福，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

「復次，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於房舍中施與一切新淨妙衣。周那！是謂第三世間之福，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

「復次，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於房舍中常施於眾朝粥、中食，又以園民供給使令，若風雨寒雪，躬往園所，增施供養。諸比丘眾食已，不患風雨寒雪沾漬衣服，晝夜安樂禪寂思惟。周那！是謂第七世間之福，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

「周那！信族姓男、族姓女已得此七世間福者，若去若來，若立若坐，若眠若覺，若晝若夜，其福常生，轉增轉廣。周那！譬如恒伽水，從源流出，入于大海，於其中間轉深轉廣。周那！如是信族姓男、族姓女已得此七世間福者，若去若來，若立若坐，若眠若覺，若晝若夜，其福常生，轉增轉廣。」

於是，尊者摩訶周那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長跪叉手白曰：「世尊！可得施設出世間福耶？」

世尊告曰：「可得。周那！更有七福出於世間，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云何為七？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聞如來、如來弟子遊於某處，聞已歡喜，極懷踊躍。周那！是謂第一出世間福，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

「復次，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聞如來、如來弟子欲從彼至此，聞已歡喜，極懷踊躍。周那！是謂第二出世間福，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

「復次，周那！有信族姓男、族姓女，聞如來、如來弟子已從彼至此，聞已歡喜，極懷踊躍，以清淨心躬往奉見，禮敬供養，既供養已，受三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而受禁戒。周那！是謂第七出世間福，得大福祐，得大果報，得大名譽，得大功德。

「周那！信族姓男、族姓女若得此七世間之福及更有七出世間福者，其福不可數，有爾所福，爾所福果，爾所福報，唯不可限、不可量、不可得大福之數。周那！譬如從閻浮洲有五河流：一曰恒伽，二曰搖尤那，三曰舍勞浮，四曰阿夷羅婆提，五曰摩企，流入大海，於其中間水不可數，有爾所升斛，唯不可限，不可量、不可得大水之數。周那！如是信族姓男、族姓女若得此七世間之福及更有七出世間福者，其福不可數，有爾所福，爾所福果，爾所福報，唯不可限、不可量、不可得大福之數。」

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恒伽之河， 清淨易渡，
 海多珍寶， 眾水中王。

猶若河水， 世人敬奉，
諸川所歸， 引入大海。
如是人者， 施衣飲食，
床[木*翕]茵褥， 及諸坐具。
無量福報， 將至妙處，
猶若河水， 引入大海。」

佛說如是。尊者摩訶周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世間福經竟(九百九十三字)

增一阿含經三寶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自歸之德。云何為三？所謂歸佛第一之德，歸法第二之德，歸僧第三之德。

「彼云何名為歸佛之德？諸有眾生，二足、四足、眾多足者，有色、無色，有想、無想，至尼維先天上，如來於中，最尊、最上，無能及者。由牛得乳，由乳得酪，由酪得酥，由酥得醍醐；然復醍醐於中，最尊、最上，無能及者。此亦如是，諸有眾生，二足、四足、眾多足者，有色、無色，有想、無想，至尼維先天上，如來於中，最尊、最上，無能及者。諸有眾生承事佛者，是謂承事第一之德。以獲第一之德，便受天上、人中之福，此名第一之德。

「云何名為自歸法者？所謂諸法：有漏、無漏，有為、無為，無欲、無染，滅盡、涅槃；然涅槃法於諸法中，最尊、最上，無能及者。由牛得乳，由乳得酪，由酪得酥，由酥得

醍醐；然復醍醐於中，最尊、最上，無能及者。此亦如是，所謂諸法：有漏、無漏，有為、無為，無欲、無染，滅盡、涅槃；然涅槃法，於諸法中，最尊、最上，無能及者。諸有眾生承事法者，是謂承事第一之德，以獲第一之德，便受天上、人中之福，此名第一之德。

「云何名為自歸聖眾？所謂聖眾者，大眾大聚有形之類。眾生之中，如來眾僧於此眾中，最尊、最上，無能及者。由牛得乳，由乳得酪，由酪得酥，由酥得醍醐；然復醍醐於中，最尊、最上，無能及者。此亦如是，所謂聖眾者，大眾大聚者，有形之類眾生之中，如來眾僧於此眾中，最尊、最上，無能及者。是謂承事第一之德，以獲第一之德，便受天上、人中之福，此名第一之德。」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第一承事佛，	最尊無有上；
次復承事法，	無欲無所著；
敬奉賢聖眾，	最是良福田；
彼人第一智，	受福最在前。
若在天人中，	處眾為正導；
亦得最妙座，	自然食甘露。
身著七寶衣，	為人之所敬；
戒具最完全，	諸根不缺漏。
亦獲智慧海，	漸至涅槃界；
有此三歸者，	趣道亦不難。」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三供養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阿難：「有三善根，不可窮盡，漸至涅槃界。云何為三？所謂於如來所而種功德，此善根不可窮盡。於正法而種功德，此善根不可窮盡。於聖眾而種功德，此善根不可窮盡。是謂，阿難！此三善根不可窮盡，得至涅槃界。是故，阿難！當求方便，獲此不可窮盡之福。如是，阿難！當作是學。」

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邪聚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人在邪見聚者，有何相像？有何相貌？」爾時，諸比丘白世尊言：「如來是諸法之王，諸法之尊。善哉！世尊！當與諸比丘而說此義。我等聞已，當奉行之。」

世尊告曰：「汝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其義。」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在邪聚之人，當以五事知之，以見五事則知此人為住邪聚。云何為五？應笑而不笑，應歡喜時而不歡喜，應起慈心而不起慈心，作惡而不恥，聞其善語而不著意；當知此人必住邪聚。若有眾生住邪聚者，當以此五事知之。」

「復次，有眾生有住正聚者，有何相貌？有何因緣？」

爾時，諸比丘白佛言：「如來是諸法之王，諸法之尊。」

唯願，世尊！當與諸比丘而說此義。我等聞已，當奉行之。」

世尊告曰：「汝等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其義。」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在正聚之人，當以五事知之，以見五事則知此人為住正聚。云何為五？應笑則笑，應歡喜則歡喜，應起慈心則起慈心，可恥則恥，聞善著意；當知此人已住正聚。是故，諸比丘！當除邪聚，住於正聚。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五戒品（一至十）

（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是眾中，我不見一法修己、多修己，成地獄行、成畜生行、成餓鬼行。若生人中，受命極短，所謂殺生者也。諸比丘！若有人意好殺生，便墮地獄、餓鬼、畜生。若生人中，受命極短，所以然者，以斷他命故。是故，當學莫殺生。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此眾中，我不見一法修行已、多修行已，受人中福，受天上福，得泥洹證，所謂不殺生也。」

佛告諸比丘：「若有人不行殺生，亦不念殺，受命極長。所以然者，以彼不憊亂故。是故，諸比丘！當學不殺生。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此眾中，我不見一法修行已、多修行已，成地獄行，餓鬼、畜生行。若生人中，極為貧匱，衣不蓋形，食不充口，所謂劫盜也。諸比丘！若有人意好劫盜，取他財物，便墮餓鬼、畜生中。若生人中，極為貧匱。所以然者，以斷他生業故。是故，諸比丘！當學遠離不與取。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此眾中，我不見一法修行已、多修行已，受人中福，受天上福，得泥洹證，所謂廣施也。」

佛告諸比丘：「若有人廣行布施，於現世中得色、得力，眾得具足，天上、人中食福無量。是故，諸比丘！當行布施，勿有慳心。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此眾中，不見一法修行已、多修行已，成地獄、餓鬼、畜生行。若生人中，居家姦姪，無有淨行，為人所譏，常被誹謗。云何一法？所謂邪姪也。」

佛告諸比丘：「若有人姪洩無度，好犯他妻，便墮地獄、餓鬼、畜生中。若生人中，閨門姪亂。是故，諸比丘！常當正意，莫興姪想，慎莫他姪。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佛告諸比丘：「於此眾中，我不見一法修行已、多修行已，受人中福，受天上福，得泥洹證，所謂不他姪，身體香潔，亦無邪想。」

佛告諸比丘：「若有人貞潔不姪，便受天上、人中之福。是故，諸比丘！莫行邪姪以興姪意。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此眾中，我不見一法修行已、多修行已，成地獄行，餓鬼、畜生行。若生人中，口氣臭惡，為人所憎，所謂妄語。諸比丘！若有人妄言、綺語、鬪亂是

非，便墮畜生、餓鬼中。所以者何？以其妄語故也。是故，當至誠，莫得妄語。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此眾中，我不見一法修行已、多修行已，受人中福，受天上福，得泥洹證。云何為一法？所謂不妄語也。諸比丘！其不妄語者，口氣香芬，名德遠聞。是故，諸比丘！當行莫妄語。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此眾中，我不見一法修行已、多修行已，受畜生、餓鬼、地獄罪。若生人中，狂愚癡惑，不識真偽，所謂飲酒也。諸比丘！若有人心好飲酒，所生之處，無有智慧，常懷愚癡。如是，諸比丘！慎莫飲酒。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此眾中，無有一法勝此法者，

若修行已、多修行已，受人中福，受天上福，得泥洹證。云何為一法？所謂不飲酒也。諸比丘！若有人不飲酒，生便聰明，無有愚惑，博知經籍，意不錯亂。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第五地獄經 此名不善行

五者天及人 令知次第數

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問八政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賢聖八關齋法，汝等善思念之，隨喜奉行！」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八關齋法？一者不殺生，二者不與不取，三者不婬，四者不妄語，五者不飲酒，六者不過時食，七者不處高廣之床，八者遠離作倡伎樂、香華塗身。是謂，比丘！名為賢聖八關齋法。」

是時，彼優波離白佛言：「云何修行八關齋法？」

世尊告曰：「於是，優波離！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往詣沙門若長老比丘所，自稱名字，從朝至暮如羅漢，持心不移不動，刀杖不加群生，普慈於一切：『我今受齋法，一無所犯，不起殺心，習彼真人之教；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不過時食，不在高廣之座，不習作倡伎樂、香華塗身。』設有智慧者，當作是說；假令無智者，當教彼如此之教。又彼比丘當一一指授，無令失次，亦莫超越，復當教使發誓願。」

優波離白佛言：「云何當發願？」

世尊告曰：「彼發願時：『我今以此八關齋法，莫墮地獄，餓鬼、畜生，亦莫墮八難之處，莫處邊境，莫墮凶弊之處，莫與惡知識從事，父母專正，無習邪見，生中國中，聞其善法，分別思惟，法法成就，持此齋法功德，攝取一切眾生之善，以此功德，惠施彼人，使成無上正真之道，持此誓願之福，施成三乘，使不中退。復持此八關齋法，用學佛道、辟支佛道、阿羅漢道，諸世界學正法者亦習此業，正使將來彌勒佛出現世時，如來、至真、等正覺值遇彼會，使得時度。彌勒出現世時，聲聞三會，初會之時九十六億比丘之眾，第二之會九十四億比丘之眾，第三會九十二億比丘之眾，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亦值彼王及國土教授師。』作如是之教，無令缺漏。」

是時，優波離白世尊言：「設彼善男子、善女人雖持八關齋，於中不發誓願者，豈不得大功德乎？」

世尊告曰：「雖獲其福，福不足言。所以然者，我今當說。」

「過去世時，有王名寶岳，以法治化，無有阿曲，領此閻浮提境界。爾時，有佛名曰寶藏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出現於世。彼王有女名曰牟尼，顏貌殊特，面如桃華色，皆由前世供養諸佛之所致也。爾時，彼佛亦復三會，聲聞初會之時一億六萬八千之眾，第二之會一億六萬之眾，第三之會一億三萬之眾，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

「是時，彼佛與諸弟子說如此之法：『諸比丘！當念坐禪，勿有懈怠；復求方便，誦習經戒。』彼佛侍者名曰滿願，多聞第一，如我今日阿難比丘多聞最勝。時，彼滿願比丘白

寶藏佛言：『諸有比丘諸根闇鈍，亦不精進於禪定法，又不誦習，今日世尊欲安此人著何聚中？』寶藏佛告曰：『設有比丘諸根闇鈍，不堪任行禪法者，當修三上人法業。云何為三？所謂坐禪、誦經、佐勸眾事。』如是彼佛與諸弟子說如此微妙之法。

「爾時，有長老比丘，亦不堪任修行禪法。時，彼比丘便作是念：『我今年衰長大，亦不能修其禪法，今當求願行勸助之法。』是時，彼長老比丘入野馬城中，求燭火、麻油，日來供養寶藏如來，使明不斷。

「是時，王女牟尼見此長老比丘里巷乞求，即問彼比丘曰：『比丘！今日為何所求？』比丘報曰：『聖女當知，我年衰邁，不堪行禪法，故求乞脂油，用供養佛，續尊光明。』是時，彼女聞佛名號，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白彼長老比丘曰：『汝今，比丘！勿在餘處乞求，我自相供給，麻油燈炷盡相惠施。』

「是時，長老比丘受彼女施，日來取油供養寶藏如來，持此功德福業，施與無上正真之道，口自演說：『年既衰大，又復鈍根，無有智慧得行禪法，持此功德之業，所生之處莫墮惡趣，使將來之世值遇聖尊，如今寶藏如來無異；亦遇聖眾如今聖眾而無有異；說法亦當如今無異。』是時，寶藏如來知彼比丘心中所念，即時便笑，口出五色光，而告之曰：『汝今，比丘！將來無數阿僧祇劫當作佛，號曰燈光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時，長老比丘歡喜踊躍，不能自勝，身心堅固，意不退轉，顏色特勝，不與常同。

「時，彼牟尼女人見彼比丘顏色殊常，即前問曰：『比丘！今日顏色極為殊妙，不與常同，得何意故？』比丘報曰：『王女當知，向者，如來以甘露見灌。』牟尼女問曰：『云何

如來以甘露見灌？』比丘報曰：『我為寶藏如來所授決，言將來無數阿僧祇劫當得作佛，號曰燈光如來、至真、等正覺，身心牢固，意不退轉。如是，王女！為彼如來之所授決也。』王女問曰：『彼佛頗授我決乎？』長老比丘報曰：『我亦不知為授汝荊不？』

「是時，王女聞比丘說已，即乘羽寶之車，往至寶藏如來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王女白佛言：『我今見檀越施主，所須脂油恒相供給，然今世尊授彼比丘決，獨不見授荊。』寶藏如來告曰：『發心求願，其福難量，何況以財惠施乎？』牟尼女報曰：『設當如來不授我荊者，當自斷其命根。』寶藏如來報曰：『夫處女人之身，求作轉輪聖王者，終不獲也；求作帝釋者，亦不可獲也；求作梵天王者，亦不可得也；求作魔王者，亦不可得也；求作如來者，亦不可得也。』女曰：『我定不能得成無上道乎？』寶藏佛報曰：『能也。牟尼女，成無上正真道也。然王女當知，將來無數阿僧祇劫有佛出世，是汝善知識，彼佛當授汝決。』

「是時，王女白彼佛言：『受者清淨，施主穢濁乎？』寶藏佛告曰：『吾今所說者，心意清淨，發願牢固。』是時，王女語已，即從座起，頭面禮足，遶佛三匝，便退而去。

「優波離當知，無數阿僧祇劫，燈光佛乃出現於世，治在鉢頭摩大國，與大比丘眾十六萬八千眾俱，國主、人民悉來承事。是時，彼國有王名提波延那，以法治化，領此閻浮境界。是時，彼王請佛及比丘僧而飯食之。是時，燈光如來清旦著衣持鉢，將諸比丘眾入城。

「爾時，有梵志子名曰彌佉，顏貌端政，眾中獨出，像如梵天，通諸經藏，靡不貫練，諸書呪術，皆悉明了，天文地理，靡不了知。是時，彼梵志遙見燈光佛來，顏貌殊特，

世之奇異，諸根寂定，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見已，便發喜豫之意，善心生焉：『書籍所載，如來出現，甚為難遇。時時乃出，猶如優鉢華時乃出耳。我今當往試之。』是時，梵志手執五華往至世尊所，復作是念：『其有三十二相者，名曰成佛。』即以五根華散如來上，又求三十二相，唯見三十相，而不見二相，即興狐疑：『今觀世尊不見廣長舌及陰馬藏。』即時說此偈：

「『聞有三十二， 大人之相貌，
 今不見二相， 相好為具不？
 頗有陰馬藏， 貞潔不姪乎？
 豈有廣長舌， 舐耳覆面乎？
 為我現其相， 斷諸狐疑結，
 陰馬及舌相， 唯願欲見之。』

「是時，燈光佛即入三昧定，使彼梵志見其二相。是時，燈光佛復出廣長舌，左右舐耳放大光明，還從頂上入。是時，梵志見如來有三十二相具足，見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普作是說：『唯願世尊當見觀察，我今持五華奉上如來，又持此身供養聖尊。』發此誓願時，彼五華在空中化成寶臺，極為殊妙，四柱四門。彼時，見交露臺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發此誓願：『使我將來之世作佛，當如燈光佛，弟子翼從，悉皆如是。』

「是時，燈光知彼梵志心中所念，即時便笑。佛世尊常法：若授決時世尊笑者，口出五色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是時，光明已照三千大千世界，日月無復光明，還從頂上入。設如來授決之時，光從頂上入；設授辟支佛決時，光從口出還入耳中；若授聲聞荊者，光從肩上入；若授生天之決者，是時光明從臂中入；若荊生人中者，是時光明從兩脇入；若

授生餓鬼決者，是時光明從腋入；若授生畜生決者，光明從膝入；若授生地獄決者，是時光明從脚底入。

「是時，梵志見光從頂上入，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布髮在地，並作是說：『設如來不授我決者，即於此處自斷壞，不成諸根。』是時，燈光佛知梵志心中所念，即告之曰：『汝速還起，將來之世，當成作佛，號釋迦文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時，摩納聞佛授決已，心懷踊躍，不能自勝，即於彼處，得遍現三昧，踊在虛空，去地七刃，叉手向燈光如來。

「汝優波離莫作異觀，爾時寶藏如來時長老比丘，豈是異人乎？爾時燈光如來是也。爾時王女牟尼，今我是也。時寶藏如來立我名號字釋迦文，我今以此因緣故，說此八關齋法，當發誓願，無願不果。所以然者。若彼女人作是誓願，即於彼劫成其所願也。若長老比丘不發誓願者，終不成佛道。誓願之福不可稱記，得至甘露滅盡之處。如是，優波離！當作是學。」

爾時，優波離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十不善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其有眾生，修行殺生，廣布殺生，種地獄罪，餓鬼、畜生行；若生人中，壽命極短。所以然者，由害他命。

「若有眾生盜他物者，種三惡道之罪；若生人中，恒遭貧匱，食不充口，衣不蓋形。皆由盜故，劫奪物者，即斷他

命根。

「若有眾生，好喜貪汙，種三惡道；若生人中，門不貞良，竊盜淫汙。

「若有眾生妄語者，種地獄罪；若生人中，為人所輕，言不信受，為人所賤。所以然者，皆由前世妄語所致。

「若有眾生兩舌者，種三惡道之罪；設生人中，心恒不定，常懷愁憂。所以然者，由彼人兩頭傳虛言故。

「若有眾生麤言者，種三惡道之罪；若生人中，為人醜弊，常喜罵呼。所以然者，由彼人言不專正之所致也。

「若有眾生鬪亂彼此，種三惡道之罪；設生人中，多諸怨憎，親親離散。所以然者，皆由前世鬪亂之所致也。

「若有眾生嫉妬者，種三惡道；若生人中，乏諸衣裳。所以然者，由彼人起貪嫉故。

「若有眾生起害意，種三惡道；設生人中，恒多虛妄，不解至理，心亂不定。所以然者，皆由前世恚怒所致也，無有慈仁。

「若有眾生，行邪見者，種三惡道；若生人中，乃在邊地，不生中國，不覩三尊道法之義，或復聾盲瘡痼，身形不正，不解善法、惡法之趣。所以然者，皆由前世無信根故，亦不信沙門、婆羅門、父母、兄弟。

「比丘知之，由此十惡之報，致此殃疊。是故，比丘！當離十惡，修行正見。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三寶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不牢要。云何為三？身不牢要、命不牢要、財不牢要。是謂，比丘！有此三不牢要。於此，比丘！三不牢要中，當求方便，成三牢要。云何為三？不牢要身，求於牢要；不牢要命，求於牢要；不牢要財，求於牢要。

「云何不牢要身，求於牢要？所謂謙敬禮拜，隨時問訊。是謂不牢要身，求於牢要。

「云何不牢要命，求於牢要？於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盡形壽不殺生，不加刀杖，常知慚愧，有慈悲心，普念一切眾生；盡形壽不盜，恒念惠施，心無恚相；盡形壽不淫，亦不他淫；盡形壽不妄語，常念至誠，不欺世人；盡形壽不飲酒，意不錯亂，持佛禁戒。是謂命不牢要，求於牢要。

「云何財不牢要，求於牢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常念惠施與沙門、婆羅門、諸貧匱者，須食者與食，須漿與漿，衣被、飲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舍宅、城郭，所須之具悉皆與之。如是，財不牢要，求於牢要。

「是謂，比丘！以此三不牢要，求此三牢要。」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知身不牢要， 命亦不牢固，
財貨衰耗法， 當求牢要者。
人身甚難得， 命亦不久停，
財貨磨滅法， 歡喜念惠施。」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火滅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善、不善行，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彼：「云何名為不善？云何名為善？所謂殺生為不善，不殺為善。不與取為不善，與取為善。姪洩為不善，不姪為善。妄語為不善，不妄語為善。綺語為不善，不綺語為善。兩舌為不善，不兩舌為善。鬪亂彼此為不善，不鬪亂彼此為善。貪他為不善，不貪他為善。起恚為不善，不起恚為善。邪見為不善，正見為善。如是，比丘！行此惡已，墮畜生、餓鬼、地獄中。設行善者，便生人中、天上，及諸善趣阿須倫中。是故，當遠離惡行，修習善行。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三寶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惡行。云何為三？所謂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是謂，比丘！有三惡行。當求方便，修三善行。云何為三？身惡行者，當修身善行；口惡行者，當修口善行；意惡行者，當修意善行。」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當護身惡行， 修習身善行，

念捨身惡行，	當學身善行。
當護口惡行，	修習口善行，
念捨口惡行，	當學口善行。
當護意惡行，	修習意善行，
念捨意惡行，	當學意善行。
身行為善哉，	口行亦復然，
意行為善哉，	一切亦如是。
護口意清淨，	身不為惡行，
淨此三行跡，	至仙無為處。

「如是，諸比丘！當捨三惡行，修三善行。如是，比丘！當作如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三供養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愚人有三相三法，不可恃怙。云何為三？於是，愚者不可思惟而思惟之；不可論說而論說之；不可行者而修習之。

「云何愚者不可思惟而思念之？於是，愚者意三行便思憶之。云何為三？於是，愚者起嫉心，於他財物及於女色，心念惡言悉興嫉心：『彼之所有，願是我許。』如是，愚者不可思惟而思惟之。

「云何愚者不可論說而論說之？於是，愚者造口四過。云何為四？於是，愚者恒喜妄言、綺語、惡口、鬪亂彼此。如是，愚者造口四過。

「云何愚者造於惡行？於是，愚者造身惡行，常念殺生、竊盜、淫泆。如是，愚者造於惡行。如是，比丘！愚者有此三行，愚癡之人習此三事。

「復次，比丘！智者有三事，當念修行。云何為三？於是，智者應思惟者，便思惟之；應論說者，便論說之；應行善者，便修行善。

「彼云何智者應思惟事，便思惟之？於是，智者思惟意三行。云何為三？於是，智者不嫉妬、恚、癡，常行正見，見他財貨，不生想念。如是，智者應思惟者，便思惟之。

「云何智者應論說之？於是，智者成就口四行。云何為四？於是，智者不行妄語，亦不教人妄語，見人妄語者意不喜樂，是謂智者而護其口。復次，智者不行綺語、惡口、鬭亂彼此，亦不教人使行綺語、惡口、鬭亂。如是，智者成就口四行。

「云何智者成就身三行？於是，智者思惟身行，無所觸犯。然復智者自不殺生，亦不教人殺生，見人殺者心不喜樂。自不偷竊，不教人盜，見人盜者心不喜樂。亦不淫泆，見他女人色，心不起想，亦不教人使行淫泆。設見老母，視之如己親，中者如姊，小者如妹，意無高下。如是，智者身成就三行，是謂智者所行。如是，比丘！有此三有為之相。是故，諸比丘！愚者三相常當捨離，此三智者所行，不發斯須。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慚愧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人，於如來眾而興誹謗。云何為二人？謂非法言是法，謂法是非法，是謂二人，誹謗如來。復有二人不誹謗如來。云何為二？所謂非法即是非法，真法即是真法，是謂二人不誹謗如來。是故，諸比丘！非法當言非法，真法當言真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慚愧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人獲福無量。云何為二？所謂應稱譽者便歎譽之，不應稱者亦不稱歎之，是謂二人獲福無量。復有二人受罪無量。何等為二？所謂可稱歎反更誹謗，不應稱嘆者而更稱嘆。諸比丘！莫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三供養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猶如春時天雨大雹，設如來不出世，眾生入地獄，亦復如是。是時，女人入地獄多於男子。所以然者，比丘當知，以三事故，眾生之類，身壞命終，入三惡趣。云何為三？所謂貪欲、睡眠、調戲，有此三事纏著心意，身壞命終，入三惡趣。」

「女人竟日習翫三法而自娛樂。云何為三？晨朝以嫉妬

心而自纏縛，若至日中，復以睡眠結而自纏裹，向暮以貪欲心而自纏縛。以此因緣，使彼女人身壞命終，生三惡趣。是故，諸比丘！當念離此三法。」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嫉妬睡眠調， 貪欲是惡法，
牽人至地獄， 至竟無解脫。
是以當捨離， 嫉妬及睡調，
亦當捨於欲， 莫造彼惡行。」

「是故，諸比丘！當念去離嫉妬，無慳悋心，常行惠施，不著睡眠，當行不染，不著貪欲。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三供養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三法，習之、翫之，不知厭足，亦復不能至休息處。云何為三？所謂貪欲。若有人習此法，初無厭足。若復有人習飲酒者，初無厭足。若復有人修習睡眠，初無厭足。是謂，比丘！若有人習此三法者，初無厭足，亦復不能至滅盡之處。是故，諸比丘！常當捨離此三法，不親近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地主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三不善根。云何為三？貪不善根、恚不善根、癡不善根。若比丘有此三不善根者，墮三惡趣。云何為三？所謂地獄、餓鬼、畜生。如是，比丘！若有此三不善根者，便有三惡趣。」

「比丘當知，有此三善根。云何為三？不貪善根、不恚善根、不癡善根，是謂比丘有此三善根。若有此三善根者，便有二善處，涅槃為三。云何二趣？所謂人、天是也。是謂比丘有此三善者，則生此善處。是故，諸比丘！當離三不善根，修三善根。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高幢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事現在前，爾時善男子、善女人獲福無量。云何為三？信現在前，善男子、善女人獲福無量。若財現在前，爾時善男子、善女人獲福無量。若復持梵行現在前，爾時善男子、善女人獲福無量。是謂，比丘！有此三事現在前，獲福無量。」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信財梵難得，	受者持戒人，
覺此三事已，	智者隨時施。
長夜獲安隱，	諸天恒扶將，
在彼自娛樂，	五欲無厭足。

「以是，諸比丘！若善男子、善女人，當求方便，成此三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等見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五人不可療治。云何為五？一者諛諂之人不可療治；姦邪之人不可療治；惡口之人不可療治；嫉妬之人不可療治；無反復之人不可療治。是謂，比丘！有此五人不可療治。」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姦邪惡口人， 嫉妬無反復，
此人不可療， 智者之所棄。

「是故，諸比丘！常當學正意，除去嫉妬；修行威儀，所說如法，當知反復，識其恩養，小恩尚不忘，何況大者，勿懷慳貪，又不自譽，復不毀他人。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思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故作業，我說彼必受其報，或現世受，或後世受；若不故作業，我說此不必受報。於中，身故作三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口有四業，意有三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

「云何身故作三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一曰殺生，極惡飲血，其欲傷害，不慈眾生，乃至蜚蟲。二曰不與取，

著他財物以偷意取。三曰邪婬，彼或有父所護，或母所護，或父母所護，或姊妹所護，或兄弟所護，或婦父母所護，或親親所護，或同姓所護，或為他婦女，有鞭罰恐怖，及有名假賃至華鬘，親犯如此女。是謂身故作三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

「云何口故作四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一曰妄言，彼或在眾，或在眷屬，或在王家，若呼彼問，汝知便說，彼不知言知，知言不知，不見言見，見言不見，為己為他，或為財物，知己妄言。二曰兩舌，欲離別他，聞此語彼，欲破壞此，聞彼語此，欲破壞彼，合者欲離，離者復離，而作群黨，樂於群黨，稱說群黨。三曰麤言，彼若有言，辭氣麤獷，惡聲逆耳，眾所不喜，眾所不愛，使他苦惱，令不得定，說如是言。四曰綺語，彼非時說，不真實說，無義說，非法說，不止息說，又復稱歎不止息事，違背於時而不善教，亦不善訶。是謂口故作四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

「云何意故作三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一曰貪伺，見他財物諸生活具，常伺求望，欲令我得。二曰嫉恚，意懷憎嫉而作是念：『彼眾生者，應殺、應縛、應收、應免、應逐擯出。』其欲令彼受無量苦。三曰邪見，所見顛倒，如是見、如是說：無施、無齋、無有呪說，無善惡業，無善惡業報，無此世彼世，無父無母，世無真人往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是謂意故作三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

「多聞聖弟子捨身不善業，修身善業，捨口、意不善業，修口、意善業。彼多聞聖弟子如是具足精進戒德，成就身淨業，成就口、意淨業，離恚離諍，除去睡眠，無調貢高，斷疑、度慢，正念正智，無有愚癡，彼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

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彼作是念：『我本此心少不善修，我今此心無量善修。』多聞聖弟子其心如是無量善修，若本因惡知識，為放逸行，作不善業，彼不能將去，不能穢汙，不復相隨。若有幼少童男、童女，生便能行慈心解脫者，而於後時，彼身、口、意寧可復作不善業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自不作惡業，惡業何由生？」

「是以男女在家、出家，常當勤修慈心解脫，若彼男女在家、出家修慈心解脫者，不持此身往至彼世，但隨心去此。比丘應作是念：『我本放逸，作不善業，是一切今可受報，終不後世。』若有如是行慈心解脫無量善修者，必得阿那含，或復上得。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彼作是念：『我本此心少不善修，我今此心無量善修。』多聞聖弟子其心如是無量善修，若本因惡知識，為放逸行，作不善業，彼不能將去，不能穢汙，不復相隨。若有幼少童男、童女，生便能行捨心解脫者，而於後時，彼身、口、意寧可復作不善業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自不作惡業，惡業何由生？」

「是以男女在家、出家，常當勤修捨心解脫。若彼男女在家、出家修捨心解脫者，不持此身往至彼世，但隨心去此。比丘應作是念：『我本放逸，作不善業，是一切今可受報，終不後世。』若有如是行捨心解脫無量善修者，必得阿那含，或復上得。」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伽藍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伽藍園，與大比丘眾俱，至羈舍子，住羈舍子村北尸攝怛林中。

爾時，羈舍子伽藍人聞沙門瞿曇釋種子捨釋宗族，出家學道，遊伽藍園，與大比丘眾俱，來至此羈舍子，住羈舍子村北尸攝怛林中。彼沙門瞿曇有大名稱，周聞十方，沙門瞿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彼若說法，初善、中善、竟亦善，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尊重禮拜，供養承事者，快得善利。我等應共往見沙門瞿曇，禮事供養。

羈舍子伽藍人聞已，各與等類眷屬相隨從羈舍子出，北行至尸攝怛林，欲見世尊禮事供養。往詣佛已，彼伽藍人或稽首佛足，却坐一面；或問訊佛，却坐一面；或叉手向佛，却坐一面；或遙見佛已，默然而坐。彼時，伽藍人各坐已定，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默然而住。

時，伽藍人，佛為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各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世尊曰：「瞿曇！有一沙門梵志來詣伽藍！但自稱歎己所知見，而訾毀他所知所見。瞿曇！復有一沙門梵志來詣伽藍，亦自稱歎己所知見，而訾毀他所知所見。瞿曇！我等聞已，便生疑惑：『此沙門梵志何

者為實，何者為虛？』

世尊告曰：「伽藍！汝等莫生疑惑。所以者何？因有疑惑，便生猶豫。伽藍！汝等自無淨智，為有後世，為無後世？伽藍！汝等亦無淨智，所作有罪，所作無罪？伽藍！當知諸業有三，因習本有。云何為三？伽藍！謂貪是諸業，因習本有。伽藍！恚及癡是諸業，因習本有。伽藍！貪者為貪所覆，心無厭足，或殺生，或不與取，或行邪淫，或知已妄言，或復飲酒。伽藍！恚者為恚所覆，心無厭足，或殺生，或不與取，或行邪淫，或知已妄言，或復飲酒。伽藍！癡者為癡所覆，心無厭足，或殺生，或不與取，或行邪淫，或知已妄言，或復飲酒。

「伽藍！多聞聖弟子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蜚蟲，彼於殺生淨除其心。伽藍！多聞聖弟子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與之乃取，樂於與取，常好布施，歡喜無惱，不望其報，彼於不與取淨除其心。伽藍！多聞聖弟子離非梵行，斷非梵行，勤修梵行，精勤妙行，清淨無穢，離欲斷淫，彼於非梵行淨除其心。伽藍！多聞聖弟子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不移動，一切可信，不欺世間，彼於妄言淨除其心。

「伽藍！多聞聖弟子離兩舌，斷兩舌，行不兩舌，不破壞他，不聞此語彼，欲破壞此，不聞彼語此，欲破壞彼，離者欲合，合者歡喜，不作群黨，不樂群黨，不稱群黨，彼於兩舌淨除其心。伽藍！多聞聖弟子離麤言，斷麤言，若有所言，辭氣麤獷，惡聲逆耳，眾所不喜，眾所不愛，使他苦惱，令不得定，斷如是言。若有所說，清和柔潤，順耳入心，可喜可愛，使他安樂，言聲具了，不使人畏，令他得定，說如是言，彼於麤言淨除其心。伽藍！多聞聖弟子離綺語，斷綺

語，時說、真說、法說、義說、止息說，樂止息說，事順時得宜，善教善訶，彼於綺語淨除其心。伽藍！多聞聖弟子離貪伺，斷貪伺，心不懷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我得，彼於貪伺淨除其心。

「伽藍！多聞聖弟子離恚斷恚，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蜚虫，彼於嫉恚淨除其心。伽藍！多聞聖弟子離邪見、斷邪見，行於正見而不顛倒，如是見、如是說：『有施有齋，亦有呪說；有善惡業報；有此世彼世，有父有母；世有真人往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彼於邪見淨除其心。』」

「如是，伽藍！多聞聖弟子成就身淨業，成就口、意淨業，離恚離諍，除去睡眠，無調貢高，斷疑、度慢，正念正智，無有愚癡，彼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如是，伽藍！多聞聖弟子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便得四安隱住處。云何為四？有此世彼世，有善惡業報，我得此正見相應業，受持具足，身壞命終，必至善處，乃生天上。如是，伽藍！多聞聖弟子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是謂得第一安隱住處。復次，伽藍！無此世彼世，無善惡業報，如是我於現法中，非以此故為他所毀，但為正智所稱譽，精進人、正見人說其有。如是，伽藍！多聞聖弟子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是謂得第二安隱住處。復次，伽藍！若有所作，必不作惡，我不念惡。所以者何？自不作惡，苦何由生？如是，伽藍！多聞聖弟子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是謂得第三安隱

住處。復次，伽藍！若有所作，必不作惡，我不犯世怖與不怖，常當慈愍一切世間，我心不與眾生共諍，無濁歡悅。如是，伽藍！多聞聖弟子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是謂得第四安隱住處。如是，伽藍！多聞聖弟子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是謂得四安隱住處。」

伽藍白世尊曰：「如是，瞿曇！多聞聖弟子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得四安隱住處。云何為四？有此世彼世，有善惡業報，我得此正見相應業，受持具足，身壞命終，必至善處，乃至天上。如是，瞿曇！多聞聖弟子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是謂得第一安隱住處。復次，瞿曇！若無此世彼世，無善惡業報，我於現法中，非以此故為他所毀，但為正智所稱譽，精進人、正見人說其有。如是，瞿曇！多聞聖弟子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是謂得第二安隱住處。復次，瞿曇！若有所作，必不作惡，我不念惡。所以者何？自不作惡，苦何由生？如是，瞿曇！多聞聖弟子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是謂得第三安隱住處。復次，瞿曇！若有所作，必不作惡，我不犯世怖與不怖，常當慈愍一切世間，我心不與眾生共諍，無濁歡悅。如是，瞿曇！多聞聖弟子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是謂得第四安隱住處。如是，瞿曇！多聞聖弟子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是謂得四安隱住處。瞿曇！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等盡自歸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等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一切伽藍人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伽藍經竟(一千九百八十七字)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伽彌尼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那難陀園，在墻村捺林。

爾時，阿私羅天有子名伽彌尼，色像巍巍，光耀煒曄，夜將向旦，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阿私羅天子伽彌尼白曰：「世尊！梵志自高，事若干天，若眾生命終者，彼能令自在往來善處，生於天上，世尊為法主，唯願世尊使眾生命終得至善處，生於天中。」

世尊告曰：「伽彌尼！我今問汝，隨所解答。伽彌尼！於意云何？若村邑中或有男女，懈不精進，而行惡法，成就十種不善業道，殺生、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彼命終時，若眾人來，各叉手向稱歎求索，作如是語：『汝等男女，懈不精進，而行惡法，成就十種不善業道，殺生、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汝等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至善處，乃生天上。』如是，伽彌尼！彼男女等，懈不精進，而行惡法，成就十種不善業道，殺生、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寧為眾人各叉手向稱歎求索，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得至善處，生天上耶？」

伽彌尼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伽彌尼！所以者何？彼男女等，懈不精進，而行惡法，成就十種不善業道，殺生、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若為眾人各叉手向稱歎求索，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得至善處，乃生天上者，是處不然。伽彌尼！猶去村不遠有深水淵，於彼有人以大重石擲著水中，若眾人來，各叉手向稱歎求索，作如是語：『願石浮出。』伽彌尼！於意云何？此大重石寧為眾人各叉手向稱歎求索，因此緣此，

而當出耶？」

伽彌尼答曰：「不也。世尊！」

「如是。伽彌尼！彼男女等，懈不精進，而行惡法，成就十種不善業道，殺生、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若為眾人各叉手向稱歎求索，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得至善處，生天上者，是處不然。所以者何？謂此十種不善業道，黑有黑報，自然趣下，必至惡處。

「伽彌尼！於意云何？若村邑中或有男女，精進勤修，而行妙法，成十善業道，離殺、斷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離邪見，斷邪見，得正見，彼命終時，若眾人來，各叉手向稱歎求索，作如是語：『汝男女等，精進勤修，而行妙法，成十善業道，離殺、斷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離邪見，斷邪見，得正見，汝等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當至惡處，生地獄中。』伽彌尼！於意云何？彼男女等，精進勤修，而行妙法，成十善業道，離殺、斷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離邪見，斷邪見，得正見，寧為眾人各叉手向稱歎求索，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得至惡處，生地獄中耶？」

伽彌尼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伽彌尼！所以者何？伽彌尼！彼男女等，精進勤修，而行妙法，成十善業道，離殺、斷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離邪見，斷邪見，得正見，若為眾人各叉手向稱歎求索，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得生惡處，生地獄中者，是處不然。所以者何？伽彌尼！謂此十善業道，白有白報，自然昇上，必至善處。伽彌尼！猶去村不遠有深水淵，於彼有人以酥油瓶投水而破，滓瓦沈下，酥油浮上。如是，伽彌尼！彼男女等，精進勤修，而行妙法，成十善業道，離殺、斷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離邪見，斷邪見，

得正見。彼命終時，謂身羸色四大之種從父母生，衣食長養，坐臥按摩，澡浴強忍，是破壞法，是滅盡法，離散之法；彼命終後，或烏鳥啄，或虎狼食，或燒或埋，盡為粉塵，彼心、意、識常為信所熏，為精進、多聞、布施、智慧所熏，彼因此緣此，自然昇上，生於善處。伽彌尼！彼殺生者，離殺、斷殺，園觀之道、昇進之道、善處之道。伽彌尼！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者，離邪見，得正見，園觀之道、昇進之道、善處之道。伽彌尼！復有園觀之道、昇進之道、善處之道。伽彌尼！云何復有園觀之道、昇進之道、善處之道？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是為八。伽彌尼！是謂復有園觀之道、昇進之道、善處之道。」

佛說如是。伽彌尼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伽彌尼經第七竟(千二百一十三字)

中阿含經晡利多品持齋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於東園鹿子母堂。

爾時，鹿子母毘舍佉平旦沐浴，著白淨衣，將子婦等眷屬圍繞，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世尊問曰：「居士婦！今沐浴耶？」

答曰：「世尊！我今持齋。善逝！我今持齋。」

世尊問曰：「居士婦！今持何等齋耶？齋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放牛兒齋，二者尼揅齋，三者聖八支齋。居士婦！云何名為放牛兒齋？若放牛兒朝放澤中，晡收還村，彼還村時，作如是念：『我今日在此處放牛，明日當在彼處放牛。我今日在此處飲牛，明日當在彼處飲牛。我牛今在此處宿止，

明日當在彼處宿止。』居士婦！如是有人若持齋時，作是思惟：『我今日食如此之食，明日當食如彼食也。我今日飲如此之飲，明日當飲如彼飲也。我今含消如此含消，明日含消如彼含消。』其人於此晝夜樂著欲過，是謂名曰放牛兒齋。若如是持齋放牛兒齋者，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

「居士婦！云何名為尼撻齋耶？若有出家學尼撻者，彼勸人曰：『汝於東方過百由延外有眾生者，擁護彼故，棄捨刀杖，如是南方、西方、北方過百由延外有眾生者，擁護彼故，棄捨刀杖，是為彼勸進人。或有想護眾生，或無想不護眾生，汝當十五日說從解脫時，脫衣裸形，東向住立，作如是說：「我無父母，非父母有，我無妻子，非妻子有，我無奴婢，非奴婢生。」』居士婦！彼欲勸進於真諦語，而反勸進虛妄之言，彼人日日見其父母，便作此念：『是我父母。』父母日日見其兒子，亦作此念：『是我兒子。』彼見妻子，而作此念：『是我妻子。』妻子見彼，亦作此念：『是我尊長。』彼見奴婢，復作此念：『是我奴婢。』奴婢見彼，亦作此念：『是我大家。』彼用此欲，不與而用，非是與用，是謂名曰尼撻齋也。若如是持尼撻齋者，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

「居士婦！云何名為聖八支齋？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慙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蜚蟲，彼於殺生淨除其心，我亦盡形壽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慙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蜚蟲。我今於殺生淨除其心，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是故說齋。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

羅訶真人盡形壽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與而後取，樂於與取，常好布施，心樂放捨，歡喜無慊，不望其報，不以盜覆心，能自制己。彼於不與取淨除其心，我亦盡形壽離不與取、斷不與取，與而後取，樂於與取，常好布施，心樂放捨，歡喜無慊，不望其報，不以盜覆心，能自制己。我於不與取淨除其心，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是故說齋。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非梵行、斷非梵行，修行梵行，至誠心淨，行無臭穢，離欲斷婬。彼於非梵行淨除其心，我於此日此夜離非梵行、斷非梵行，修行梵行，至誠心淨，行無臭穢，離欲斷婬。我於非梵行淨除其心，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是故說齋。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為人所信，不欺世間。彼於妄言淨除其心，我亦盡形壽離妄言、斷妄言，真諦言，樂真諦，住真諦，為人所信，不欺世間。我於妄言淨除其心，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是故說齋。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酒放逸、斷酒放逸。彼於酒放逸淨除其心，我亦盡形壽離酒放逸、斷酒放逸。我於酒放逸淨除其心，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是故說齋。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高廣大床、斷高廣大床，樂下坐臥，或床或敷草。彼於高廣大床淨除其心，我於此日此夜離高廣大床、斷高廣大床，樂下坐臥，或床或敷草。我於高廣大床淨除其心，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是故說齋。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斷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觀聽。彼於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淨除其心。我於此日此夜離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斷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我於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歌舞、倡伎及往觀聽淨除其心，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是故說齋。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訶真人盡形壽離非時食、斷非時食、一食，不夜食、樂於時食。彼於非時食淨除其心，我於此日此夜離非時食、斷非時食、一食，不夜食、樂於時食。我於非時食淨除其心，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是故說齋。

「彼住此聖八支齋已，於上當復修習五法。云何為五？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憶念如來：『彼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作如是憶念如來已，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居士婦！多聞聖弟子緣如來故，心靖得喜。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譬若如人，頭有垢膩，因膏澤、暖湯、人力、洗沐故，彼便得淨。如是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憶念如來：『彼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作如是憶念如來已，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居士婦！多聞聖弟子緣如來故，心靖得喜。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是謂多聞聖弟子持梵齋，梵共

會，因梵故，心靖得喜。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憶念於法：『此法世尊善說，究竟，恒不變易，正智所知，正智所見，正智所覺。』彼作如是憶念法已，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居士婦！多聞聖弟子緣於法故，心靖得喜。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猶人身有垢膩不淨，因麩、澡豆、暖湯、人力，極洗浴故，身便得淨。如是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憶念於法：『此法世尊善說，究竟，恒不變易，正智所知，正智所見，正智所覺。』彼作如是憶念法已，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居士婦！多聞聖弟子緣於法故，心靖得喜。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居士婦！是謂多聞聖弟子持法齋，法共會，因法故，心靖得喜。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憶念於眾：『世尊弟子眾善趣向質直，行要行趣，如來眾中實有阿羅訶真人趣、阿羅訶果證、阿那含趣、阿那含果證、斯陀含趣、斯陀含果證、須陀洹趣、須陀洹果證，是為四雙人八輩聖士。是謂世尊弟子眾，成就戒、定、慧、解脫、解脫見智，可呼、可請、可供養、可奉事、可敬重，則為天人良福之田。』彼作如是憶念眾已，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居士婦！多聞聖弟子緣於眾故，心靖得喜。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猶如人衣有垢膩不淨，因灰、皂莢、澡豆、湯水、人

力浣故，彼便得淨。如是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憶念於眾：『世尊弟子眾善趣向質直，行要行趣，如來眾中實有阿羅訶真人趣、阿羅訶果證、阿那含趣、阿那含果證、斯陀含趣、斯陀含果證、須陀洹趣、須陀洹果證，是為四雙人八輩聖士。是謂世尊弟子眾，成就戒、定、慧、解脫、解脫見智，可呼、可請、可供養、可奉事、可敬重，則為天人良福之田。』彼作如是憶念眾已，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居士婦！多聞聖弟子緣於眾故，心靖得喜。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是謂多聞聖弟子持眾齋，眾共會，因眾故，心靖得喜。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憶念自戒：『不缺不穿，無穢無污，極廣極大，不望其報，智者稱譽，善具善趣，善受善持。』彼作如是憶念自戒已，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居士婦！多聞聖弟子緣於戒故，心靖得喜。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猶若如鏡，生垢不明，因石磨鋸瑩，由人力治，便得明淨。如是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憶念自戒：『不缺不穿，無穢無污，極廣極大，不望其報，智者稱譽，善具善趣，善受善持。』彼作如是憶念自戒已，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居士婦！多聞聖弟子緣於戒故，心靖得喜。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是謂多聞聖弟子持戒齋，戒共會，因戒故，心靖得喜。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復次，居士婦！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憶念諸天：『實有四王天，彼天若成就信，於此命終，得生彼間，我亦有彼

信。彼天若成就戒、聞、施、慧，於此命終，得生彼間，我亦有彼慧。實有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哆天、化樂天、他化樂天，彼天若成就信，於此命終，得生彼間，我亦有彼信。彼天若成就戒、聞、施、慧，於此命終，得生彼間，我亦有彼慧。』彼作如是憶念已，及諸天信、戒、聞、施、慧。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居士婦，多聞聖弟子緣諸天故，心靖得喜。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猶如上色金，生垢不淨，因火排鉛椎赤土、人力，磨拭瑩治，便得明淨。如是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憶念諸天：『實有四王天，彼天若成就信，於此命終，得生彼間，我亦有彼信。彼天若成就戒、聞、施、慧，於此命終，得生彼間，我亦有彼慧。實有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多天、化樂天、他化樂天，彼天若成就信，於此命終，得生彼間，我亦有彼信。彼天若成就戒、聞、施、慧，於此命終，得生彼間，我亦有彼慧。』彼作如是憶念已，及諸天信、戒、聞、施、慧，若有惡伺，彼便得滅，所有穢污惡不善法，彼亦得滅。

「居士婦！若行如是聖八支齋，若有十六大國，謂一者鳶迦，二者摩竭陀，三者迦尸，四者拘薩羅，五者拘樓，六者般闍羅，七者阿攝貝，八者阿和檀提，九者枝提，十者跋耆，十一者跋蹉，十二跋羅，十三蘇摩，十四蘇羅吒，十五喻尼，十六劍浮。此諸國中所有錢寶、金、銀、摩尼、真珠、琉璃、壞伽、碧玉、珊瑚、留邵、鞞留、鞞勒、馬瑙、螭蜃、赤石、旋珠，設使有人於中作王，隨用自在者，彼一切比丘持聖八支齋，不直十六分。

「居士婦！我因此故說，人王者不如天樂。若人五十歲是四王天一晝一夜，如是三十晝夜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

如此五百歲是四王天壽。居士婦！必有是處，若族姓男、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身壞命終，生四天王中。居士婦！我因此故說，人王者不如天樂。若人百歲是三十三天一晝一夜，如是三十晝夜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如此千歲是三十三天壽。居士婦！必有是處，若族姓男、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身壞命終，生三十三天中。

「居士婦！我因此故說，人王者不如天樂。若人二百歲是焰摩天一晝一夜，如是三十晝夜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如此二千歲是焰摩天壽。居士婦！必有是處，若族姓男、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身壞命終，生焰摩天中。居士婦！我因此故說，人王者不如天樂。若人四百歲是兜率陀天一晝一夜，如是三十晝夜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如此四千歲是兜率陀天壽。居士婦！必有是處，若族姓男、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身壞命終，生兜率天中。

「居士婦！我因此故說，人王者不如天樂。若人八百歲是化樂天一晝一夜，如是三十晝夜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如此八千歲是化樂天壽。居士婦！必有是處，若族姓男、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身壞命終，生化樂天中。居士婦！我因此故說，人王者不如天樂。若人千六百歲是他化樂天一晝一夜，如是三十晝夜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如此萬六千歲是他化樂天壽。居士婦！必有是處，若族姓男、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身壞命終，生他化樂天中。」

於是，鹿子母毘舍佉叉手向佛，白曰：「世尊！聖八支齋甚奇！甚特！大利大果，有大功德，有大廣布。世尊！我從今始，自盡形壽持聖八支齋，隨其事力，布施修福。」

於是，鹿子母聞佛所說，善持，稽首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

佛說如是。鹿子母毘舍佉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持齋經竟(四千四十九字)

雜阿含經（九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年少婆羅門名僧迦羅，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不善男子云何可知？」

佛告婆羅門：「譬如月。」

婆羅門復問：「善男子云何可知？」

佛告婆羅門：「譬如月。」

婆羅門白佛：「云何不善男子如月？」

佛告婆羅門：「如月黑分，光明亦失，色亦失，所係亦失，日夜消滅，乃至不現。如是，有人於如來所，得信家心，受持淨戒，善學多聞，損己布施，正見真實。於如來所淨信、持戒、惠施、多聞、正見真直已，然後退失，於戒、聞、施、正見悉皆忘失，日夜消滅，乃至須臾，一切忘失。

「復次，婆羅門！若善男子不習近善知識，不數聞法，不正思惟，身行惡行，口行惡行，意行惡行。行惡因緣故，身壞命終，墮惡趣泥梨中。如是，婆羅門！不善男子其譬如月。」

婆羅門白佛：「云何善男子其譬如月？」

佛告婆羅門：「譬如明月淨分光明，色澤日夜增明，乃至月滿，一切圓淨。如是，善男子於如來法、律得淨信心，乃至正見真淨增明，戒增、施增、聞增、慧增，日夜增長；

復於餘時親近善知識，聞說正法，內正思惟，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故，以是因緣，身壞命終，化生天上。婆羅門！是故善男子譬如月。」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譬如月無垢， 周行於虛空，
一切小星中， 其光最盛明。
淨信亦如是， 戒聞離慳施，
於諸慳世間， 其施特明顯。」

佛說此經已，僧迦羅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而去。

雜阿含經（九一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中。

時，有刀師氏聚落主，尼犍弟子，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聚落主：「欲何所論？尼犍若提子為何所說？」

聚落主言：「彼尼犍若提子說：『殺生者，一切皆墮泥犁中，以多行故，則將至彼；如是盜、邪淫、妄語皆墮泥犁中，以多行故，則將至彼。』」

佛告聚落主：「若如尼犍若提子說殺生者墮泥犁中，以多行故，而往生彼者，則無有眾生墮泥犁中。聚落主！於意云何？何等眾生於一切時有心殺生？復於何時有心不殺生，乃至何時有心妄語，何時有心不妄語？」

聚落主白佛言：「世尊！人於晝夜，少時有心殺生，乃

至少時有心妄語，而多時不有心殺生，乃至妄語。」

佛告聚落主：「若如是者，豈非無有人墮於泥犁中耶？如尼捷所說：『有人殺生者，一切墮泥犁中，多習行者將往生彼，乃至妄語亦復如是。』聚落主！彼大師出興于世，覺想籌量，入覺想地住。於凡夫地自辯所說，隨意籌量，為諸弟子作如是說法，言殺生者，一切皆墮泥犁中，多習行將往生彼，乃至妄語亦復如是。彼諸弟子若信其說，言：『我大師知其所知，見其所見，能為弟子作如是說：「若殺生者，一切皆墮泥犁中，多習行故，將往生彼。」我本有心殺生、偷盜、邪淫、妄語，當墮泥犁中。』得如是見，乃至不捨此見，不厭彼業，不覺彼悔，於未來世，不捨殺生，乃至不捨妄語，彼意解脫不滿足，慧解脫亦不滿足。意解脫不滿足、慧解脫不滿足故，則為謗聖邪見；邪見因緣故，身壞命終，生惡趣泥犁中。如是，聚落主！有因、有緣眾生煩惱，有因、有緣眾生業煩惱。

「聚落主！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興於世，常為眾生呵責殺生，讚歎不殺；呵責偷盜、邪淫、妄語，讚歎不盜、不淫、不妄語。常以此法，化諸聲聞，令念、樂、信、重，言：『我大師知其所知，見其所見，呵責殺生，讚歎不殺，乃至呵責妄語，讚歎不妄語，我從昔來，以愚癡無慧，有心殺生，我緣是故，今自悔責。』雖不能令彼業不為，且因此悔責故，於未來世，得離殺生，乃至得離盜、淫、妄語，亦得滿足正意解脫，滿足慧解脫，意解脫、慧解脫滿足已，得不謗賢聖，正見成就；正見因緣故，得生善趣天上。如是，聚落主！有因、有緣眾生業煩惱清淨。

「聚落主！彼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隨時晝夜觀察所

起少有心殺生、多有心不殺生。』若於有心殺生，當自悔責，不是不類。若不有心殺生，無怨無憎，心生隨喜；隨喜已，歡喜生；歡喜已，心猗息；心猗息已，心受樂；受樂已，則心定。心定已，聖弟子心與慈俱，無怨無嫉，無有瞋恚，廣大無量，滿於一方，正受住；二方、三方，乃至四方、四維、上下、一切世間，心與慈俱，無怨無嫉，無有瞋恚，廣大無量，善修習，充滿諸方，具足正受住。」

爾時，世尊以爪甲抄少土，語刀師氏聚落主言：「云何？聚落主！我爪甲土多？大地為多？」

聚落主白佛言：「世尊！爪甲土少少耳，大地土無量無數。」

佛告聚落主：「如甲上之土甚少，大地之土其數無量。如是心與慈俱，修習多修習，諸有量業者，如甲上土，不能將去，不能令住。如是偷盜對以悲心，邪婬對以喜心，妄語對以捨心，不得為比。」

說是語時，刀師氏聚落主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聚落主見法、得法、覺法、知法、深入於法，離諸狐疑不由於他、不隨於他，於正法、律得無所畏。從坐起，整衣服，右膝著地，合掌白佛：「我已度。世尊！已越。世尊！我今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盡其壽命為優婆塞。世尊！譬如士夫欲求燈明，取其馬尾，以為燈炷，欲吹令然，終不得明，徒自疲勞，燈竟不然。我亦如是，欲求明智，於諸愚癡尼犍子所，愚癡習近，愚癡和合，愚癡奉事，徒自勞苦，不得明智，是故我今重歸依佛、歸法、歸僧。從今以去，於彼尼犍愚癡不善不辯者所，少信、少敬、少愛、少念，於今遠離。是故，我今第三歸佛、歸法、歸僧，乃至盡壽，為優婆塞，自淨其心。」

時，刀師氏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一〇三九至一〇四〇）

（一〇三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金師精舍。時，有淳陀長者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問淳陀長者：「汝今愛樂何等沙門、婆羅門淨行？」

淳陀白佛：「有沙門、婆羅門，奉事於水，事毘濕波天，執杖澡罐，常淨其手。如是正士能善說法言：『善男子！月十五日，以胡麻屑、菴摩羅屑以澡其髮，修行齋法，被著新淨長髮白[疊*毛]，牛糞塗地而臥其上。善男子！晨朝早起，以手觸地，作如是言：「此地清淨，我如是淨。」手執牛糞團并生草，口說是言：「此是清淨，我如是淨。」若如是者，見為清淨，不如是者，永不清淨。』世尊！如是像類沙門、婆羅門，若為清淨，我所宗仰。」

佛告淳陀：「有黑法、黑報，不淨、不淨果，負重向下。成就如此諸惡法者，雖復晨朝早起，以手觸地，唱言清淨，猶是不淨；正復不觸，亦不清淨。執牛糞團，并生草，唱言清淨，亦復不淨；正復不觸，亦不清淨。」

「淳陀！何等為黑、黑報，不淨、不淨果，負重向下，乃至觸以不觸，悉皆不淨？淳陀！謂殺生惡業，手常血腥，心常思惟撻捶殺害，無慚無愧，慳貪悋惜，於一切眾生乃至昆蟲，不離於殺。於他財物、聚落、空地，皆不離盜。行諸邪淫，若父母、兄弟、姊妹、夫主、親族，乃至授花鬘者，

如是等護，以力強干，不離邪婬。不實妄語，或於王家、真實言家、多眾聚集，求當言處，作不實說，不見言見，見言不見，不聞言聞，聞言不聞，知言不知，不知言知，因自因他，或因財利，知而妄語，而不捨離，是名妄語。兩舌乖離，傳此向彼，傳彼向此，遍相破壞，令和合者離，離者歡喜，是名兩舌。不離惡口罵，若人軟語說，悅耳心喜，方正易知，樂聞無依說，多人愛念，適意、隨順三昧。捨如是等，而作剛強，多人所惡，不愛、不適意、不順三昧說。如是等言，不離龜澁，是名惡心。綺飾壞語，不時言、不實言、無義言、非法言、不思言，如是等，名壞語。

「不捨離貪，於他財物而起貪欲，言：『此物我有者好。』不捨瞋恚弊惡，心思惟言：『彼眾生應縛、應鞭、應伏、應殺。』欲為生難。不捨邪見顛倒，如是見、如是說：『無施、無報、無福，無善行惡行、無善惡業果報，無此世、無他世，無父母、無眾生生世間，無世阿羅漢等趣等向此世他世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淳陀！是名黑、黑報，不淨、不淨果，乃至觸以不觸，皆悉不淨。

「淳陀！有白、白報，淨有、淨果，輕仙上昇，成就已，晨朝觸地，此淨我淨者，亦得清淨；若不觸者，亦得清淨，把牛糞團，手執生草，淨因淨果者，執與不執，亦得清淨。

「淳陀！何等為白、白報，乃至執以不執，亦得清淨？謂有人不殺生，離殺生，捨刀杖，慚愧，悲念一切眾生。不偷盜，遠離偷盜，與者取，不與不取，淨心不貪。離於邪婬，若父母護，乃至授一花鬘者，悉不強干起於邪婬，離於妄語，審諦實說，遠離兩舌，不傳此向彼，傳彼向此，共相破壞，離者令和，和者隨喜，遠離惡口，不剛強，多人樂其所說。

離於壞語，諦說、時說、實說、義說、法說、見說。離於貪欲，不於他財、他眾具作已有想，而生貪著，離於瞋恚，不作是念：『撾打縛殺，為作眾難。』正見成就，不顛倒見，有施、有說報、有福，有善惡行果報，有此世，有父母、有眾生，有世阿羅漢於此世他世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淳陀！是名白、白報，乃至觸與不觸，皆悉清淨。」

爾時，淳陀長者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〇四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金師精舍。

時，有異婆羅門於十五日，洗頭已，受齋法，被新長髮白[疊*毛]，手執生草，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

爾時，佛告婆羅門：「汝洗頭被新長髮白[疊*毛]，是誰家法？」

婆羅門白佛：「瞿曇！是學捨法。」

佛告婆羅門：「云何婆羅門捨法？」

婆羅門白佛言：「瞿曇！如是十五日，洗頭受持法齋，著新淨長髮白[疊*毛]，手執生草，隨力所能，布施作福。瞿曇！是名婆羅門修行捨行。」

佛告婆羅門：「賢聖法、律所行捨行異於此也。」

婆羅門白佛：「瞿曇！云何為賢聖法、律所行捨行？」

佛告婆羅門：「謂離殺生，不樂殺生……」如前清淨分廣說。「依於不殺，捨離殺生……」乃至如前清淨分廣說。「離偷盜，不樂於盜，依於不盜，捨不與取。離諸邪婬，不樂邪

婬，依於不婬，捨非梵行。離於妄語，不樂妄語，依不妄語，捨不實言。離諸兩舌，不樂兩舌，依不兩舌，捨別離行。離於惡口，不樂惡口，依不惡口，捨於麁言。離諸綺語，不樂綺語，依不綺語，捨無義言。斷除貪欲，遠離苦貪，依無貪心，捨於愛著。斷除瞋恚，不生忿恨，依於無恚，捨彼瞋恨。修習正見，不起顛倒，依於正見，捨彼邪見。婆羅門！是名賢聖法、律所行捨行。」

婆羅門白佛：「善哉！瞿曇賢聖法、律所行捨行。」

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去。

雜阿含經（一〇四二至一〇四四）

（一〇四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住鞞羅磨聚落北身恕林中。

鞞羅聚落婆羅門長者聞世尊住聚落北身恕林中，聞已，共相招集，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有眾生身壞命終，生地獄中？」

佛告諸婆羅門長者：「行非法行、行危嶮行因緣故，身壞命終，生地獄中。」諸婆羅門長者白佛：「行何等非法行、危嶮行，身壞命終，生地獄中？」

佛告婆羅門長者：「殺生，乃至邪見，具足十不善業因緣故。婆羅門！是非法行、危嶮行，身壞命終，生地獄中。」

婆羅門白佛：「何因緣諸眾生身壞命終，得生天上？」

佛告婆羅門長者：「行法行、行正行，以是因緣故，身壞命終，得生天上。」

復問：「世尊！行何等法行、何等正行，身壞命終，得生天上？」

佛告婆羅門長者：「謂離殺生，乃至正見，十善業跡因緣故，身壞命終，得生天上。婆羅門長者！若有行此法行、行此正行者，欲求刹利大性家、婆羅門大性家、居士大性家，悉得往生。所以者何？以法行、正行因緣故。

「若復欲求生四王、三十三天，乃至他化自在天，悉得往生。所以者何？以法行、正行故，行淨戒者，其心所願，悉自然得。

「若復如是法行、正行者，欲求生梵天，亦得往生。所以者何？以行正行、法行故，持戒清淨，心離愛欲，所願必得。

「若復欲求往生光音、遍淨，乃至阿伽尼吒，亦復如是。所以者何？以彼持戒清淨，心離欲故。

「若復欲求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乃至第四禪具足住，悉得成就。所以者何？以彼法行、正行故，持戒清淨，心離愛欲，所願必得。

「欲求慈、悲、喜、捨，空入處、識入處、無所有入處、非想非非想入處皆悉得。所以者何？以法行、正行故，持戒清淨，心離愛欲，所願必得。

「欲求斷三結，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果，無量神通，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盡智皆悉得。所以者何？以法行、正行故，持戒、離欲，所願必得。」

時，婆羅門長者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〇四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住鞞羅磨聚落北身恕林中。

時，鞞羅磨聚落中，婆羅門長者聞世尊住鞞羅磨聚落身恕林中，聞已，乘白馬車，多將翼從，持金斗、傘蓋、金澡瓶，出鞞羅磨聚落，詣身恕林。至道口，下車步進，入於園門，至世尊前，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何因、何緣有人命終生地獄中，乃至生天？……」如上修多羅廣說。

時，鞞羅磨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一〇四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至鞞紐多羅聚落北身恕林中住。鞞紐多羅聚落婆羅門長者聞世尊住聚落北身恕林中，聞已，共相招引，往詣身恕林，至世尊所，面相慰勞已，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婆羅門長者：「我當為說自通之法。諦聽，善思。何等自通之法？謂聖弟子作如是學：『我作是念：「若有欲殺我者，我不喜；我若所不喜，他亦如是。云何殺彼？」作是覺已，受不殺生，不樂殺生……』」如上說。「我若不喜人盜於我，他亦不喜，我云何盜他？是故持不盜戒，不樂於盜……」如上說。「我既不喜人侵我妻，他亦不喜，我今云何侵人妻婦？是故受持不他姪戒……」如上說。「我尚不喜為人所欺，他亦如是，云何欺他？是故受持不妄語戒……」如上說。「我尚不喜他人離我親友，他亦如是，我今云何離他親友？是故不行兩舌。我尚不喜人加僇言，他亦如是，云何於他而起罵辱？是故於他不行惡口……」如上說。「我尚

不喜人作綺語，他亦如是，云何於他而作綺語？是故於他不
行綺飾……」如上說。「如是七種，名為聖戒。

「又復於佛不壞淨成就，於法、僧不壞淨成就，是名聖
弟子四不壞淨成就。自現前觀察，能自記說：『我地獄盡，
畜生、餓鬼盡，一切惡趣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
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

時，鞞紐聚落婆羅門長者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
而去。

雜阿含經（一〇四五至一〇四八）

（一〇四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相習近法。諦聽，善思，當
為汝說。何等為相習近法？謂殺生者、殺生者習近，盜、姪、
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恚、邪見，各各隨類更相習
近。譬如不淨物、不淨物自相和合。如是，殺生、殺生，乃
至邪見、邪見自相習近。如是，比丘！不殺生、不殺生相習
近，乃至正見、正見更相習近。譬如淨物、淨物自相和合，
乳生酪，酪生酥，酥生醍醐，醍醐自相和合。如是，不殺、
不殺更相習近，乃至正見、正見更相習近，是名比丘相習近
法。」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四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蛇行法。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蛇行法？謂殺生惡行，手常血腥，乃至十不善業跡……」如前淳陀修多羅廣說。「彼當爾時，身蛇行、口蛇行、意蛇行；彼如是身、口、意蛇行已，於其二趣向一一趣，若地獄、若畜生。蛇行眾生？謂蛇、鼠、貓、狸等腹行眾生，是名蛇行法。」

「云何非蛇行法？謂不殺生，乃至正見……」如前淳陀修多羅十業跡廣說，「是名非蛇行法。身非蛇行、口非蛇行、意非蛇行，於其二趣生一一趣，若天上、若人中，是名非蛇行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四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惡業因、惡心因、惡見因，如是眾生身壞命終，必墮惡趣泥犁中。譬如圓珠，擲著空中，落地流轉，不一處住。如是，惡業因、惡心因、惡見因，身壞命終，必墮地獄，中無住處。」

「云何為惡業？謂殺生，乃至綺語……」如上廣說，「是名惡業。云何惡心？謂貪恚心……」如上廣說，「是名惡心。云何惡見？謂邪顛倒……」如上廣說，「是名惡見。是名惡業因、惡心因、惡見因，身壞命終，必生惡趣泥犁中；善業因、善心因、善見因，身壞命終，必生善趣天上。」

「婆羅門！云何為善業？謂離殺生、不樂殺生，乃至不綺語，是名善業。云何善心？謂不貪、不恚，是名心善。云

何為見善？謂正見不顛倒，乃至見不受後有，是名見善。是名業善因、心善因、見善因，身壞命終，得生天上。譬如四方摩尼珠，擲著空中，隨墮則安；如是彼三善因，所在受生，隨處則安。」

佛說如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四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殺生人多習多行，生地獄中；若生人中，必得短壽。不與取多習多行，生地獄中；若生人中，錢財多難。邪淫多習多行，生地獄中；若生人中，所有妻室為人所圖。妄語多習多行，生地獄中；若生人中，多被譏論。兩舌多習多行，生地獄中；若生人中，親友乖離。惡口多習多行，生地獄中；若生人中，常聞醜聲。綺語多習多行，生地獄中；若生人中，言無信用。貪欲多習多行，生地獄中；若生人中，增其貪欲。瞋恚多習多行，生地獄中；若生人中，增其瞋恚。邪見多習多行，生地獄中，若生人中，增其愚癡。

「若離殺生修習多修習，得生天上；若生人中，必得長壽。不盜修習多修習，得生天上；若生人中，錢財不喪。不邪淫修習多修習，得生天上；若生人中，妻室修良。不妄語修習多修習，得生天上；若生人中，不被譏論。不兩舌修習多修習，得生天上；若生人中，親友堅固。不惡口修習多修習，得生天上；若生人中，常聞妙音。不綺語修習多修習，得生天上；若生人中，言見信用。不貪修習多修習，得生天上；若生人中，不增愛欲。不恚修習多修習，得生天上；若

生人中，不增瞋恚。正見修習多修習，得生天上；若生人中，不增愚癡。」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〇四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殺生有三種，謂從貪生故、從恚生故、從癡生。乃至邪見亦三種，從貪生、從恚生、從癡生。離殺生亦有三種，不貪生、不恚生、不癡生。乃至離邪見亦三種，不貪生、不恚生、不癡生。」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〇五〇至一〇六一）

（一〇五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所謂有出法，出不出法。何等為出法，出不出法？謂不殺生出於殺生，乃至正見出於邪見。」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五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生聞婆羅門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所說此、彼岸。云何此岸？云何彼岸？」

佛告婆羅門：「殺生者，謂此岸；不殺生者，謂彼岸。
邪見者，謂此岸；正見者，謂彼岸。」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少有修善人， 能度於彼岸，
一切眾生類， 駢馳走此岸。
於此正法律， 觀察法法相，
此等度彼岸， 摧伏死魔軍。」

爾時，生聞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去。
如是，異比丘所問、尊者阿難所問、佛問諸比丘三經，
亦如上說。

（一〇五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惡法，有真實法。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云何為惡法？謂殺生、不與取、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恚、邪見，是名惡法。云何為真實法？謂離殺生，乃至正見，是名真實法。」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五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惡法、惡惡法，有真實法、真實真實法。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云何為惡法？謂殺生，乃至邪見，是名惡法。云何為惡惡法？謂自殺生，教人令殺，乃至自起邪見，復以邪見教人令行，是名惡惡法。云何為真實法？謂不殺生，乃至正見，是名真實法。云何為真實真實

法？謂自不殺生，教人不殺，乃至自行正見，復以正見教人令行，是名真實真實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五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不善男子、善男子。諦聽，善思，今當為汝說。云何為不善男子？謂殺生者，乃至邪見者，是名不善男子。云何善男子？謂不殺生，乃至正見，是名善男子。」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五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不善男子、不善男子不善男子，有善男子、善男子善男子。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云何為不善男子？謂殺生，乃至邪見者，是名不善男子。云何為不善男子不善男子？謂手自殺生，教人令殺，乃至自行邪見，教人令行邪見，是名不善男子不善男子。

「云何為善男子？謂不殺生，乃至正見者，是名善男子。云何為善男子善男子？謂自不殺生，教人不殺，乃至自行正見，復以正見教人令行，是名善男子善男子。」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五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成就十法者，如鐵鉞鑽水，身壞命終，下入惡趣泥犁中。何等為十？謂殺生，乃至邪見。若成就十法，譬如鐵鉞仰鑽虛空，身壞命終，上生天上。何等為十？謂不殺生，乃至正見。」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五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成就二十法者，如鐵鉞鑽水，身壞命終，下生惡趣泥犁中。何等為二十？謂自手殺生，教人令殺，乃至自行邪見，復以邪見教人令行，是名二十法成就。如鐵鉞鑽水，身壞命終，下生惡趣泥犁中。二十法成就。譬如鐵鉞仰鑽虛空，身壞命終，上生天上。何等為二十法？謂自不殺生，教人不殺，乃至自行正見，復以正見教人令行，是名二十法成就。如鐵鉞仰鑽虛空，身壞命終，上生天上。」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五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三十法成就者，如鐵鉞鑽水，身壞命終，下生惡趣泥犁中。何等為三十法？謂自手殺生，教人令殺，讚歎殺生，乃至自行邪見，復以邪見教人令行，常復讚歎行邪見者，是名三十法。如鐵鉞鑽水，身壞命終，

下生惡趣泥犁中。有三十法成就者，如鐵鉞鑽空，身壞命終，上生天上。何等為三十法？謂自不殺生，教人不殺，常復讚歎不殺功德；乃至自行正見，復以正見教人令行，常復讚歎正見功德，是名三十法成就。如鐵鉞鑽空，身壞命終，上生天上。」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五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十法成就，如鐵槍投水，身壞命終，下生惡趣泥犁中。何等為四十法？謂手自殺生，教人令殺，讚歎殺生，見人殺生心隨歡喜，乃至自行邪見，教人令行，讚歎邪見，見行邪見心隨歡喜，是名四十法成就。如鐵槍投水，身壞命終，下生惡趣泥犁中。有四十法成就，如鐵槍鑽空，身壞命終，上生天上。何等為四十？謂不殺生，教人不殺，口常讚歎不殺功德，見不殺者心隨歡喜；乃至自行正見，教人令行，亦常讚歎正見功德，見人行者心隨歡喜，是名四十法成就。如鐵槍鑽空，身壞命終，上生天上。」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六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非法，有正法。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非法？謂殺生，乃至邪見，是名非法。何等正法？謂不殺生，乃至正見，是名正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〇六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非律，有正律。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非律？謂殺生，乃至邪見，是名非律。何等為正律？謂不殺，乃至正見，是名正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非律、正律。如是非聖及聖，不善及善，非親近、親近，非善哉、善哉，黑法、白法，非義、正義，卑法、勝法，有罪法、無罪法，棄法、不棄法，一一經如上說。

雜阿含經（一〇七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獨一靜處，作是思惟：「有三種香，順風而熏，不能逆風。何等為三？謂根香、莖香、華香。或復有香，順風熏，亦逆風熏，亦順風逆風熏耶？」作是念已，晡時從禪覺，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獨一靜處，作是思惟：『有三種香，順風而熏，不能逆風。何等為三？謂根香、莖香、華香。或復有香，順風熏、逆風熏，亦順風逆風熏耶？』」

佛告阿難：「如是！如是！有三種香，順風熏，不能逆風，謂根香、莖香、華香。阿難！亦有香，順風熏、逆風熏、順風逆風熏。阿難！順風熏、逆風熏、順風逆風熏者。阿難！

有善男子、善女人，在所城邑、聚落，成就真實法，盡形壽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八方上下，崇善士夫，無不稱歎言：『某方某聚落善男子、善女人，持戒清淨，成真實法，盡形壽不殺，乃至不飲酒。』阿難！是名有香順風熏、逆風熏、順風逆風熏。」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非根莖華香，	能逆風而熏，
唯有善士女，	持戒清淨香。
逆順滿諸方，	無不普聞知，
多迦羅栴檀，	優鉢羅末利。
如是比諸香，	戒香最為上，
栴檀等諸香，	所熏少分限。
唯有戒德香，	流熏上昇天，
斯等淨戒香，	不放逸正受。
正智等解脫，	魔道莫能入，
是名安隱道，	是道則清淨。
正向妙禪定，	斷諸魔結縛。」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一一一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月八日，四大天王勅遣大臣，案行世間：『為何等人供養父母、沙門、婆羅門，宗親尊重，作諸福德，見今世惡，畏後世罪，行施作福，受持齋戒，於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及神變月，受戒布薩？』至十四

日，遣太子下，觀察世間：『為何等人供養父母，乃至受戒布薩？』至十五日，四大天王自下世間，觀察眾生：『為何等人供養父母，乃至受戒布薩？』諸比丘！爾時，世間無有多人供養父母，乃至受戒布薩者。

「時，四天王即往詣三十三天集法講堂，白天帝釋：『天王當知，今諸世間，無有多人供養父母，乃至受戒布薩。』時，三十三天眾聞之不喜，轉相告語：『今世間人，不賢不善，不好不類，無真實行，不供養父母，乃至不受戒布薩。緣斯罪故，諸天眾減，阿修羅眾當漸增廣。』

「諸比丘！爾時，世間若復多人供養父母，乃至受戒布薩者，四天王至三十三天集法講堂，白天帝釋：『天王當知，今諸世間，多有人民供養父母，乃至受戒布薩。』時，三十三天心皆歡喜，轉相告語：『今諸世間，賢聖真實如法，多有人民供養父母，乃至受戒布薩。緣斯福德，阿修羅眾減，諸天眾增廣。』

「時，天帝釋知諸天眾皆歡喜已。即說偈言：

「『若人月八日， 十四十五日，
 及神變之月， 受持八支齋。
 如我所修行， 彼亦如是修。』」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彼天帝釋所說偈言：

「『若人月八日， 十四十五日，
 及神變之月， 受持八支齋。
 如我所修行， 彼亦如是修。』

「此非善說。所以者何？彼天帝釋自有貪、恚、癡患，不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故。

「若阿羅漢比丘！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擔，斷諸有結，心善解脫，說此偈言：

「『若人月八日， 十四十五日，
 及神變之月， 受持八支齋。
 如我所修行， 彼亦如是修。』

「如是說者，則為善說。所以者何？阿羅漢比丘離貪、
恚、癡，已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是故此偈
則為善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一一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
王疾病困篤，往詣釋提桓因所，語釋提桓因言：『憍尸迦！
當知我今疾病困篤，為我療治，令得安隱！』釋提桓因語毘
摩質多羅阿修羅言：『汝當授我幻法，我當療治汝病，令得
安隱。』毘摩質多羅阿修羅語帝釋言：『我當還問諸阿修羅眾，
聽我者，當授帝釋阿修羅幻法。』

「爾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即往至諸阿修羅眾中，語諸
阿修羅言：『諸人當知，我今疾病困篤，往詣釋提桓因所，
求彼治病。彼語我言：「汝能授我阿修羅幻法者，當治汝病，
令得安隱。」我今當往為彼說阿修羅幻法。』

「時，有一詐偽阿修羅語毘摩質多羅阿修羅：『其彼天
帝釋質直好信不虛偽，但語彼言：「天王！此阿修羅幻法，
若學者，令人墮地獄，受罪無量百千歲。」彼天帝釋必當息
意，不復求學，當言：「汝去！令汝病差，可得安隱！』

「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復往帝釋所，說偈白言：

「『千眼尊天王， 阿修羅幻術，
 皆是虛誑法， 令人墮地獄。
 無量百千歲， 受苦無休息。』

「時，天帝釋語毘摩質多羅阿修羅言：『止！止！如是幻術，非我所須，汝且還去，令汝身病寂滅休息，得力安隱！』」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長夜真實，不幻不偽，賢善質直。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應如是不幻不偽，賢善質直，當如是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一二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時，有眾多釋氏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諸釋氏：「汝等諸瞿曇！於法齋日及神足月受持齋戒，修功德不？」

諸釋氏白佛言：「世尊！我等於諸齋日有時得受齋戒，有時不得；於神足月有時齋戒，修諸功德，有時不得。」

佛告諸釋氏：「瞿曇！汝等不獲善利，汝等是憍慢者、煩惱人、憂悲人、惱苦人。何故於諸齋日或得齋戒，或不得？於神足月或得齋戒，作諸功德，或不得？諸瞿曇！譬人求利，日日增長，一日一錢，二日兩錢，三日四錢，四日八錢，五日十六錢，六日三十二錢。如是士夫日常增長，八日、九日乃至一月，錢財轉增廣耶？」

長者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釋氏：「云何？瞿曇！如是士夫錢財轉增，當得自

然錢財增廣，復欲令我於十年中一向喜樂心樂，多住禪定，寧得以不？」

釋氏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釋氏：「若得九年、八年、七年、六年、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喜樂心樂，多住禪定以不？」

釋氏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釋氏：「且置年歲，寧得十月、九月、八月乃至一月喜樂心樂，多住禪定以不？復置一月，寧得十日、九日、八日乃至一日一夜喜樂心樂，禪定多住以不？」

釋氏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釋氏：「我今語汝，我聲聞中有直心者，不諂不幻，我於彼人，十年教化，以是因緣，彼人則能百千萬歲一向喜樂心樂，多住禪定，斯有是處！復置十年，若九年、八年乃至一年，十月、九月乃至一月，十日、九日乃至一日一夜，我教化，至其明旦，能令勝進。晨朝教化，乃至日暮，能令勝進，以是因緣，得百千萬歲一向喜樂心樂，多住禪定，成就二果，或斯陀含果、阿那含果，以彼士夫先得須陀洹故。」

釋氏白佛：「善哉！世尊！我從今日，於諸齋日當修齋戒，乃至八支，於神足月受持齋戒，隨力惠施，修諸功德。」

佛告釋氏：「善哉！瞿曇！為真實要。」

佛說此經已，時諸釋種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一二二八至一二三三）

（一二二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波斯匿王獨一靜處，禪思思惟，作是念：「云何為自念？云何為不自念？」復作是念：「若有行身惡行、行口惡行、行意惡行者，當知斯等為不自念。若復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者，當知斯等則為自念。」從禪覺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於靜處獨一思惟，作是念：『云何為自念？云何為不自念？』復作是念：『若有行身惡行、行口惡行、行意惡行者，當知斯等為不自念。若復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者，當知斯等則為自念。』」

佛告大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若有行身惡行、行口惡行、行意惡行者，當知斯等為不自念。彼雖自謂：『為自愛念。』而實非自念。所以者何？無有惡知識所作惡不念者，所不念不愛者，所不愛所作如其自為自己所作者，是故斯等為不自念。」

「若復，大王！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者，當知斯等則為自念，斯等自謂：『不自愛惜己身。』然其斯等實為自念。所以者何？無有善友，於善友所作念者，念作愛者，愛作如自為己所作者，是故斯等則為自念。」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謂為自念者，	不應造惡行，
終不因惡行，	令己得安樂。
謂為自念者，	終不造惡行，
造諸善業者，	令己得安樂。
若自愛念者，	善護而自護，
如善護國王，	外防邊境城。
若自愛念者，	極善自寶藏，
如善守之王，	內防邊境城。

如是自寶藏， 剎那無間缺，
剎那缺致憂， 惡道長受苦。」

佛說此經已，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二二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波斯匿王獨靜思惟，作如是念：「云何自護？云何不自護？」復作是念：「若有行身惡行、行口惡行、行意惡行者，當知斯等為不自護。若復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者，當知斯等則為自護。」從禪覺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獨靜思惟，而作是念：『云何為自護？云何為不自護？』復作是念：『若有行身惡行、行口惡行、行意惡行者，當知斯等為不自護。若復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者，當知斯等則為自護。』」

佛告大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若有行身惡行、行口惡行、行意惡行者，當知斯等為不自護，而彼自謂能自防護。象軍、馬軍、車軍、步軍以自防護，雖謂自護，實非自護。所以者何？雖護於外，不護於內。是故，大王！名不自護。大王！若復有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者，當知斯等則為自護。彼雖不以象、馬、車、步四軍自防，而實自護。所以者何？護其內者，名善自護，非謂防外。」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善護於身口， 及意一切業，
慚愧而自防， 是名善守護。」

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二三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波斯匿王獨靜思惟，作是念：「世少有人得勝妙財利能不放逸，能不貪著，能於眾生不起惡行。世多有人得勝妙財利起於放逸，增其貪著，起諸邪行。」作是念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獨靜思惟，作是念：『世間少有人得勝妙財，能於財利不起放逸，不起貪著，不作邪行。世多有人得勝妙財而起放逸，生於貪著，多起邪行。』」

佛告波斯匿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世少有人得勝妙財利能不貪著，不起放逸，不起邪行。世多有人得勝妙財利，於財放逸，而起貪著，起諸邪行。大王當知，彼諸世人得勝財利，於財放逸，而起貪著，作邪行者，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大王！譬如獵師、獵師弟子，空野林中張網施罽，多殺禽獸，困苦眾生，惡業增廣。如是，世人得勝妙財利，於財放逸，而起貪著，造諸邪行，亦復如是。是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貪欲於勝財， 為貪所迷醉，
 狂亂不自覺， 猶如捕獵者，
 緣斯放逸故， 當受大苦報。」

佛說此經已，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二三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波斯匿王於正殿上自觀察王事，見勝刹利大姓、見

勝婆羅門大姓、見勝長者大姓因貪欲故，欺詐妄語，即作是念：「止此斷事！息此斷事！我更不復親臨斷事；我有賢子，當令斷事。云何自見此勝刹利大姓、婆羅門大姓、長者大姓為貪欲故，欺詐妄語？」

時，波斯匿王作是念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於殿上自斷王事，見諸勝刹利大姓、婆羅門大姓，長者大姓為貪利故，欺詐妄語。世尊！我見是事已，作是念：『我從今日，止此斷事，息此斷事；我有賢子，當令其斷。不親自見此勝刹利大姓、婆羅門大姓、長者大姓緣貪利故，欺詐妄語。』」

佛告波斯匿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彼勝刹利大姓、婆羅門大姓、長者大姓因貪利故，欺詐妄語，彼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大王當知，譬如漁師、漁師弟子，於河溪谷截流張網，殘殺眾生，令遭大苦。如是，大王！彼勝刹利大姓、婆羅門大姓、長者大姓因貪利故，欺詐妄語，長夜當得不饒益苦！」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於財起貪欲， 貪欲所迷醉，
 狂亂不自覺， 猶如漁捕者，
 緣斯惡業故， 當受劇苦報。」

佛說此經已，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二三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波斯匿王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此舍衛國有長者，名摩訶男，多財巨富，藏積真金至百千億，況復餘財！世尊！摩訶男長者如是巨富，作如是

食用：食羶碎米、食豆羹、食腐敗薑，著羶布衣、單皮革屣，乘羸敗車，戴樹葉蓋，未曾聞其供養施與沙門、婆羅門，給恤貧苦、行路頓乏、諸乞匄者；閉門而食，莫令沙門、婆羅門、貧窮、行路、諸乞匄者見之。」

佛告波斯匿王：「此非正士，得勝財利，不自受用，不知供養父母，供給妻子、宗親、眷屬，恤諸僕使，施與知識，不知隨時供給沙門、婆羅門，種勝福田，崇向勝處，長受安樂，未來生天。得勝財物，不知廣用，收其大利。大王！譬如曠野湖池聚水，無有受用、洗浴、飲者，即於澤中煎熬消盡。如是，不善士夫得勝財物，乃至不廣受用，收其大利，如彼池水。

「大王！有善男子得勝財利，快樂受用，供養父母，供給妻子、宗親、眷屬，給恤僕使，施諸知識，時時供養沙門、婆羅門，種勝福田，崇向勝處，未來生天。得勝錢財，能廣受用，倍收大利。譬如，大王！聚落、城郭邊有池水，澄淨清涼，樹林蔭覆，令人受樂，多眾受用，乃至禽獸。如是，善男子得勝妙財，自供快樂，供養父母，乃至種勝福田，廣收大利。」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曠野湖池水，	清涼極鮮淨，
無有受用者，	即於彼消盡。
如是勝妙財，	惡士夫所得，
不能自受用，	亦不供恤彼。
徒自苦積聚，	聚已而自喪，
慧者得勝財，	能自樂受用。
廣施作功德，	及與親眷屬，
隨所應給與，	如牛王領眾。
施與及受用，	不失所應者，

乘理而壽終， 生天受福樂。」

佛說此經已，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二三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舍衛國有長者，名摩訶男，命終無有兒息。波斯匿王以無子、無親屬之財，悉入王家。波斯匿王日日校閱財物，身蒙塵土，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波斯匿王：「大王！從何所來？身蒙塵土，似有疲倦。」

波斯匿王白佛：「世尊！此國長者摩訶男命終，有無子之財，悉入王家。瞻視料理，致令疲勞，塵土全身，從其舍來。」

佛問波斯匿王：「彼摩訶男長者大富多財耶？」

波斯匿王白佛：「大富，世尊！錢財甚多，百千巨億金錢寶物，況復餘財！世尊！彼摩訶男在世之時，羸衣惡食……」如上廣說。

佛告波斯匿王：「彼摩訶男過去世時，遇多迦羅尸棄辟支佛，施一飯食，非淨信心，不恭敬與，不自手與，施後變悔，言：『此飯食自可供給我諸僕使，無辜持用，施於沙門！』由是施福，七反往生三十三天，七反生此舍衛國中最勝族姓，最富錢財。以彼施辟支佛時，不淨信心，不手自與，不恭敬與，施後隨悔故，在所生處，雖得財富，猶故受用羸衣、羸食、羸弊臥具、屋舍、車乘，初不嘗得上妙色、聲、香、味、觸，以自安身。

「復次，大王！時，彼摩訶男長者殺其異母兄，取其財

物，緣斯罪故，經百千歲，墮地獄中，彼餘罪報生舍衛國，七反受身，常以無子，財沒入王家。大王！摩訶男長者今此壽終，過去施報盡，於此身，以彼慳貪，於財放逸，因造過惡，於此命終已，墮地獄受極苦惱！」

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摩訶男長者命終已，入地獄受苦痛耶？」

佛言：「如是，大王！已入地獄！」

時，波斯匿王念彼悲泣，以衣拭淚，而說偈言：

「財物真金寶，	象馬莊嚴具，
奴僕諸僮使，	及諸田宅等。
一切皆遺棄，	裸神獨遊往，
福運數已窮，	永捨於人身。
彼今何所有，	何所持而去，
於何事不捨，	如影之隨形。」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唯有罪福業，	若人已作者，
是則己之有，	彼則常持去。
生死未曾捨，	如影之隨形，
如人少資糧，	涉遠遭苦難。
不修功德者，	必經惡道苦，
如人豐資糧，	安樂以遠遊。
修德淳厚者，	善趣長受樂，
如人遠遊行，	歲久安隱歸。
宗親善知識，	歡樂欣集會，
善修功德者，	此沒生他世。
彼諸親眷屬，	見則心歡喜，
是故當修福，	積集期永久。

福德能為人， 建立他世樂，
福德天所歎， 等修正行故。
現世人不毀， 終則生天上。」

佛說此經已，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一三二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優婆夷子，受八支齋，尋即犯戒，即為鬼神所持。

爾時，優婆夷即說偈言：

「十四十五日， 及月分八日，
神通瑞應月， 八支善正受，
受持於齋戒， 不為鬼所持，
我昔數諮問， 世尊作是說。」

爾時，彼鬼即說偈言：

「十四十五日， 及月分八日，
神足瑞應月， 八支修正受。
齋肅清淨住， 戒德善守護，
不為鬼戲弄， 善哉從佛聞。
汝當說言放， 我當放汝子。
諸有慢緩業， 染污行苦行，
梵行不清淨， 終不得大果。
譬如拔菅草， 執緩則傷手，
沙門行惡觸， 當墮地獄中。
譬如拔菅草， 急捉不傷手，
沙門善攝持， 則到般涅槃。」

時，彼鬼神即放優婆夷子。爾時，優婆夷說偈告子言：

「子汝今聽我， 說彼鬼神說，
若有慢緩業， 穢污修苦行。
不清淨梵行， 彼不得大果，
譬如拔薤草， 執緩則傷手。
沙門起惡觸， 當墮地獄中，
如急執薤草， 則不傷其手。
沙門善執護， 逮得般涅槃。」

時，彼優婆夷子如是覺悟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心不得樂，還歸自家，母遙見子，而說偈言：

「邁世而出家， 何為還聚落，
燒舍急出財， 豈還投火中？」

其子比丘說偈答言：

「但念母命終， 存亡不相見，
故來還瞻視， 何見子不歡。」

時，母優婆夷說偈答言：

「捨欲而出家， 還欲服食之，
是故我憂悲， 恐隨魔自在。」

是時，優婆夷如是如是發悟其子；如是，其子還空閑處，精勤思惟，斷除一切煩惱結縛，得阿羅漢果證。

佛說四輩經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諸四輩弟子、天帝、龍、鬼神、質諒神，皆詣祇樹，稽首佛足，却就常位坐。

佛告諸弟子：「吾今所出經法，所可教誡，皆自各守其意念。末世毒然之時，四輩弟子，若出家、若居家修道，皆狂醉眾色，不復承用佛經法，專愚自用，便使吾道薄淡，令世人謗訕吾道，信是弟子傲慢所致！」

鶩鷺子整衣服，叉手，一心聽佛說《四輩經》如是。

佛言：「若末世男子能出家，除剃頭髮為道者，第一去離愛欲，志存大乘，常當慈悲喜護為主，去想行，普念一切蜎 yuān 飛蠕動之類，視之如身無異，不得妄起恚怒。深入明度，常以明度權便，誘致矇冥，使入無極，以戒德除心穢病，不得為世間之業。能行此者，便可出家，名曰道士。不可依恃吾法，自以出家為信，不專念道。或能有下賤之人，倚道自活，無益一切，而但出意說。為人師主，輕薄戲調，不自檢察，使尊法薄淡，世人不信，非吾出家弟子之法也！」

佛言：「若有女人出家，除髮為道，以去愛欲，當專精靜處，不得與出家男子同廟 miào 止。若行師受，當有等類，不得獨往稟受。常當晚出早還，不得妄出廟宿止。但得教授女人，不得教授男子。所著衣服，不得刻繒帛 bó 綵色苾芴。不得輕言戲語，不得貪財寶物，戒行清淨，名曰出家道人。若輕言戲調，未語預笑，心志不寂，意行穢濁，惡口罵詈 lì，輕言不節，不能靜處，憍慢自大，不自檢勅者，雖復出家，

故是賤人，非出家弟子也！」

佛言：「若有男子心志繫 xì 道，不能出家者，在於愛欲之中，當受持五戒、月六齋 zhāi。第一孝順父母，治家養子；朝暮燒香、然燈，稽首三尊，悔過十方，恭敬四輩；不得慢輕自大，去離慳貪；常以至誠，不得欺殆 dài 世人；不得與世間人妻婦坐起同席、住行相隨、同室異床。除去四事，以四等心普視一切，老者，若父、若母；少者，若弟、若子。恒以明度法藥洗除眾病，不得妄瞋恚、罵詈 lì。常以無極方便誘解世人，使入大乘；不得為新學者說深經、奧妙之義，當為除想識無罣 guà 礙者；不得綺飾衣服，不得與世間妻女戲調言語、往來報答。以致因緣，如是者為清淨道人。若行不清淨，貪利財色；或於世俗綺飾衣服，互相翹舉，但結非惡，眴 miǎn 睞 lài 所欲；輕言戲調，未語預笑；託己同法，口說妙言；外似清虛，內懷貪惑；心存財帛，以自供給，活於妻子；慢佛，尊經不復修學，反習外道之術——世藥解奏、符呪厭說、療治眾病因緣、外道解奏之術，或於財帛勾束上下，賊意欲得，因解奏之術，不持吾法，當來者却皆由斯輩，是故非吾法學弟子也！」

佛言：「若有女人不能出家，在於愛欲之中心樂道者，當持五戒、月六齋 zhāi。孝順父母、姑嫜 zhāng、叔妹、夫婿；不得撻 zhuā 罵兒子、婢使；不得輕行，來宿止他家；不得與世間男子語言，調弄譏 ài 笑；不得妄瞋恚、罵詈 lì、惡口；不得證說他人惡，不得陷人兒子、妻妾、奴婢過惡；恒當專精念道為上首；不得與世間凡人說法顏貌；不得與人男子相斥，不得教他人男子；不得說世間吉凶、善惡、災變之相；不得憍慢自大；晝夜三時燒香，稽首三尊，悔過十方，稟受經行，言數自勸；不得希望供養、貪利、財帛；不得嫉

妬 dù 夫主，當自賤女人身，願為男子轉身受福，可得上天宮觀guàn 自然。是清信女人學道之法。若不孝順，憍慢姑嫜，嫉妬夫主，搗罵奴婢，造惡自是，怨恨、恚怒、毒意向人，行者如是，是為非法學女人弟子也！」

佛告諸弟子：「清慎汝心，守護身口，恒以四等濟眾生已，道寶之慧恩施一切，如佛教誡，必得度世！」

弟子諸來會者，聞佛說經，歡喜奉行，作禮而去。

佛說四輩經

佛說優婆塞五戒相經一卷

宋元嘉年求那跋摩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迦維羅衛國。爾時淨飯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欲所請求，以自濟度。唯願世尊哀酬我志！」

佛言：「可得之願，隨王所求！」

王白佛言：「世尊已為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制戒輕重，唯願如來亦為我等優婆塞分別五戒可悔、不可悔者，令識戒相，使無疑惑！」

佛言：「善哉，善哉，憍曇！我本心念，久欲與優婆塞分別五戒。若有善男子受持不犯者，以是因緣當成佛道。若有犯而不悔，常在三塗故。」

爾時佛為淨飯王種種說已，王聞法竟，前禮佛足，遶佛而去。佛以是因緣告諸比丘：「我今欲為諸優婆塞說犯戒輕重可悔、不可悔者！」

諸比丘僉 qiān 曰：「唯然，願樂欲聞！」

佛告諸比丘：「犯殺有三種奪 duó 人命：一者，自作；二者，教人；三者，遣使。自作者，自身作奪他命；教人者，教語他人言：『捉是人，繫 xì 縛奪命。』遣使者，語他人言：『汝識某甲不？汝捉是人，繫縛奪命。』是使隨語奪彼命時，優婆塞犯不可悔罪。」

「復有三種奪人命：一者，用內色；二者，用非內色；三者，用內非內色。內色者，優婆塞用手打他，若用足及餘身分，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是犯不可悔罪；

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用不內色者，若人以木、瓦、石、刀稍 shuò、弓箭、白蠟 là 段 duàn、鉛錫段 duàn，遙擲彼人，作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用內非內色者，若以手捉木、瓦、石、刀稍、弓箭、白蠟段 duàn、鉛錫段、木段打他，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

「復有不以內色，不以非內色，亦不以內非內色，為殺人故合諸毒藥，若著眼、耳、鼻身上瘡中，若著諸食中、若被褥中、車輿 yú 中，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

「復有作無烟火坑殺他、核殺、弮 jiàng 殺，作穿 jǐng 殺、觸殺、毘陀羅殺、墮胎殺、按腹殺，推著火中、水中，推著坑中殺，若遣令去就道中死，乃至胎中初受二根——身根、命根——於中起方便殺，無烟火坑殺者。若優婆塞知是人從此道來，於中先作無烟火坑，以沙土覆上，若口說：『以是人從此道來，故我作此坑。』若是人因是死者，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為人作無烟火坑，人死者不可悔；非人死者，是中罪可悔；畜生死者，下罪可悔。為非人作坑，非人死者，是中罪可悔；人死，是下罪可悔；畜生死者，犯下可悔罪。若為畜生作坑，畜生死者，是下罪可悔；若人墮死、若非人墮死，皆犯下罪可悔。若優婆塞不定為一事作坑，諸有來者，皆令墮死，人死者，犯不可悔；非人死者，中罪可

悔；畜生死者，下罪可悔；都無死者，犯三方便可悔罪。是名無烟火坑殺也！

「毘陀羅者，若優婆塞以二十九日，求全身死人，召鬼呪尸令起，水洗著衣令手捉刀，若心念口說：『我為某甲故，作此毘陀羅！』即讀呪術，若所欲害人死者，犯不可悔；若前人入諸三昧，或天神所護，或大呪師所救解，不成害，犯中可悔。是名毘陀羅殺也。

「半毘陀羅者，若優婆塞二十九日作鐵車，作鐵車已，作鐵人，召鬼呪鐵人令起，水洗、著衣，令鐵人手捉刀，若心念口說：『我為某甲讀是呪！』若是人死者，犯不可悔罪；若前人入諸三昧，諸天神所護，若呪師所救解，不成死者，是中罪可悔。是名半毘陀羅殺。

「斷命者，二十九日牛屎shǐ塗地，以酒食著中，然火已尋便著水中，若心念口說，讀呪術，言：『如火水中滅。若火滅時，彼命隨滅。』又復二十九日，牛屎塗地，酒食著中，畫作所欲殺人像。作像已，尋還撥 bō滅，心念口說，讀呪術，言：『如此像滅，彼命亦滅。若像滅時，彼命隨滅。』又復二十九日，牛屎塗地，酒食著中，以針刺衣角頭，尋還拔出，心念口說讀呪術，言：『如此針出，彼命隨出。』是名斷命。若用種種呪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死者是中罪可悔。

「又復墮胎者，與有胎女人吐下藥，及灌一切處藥，若針血脈 mài，乃至出眼淚藥，作是念：『以是因緣令女人死。』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若為殺母故墮胎，若母死者，犯不可悔；若胎死者，是罪可悔；若俱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俱不死者，是中罪可悔。若為殺胎故，作墮胎法，若胎死者，犯不可悔；若胎不死者，是中罪可悔；若母死者，

是中罪可悔；俱死者，是犯不可悔。是名墮胎殺法。

「按腹者，使懷妊 rèn 女人重作，或擔重物，教使車前走，若令上峻岸，作是念：『令女人死。』死者，犯不可悔；若不即死，後因是死，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若為胎者，如上說，是名按腹殺也。

「遣令道中死者，知是道中有惡獸飢餓，遣令往至惡道中，作如是念：『令彼惡道中死。』死者，犯不可悔；餘者亦犯，同如上說。是名惡道中殺。乃至母胎中，初得二根——身根、命根——迦羅邏 luó 時，以殺心起，方便欲令死。死者，犯不可悔；餘犯同如上說。

「讚歎殺有三種：一者，惡戒人；二者，善戒人；三者，老病人。惡戒人者，殺牛羊，養雞 jī 猪，放鷹捕魚，獵師圍兔、射麋 zhāng 鹿等，偷賊魁 kuí 膾 kuài，呪龍守獄，若到是人所，作如是言：『汝等惡戒人，何以久作罪？不如早死！』是人因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若惡人作如是言：『我不用是人語。』不因是死，犯中可悔罪。若讚歎是人令死，便心悔，作是念：『何以教是人死？』還到語言：『汝等惡人，或以善知識因緣故，親近善人，得聽善法，能正思惟，得離惡罪，汝勿自殺。』若是人受其語不死者，是中罪可悔。

「善戒人者，如來四眾是也。若到諸善人所，如是言：『汝持善戒有福德人。若死，便受天福。何不自奪 duó 命？』是人因是自殺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自殺者，中罪可悔。若善戒人作是念：『我何以受他語自殺！』若不死者，是罪可悔。若教他死已，心生悔言：『我不是！何以教此善人死？』還往語言：『汝善戒人，隨壽命住，福德益多故，受福益多，莫自奪命。』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

「老病者，四大增減，受諸苦惱，往語是人言：『汝云何久忍是苦，何不自奪命？』因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若病人作是念：『我何緣受是人語，自奪命？』若語病人已，心生悔：『我不是！何以語此病人自殺？』還往語言：『汝等病人，或得良藥，善看病人，隨藥飲食，病可得差 chài，莫自奪命！』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

「餘上七種殺，說犯與不犯，同如火坑。若人作人想殺，是罪不可悔；人作非人想殺，人中生疑殺，皆犯不可悔；非人人想殺，非人中生疑殺，是中罪可悔。

「又一人被截手足，置著城塹 qiàn 中，又眾女人來入城中，聞是啼哭聲，便往就觀，共相謂言：『若有能與是人藥漿飲，使得時死，則不久受苦！』中有愚直女人，便與藥漿，即死。諸女言：『汝犯戒，不可悔！』即白佛。佛言：『汝與藥漿時死者，犯戒不可悔。』

「若居士作方便欲殺母，而殺非母，是中罪可悔；若居士欲殺非母，而自殺母，是犯中罪可悔，非逆。

「若居士方便欲殺人，而殺非人，是中罪可悔；若居士作方便欲殺非人，而殺人者，犯小可悔罪。

「若人懷畜生胎，墮此胎者，犯小可悔罪；若畜生懷人胎者，墮此胎死者，犯不可悔。

「若居士作殺人方便，居士先死，後若有死者，是罪犯可悔。若居士欲殺父母，心生疑：『是父母？非耶？』若定知是父母殺者，是逆罪，不可悔。若居士生疑，是人非人？若心定知是人，殺者，犯不可悔。

「若人捉賊，欲將殺，賊得走去。若以官力、若聚落力，追逐是賊，若居士逆道來，追者問居士言：『汝見賊不？』

是居士先於賊有惡心瞋恨，語言：『我見在是處。』以是因緣令賊失命者，犯不可悔。若人將眾多賊欲殺，是賊得走者，若以官力、若聚落力追逐，是居士逆道來，追者問居士言：『汝見賊不？』是賊中或有一人，是居士所瞋者，言：『我見在是處。』若殺非所瞋者，是罪可悔。餘如上說。

「若居士母想殺非母，犯不可悔，非逆罪。若戲笑打他，若死者，是罪可悔。若狂不自憶念殺者，無罪。若優婆塞用有蟲水及草木中殺蟲，皆犯罪；若有蟲無蟲想用，亦犯；若無蟲蟲想用者，亦犯。

「有居士起新舍，在屋上住，手中失梁，墮木師頭上，即死。居士生疑：『是罪為可悔不？』問佛，佛言：『無罪。』屋上梁，人力少不禁故，梁墮木師頭上，殺木師。居士即生疑。佛言：『無罪。從今日作好用心，勿令殺人！』

「又一居士屋上作，見泥中有蠍 xiē，怖畏跳下，墮木師上，即死。居士生疑。佛言：『無罪。從今日好用心作，勿令殺人！』

「又一居士，日暮入嶮道值賊，賊欲取之，捨賊而走，墮岸下織衣人上，織師即死。居士即生疑。佛言：『無罪。』

「又一居士山上推石，石下殺人，生疑。佛言：『無罪。若欲推石時，當先唱：「石下！」令人知。』

「又一人病癰 yōng 瘡未熟，居士為破而死，即生疑。佛言：『癰瘡未熟，若破者人死，是中罪可悔；若破熟癰瘡死者，無罪。』

「又一小兒喜笑，居士捉擊 jī 攣 lì，令大笑故，便死。居士生疑。佛言：『戲笑故，不犯殺罪。從今不應復擊攣人令笑。』

「又一人坐，以衣自覆。居士喚言：『起！』是人言：『勿

喚，我起便死。』復喚言：『起！』起便即死。居士生疑。佛言：『犯中可悔罪。』

盜戒第二

佛告諸比丘：「優婆塞以三種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者，用心；二者，用身；三者，離本處。用心者，發心思惟欲為偷盜；用身者，用身分等取他物；離本處者，隨物在處，舉著餘處。

「復有三種，取人重物，犯不可悔罪：一者，自取；二者，教他取；三，遣使取。自取者，自手舉離本處；教他取者，若優婆塞教人言：『盜他物。』是人隨意取，離本處時；遣使者，語使人言：『汝知彼重物處不？』答言：『知處。』遣往盜取，是人隨語取離本處時。

「復有五種，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者，苦切取；二者，輕慢取；三者，詐稱他名字取；四者，強奪取；五者，受寄取。重物者，若五錢、若直五錢物，犯不可悔。若居士知他有五寶、若似五寶，以偷心選擇而未離處，犯可悔罪。若選擇已，取離本處，直五錢者，犯不可悔。離本處者，若織物異繩，名異處；若皮若衣，一色名一處，異色名異處；若皮衣物，一色名一處，異色名異處；若毛褥者，一重毛名一處，一色名一處，異色名異處，是名諸處。居士為他擔物，以盜心移左肩著右肩，移右手著左手，如是身分，名為異處。車則輪軸衡軛，船則兩舷前後，屋則梁棟椽，四隅及隩，皆名異處。以盜心移物，著諸異處者，皆犯不可悔。

「盜水中物者，人筏材木隨水流下，居士以盜心取者，

犯不可悔。若以盜心捉木令住，後流至前際，及以盜心沈 chén 著水底，若舉離水時，皆犯不可悔。

「復次有主池中養鳥，居士以盜心按著池水中者，犯可悔罪，若舉離池水，犯不可悔。若人家養鳥，飛入野池，以盜心舉離水，及沈著水底，皆犯不可悔。又有居士，內外莊嚴之具在樓觀上，諸有主鳥銜 xián 此物去，以盜心奪此鳥者，犯不可悔。若見鳥銜寶而飛，以盜心遙待之時，犯中可悔。若以呪力令鳥隨意所欲至處，犯不可悔；若至餘處，犯中可悔。若有野鳥銜寶而去，居士以盜心奪野鳥取，犯中可悔；待野鳥時，犯小可悔。又諸野鳥銜寶而去，諸有主鳥奪野鳥取，居士以盜心奪有主鳥取，犯不可悔；若待鳥時，犯中可悔。餘如上說。又諸有主鳥銜寶物去，為野鳥所奪，居士以盜心奪野鳥取，犯中可悔；若待鳥時，亦犯中可悔。餘亦同上。

「若居士蒲 pú 博，以盜心轉齒勝他得五錢者，犯不可悔。

「若有居士以盜心偷舍利，犯中可悔；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佛亦我師。』清淨心取者，無犯。若居士以盜心取經卷，犯不可悔，計直輕重。

「夫盜田者，有二因緣，奪他田地：一者，相言；二者，作相。若居士為地故，言他得勝，若作異相，過分得地，直五錢者，犯不可悔。

「有諸居士，應輸估稅而不輸，至五錢者，犯不可悔。復有居士至關 guān 稅處，語諸居士：『汝為我過此物，與汝半稅。』為持過者，違稅五錢，犯不可悔。居士若示人異道，使令失稅物，直五錢，犯中可悔。若稅處有賊及惡獸或飢餓，故示異道，令免斯害，不犯。

「又有居士，與賊共謀破諸村落得物，共分直五錢者，

犯不可悔。

「盜無足眾生者，蛭 zhì 蟲于投羅蟲等，人取舉著器中，居士從器中取者，犯不可悔。選擇如上。盜二足、三足眾生者，人及鵝、雁、鸚鵡鳥等，是諸鳥在籠 lóng 樊中，若盜心取者，犯不可悔；餘如上說。

「盜人有二種：一者，擔去；二者，共期。若居士以盜心，擔人著肩上，人兩足離地，犯不可悔；若共期行，過二叟 sǒu 步，犯不可悔；餘皆如上說。

「盜四足者，象、馬、牛、羊也。人以繩繫 xì 著一處，以盜心牽，將過四叟步，犯不可悔。若在一處臥，以盜心驅起，過四叟步，犯不可悔；多足亦同。若在牆壁籬障內，以盜心驅出過群四叟步者，犯不可悔；餘如上說。若在外放之，居士以盜心念：『若放牧人入林去時，我當盜取。』發念之機，犯中可悔。若殺者，自同殺罪，殺已取五錢肉，犯不可悔。

「復有七種：一，非己想；二，不同意；三，不暫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亂；七，不病壞心。此七者，取重物，犯不可悔；取輕物，犯中可悔。

「又有七種：一者，己想；二者，同意；三者，暫用；四者，謂無主；五，狂；六，心亂；七，病壞心。此七者，取物無犯。

「有一居士種植蘿 luó 蔔 bō，又有一人來至園所，語居士言：『與我蘿蔔。』居士問言：『汝有價耶，為當直索？』答言：『我無價也。』居士曰：『若須蘿蔔，當持價來。我若但與汝者，何以供朝夕之饘耶！』客言：『汝定不與我耶！』主曰：『吾豈得與汝！』客便以呪術令菜乾枯。迴自生疑：『將無犯不可悔耶？』往決如來。佛言：『計直所犯可悔、不可

悔，莖、葉、華、實皆與根同。』

「有一人在祇洹間耕墾 kěn，脫衣著田一面。時有居士四望無人，便持衣去。時耕者遙見，語居士言：『勿取我衣！』居士不聞，猶謂無主，故持衣去。耕人即隨後捉之，語居士言：『汝法應不與取耶？』居士答言：『我謂無主，故取之耳！豈法宜然。』耕人言：『此是我衣。』居士言曰：『是汝衣者，便可持去。』居士生疑：『我將無犯不可悔耶？』即往佛所諮質此事。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之？』居士白言：『謂言無主。』佛言：『無犯。自今而後取物者，善加籌 chóu 量，或自有物，雖無人守而實有主者也，若發心欲偷未取者，犯下可悔；取而不滿五錢者，犯中可悔，取而滿五錢，犯不可悔。』」

姪戒第三

佛告諸比丘：「優婆塞不應生欲想、欲覺，尚不應生心，何況起欲、恚、癡、結縛根本不淨惡業。是中犯邪姪有四處：男、女、黃門、二根。女者，人女、非人女、畜生女。男者，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黃門、二根亦同於上類。

「若優婆塞與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處行邪姪，犯不可悔；若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黃門、二根，二處行姪，犯不可悔。若發心欲行姪，未和合者，犯下可悔；若二身和合，止不姪，犯中可悔。

「若優婆塞婢使已配嫁有主，於中行邪姪者，犯不可悔；餘輕犯如上說。

「三處者，口處、大便、小便處，除是三處，餘處行欲皆可悔。

「若優婆塞婢使未配嫁，於中非道行姪者，犯可悔罪，後生受報罪重。

「若優婆塞有男子僮使人等，共彼行姪二處，犯不可悔罪；餘輕犯罪同上說。

「若優婆塞共姪女行姪，不與直者，犯邪姪，不可悔；與直，無犯。

「若人死乃至畜生死者，身根未壞，共彼行邪姪，女者三處犯不可悔；輕犯同上說。

「若優婆塞自受八支，行姪者犯不可悔，八支無復邪正，一切皆犯。

「若優婆塞雖都不受戒，犯佛弟子淨戒人者，雖無犯戒之罪，然後永不得受五戒乃至出家受具足。」

佛告諸比丘：「吾有二身：生身、戒身。若善男子為吾生身起七寶塔至于梵天，若人虧 kuī 之，其罪尚有可悔；虧吾戒身，其罪無量，受罪如伊羅龍王！」

妄語戒第四

佛告諸比丘：「吾以種種呵妄語，讚歎不妄語者，乃至戲笑尚不應妄語，何況故妄語，是中犯者，若優婆塞不知、不見過人聖法，自言：『我是羅漢向、羅漢。』者，犯不可悔。若言：『我是阿那含、斯陀含，若須陀洹乃至向須陀洹。若得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若得慈、悲、喜、捨無量心，若得無色定、虛空定、識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若得不淨觀、阿那般那念，諸天來到我所，諸龍、夜叉、薜荔毘舍闍、鳩槃荼、羅刹來到我所，彼問我，我答彼；我問彼，彼答我。』皆犯不可悔。若本欲言羅漢，

誤言阿那含者，犯中可悔，餘亦如是犯。

「若優婆塞，人問言：『汝得道耶？』若默然、若以相示者，皆犯中可悔，乃至言旋風土鬼來至我所者，犯中可悔。若優婆塞實聞而言不聞，實見而言不見，疑有而言無，無而言有，如是等妄語，皆犯可悔。若發心欲妄語，未言者犯下可悔；言而不盡意者，犯中可悔。若向人自言得道者，便犯不可悔。若狂、若心亂不覺語者，無犯。」

酒戒第五

佛在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菴婆羅提陀，兇暴惡害，無人得到其處，象、馬、牛、羊、驢、騾、驘 luò 駝 tuó 無能近者，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穀 gǔ 熟時，破滅諸穀 gǔ。

長老莎伽陀，遊行支提國，漸到跋陀羅波提，過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乞食時，聞此邑有惡龍，名菴婆羅提陀，兇暴惡害，人民、鳥獸不得其住處；秋穀熟時，破滅諸穀。聞已，乞食訖到菴婆羅提陀龍住處泉邊樹下，敷坐具大坐。龍聞衣氣，即發瞋恚，從身出煙 yān。長老莎伽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烟。龍倍瞋恚，身上出火，莎伽陀復入火光三昧，身亦出火。龍復雨雹，莎伽陀即變雨雹作釋俱餅 bǐng、髓餅波波羅餅。龍復放霹 pī 靂 lì，莎伽陀變作種種歡喜丸餅。龍復雨弓箭、刀稍 shuò，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花、波頭摩花、拘牟陀花。時龍復雨毒蛇、蜈蚣、土虺 huǐ、蚰 yóu 蜒 yán，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花瓔珞、瞻蔔 bō 花瓔珞、婆師花瓔珞、阿提目多伽花瓔珞。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莎伽陀。如是現德已，不能勝故，即失威力光

明。長老莎伽陀知龍力勢已盡，不能復動，即變作細身，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兩眼出已，從鼻入，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來經行，不傷龍身。

爾時龍見如是事，心即大驚，怖畏毛豎，合掌向長老莎伽陀言：「我歸依汝！」

莎伽陀答言：「汝莫歸依我！當歸依我師，歸依佛。」

龍言：「我從今歸三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

是龍受三自歸，作佛弟子已，便不復作如先兇惡事，諸人及鳥獸皆得到所，秋穀熟時，不復傷破，如是名聲流布諸國。

長老莎伽陀能降惡龍，折伏令善，諸人及鳥獸得到龍宮，秋穀熟時不復破傷。因長老伽莎陀名聲流布，諸人皆作食傳請之。是中有一貧女人信敬，請長老莎伽陀，莎伽陀默然受已，是女人為辦名酥乳糜 mí，受而食之。女人思惟：「是沙門噉 dàn 是名酥乳糜或當冷發。」便取似水色酒持與。是莎伽陀不看飲。飲已，為說法便去，過向寺中。爾時間酒勢便發，近寺門邊倒地，僧伽梨衣等、漉 lù 水囊、鉢、杖、油囊、革屣 xǐ、鍼 zhēn 筒各在一處，身在一處，醉無所覺。

爾時佛與阿難遊行到是處，佛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

答言：「世尊！此是長老莎伽陀。」

佛即語阿難，是處為我敷座床，辦水，集僧。

阿難受教，即敷座床，辦水集僧已，往白佛言：「世尊！我已敷床，辦水，集僧。」

佛自知時，佛即洗足坐，問諸比丘：「曾見聞有龍，名菴婆羅提陀，兇暴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象、馬、牛、羊、驢、騾、驢 luò 駝 tuó 無能到者，乃至諸鳥無敢過上，

秋穀熟時，破滅諸穀。善男子！莎伽陀能折伏令善，今諸人及鳥獸得到泉上。」

是時眾中有見者言：「見，世尊！」聞者言：「聞，世尊！」

佛語比丘：「於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蝦 hǎ 蟄 má 不？」

答言：「不能。世尊！」

佛言：「聖人飲酒尚如是失，何況俗凡夫如是過罪！若過是罪，皆由飲酒故。從今日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

佛種種呵責飲酒過失已，告諸比丘：「優婆塞不得飲酒者，有二種，穀 gǔ 酒、木酒。木酒者，或用根莖葉花果，用種種子、諸藥草雜 zá 作酒，酒色、酒香、酒味，飲能醉人，是名為酒。若優婆塞嘗 cháng 咽者，亦名為飲，犯罪。若飲穀酒，咽咽犯罪；若飲酢 cù 酒，隨咽咽犯；若飲甜酒，隨咽咽犯。若噉 dàn 麴 qū 能醉者，隨咽咽犯；若噉滴⁴dī 糟 zāo，隨咽咽犯；若飲酒澱 diàn，隨咽咽犯；若飲似酒色、酒香、酒味，能令人醉者，隨咽咽犯。若但作酒色，無酒香、無酒味，不能醉人及餘，飲皆不犯。」

佛說優婆塞五戒相經一卷

⁴校勘：根据《在家律要廣集》卷第一：“若噉麴能醉者。隨咽咽犯。若噉滴糟。隨咽咽犯。若飲酒澱。隨咽咽犯。”、“**麴者**。作酒之藥。**滴糟者**。即今燒酒。”根据【元】【明】版本及文义，大正藏底本的“酒糟”现改为“滴糟”。（另注：**酢(cù)酒**：是指酸味酒。**麴**：指酒引子，酒母。**滴糟**：指烧酒。**酒澱**：即“酒淀”，指酒的渣滓。）

受十善戒經

後漢失譯人名

十惡業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陀林須達長者美稱夫人精舍中，與大比丘眾一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世尊以慈梵音告舍利弗：「今為汝等說除十惡不善業報。諦聽，諦受！一心憶持，慎莫忘失！」

「**十惡業者**：一，殺生業；二，偷盜業；三，婬欲業；四，妄語業；五，兩舌業；六，惡口業；七，綺語業；八，貪欲業；九，瞋恚業；十，愚癡業。

「舍利弗！汝今應當普教眾生，清淨身業、清淨口業、清淨意業，五體投地，歸依和上，誠心懺悔此三惡業；如是三說。既懺悔已，身業清淨、口業清淨、意業清淨，次第應當自稱其名，歸依於佛，歸依於法，歸依於僧；如是三說。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如是三說。復應問言：『善男子、善女人！汝能持不？』若言能持，復應問言：『汝今身心無過患耶？身過患者，出佛身血，殺阿羅漢，破和合僧，誹謗斷善，逆佛正法不？』若言不者，復當問言：『汝心中念欲作五逆謗正法不？汝曾偷盜佛物、法物、賢聖僧物、現在僧物、招提僧物不？於母、姊 zǐ、妹、比丘尼邊作不淨不？』若言不者，復當更教：『汝今如是身心清淨，大德憶念，我今欲受十善業戒，十不善業我已懺悔，唯願大德，慈愍我故聽我受持！』」

「**爾時應教**：『優婆塞某甲，優婆夷某甲，汝今應當一心數息，繫 xì 念在前，過去七佛、現在釋迦牟尼尊佛，及彌

勒等未來諸佛。』

「**教念佛已，應作是言：**『七佛僧聽，釋迦牟尼諸佛僧聽，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賢聖僧聽，某甲優婆塞，某甲優婆夷，身、口、意淨，堪為法器。今欲乞受十善心戒及八戒法。』如是三白，然後教言：『我歸依於佛，歸依於法，歸依於僧。』如是三說。『弟子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如是三說。『某甲憶念，堅持汝身，持身如佛，持身如法，持身如僧，身三業者，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婬欲，如是身三汝當受持，一日十日乃至終身。』若言能持，復當問言：『汝今欲作少分善不？多分善不？滿分善不？』

「**若言能者，復當白言：**『事實如是，當隨師教。弟子某甲，歸依於佛，歸依於法，歸依於僧。』如是三說。『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如是三說。『某甲憶念，堅持汝口，持口如佛，持口如法，持口如僧。口四業者：一、不妄語，二、不兩舌，三、不惡口，四、不綺語。如是口四，汝當受持，一日十日乃至終身。』若言能持，復當問言：『汝今欲作少分善不？多分善不？滿分善不？』

「**若言能者，復當白言：**『事實如是，當隨師教。弟子某甲，歸依於佛，歸依於法，歸依於僧。』如是三說。『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如是三說。『某甲憶念，堅持汝心，持心如佛，持心如法，持心如僧。意三業者：一者、貪欲，二者、瞋恚，三者、愚癡。如是意三汝當受持，一日十日乃至終身。』若言能持，復當問言：『汝今欲作少分善不？多分善不？滿分善不？』

「**若言能者，復當白言：**『事實如是，當隨師教。若受十善，不持八戒，終不成就；若毀八戒，十善俱滅。弟子某

甲，從今清旦至明清旦，大德憶念，大德當為我作和上，八戒法者，應當至心堅持八戒。歸依於佛，持心如佛；歸依於法，持心如法；歸依於僧，持心如僧。』如是三說。『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如是三說。『大德憶念，從今清旦至明清旦欲受八戒，唯願大德慈愍聽許！』復應告言：『汝能受持八戒齋 zhāi 不？』若言能者，『汝當持心，心如諸佛及阿羅漢。』

「若言能者，復當告言：『汝從前際至于今際，於其中間，若身、口、意犯捨墮法不？如此之罪乃至根本最大重罪，今於三世諸佛、阿羅漢前、和上僧前，至誠發露，五體投地，懺悔諸罪，是名行布薩法。既布薩已，名清淨住，堪為法器。次當受持如來八戒。汝能持不？』如是三問。八戒齋 zhāi 者，是過去、現在、諸佛、如來，為在家人制出家法：一者，不殺；二者，不盜；三者，不婬；四者，不妄語；五者，不飲酒；六者，不坐高廣大床；七者，不作倡伎樂故往觀聽，不著香熏衣；八者，不過中食。應如是受持。

「不殺亦不盜， 不婬不妄語，
遠酒避花香， 高床過中食。
聖人皆遠離， 如是等八法，
汝等應受持。

「持此受齋功德，不墮地獄，不墮餓鬼，不墮畜生，不墮阿修羅，常生人中，正見出家，得涅槃道。若生天上，恒生梵天，值佛出世，請轉法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世尊為讚歎此法，而作頌曰：

「若能行十善， 隨順正法教，
生生常見佛， 身意悉開解，
永離諸苦縛， 疾成無上道。

若人持八戒， 隨律順毘尼，
如諸佛正法， 受持不毀犯，
當知身與意， 俱時得解脫。
此名涅槃路， 諸佛之所行。」

說是偈已，告舍利弗：「汝好受持十善、八戒，慎莫忘失，破滅法種，普為一切天、人廣說。」舍利弗白佛言：「如是，如是，當謹受持！」

時舍利弗及會聽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受十善戒經十施報品第二

佛告舍利弗： 「汝今應當知，
一切受生者， 無不愛身命，
是故應行施， 普慈等眾生，
視眾如眼目， 是名不殺戒。
過去來今佛， 一切智所說，
恕己可為喻， 勿殺勿行杖，
若見殺生者， 如刀刺其心。」

「普視眾生已無異， 持是不殺生天上，
常值諸佛菩薩眾， 所以受持不殺戒。
為施一切無畏故， 命終生於忉利天，
象馬玉女相娛樂， 梵天摩尼琉璃殿，
色如白銀黃金花， 常坐七寶妙座上，
金机寶器七寶花， 無量天女作妓樂，
捧足舉宮遊虛空， 頭戴寶冠坐正殿。
捨除貪婬入正受， 值遇諸佛說四諦，

悟解疾得須陀洹，	或有踊躍發大心，
未來當成菩提道，	亦生兜率焰摩陀，
首陀會天阿祇多，	梵輔富樓光遍淨，
上至阿迦膩吒天。	往反遊戲諸天園 yuán，
與大慈悲菩薩俱，	坐臥進止同甘饍，
晝夜六時常聽法，	彌勒天王常為說，
不退轉行大法輪。	未來必當見彌勒，
降魔成佛轉法輪，	於彼佛法得出家。
復見賢劫千如來，	毘樓至佛為授記，
阿耨多羅三菩提，	是名不殺最勝果，
亦名慈悲梵行本。	一切諸佛之所說，
一切諸佛之所行。	

「一切愛眼目，	愛子亦復爾，
愛壽命無極，	是故不殺生，
名為梵行最。	不殺無殺想，
亦不噉於肉，	見殺者如賊，
必知墮地獄。	噉肉者多病，
斷命自莊嚴。	當行大慈心，
奉持不殺戒，	必成菩提道。」

告舍利弗：「汝今當知，殺生之業當知極重！我昔與汝遊巴連弗邑，彼大城中有長者女，名提婆跋提。生一男兒，端正無雙，如紅蓮花，天女無比。母甚憐念，抱至我所，而白我言：『世尊！我兒可愛，如天童子。我愛此兒，過於我身，百千萬倍。』我時告言：『善女當知！一切凡夫自愛壽命，如海吞流終無厭足。汝今云何自言愛子，以何為證？』

「時女白言：『世尊！我愛此子，設使火起焚燒我身，

終不放捨。』

「爾時世尊為化彼女，以神通力作四夜叉，各擎 qíng 火山從四面至，火在遠時，女自以身及隨身服障蔽此子，火漸漸近，舉手覆面以兒遮火。佛告善女：『汝言愛子，云何持子障火自救？』時彼女人白言：『世尊！唯願救我，不惜此子。』佛攝神力，母子清涼，即發無上正真道心。

「佛告女人：『汝愛自身及愛汝子。云何自殺及教他殺？當知殺生受大惡報，必定當墮極劇 jù 苦處阿鼻地獄，繫屬法律閻羅王所。何等名為極重法律？彼閻羅王晝夜六時說殺生報有十惡業：

「『一者，殺生之業恒生刀山焰熾地獄，刀輪割截，節節支解，作八萬四千段。一日一夜六十億生、六十億死。時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殺生，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二者，殺生之業必定當生劍 jiàn 林地獄，有八萬四千劍樹，各高八萬四千由旬，一一樹生八萬四千劍枝，一一枝生八萬四千劍花，一一花生八萬四千劍果，此殺生人尋劍樹上，心遍一切諸劍樹頭，其餘支節遍可劍林，一一節遍八萬四千劍枝，削骨徹髓，劍花、劍果無不周遍，身體碎壞，如葶 tíng 蔴 lì 子。一日一夜八萬四千生、八萬四千死，殺生之業其事如是。時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殺生，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三者，殺生之業生鑊 huò 湯地獄，百千萬沸，肉盡出骨，置銅柱上，自然還活，百千棘刺化為鐵刀，自割肉食，還落湯中。一日一夜八萬四千生、八萬四千死。時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殺生，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四者，殺生之業生鐵床地獄，有一鐵床，縱廣正等五十由旬，四方鐵鋸 máng 俱來射心，大鐵網車轆 lì 其頂上，劈足而出。一日一夜八萬四千生、八萬四千死，殺生之業其事如是。時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殺生，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五者，殺生之業生鐵山地獄，四方鐵山狀如鐵窟，窟中出火從四面來。有五夜叉，斫罪人身，分為四段，擲於火中，四山便合，碎散如塵。火鳥卒起，鐵嘴諸鳥及以鐵蛇，從支節入，破骨出髓。一日一夜八萬四千生、八萬四千死，殺生之業其事如是。時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殺生，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六者，殺生之業生鐵網地獄，有大鐵山，高百千由旬，滿中鐵湯，鐵網在上，一一網間鐵嘴諸蟲無量無邊從頂上入，貫骨徹髓，劈足而出。一日一夜八萬四千生、八萬四千死，殺生之業其事如是。時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殺生，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七者，殺生之業生赤蓮花地獄，有一蓮花，八萬四千葉，一一華葉狀如刀山，高五由旬，百億劍林同時火然，罪人坐中，花一葉開，一葉開時，火山劍林燒肉破骨，苦痛百端，此相合時，百千刀山同時切己。一日一夜八萬四千生、八萬四千死，殺生之業其事如是。時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殺生，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八者，殺生之業生五死五活地獄之中，有五大山，五百億刀輪在山頂，上有大水輪在刀輪上，罪人在中，身如華敷，臥寒冰 bīng 上，五山刀輪從五方來，唱言活活，分為

五段，五死五活，碎身如塵。一日一夜八萬四千生、八萬四千死，殺生之業其事如是。時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殺生，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九者，殺生之業生毒蛇林地獄之中。有無量恒河沙熱鐵毒蛇，一一蛇長數千由旬，口中吐毒，如熱鐵丸，從罪人頂入，遍身中一一支節；有無量蛇，吐毒吐火，焚燒罪人。一日一夜八萬四千生、八萬四千死，殺生之業其事如是。時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殺生，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十者，殺生之業生鐵械枷鎖地獄之中，十二由旬鐵山為械，六十由旬鐵柱火網為鎖，八十由旬鐵狗口中吐火為杻，虛空鐵箭自落射心，杻械枷鎖化生銅丸，從眼而入，遍體支節，從足而出。一日一夜八萬四千生、八萬四千死，殺生之業其事如是。時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殺生，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爾時世尊告舍利弗：「殺生之業在地獄中，雖復受苦，此名華報；方生人中，多病短命；復生四生諸眾生中，受種種苦，無量無邊不可稱計。

「云何名不盜戒？不盜戒者，普施一切眾生財物、外命，是故諸佛說不盜戒，名為甘露清涼安隱，護持是戒名生天路、名得道處、名涅槃衣、名解脫命。是故諸佛讚歎不盜，斷餓鬼因。

「偷盜果報有十種惡：

「一者，盜報必定當墮肉山地獄，肉山罪人項如大山，

有百千頭，於一一頭頰生肉塹⁵duī，百千鐵狗從鐵山出，嗟ái 啖chái 嚙háo 吠fèi 爭取食之。有諸鐵釘從狗口出，入罪人頂從足跟出，剝取其皮敷百千由旬鐵刺之上，身皮俱苦經八萬四千歲，心如刀割苦痛難處，是名第一偷盜果報。是時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偷盜，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第二，盜報生餓鬼中，身極長大五十由旬，行如五百車聲，節間火然，如十火車，饑jī 噉鐵丸，渴飲融銅，髮如鐵刺，自纏身體，百千萬歲受無量苦，耳不曾聞水穀gǔ之聲，是名第二偷盜果報。時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偷盜，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第三，盜報生於寒冰地獄之中，百千萬歲八方冰山以為衣服，如蓮花敷，自噉其肉，火箭入心，是為第三偷盜果報。時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偷盜，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第四，盜報生羅剎中，女如天女，面貌端正，男有千眼，以鐵羈jī頭，狗牙上出，耳端生火，女作姿時，舉體火然，飲血噉肉、噉火噉炭，食膿食吐，百千萬歲受羅剎身，極大苦惱，是為第四偷盜果報。時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偷盜，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第五，盜報生鐵鹿地獄，受鐵鹿形，有百千頭，有百千手、百千尾、百千蹄甲、百千重皮。五百億鐵虎、百千億鐵獅子剝取其皮，一一皮間生無量鐵刺，猶如刀劍，削骨徹髓，苦痛無量，百千萬歲受苦無極，是名第五偷盜果報。時

⁵校勘記：“塹”，大正藏為“埠bù”字，根據【宋】【元】【明】【宮】版本的“塹”及文義改為“塹”。(塹：古同“堆”。)

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偷盜，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第六，盜報生在人中，裸形黑瘦，眼目角眦 lài，口氣臭穢，常處牢獄，執除糞穢，為王家使，雖生人中，狀如牛馬，父不愛子，子不孝父，母不愛子，子不孝母，百千萬歲苦痛無量，是名第六偷盜果報。時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偷盜，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第七，盜報生刀劍花大地獄中，刀林劍林無量無邊，有諸罪人身如鐵甕 wèng，縱廣正等百千由旬，獄卒驅 qū 蹴 cù，如風吹花，生劍花端，百千劍花，分剝其皮，作無數段，削骨徹髓，從空而落；生刀花上，刀花諸刺，分剝其皮，作無量段，劈破其骨，為無數段，徹髓刺心，求死不得；四方鐵山化生無量鐵蒺 jí 藜 lí 刺，如大弩箭，同時射心，無量億歲受如此苦，是為第七偷盜果報。時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偷盜，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第八，盜報生於火山大地獄中，受大獄形有百千頭，於其背上擔負五百火形獼猴，手執火刀以剝其皮擲火山上，心生火狼嚙 niè 骨徹髓，身如火聚四方逃走，經火山中終不得脫，受苦萬端求死不得，百千萬歲受如是苦。時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偷盜，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第九，盜報生於穿鼻大地獄中，穿鼻獄者有十二鐵鉤，鉤其眼耳及鼻口舌，打棒折齒，剝其面皮，化為肉段，內置口中，成大火箭，射心至足，求死不得，百千萬歲受苦如是。時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偷盜，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

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第十，盜報生屠剝獄，臥鐵机上，獄卒以刀剝皮割心，終不肯死，百千萬歲受苦如是。時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偷盜，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云何名不婬戒？不婬戒者，有五功德利，過去、現在、未來諸佛之所讚歎。不婬者，住佛威儀身香如佛。何等為五？

「一者，不動眼識，不視婬色，設見色時如見糞蟲，如刀入心，如火燒眼，心不起愛，無常所切，眼火橫動，何愛之有！

「二者，不聞婬聲，設聞婬聲，不動耳識，悅可耳根，愚癡音聲，動毒蛇林，為愛種子，此名賊風，從耳根出，妄見所起，如夜叉吟，何愛之有！此是幻響 xiǎng，愚夫愛之，鼓動諸根是露人聲，從癡愛河順五欲流，深知是賊，不動耳識。

「三者，鼻根嗅香，當知是香從八風起，癡風鼓動，愛風吹來，花等諸香從妄想生，顛倒橫有，從鼻識起，橫言是香或稱美味，鼻識驚動，草木眾花皆稱是香，如來攝身，不嗅香臭，體解非真，不讚香觸。

「四者，不動舌識，不說世利，不讚婬事，口終不說婬欲觸樂，不住狂惑癡 chī 膠 jiāo 屋宅，亦不樂說可愛樂事，增長無明五賊癡愛，是故諸佛不動舌識。

「五者，意寂不動，不起婬心，不念婬事，不想婬樂，不動婬根，婬識不轉，如解脫心，住寂滅處，處常樂城，安隱無為，隨學佛心，住真如際，一向入於十八大空、九種涅槃。

「佛及菩薩得五功德，身形清淨常生蓮花，身淨無垢心亦淡泊，是故諸佛說不婬戒，最勝清淨，無上功德，具足五利，讚歎稱美，為解脫因，不可窮盡。婬為極重無索繫縛，譬如老象，溺 nì 五欲泥，普為一切諸罪根本。婬欲之罪吾今當說：

「汝等一心聽，	婬濁惡萬行，
沒溺諸禪定，	障蔽解脫道。
善男子女等，	欲求解脫道，
遠離三界獄，	火坑五欲河，
湯火寒冰山，	解脫生死畏，
持心如諸佛，	當持不婬戒。
欲求長壽夭，	壽命無量劫，
梵天轉輪王，	富有七財寶，
持心如諸佛，	當持不婬戒。
欲得見諸佛，	聞法證道果，
具足六神通，	遊諸十方國，
持心如諸佛，	當持不婬戒。

「婬有十過患。何等為十？

「一者，貪婬之人，雖生天上，為天帝釋，受五欲樂，心如偷食狗，常醉不醒，沒 mò 於五欲駛 shǐ 流河中。

「二者，貪婬之人，雖為人王，威力自在，作恩愛奴，野人所使，多得財寶，如火受薪，不知厭足，亡身喪國，死墮惡道。

「三者，貪婬之人，恒繫屬他，六賊驅策，無常大象躡其背上，心如猿 yuán 猴，不知眾難，欲火焚燒，不識父母、兄弟、姊 zǐ 妹，猶如猪狗，更相荷擔 dān，無復慚愧。

「四者，貪婬之人，常飲不淨女人膿血，於無量劫常處

胞胎，生藏、熟藏、子藏，諸蟲以為衣服，唵 shà唵shuò女根，用為飲食。

「五者，貪婬之人，心如利刀，眼如火車，割截燒滅功德行藏。

「六者，貪婬之人，到刹利眾，然結使火、起貪欲薪，意欲剝奪猶如羅刹；到婆羅門眾不生慚愧，猶若幻人，但作妖祥說不淨事；到沙門眾不知歸依，動諸情根如膠 jiāo 著草，欲染諸使圍繞意根，六情火起燒善種子，破滅先世梵行白業，舉手動足猶如利刀，眼如猛火口如羅刹，遍體毛孔婬火所使。

「七者，貪婬之人，造八種業，殺生、作殺生具刀劍杖等、和合男女、作大妄語、飲酒、歌頌作婬境界，或復偷盜一切寶器、莊嚴蟲聚，為心王所使，眼根惡狗偷噉臭穢。

「八者，貪婬之人，為婬所使，心如大火亦如鐵聚，直當陷墜，破滅梵行，必墮地獄。

「九者，貪婬之人，身壞命終如擲貝珠頃，必定當墮赤銅地獄。赤銅地獄縱廣正等七千由旬，如銅花林，下有鐵床，床上復有百千由旬熱銅八楞柱，柱端有鏡，鏡中自然有諸女像或作男形，婬人愛念，動諸情根，同時火起，銅花化為大熱鐵釘，銅柱變成沸銅，鑊 huò 湯鐵床火然，女化為狗，男化為刀，驅 qū 蹴 cù 罪人受無量苦，噉熱鐵丸，吞飲洋銅，求死不得，經無量歲，壽命一劫。

「十者，貪婬之人，不得見佛，如重雲障，破梵行故，必定當墮阿鼻地獄，身滿獄中壽命一劫，左右宛轉復經一劫。時閻羅王呵責罪人：『汝樂婬欲，今受此苦。是事樂不？汝今復當百千萬劫償他人債，終不可盡。』

「地獄命終，生鳩鴿中，受龍蛇身，污梵行故，百生千

生不見於佛，不聞於法，終不得道！」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姪欲不斷絕，	相續生眾生，
無明為根本，	老死刀所切。
橫受毒蛇林，	血盛囊不淨，
如糞蟲樂屎，	貪姪者亦然。
九孔流欲火，	恩愛如毒刺，
顛倒妄見起，	幻惑故生愛。
一切女色滑，	如樹生狂花，
顛倒風所吹，	菱花為蟲聚。
女人如畫瓶，	滲滲 dī 膿血流，
瓶滿復淋漏，	不淨盈于外，
眼見不淨汁，	如偷狗貪姪。
當自滅諸愛，	一心觀不淨，
服飲於甘露，	住大涅槃城。」

佛告舍利弗：「若有持心、持身不造姪欲，持眼不視姪色，持耳不聽姪聲，持鼻不嗅姪香，持舌不觸姪味，如此名為具足智慧，行八正路。不姪淨身心，喻如蓮花，不著塵垢，成須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羅漢道、辟支佛道、無上大道，皆從不姪清淨故得。

「口四業者，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讚歎邪見語：

「若能不妄語，	說不妄語戒，
持口如佛口，	常說誠實語。
是人生天上，	口香熏諸天，
若生於世間，	謂諸香莊嚴，
猶如香山水，	流入涅槃河。

若能不兩舌， 心亦無二種，
舌如諸佛舌， 蓮花葉覆面，
五種雜色光， 從於舌相出，
常說大人法， 至誠不兩舌。
若能不惡口， 是名大丈夫，
人中端正者， 一切皆樂見。
如栴檀雜香， 若能不綺語，
口常出妙香， 猶如優鉢羅。
生處得值佛， 口業如實淨。
若不讚邪見， 不說邪見業，
生處常出家， 正命常具足，
如佛住涅槃， 皆從實語得。」

佛告舍利弗：「口四過者，有十大惡業。何等為十？

「一者，妄語人誹謗人，不聞言聞，不得道果言得道果，
不見言見，如此惡人，雖不得病，猶如癩 lài 狗。」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一切天人中， 猛火燒鐵丸，
燒破一切人， 此賊不為勝。
何等為大賊？ 唯有一種人，
寧使節節火， 骨化為融銅，
吞噉於刀山， 鑊湯刀鋸解，
碎身作火聚， 此苦不為惡。
妄語大毒害， 燒壞天人福，
遊行阿鼻獄， 刀輪為脚足，
鐵毒蛇為舌， 口火燒大千，
眼如迸鐵丸， 雨大鑊湯雨，
燒滅善根花， 畢定墮惡道，

無量億千劫， 求出無由脫。
如是大惡人， 舉身是火山，
燒壞一切善。

「惡口者，口雖含香，臭如死尸，恒樂說他諸不善事，口所吐說如刺、如刀、如劍、如戟 jǐ、如屎、如尿、如蟲、如膿。天、人中香，無過善語；三界中臭，無過惡口。

「二者，惡口之人，口有所吐，如雨鐵丸，燒壞他家，此人未來墮大地獄，熱鐵燒身，飲熱鐵汁；設生世間，作病癩狗及病癩人，無量劫中常食膿血，心所念者，純是不善與惡相應。

「三者，兩舌，其兩舌人猶如水火，不作言作，他人作善，實言淨語，狂橫言非，他所不作，橫為他作，一切世人常不樂見，必定當墮大惡道中，銅鋸解舌，為數千段。

「四者，綺語，綺語者反上作下，反下作上，調戲 xì 無節，巧言利辭，說無益語、說不利語、說無義語，讚歎五欲語、心不明了語、黑暗語，如刺、如林，鉤 gōu 繯 juàn 眾生。此人惡報命終，當墮刺林地獄，百千鐵刺鉤其舌，出作百千段。

「五者，讚歎邪見，邪見之人，口如盛火，燒諸善根，無父、無母、無佛、無法、無比丘僧、無阿羅漢、無辟支佛、無師、無友、無善知識。心如疾風，吹崩一切諸善根樹，此是大賊。說無因果，口如大水，漫流三界，婬欲無度，調弄同類，造五無間，斷絕般若，犯四重禁，至無間罪，皆從邪見、顛倒惡心。邪風吹動惡不善口，阿鼻獄火鐵刺舌生。如此妄語、惡口、兩舌、綺語、讚歎邪見，此大惡人雖在世間，四大所成、五陰嚴飾，當知地大即是鐵山、刀林、劍樹，百千鐵刺，無數鐵蟲、鐵嘴、諸鳥、鐵網、蔕 jī 車轢 lì 絕其

身，當知水火即是融銅，無數鑊 huò 湯是熱鐵丸，沸屎鐵河以流節間，當知大小節節自然，猶如銅柱，眾火同時從六根起，燒壞身心，墮大地獄，當知風大猶如雹雨，無數刀林百千劍樹，動於支節從溪谷生，當知五陰即是五賊，十八羅刹繫屬獄種閻羅王民，識為熱鐵，狀如融銅，滿阿鼻獄，自高強健，多力惡口，罵詈 lì 誹謗毀訾 zǐ 人者，今安所在。」

佛告舍利弗：「惡口、妄語、兩舌、綺語、讚邪見者，此人不為一人作賊，普為一切諸天、世人作大劫賊。譬如群賊威力自在，燒破一城，殺害一切及四天下一切人民。此人所得罪報，為多少耶？」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此人所得罪，如須彌山不可稱量。」

佛告舍利弗：「此人雖復獲大罪報，不如妄語、惡口、兩舌、綺語、讚歎邪見，須臾所造獲大重報，身壞命終墮大地獄，經無量劫受苦無窮，百千諸佛不能得救。諸佛觀此謗法罪人，與十方界地獄俱生地獄俱滅，是故智者當攝身口！」

佛告舍利弗：「若有受持此十善戒，破十惡業，上生天上為梵天王，下生世間作轉輪王，十善教化，永與地獄三惡道別，譬如流水至涅槃海；若有毀犯十善戒者，墮大地獄，經無量世受諸苦惱。舍利弗！汝好受持十善戒羯 jié 磨法，破十不善業。」

時舍利弗及諸大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受十善戒經

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法護

等

奉詔譯

歸命一切佛！惟願一切佛、菩薩眾攝受於我！

即說伽陀頌曰：

「我今歸命勝菩提， 最上清淨佛法眾，
我發廣大菩提心， 自他利益皆成就。
懺 chàn 除一切不善業， 隨喜無邊眾福蘊，
先當不食一日中， 後修八眾長養法。」

當知八種長養法者，所謂八戒，弟子應於阿闍梨前二三重復。說是伽陀已，次復當稱己之名字：「我名某甲，惟願阿闍梨攝受於我。我從今時發淨信心，乃至坐菩提場，成正覺。誓歸依佛，二足勝尊；誓歸依法，離欲勝尊；誓歸依僧，調伏勝尊。如是三寶是所歸趣。

「我某甲淨信優婆塞，惟願阿闍梨憶持護念我。從今日今時發起淨心，乃至過是夜分，訖 qì 於明旦日初出時，於其中間奉持八戒。所謂：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非梵行，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非時食，七、不花鬘莊嚴其身及歌舞戲等，八、不坐臥高廣大床。我今捨離如是等事，誓願不捨清淨禁戒八種功德。」二三重復作如是說。

又言：「我持戒行，莊嚴其心，令心喜悅，廣修一切相應勝行，求成佛果，究竟圓滿。」又說伽陀曰：

「我發無二最上心， 為諸眾生不請友，
勝菩提行善所行， 成佛世間廣利益。
願我乘是善業故， 此世不久成正覺，

說法饒益於世間， 解說眾生三有苦。」

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

增一阿含經高幢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十五日中有三齋法。云何為三？八日、十四日、十五日。」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八日齋日，四天王遣諸輔臣，觀察世間，誰有作善惡者？何等眾生有慈孝父母、沙門、婆羅門及尊長者？頗有眾生好喜布施、修戒、忍辱、精進、三昧、演散經義、持八關齋者？具分別之。設無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尊長者，是時輔臣白四天王：『今此世間無有眾生孝順父母、沙門、道士，行四等心，慈愍眾生。』時，四天王聞已，便懷愁憂，慘然不悅。是時四天王即往忉利天上，集善法講堂，以此因緣具白帝釋：『天帝當知，今此世間無有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尊長者。』是時，帝釋、三十三天聞斯語已，皆懷愁憂，慘然不悅，減諸天眾，增益阿須倫眾。」

「設復有時，若世間眾生之類有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尊長者，持八關齋，修德清淨，不犯禁戒大如毛髮。爾時，使者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白四王：『今此世間多有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長。』天王聞已，甚懷喜悅，即往釋提桓因所，以此因緣具白帝釋：『天帝當知，今此世間多有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長。』時，帝釋、三十三天皆懷歡喜，不能自勝，增益諸天眾，減損阿

須倫眾，地獄拷掠自然休息，毒痛不行。

「若十四日齋日之時，遣太子下，察行天下，伺察人民，施行善惡，頗有眾生信佛、信法、信比丘僧，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尊長者，好喜布施，持八關齋，閉塞六情，防制五欲。設無眾生修五法者，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爾時，太子白四天王。四天王聞已，便懷愁憂，慘然不悅，往至釋提桓因所，以此因緣具白天帝：『大王當知，今此世間無有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尊長者。』是時，天帝、三十三天皆懷愁憂，慘然不悅，減諸天眾，增益阿須倫眾。

「設復眾生有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尊長者，持八關齋。爾時，太子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往白四天王：『大王當知，今此世間多有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長。』是時，四天王聞此語已，甚懷喜悅，即往詣釋提桓因所，以此因緣具白天帝：『聖王當知，今此世間多有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長，受三自歸，慈心諫諍，誠信不欺。』時，天帝、四王及三十三天皆懷歡喜，不能自勝，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

「比丘當知，十五日說戒之時，四天王躬自來下，案行天下，伺察人民。何等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尊長者，好喜布施，持八關齋如來齋法。設無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尊長者，時四天王便懷愁悵，慘然不悅，往至帝釋所，以此因緣具白天帝：『大王當知，今此世間無有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長者。』是時，釋提桓因、三十三天皆懷愁憂，慘然不悅，減諸天眾，增益阿須倫眾。

「設復是時，眾生之類有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長，持八關齋。爾時，四天王便懷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往帝釋所，以此因緣具白天帝：『大王當知，今此世間多

有眾生孝順父母、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長。』是時，釋提桓因、三十三天及四天王皆懷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云何十五日持八關齋法？」

是時，諸比丘白世尊曰：「如來是諸法之王，諸法之印。唯願世尊當為諸比丘布演此義，諸比丘聞已，當奉行之。」

世尊告曰：「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具分別說。於是，比丘！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月十四、十五日說戒、持齋時，到四部眾中，當作是語：『我今齋日，欲持八關齋法。唯願尊者，當與我說之！』是時，四部之眾，當教與說八關齋法。先教作是語：『善男子，當自稱名字。』彼已稱名字，便當與說八關齋法。是時，教授者當教前人作是語：『我今奉持如來齋法，至明日清旦，修清淨戒，除去惡法。若身惡行，口吐惡語，意生惡念，身三、口四、意三諸有惡行，已作、當作，或能以貪欲故所造，或能以瞋恚所造，或能以愚癡所造，或能以豪族故造，或能因惡知識所造，或能今身、後身、無數身，或能不識佛、不識法，或能鬪比丘僧，或能殺害父母諸尊師長，我今自懺悔，不自覆藏，依戒、依法成其戒行，受八關如來齋法。』

「云何為八關齋法？持心如真人，盡形壽不殺，無有害心，於眾生有慈心之念。『我今字某，持齋至明日清旦，不殺、無有害心，有慈心於一切眾生。

「『如阿羅漢，無有邪念，盡形壽不盜，好喜布施。我今字某，盡形壽不盜，自今至明日持心。

「『如是真人，我今盡形壽，不淫洩，無有邪念，恒修梵行，身體香潔，今日持不淫之戒，亦不念己妻，復不念他女人想，至明日清旦，無所觸犯。

「『如阿羅漢，盡形壽不妄語，恒知至誠，不欺他人，自今至明日不妄語，我自今以後不復妄語。」

「『如阿羅漢，不飲酒，心意不亂，持佛禁戒，無所觸犯，我今亦當如是，自今日至明旦，不復飲酒，持佛禁戒，無所觸犯。」

「『如阿羅漢，盡形壽不壞齋法，恒以時食，少食知足，不著於味。我今亦如是，盡形壽不壞齋法，恒以時食，少食知足，不著於味，從今日至明旦。」

「『如阿羅漢，恒不在高廣之床上坐。所謂高廣之床，金、銀、象牙之床，或角床、佛座、辟支佛座、阿羅漢座、諸尊師座。是時，阿羅漢不在此八種座，我亦上坐不犯此坐。」

「『如阿羅漢，不著香華、脂粉之飾。我今亦當如是，盡形壽不著香華、脂粉之好。」

「『我今字某，離此八事，奉持八關齋法，不墮三惡趣。持是功德，不入地獄、餓鬼、畜生八難之中，恒得善知識，莫與惡知識從事，恒得好父母家生，莫生邊地無佛法處，莫生長壽天上，莫與人作奴婢，莫作梵天，莫作釋身，亦莫作轉輪聖王，恒生佛前。自見佛，自聞法，使諸根不亂。若我誓願向三乘行，速成道果。』

「比丘當知，若有優婆塞、優婆夷，持此八關齋法，彼善男子、善女人，當趣三道：或生人中，或生天上，或般涅槃。」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不殺亦不盜，	不淫不妄語，
避酒遠香花，	著味犯齋者。
歌舞作倡伎，	學捨如羅漢，
今持八關齋，	晝夜不忘失。

不有生死苦， 無有周旋期，
莫與恩愛集， 亦莫怨憎會。
願滅五陰苦， 諸痛生死惱，
涅槃無諸患， 我今自歸之。

「是故，諸比丘！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持八關齋離諸苦者，得善處者，欲得盡諸漏入涅槃城者，當求方便，成此八關齋法。所以然者，人中榮位不足為貴，天上快樂不可稱計。若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無上之福者，當求方便，成此齋法。

「我今重告勅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成八關齋者，欲求生四天王上，亦獲此願。持戒之人，所願者得，我以是故，而說此義耳。人中榮位不足為貴。若善男子、善女人，持八關齋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亦生艷天、兜術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終不有虛。所以然者，以其持戒之人所願者得。

「諸比丘！我今重告汝，若有男子、女人持八關齋者，生欲天者，生色天者，亦成其願。何以故爾？以其持戒之人所願者得。若復善男子、善女人，持八關齋，欲得生無色天者，亦果其願。

「比丘當知，若善男子、善女人，持八關齋者，欲生四姓家者，亦復得生。又善男子、善女人，持八關齋人，欲求作一方天子，二方、三方、四方天子，亦獲其願。欲求作轉輪聖王者，亦獲其願。所以然者，以其持戒之人所願者得。若善男子、善女人，欲求作聲聞、緣覺、佛乘者，悉成其願。吾今成佛，由其持戒，五戒、十善，無願不獲，諸比丘！若欲成其道者，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十不善業道經

馬鳴菩薩集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宣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日

稱等

奉 詔譯

此十不善業道，體性是罪，若樂求佛道者，遠離彼過，當如是知。何等為十？所謂身業三種，語業四種，意業三種。於是義中，今當解說。

身三種者，殺生、不與取、欲邪行；

語四種者，妄言、綺語、兩舌、惡語；

意三種者，貪、瞋、邪見。

云何殺生？謂於有情率先見已，次審 shěn 其名，決定欲殺，動身施作，斷其命根。如是五緣次第具足，成殺生罪，定感彼果。

云何不與取？謂於他物先窺 kuī 覘 chān 已，而起審慮，決定欲取，動身所作，即盜其物。具足五緣，成不與取罪。

云何欲邪行？於此罪中而有四類，非處、非時、非分、非往。**非處者**，謂於諸佛菩薩經像、和尚闍梨、父母所止，或相隣近，皆所不應。**非時者**，謂於晝日，或偶月事，懷妊新產，彼不樂欲，及病惱等，或受淨住八關齋戒，皆非其宜。**非分者**，謂於面門及以非道，童男處女，自執持等，俱不應作。**非往者**，謂於他妻，及比丘尼、親族、異趣，及銜 xuàn 賣等，設自境界作非梵行，所不應理。如上當知。

云何妄語？謂於見物或他遺墜，審知是已，決定而取，

彼若尋求起虛妄說，具是五緣，成妄語罪。

云何綺語？謂於他人以染污心，增飾其非，對彼而說。

云何兩舌？於他所有隱密等事，以非理言，而作離間。

云何惡語？謂於貪欲和合事相，以雜染言厲聲而說。

云何名貪？於他財富及彼受用，起愛樂心，非理希望。

云何名瞋？謂於有情起忿恚心，而作損惱及捶打等。

云何邪見？謂無施等、無彼後世、無供養事、無佛世尊聲聞緣覺、無罪無福、無所作業、無所受報。

如《正法念處經》，及餘經說。此十不善業道是地獄因，於十善業道應當修學，則於惡趣永不墮落。

十不善業道經

受五戒八戒文(海)

八戒文

第一稽 qǐ 首請證明品

弟子眾等。稽首和南虛空法界無上種智。乘形紀身成正覺者。摩訶般若方廣一乘。十地聖人三賢大士。虛空幽顯主異諸神。色無色天梵王眷屬。護世帝釋輔翼諸官。冥道曹寮 liáo 焰魔羅主。惟願今日。以淨天眼見於眾人。虔恭志誠一心奉請。

第二洗懺 chàn 往業品

弟子眾等合道場人。無始時來至于今日。積罪無量難測邊涯。造愆 qiān 累生罕究其際。於三寶所起不信心。對十方尊行非梵行。縱身殺害偷盜邪非。縱口妄言綺語惡罵。縱心貪欲瞋恚愚癡。從此廣生無邊惡業。循環三有沒 mò 溺 nì 四流。五蓋覆心十纏迷性。長居凡品解脫無期。梵曰懺摩此云悔過。從今已後斷相續心。往昔罪愆總 zǒng 願消滅。

第三得戒三歸品

弟子眾等合道場人。歸依佛兩足尊。歸依法離欲尊。歸依僧眾中尊。惟願三寶慈悲證明哀憐攝受(三說)弟子眾等合道場人。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我受八戒近住律儀。願尊憶持慈悲護念(三說)。

第四問持說品

諸佛子等諦聽。言八戒者。所謂一不殺。二不盜。三不染欲。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六不香油塗身及鬘花莊飾。七不作倡伎樂故往觀聽。八不上高大床及過中食。始於今時至明清旦。一日一夜隨佛出家。於其中閒 jiān 不得犯。能持否。

第五迴向發願品

弟子眾等合道場人。受戒善緣盡將迴向法界含生。願妄執情祛愚癡障盡。無分別智明了現前。有相行門熾然修學。華藏世界遍歷遊從。如來藏心深契根本。未證者證未圓者圓。眾生海中總願成佛。

五戒文

一切凡夫迷本覺性。隨妄流轉居三有中。遂六趣區分人天隔越。佛有五戒令人奉持。從方便門入實相理。

第一發誠稽請章

弟子眾等合道場人。仰啟十方虛空法界成正覺者。轉法輪者般涅槃者。是我等輩真善知識。醫王大師攝受我故。無邊法藏一味醍醐。半滿圓音摩訶衍 yǎn 教。是我良藥是我舟航。於生死河濟度我故。三乘聖眾八輩比丘。趣寂聲聞漏悲菩薩。於我等輩生憐愍心。如看病人救護我故。惟願三寶弘誓願力不思議力。於真性內起無緣慈。於今日時受我等請。

第二悔過先罪章

弟子眾等合道場人。曠劫愚迷至于今日。於第一義不明了故。生諸障門煩惱所知迷事迷理。觸境起業隨緣造愆 qiān 身起三支口犯四過。意三業行轉轉逾深。如沙如塵其數無量。不覺身篋 qiè 盛四毒蛇。五旃 zhān 陀羅六入空聚。受詐親善眾多惡緣。驅馳識心五趣循轉。從此積集八萬四千人間。過非無惡不造。始於今日省察身心。披陳佛前總願消滅。

第三轉邪歸敬章

弟子眾等合道場人。歸依佛無上尊。歸依法離欲尊。歸依僧眾中尊自從今日以佛為師。更不歸餘邪魔外道。惟願三寶慈悲證明哀憐攝受(三說)。

弟子眾等合道場人。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是佛婆伽婆。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是我大師。我今歸依願佛攝受(三說)。

第四說相合修章

佛子諦聽。言優婆塞戒者。所謂一不殺。二不盜。三不邪行。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始於今時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犯。能持否。

第五迴向願海章

弟子眾等合道場人。向來受戒。迴向菩提真如性海。四流三有一切眾生。總願發心修普賢行。不斷佛種生如來家。還將大悲展轉開示。獲髻 jì 中寶得衣裏珠。當坐道場總願成佛。

受五戒八戒文一卷

增一阿含經慚愧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妙法擁護世間。云何為二法？所謂有慚、有愧也。諸比丘！若無此二法，世間則不別有父、有母、有兄、有弟、有妻子、知識、尊長、大小，便當與豬、雞、狗、牛、羊……六畜之類而同一等。以其世間有此二法擁護世間，則別有父母、兄弟、妻子、尊長、大小，亦不與六畜共同。是故，諸比丘！當習有慚、有愧。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二四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淨法，能護世間。何等為二？所謂慚、愧。假使世間無此二淨法者，世間亦不知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宗親、師長尊卑之序，顛倒渾亂，如畜生趣。以有二種淨法，所謂慚、愧，是故世間知有父母，乃至師長尊卑之序，則不渾亂，如畜生趣。」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世間若無有，	慚愧二法者，
違越清淨道，	向生老病死。
世間若成就，	慚愧二法者，
增長清淨道，	永閉生死門。」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真人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為汝說真人法及不真人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言：「云何不真人法？或有一人是豪貴族出家學道，餘者不然，彼因是豪貴族故，自貴賤他，是謂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觀：『我不因此是豪貴族故，斷婬、怒、癡。』或有一人不是豪貴出家學道，彼行法如法，隨順於法，向法次法，彼因此故，得供養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諦法者，不自貴、不賤他，是謂真人法。」

「復次，或有一人端正可愛，餘者不然，彼因端正可愛故，自貴賤他，是謂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觀：『我不因此端正可愛故，斷婬、怒、癡。』或有一人不端正可愛，彼行法如法，隨順於法，向法次法，彼因此故，得供養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諦法者，不自貴、不賤他，是謂真人法。」

「復次，或有一人才辯工談，餘者不然，彼因才辯工談故，自貴賤他，是謂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觀：『我不因此才辯工談故，斷婬、怒、癡。』或有一人無才辯工談，彼行法如法，隨順於法，向法次法，彼因此故，得供養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諦法者，不自貴、不賤他，是謂真人法。」

「復次，或有一人是長老，為王者所識及眾人所知，而有大福，餘者不然，彼因是長老，為王者所識及眾人所知，而有大福故，自貴賤他，是謂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觀：

『我不因此是長老，為王者所識及眾人所知，而有大福故，斷婬、怒、癡。』或有一人非是長老，不為王者所識及眾人所知，亦無大福，彼行法如法，隨順於法，向法次法，彼因此故，得供養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諦法者，不自貴、不賤他，是謂真人法。

「復次，或有一人誦經、持律、學阿毘曇，諳阿含慕，多學經書，餘者不然，彼因諳阿含慕，多學經書故，自貴賤他，是謂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觀：『我不因此諳阿含慕，多學經書故，斷婬、怒、癡。』或有一人不諳阿含慕，亦不多學經書，彼行法如法，隨順於法，向法次法，彼因此故，得供養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諦法者，不自貴、不賤他，是謂真人法。

「復次，或有一人著糞掃衣，攝三法服，持不慢衣，餘者不然，彼因持不慢衣故，自貴賤他，是謂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觀：『我不因此持不慢衣故，斷婬、怒、癡。』或有一人不持不慢衣，彼行法如法，隨順於法，向法次法，彼因此故，得供養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諦法者，不自貴、不賤他，是謂真人法。

「復次，或有一人常行乞食，飯齊五升，限七家食，或復一食，過中不飲漿，餘者不然，彼因過中不飲漿故，自貴賤他，是謂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觀：『我不因此過中不飲漿故，斷婬、怒、癡。』或有一人不斷過中飲漿，彼行法如法，隨順於法，向法次法，彼因此故，得供養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諦法者，不自貴、不賤他，是謂真人法。

「復次，或有一人在無事處、山林樹下，或住高巖，或止露地，或處塚間，或能知時，餘者不然，彼因此知時故，自貴賤他，是謂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觀：『我不因此

知時故，斷婬、怒、癡。』或有一人而不知時，彼行法如法，隨順於法，向法次法，彼因此故，得供養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諦法者，不自貴、不賤他，是謂真人法。

「復次，或有一人逮得初禪，彼因得初禪故，自貴賤他，是謂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觀：『初禪者，世尊說無量種，若有計者是謂愛也。』彼因此故，得供養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諦法者，不自貴、不賤他，是謂真人法。

「復次，或有一人得第二、第三、第四禪，得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餘者不然，彼因得非有想非無想處故，自貴賤他，是謂不真人法。真人法者作如是觀：『非有想非無想處，世尊說無量種，若有計者是謂愛也。』彼因此故，得供養恭敬，如是趣向得真諦法者，不自貴、不賤他，是謂真人法。

「諸比丘！是謂真人法、不真人法，汝等當知真人法、不真人法，知真人法、不真人法已，捨離不真人法，學真人法，汝等當學如是。」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豪貴、端正、談 長老、誦諸經

衣、食、無事、禪 四無色在後

真人經竟(千二百九十三字)

雜阿含經（一一〇四至一一〇六）

（一一〇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能受持七種受者，以是因緣得生天帝釋處。謂天帝釋本為人時，供養父母，及家諸尊長，和顏軟語，不惡口，不兩舌，常真實言；於慳慳世間，雖在居家而不慳惜，行解脫施，勤施，常樂行施，施會供養，等施一切。」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供養於父母， 及家之尊長，
 柔和恭遜辭， 離麁言兩舌。
 調伏慳慳心， 常修真實語，
 彼三十三天， 見行七法者。
 咸各作是言， 當來生此天。」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〇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鞞舍離國獼猴池側重閣講堂。

時，有離車名摩訶利，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見天帝釋不？」

佛答言：「見。」

離車復問：「世尊！見有鬼似天帝釋形以不？」

佛告離車：「我知天帝釋，亦知有鬼似天帝釋，亦知彼天帝釋法，受持彼法緣故，得生天帝釋處。離車！天帝釋本為人時，供養父母，乃至行平等捨。」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供養於父母， 及家之尊長，
柔和恭遜辭， 離龜言兩舌。
調伏慳恠心， 常修真實語，
彼三十三天， 見行七法者。
咸各作是言， 當來生此天。」

佛說此經已，時摩訶利離車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一一〇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鞞舍離國獼猴池側重閣講堂。

時，有異比丘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釋提桓因名釋提桓因？」

佛告比丘：「釋提桓因本為人時，行於頓施；沙門、婆羅門、貧窮、困苦、求生行路乞，施以飲食、錢財、穀、帛、華香、嚴具、床臥、燈明，以堪能故，名釋提桓因。」

比丘復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故，釋提桓因復名富蘭陀羅？」

佛告比丘：「彼釋提桓因本為人時，數數行施衣被、飲食，乃至燈明。以是因緣，故名富蘭陀羅。」

比丘復白佛言：「何因、何緣故，復名摩伽婆。」

佛告比丘：「彼釋提桓因本為人時，名摩伽婆故，釋提桓因即以本名，名摩伽婆。」

比丘復白佛言：「何因、何緣復名娑婆婆？」

佛告比丘：「彼釋提桓因本為人時，數以婆洗私衣布施供養。以是因緣故，釋提桓因名娑婆婆。」

比丘復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釋提桓因復名憍尸

迦？」

佛告比丘：「彼釋提桓因本為人時，為憍尸族姓人。以是因緣故，彼釋提桓因復名憍尸迦。」

比丘問佛言：「世尊！何因、何緣彼釋提桓因名舍脂鉢低？」

佛告比丘：「彼阿修羅女名曰舍脂，為天帝釋第一天后，是故帝釋名舍脂鉢低。」

比丘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釋提桓因復名千眼？」

佛告比丘：「彼釋提桓因本為人時，聰明智慧，於一坐間，思千種義，觀察稱量。以是因緣，彼天帝釋復名千眼。」

比丘白佛：「何因、何緣彼釋提桓因復名因提利？」

佛告比丘：「彼天帝釋於諸三十三天，為王為主。以是因緣故，彼天帝釋名因提利。」

佛告比丘：「然彼釋提桓因本為人時，受持七種受。以是因緣，得天帝釋。何等為七？釋提桓因本為人時，供養父母；乃至等行惠施，是為七種受。以是因緣，為天帝釋。」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如上廣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七日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波斯匿王即勅群臣：「速嚴寶羽之車，吾欲往世尊所，禮拜問訊。」

是時，大王即出城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如來與無央數之眾，圍遶說法。是時，七尼健子，復有

七裸形人，復有七黑梵志，復有七裸形婆羅門，去世尊不遠而過。

是時，波斯匿王見此諸人去世尊不遠而過，即白佛言：「觀此諸人經過不住，皆是少欲知足，無有家業。今此世間阿羅漢者，此人最為上首。所以然者，於眾人中極為苦行，不貪利養。」

世尊告曰：「大王！竟未識真人羅漢，不以裸形露體名為阿羅漢。大王當知，此皆非真實之行，當念觀察久遠來變。又復當觀可親、知親、可近、知近。所以然者，過去久遠世時有七梵志，在一處學，年極衰弊，以草為衣裳，食以菓蓂，起諸邪見，各生此念：『我等持此苦行之法，使後作大國王，或求釋、梵、四天王。』」

「爾時，有阿私陀天師，是諸婆羅門祖父，知彼梵志心中所念，即從梵天上沒，來至七婆羅門所。是時，阿私陀天師去天服飾，作婆羅門形，在露地經行。是時，七梵志遙見阿私陀經行，各懷瞋恚，而作是語：『此是何等著欲之人，在我等梵行人前行，今當呪灰滅之。』是七梵志即手掬水灑彼，梵志呪曰：『汝今速為灰土！』然婆羅門遂懷瞋恚，天師顏色倍更端政。所以然者，慈能滅瞋。是時，七梵志便作是念：『我等將不為禁戒退轉乎？我等正起瞋恚，彼人便自端政。』」

「爾時，七人與天師便說此偈：

「『為天乾沓和， 羅刹鬼神乎？

 是時名何等， 我等欲知之。』

「是時，阿私陀師即時報偈曰：

「『非天乾沓和， 非鬼羅刹神，

 天師阿私陀， 今我身是也。』

「『我今知汝心中所念，故從梵天上來下耳。梵天去此極為玄遠，彼帝釋身亦復如是，轉輪聖王亦不可得，不可以此苦行作釋、梵、四天王。』

「是時，天師阿私陀便說此偈：

「『心內若干念， 外服而龜獐，
 但勤修正見， 遠離於惡道。
 心戒清淨行， 口行亦復然，
 遠離於惡念， 必當生天上。』

「是時，七梵志白天師曰：『審是天師乎？』報曰：『是也。但今梵志不以裸形得生天上；未必修此苦行，得生梵天之處，又非露暴形體，作若干苦行，得生彼處；能攝心意，使不移動，便生天上。不可以卿等所習得生彼處。』大王！觀察此義，不以裸形名為阿羅漢，其凡夫之人欲知真人者，此事不然，然復真人能分別所習凡夫之行。又復凡夫之人不能知凡夫之行，真人便能知凡夫之行。但大王知之，當方便知久遠已來，非適今也。當以觀之。如是，大王！當以方便學之。」

爾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如來所說甚為快哉！非世人所能曉了。然國事猥多，欲還所止。」

佛告王曰：「王宜知時。」

爾時，王即從坐起，禮世尊足，便退而去。

爾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地主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三觀想。云何為三？所謂觀欲想、瞋恚想、殺害想。是謂比丘有此三想。比丘當知，若有觀欲想，命終時便墮地獄中。若觀瞋恚想，命終時生畜生中。所謂雞狗之屬，蛇虻之類而生其中。若觀害想，亦命終者生餓鬼中，形體燒然，苦痛難陳。是謂，比丘！有此三想生地獄中、餓鬼、畜生。

「復有三想，云何為三？所謂出要想、不害想、不恚想。若有人有出要想者，命終之時生此人中。若有不害想者，命終時自然天上。若有人不殺心者，命終時斷五結，便於彼處而般涅槃。是謂，比丘！有此三想，常念修行，此三惡想當遠離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長阿含經三明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俱薩羅國人間遊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詣伊車能伽羅俱薩羅婆羅門村，止宿伊車林中。

時，有婆羅門名沸伽羅娑羅、婆羅門名多梨車，以小緣詣伊車能伽羅村。此沸伽羅娑羅婆羅門，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異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書善能分別。又能善於大人相法、觀察吉凶、祭祀儀禮，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廢。其一弟子名婆悉咤，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異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盡能分別，亦能善於大人相法，觀察吉凶，祭祀儀禮，亦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廢。

多梨車婆羅門，亦七世已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

毀，異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盡能分別，亦能善於大人相法、觀察吉凶、祭祀儀禮，亦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廢。其一弟子名頗羅墮，七世已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之所輕毀，異學三部諷誦通利，種種經書盡能分別，亦能善於大人相法、觀察吉凶、祭祀儀禮，亦有五百弟子，教授不廢。

時，婆悉咤、頗羅墮二人於清旦至園中，遂共論義，更相是非。時，婆悉咤語頗羅墮：「我道真正，能得出要，至於梵天，此是大師沸伽羅娑羅婆羅門所說。」

頗羅墮又言：「我道真正，能得出要，至於梵天，此是大師多梨車婆羅門所說。」如是，婆悉咤再三自稱己道真正，頗羅墮亦再三自稱己道真正，二人共論，各不能決。

時，婆悉咤語頗羅墮曰：「我聞沙門瞿曇釋種子出家成道，於拘薩羅國遊行人間，今在伊車能伽羅林中，有大名稱，流聞天下，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於諸天、世人、魔、若魔天、沙門、婆羅門中，自身作證，為他說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梵行清淨。如是真人，宜往觀現。我聞彼瞿曇知梵天道，能為人說，常與梵天往返言語，我等當共詣彼瞿曇，共決此義。若沙門瞿曇有所言說，當共奉持。」爾時，婆悉咤、頗羅墮二人相隨到伊車林中，詣世尊所，問訊已，一面坐。

爾時，世尊知彼二人心中所念，即告婆悉咤曰：「汝等二人清旦至園中，作如是論，共相是非。汝一人言：『我法真正，能得出要，至於梵天，此是大師沸伽羅娑羅所說。』彼一人言：『我法真正，能得出要，至於梵天，此是大師多梨車所說。』如是再三，更相是非，有如此事耶？」

時，婆悉咤、頗羅墮聞佛此言，皆悉驚愕，衣毛為豎，心自念言：「沙門瞿曇有大神德，先知人心，我等所欲論者，

沙門瞿曇已先說訖。」時，婆悉咤白佛言：「此道、彼道皆稱真正，皆得出要，至於梵天，為沸伽羅娑羅婆羅門所說為是？為多梨車婆羅門所說為是耶？」

佛言：「正使，婆悉咤！此道、彼道真正出要，得至梵天，汝等何為清旦園中共相是非，乃至再三耶？」

時，婆悉咤白佛言：「諸有三明婆羅門說種種道，自在欲道、自作道、梵天道，此三道者盡向梵天。瞿曇！譬如村營，所有諸道皆向於城，諸婆羅門雖說種種諸道，皆向梵天。」

佛告婆悉咤：「彼諸道為盡趣梵天不？」

答曰：「盡趣。」

佛復再三重問：「種種諸道盡趣梵天不？」

答曰：「盡趣。」

爾時，世尊定其語已，告婆悉咤曰：「云何三明婆羅門中，頗有一人得見梵天者不？」

答曰：「無有見者。」

「云何？婆悉咤！三明婆羅門先師，頗有得見梵天者不？」

答曰：「無有見者。」

「云何？婆悉咤！乃往三明仙人舊婆羅門，諷誦通利，能為人說舊諸讚誦，歌詠詩書，其名阿咤摩婆羅門、婆摩提婆婆羅門、毘婆審婆羅門、伊尼羅斯婆羅門、蛇婆提伽婆羅門、婆婆悉婆羅門、迦葉婆羅門、阿樓那婆羅門、瞿曇摩婆羅門、首脂婆羅門、婆羅損陀婆羅門，彼亦得見梵天不耶？」

答曰：「無有見者。」

佛言：「若彼三明婆羅門無有一見梵天者，若三明婆羅門先師無有見梵天者，又諸舊大仙三明婆羅門阿咤摩等亦不見梵天者，當知三明婆羅門所說非實。」

又告婆悉咤：「如有姪人言：『我與彼端正女人交通，稱歎姪法。』餘人語言：『汝識彼女不？為在何處？東方、西方、南方、北方耶？』答曰：『不知。』又問：『汝知彼女所止土地城邑村落不？』答曰：『不知。』又問：『汝識彼女父母及其姓字不？』答曰：『不知。』又問：『汝知彼女為是刹利女，為是婆羅門、居士、首陀羅女耶？』答曰：『不知。』又問：『汝知彼女為長短、麤細、黑白、好醜耶？』答曰：『不知。』云何？婆悉咤！彼人讚嘆為是實不？」

答曰：「不實。」

「如是。婆悉咤！三明婆羅門所說亦爾，無有實也。云何？婆悉咤！汝三明婆羅門見日月遊行出沒處所，叉手供養，能作是說：『此道真正，當得出要，至日月所。』不？」

報曰：「如是。三明婆羅門見日月遊行出沒處所，叉手供養，而不能言：『此道真正，當得出要，至日月所。』也。」

「如是。婆悉咤！三明婆羅門見日月遊行出沒之處，叉手供養，而不能說：『此道真正，當得出要，至日月所。』而常叉手供養恭敬，豈非虛妄耶？」

答曰：「如是。瞿曇！彼實虛妄。」

佛言：「譬如有人立梯空地，餘人問言：『立梯用為。』答曰：『我欲上堂。』又問：『堂何所在？東、西、南、北耶？』答云：『不知。』云何？婆悉咤！此人立梯欲上堂者，豈非虛妄耶？」

答曰：「如是，彼實虛妄。」

佛言：「三明婆羅門亦復如是，虛誑無實。婆悉咤！五欲潔淨，甚可愛樂。云何為五？眼見色，甚可愛樂；耳聲、鼻香、舌味、身觸，甚可愛樂。於我賢聖法中，為著、為縛，為是拘鎖。彼三明婆羅門為五欲所染，愛著堅固，不見過失，

不知出要，彼為五欲之所繫縛。正使奉事日月水火，唱言：『扶接我去生梵天者。』無有是處。譬如阿夷羅河，其水平岸，鳥鳥得飲，有人在此岸身被重繫，空喚彼岸言：『來渡我去。』彼岸寧來渡此人不？」

答曰：「不也。」

「婆悉咤！五欲潔淨，甚可愛樂，於賢聖法中猶如拘鎖。彼三明婆羅門為五欲所染，愛著堅固，不見過失，不知出要。彼為五欲之所繫縛，正使奉事日月水火，唱言：『扶接我去生梵天上。』亦復如是，終無是處。婆悉咤！譬如阿夷羅河，其水平岸，鳥鳥得飲，有人欲渡，不以手足身力，不因船棧，能得渡不？」

答曰：「不能。」

「婆悉咤！三明婆羅門亦復如是，不修沙門清淨梵行，更修餘道不清淨行，欲求生梵天者，無有是處。婆悉咤！猶如山水暴起，多漂人民，亦無船棧，又無橋梁，有行人來，欲渡彼岸，見山水暴起，多漂人民，亦無船棧，又無橋梁，彼人自念：『我今寧可多集草木，牢堅縛棧，自以身力渡彼岸耶？』即尋縛棧，自以身力安隱得渡。婆悉咤！此亦如是，若比丘捨非沙門不清淨行，行於沙門清淨梵行，欲生梵天者，則有是處。云何？婆悉咤！梵天有恚心耶？無恚心耶？」

答曰：「無恚心也。」

又問：「三明婆羅門有恚心、無恚心耶？」

答曰：「有恚心。」

「婆悉咤！梵天無恚心，三明婆羅門有恚心，有恚心、無恚心不共同，不俱解脫，不相趣向，是故梵天、婆羅門不共同也。云何？婆悉咤！梵天有瞋心、無瞋心耶？」

答曰：「無瞋心。」

又問：「三明婆羅門有瞋心、無瞋心耶？」

答曰：「有瞋心。」

佛言：「梵天無瞋心，三明婆羅門有瞋心，有瞋心、無瞋心不同趣，不同解脫，是故梵天、婆羅門不共同也。云何？婆悉咤！梵天有恨心、無恨心耶？」

答曰：「無恨心。」

又問：「三明婆羅門有恨心、無恨心耶？」

答曰：「有恨心。」

佛言：「梵天無恨心，三明婆羅門有恨心，有恨心、無恨心不同趣，不同解脫，是故梵天、婆羅門不共同也。云何？婆悉咤！梵天有家屬產業不？」

答曰：「無。」

又問：「三明婆羅門有家屬產業不？」

答曰：「有。」

佛言：「梵天無家屬產業，三明婆羅門有家屬產業，有家屬產業、無家屬產業不同趣，不同解脫，是故梵天、婆羅門不共同也。云何？婆悉咤！梵天得自在、不得自在耶？」

答曰：「得自在。」

又問：「三明婆羅門得自在、不得自在耶？」

答曰：「不得自在。」

佛言：「梵天得自在，三明婆羅門不得自在，不得自在、得自在不同趣，不同解脫，是故梵天、婆羅門不共同也。」

佛言：「彼三明婆羅門，設有人來問難深義，不能具答。實如是不？」

答曰：「如是。」

時，婆悉咤、頗羅墮二人俱白佛言：「且置餘論，我聞沙門瞿曇明識梵道，能為人說，又與梵天相見往來言語，唯

願沙門瞿曇以慈愍故，說梵天道，開示演布。」

佛告婆悉咤：「我今問汝，隨意報我。云何？婆悉咤！彼心念國，去此遠近？」

答：「近。」

「若使有人生長彼國，有餘人問彼國道徑，云何？婆悉咤！彼人生長彼國答彼道徑，寧有疑不？」

答曰：「無疑。所以者何？彼國生長故。」

佛言：「正使彼人生長彼國，或可有疑；若有人來問我梵道，無疑也。所以者何？我常數數說彼梵道故。」

時，婆悉咤、頗羅墮俱白佛言：「且置此論，我聞沙門瞿曇明識梵道，能為人說，又與梵天相見往來言語，唯願沙門瞿曇以慈愍故，說於梵道，開示演布。」

佛言：「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答言：「唯然，願樂欲聞。」

佛言：「若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十號具足，乃至四禪，於現法中而自娛樂。所以者何？斯由精勤，專念不忘，樂獨閑靜，不放逸故。彼以慈心遍滿一方，餘方亦爾，廣布無際，無二、無量，無恨、無害，遊戲此心而自娛樂：悲、喜、捨心遍滿一方，餘方亦爾，廣布無際，無二、無量，無有結恨，無惱害意，遊戲此心以自娛樂。云何？婆悉咤！梵天有恚心、無恚心耶？」

答曰：「無恚心也。」

又問：「行慈比丘有恚心、無恚心耶？」

答曰：「無恚心。」

佛言：「梵天無恚心，行慈比丘無恚心，無恚心、無恚心同趣，同解脫，是故梵天、比丘俱共同也。云何？婆悉咤！梵天有瞋心耶？無瞋心耶？」

答曰：「無也。」

又問：「行慈比丘有瞋心、無瞋心耶？」

答曰：「無。」

佛言：「梵天無瞋心，行慈比丘無瞋心，無瞋心、無瞋心同趣，同解脫，是故梵天、比丘俱共同也。云何？婆悉咤！梵天有恨心、無恨心耶？」

答曰：「無。」

又問：「行慈比丘有恨心、無恨心耶？」

答曰：「無。」

佛言：「梵天無恨心，行慈比丘無恨心，無恨心、無恨心同趣，同解脫，是故比丘、梵天俱共同也。云何？婆悉咤！梵天有家屬產業不？」

答曰：「無也。」

又問：「行慈比丘有家屬產業不耶？」

答曰：「無也。」

佛言：「梵天無家屬產業，行慈比丘亦無家屬產業，無家屬產業、無家屬產業同趣，同解脫，是故梵天、比丘俱共同也。云何？婆悉咤！梵天得自在不耶？」

答曰：「得自在。」

又問：「行慈比丘得自在耶？」

答曰：「得自在。」

佛言：「梵天得自在，行慈比丘得自在，得自在、得自在同趣，同解脫，是故梵天、比丘俱共同也。」

佛告婆悉咤：「當知行慈比丘身壞命終，如發箭之頃，生梵天上。」佛說是法時，婆悉咤、頗羅墮即於座上遠塵離垢，諸法眼生。

爾時，婆悉咤、頗羅墮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九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

時，有尊者名曰淨天，在鞞提訶國人間遊行，至彌絺羅城菴羅園中。時，尊者淨天晨朝著衣持鉢，入彌絺羅城乞食。次第乞食，到自本家。時，淨天母年老，在中堂持食祀火，求生梵天，不覺尊者淨天在門外立。

時，毘沙門天王於尊者淨天所極生敬信。時，毘沙門天王，諸夜叉導從，乘虛而行，見尊者淨天在門外立。又見其母手擎飲食，在中堂上供養祀火，不見其子在外門立。見已，從空中下，至淨天母前，而說偈言：

「此婆羅門尼，	梵天極遼遠，
為求彼生故，	於此祠祀火。
此非梵天道，	何為徒祀此？
汝婆羅門尼，	淨天住門外，
垢穢永無餘，	是則天中天，
蕭然無所有，	獨一不兼資，
為乞食入舍，	所應供養者，
淨天善修身，	人天良福田。
遠離一切惡，	不為染所染，
德同於梵天，	形在人間住，
不著一切法，	如彼淳熟龍，
比丘正念住，	其心善解脫，
應奉以初佛，	是則上福田。
應以正信心，	及時速施與，

當預建立洲， 令未來安樂。
汝觀此牟尼， 已渡苦海流，
是故當信心， 及時速施與，
當預建立洲， 令未來安樂，
毘沙門天王， 開發彼令捨。」

時，尊者淨天即為其母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復道而去。

雜阿含經（九三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爾時，釋氏摩訶男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此迦毘羅衛國安隱豐樂，人民熾盛，我每出入時，眾多羽從，狂象、狂人、狂乘常與是俱。我自恐與此諸狂俱生俱死，忘於念佛、念法、念比丘僧。我自思惟，命終之時，當生何處？」

佛告摩訶男：「莫恐，莫怖，命終之後，不生惡趣，終亦無惡。譬如大樹，順下、順注、順輪，若截根本，當墮何處？」

摩訶男白佛：「隨彼順下、順注、順輪。」

佛告摩訶男：「汝亦如是，若命終時，不生惡趣，終亦無惡。所以者何？汝已長夜修習念佛、念法、念僧，若命終時，此身若火燒，若棄塚間，風飄日曝，久成塵末，而心意識久遠長夜正信所熏，戒、施、聞、慧所熏，神識上昇，向安樂處，未來生天。」

時，摩訶男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一二二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天、阿修羅對陣鬪戰，阿修羅勝，諸天不如。時，天帝釋軍壞退散，極生恐怖，乘車北馳，還歸天宮。

「須彌山下道逕叢林，林下有金翅鳥巢，多有金翅鳥子。爾時，帝釋恐車馬過，踐殺鳥子，告御者言：『可回車還，勿殺鳥子。』御者白王：『阿修羅軍後來逐人，若回還者，為彼所困。』帝釋告言：『寧當回還為阿修羅殺，不以軍眾蹈殺眾生。』於道，御者轉乘南向。阿修羅軍遙見帝釋轉乘而還，謂為戰策，即還退走，眾大恐怖，壞陣流散，歸阿修羅宮。」

佛告諸比丘：「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以慈心故，威力摧伏阿修羅軍，亦常讚嘆慈心功德。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當修慈心，亦應讚嘆慈心功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二二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王舍城中有一士夫，貧窮辛苦，而住佛、法、僧，受持禁戒，多聞廣學，力行惠施，正見成就。彼身壞命終，得生天上，生三十三天，有三事勝於餘三十三天。何等為三？一者天壽，二者天色，三者天名稱。諸三十三天見是天子三事特勝，天壽、天色、天名稱勝。

餘諸天見已，往詣天帝釋所，作如是言：「憍尸迦當知，有一天子始生此天，於先諸天三事特勝，天壽、天色及天名稱。」

時，天帝釋告彼天子：「諸仁者！我見此人於王舍城作一士夫，貧窮辛苦，於如來法、律得信向心，乃至正見成就。身壞命終，來生此天，於諸三十三天三事特勝，天壽、天色及天名稱。」時，天帝釋即說偈言：

「正信於如來， 決定不傾動，
受持真實戒， 聖戒無厭者。
於佛心清淨， 成就於正見，
當知非貧苦， 不空而自活。
故於佛法僧， 當生清淨信，
智慧力增明， 思念佛正教。」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二四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給孤獨長者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有人在我舍者，皆得淨信；諸在我舍而命終者，皆得生天。」

佛言：「善哉！善哉！長者！是深妙說，是一向受，於大眾中作師子吼言：『在我舍者，皆得淨信；及其命終，皆生天上。』有何大德神力比丘為汝說言：『凡在汝舍命終者，皆生天上。』耶？」

長者白佛：「不也，世尊！」

復問：「云何？為比丘尼、為諸天、為從我所面前聞說？」

長者白佛：「不也，世尊！」

「云何？長者！汝緣自知見，知『在我舍命終者，皆生天上』耶？」

長者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長者：「汝既不從大德神力比丘所聞，非比丘尼、非諸天，又不從我面前聞說，復不緣自見知：『若有諸人於我舍命終者，皆生天上。』汝今何由能作如是甚深妙說，作一向受，於大眾中作師子吼，而作是言：『有人於我舍命終者，皆生天上。』？」

長者白佛：「無有比丘大德神力而來告我……」如上廣說，乃至「悉皆生天。世尊！然我有眾生主懷妊之時，我即教彼，為其子故，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及其生已，復教三歸；及生知見，復教持戒。設復婢使、下賤客人懷妊及生，亦如是教。若人賣奴婢者，我輒往彼語言：『賢者！我欲買人。汝當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受持禁戒。』隨我教者，輒授五戒，然後隨價而買；不隨我教，則所不取。若復止客，若傭作人，亦復先要受三歸五戒，然後受之。若復有來求為弟子，若復乞貸舉息，我悉要以三歸五戒，然後受之。又復我舍供養佛及比丘僧時，稱父母名，兄弟、妻子、宗親、知識、國王、大臣、諸天、龍神，若存若亡，沙門、婆羅門、內外眷屬、下至僕使，皆稱其名，而為呪願。又從世尊聞稱名呪願因緣，皆得生天，或因園田布施、或因房舍、或因床臥具、或因常施、或施行路，下至一搏施與眾生，此諸因緣，皆生天上。」

佛言：「善哉！善哉！長者！汝以信心，故能作是說。如來於彼有無上知見，審知汝舍有人命終，皆悉生天。」

爾時，給孤獨長者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生經卷第一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那賴經第一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族姓子，棄家、捐妻子、捨諸眷屬，行作沙門。其婦端正殊好，見夫捨家作沙門，便復行嫁。族姓子聞之心即生念：「與婦相娛樂時，夫婦之禮，戲笑放逸。」心常想此，不去須臾，念婦在前，面類形貌，坐起舉動。愁憂憤惱，不復慕樂淨修梵行，便歸其家。

諸比丘聞，便往啟佛。世尊應時，遣人呼比丘來。輒即受教。比丘至，皆為佛作禮，却坐一面。佛即為比丘，蠲色欲念，除癡愛失，為說：「塵勞之穢，樂少憂多，多壞少成，無有節限。唯有佛及諸弟子明智之人，分別是耳。愛慾罪生，不可稱限，超越色慾，休息眾想，閑居講諦。」時族姓子，尋時證明賢聖之法。

時諸比丘，得未曾有，各共議言：「且當觀此。」於是族姓子，棄家牢獄，銀鐺杻械，想著妻子，而自繫縛，不樂梵行。於時世尊開示如來章句：「諸通慧句，有目章句，化人賢聖。」時諸比丘白世尊曰：「我等觀察是族姓子，棄捐家居，信為沙門，還念妻子形類舉動家事。」世尊為說：「愛慾之瑕、法律之德、生死之難、無為之安，使至聖證無著之界。自非如來、至真、等正覺，孰能爾乎？」

佛告諸比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心常在慾，迷惑情色，不能自制，志縛在慾，無能制者，獨佛勸化，除其所惑愛慾之著耳。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方迹。中

宮嫖女，不可稱數，顏貌端正，色像難及，與他人爭——與
嫖蕩女離于慈哀，或與婢使或與童子而或鬪爭——各各鬪爭，
不肯共和，適鬪爭已，便出宮去。王方迹聞之悲。諸臣吏求
諸嫖女：『不知所趣，愁憂不樂，涕泣悲哀，念諸婦女，戲
笑娛樂，夫婦之義，本現前時，諸作伎樂，思念舉動坐起之
法，反益用愁，不能自解。』

「於時有一仙人興五神通，神足飛行，威神無極，名曰
那賴(晉曰無樂)。見方迹王為愛慾惑不能自解，為興慈哀，
欲為蠲除愛慾之患。飛在空中，而現神足，忽然來下住王殿
上。時王即見，尋起迎逆，讓之在床，則便就坐。問於王曰：
『大王何故意在愛慾、勞思多念、思想情色，不能自諫？』
頓首實然：『宮中嫖女，共爭尊卑上下之敘，不能相和，各
馳捨去，是以憂惑不能自解。』於是仙人為說：『愛慾之難，
離慾之德，世人求欲不知厭足，假使一人得一切欲，無厭無
足。』以偈頌曰：

「『一切世間欲，	非一人不厭，
所有有危害，	云何自喪己？
一切諸眾流，	悉皆歸于海，
不以為滿足，	所愛不厭爾。
假使得為梵，	致尊豪難及，
所欲復超彼，	不以為厭足。
假使閻浮提，	樹木諸草葉，
燒之不以厭，	欲不足如是。
設八輩男子，	端正顏貌姝，
一切加以欲，	威力端正好。
設為言增惡，	毀欲於丈夫，
不以輕為輕，	未厭為用厭。

大王當知此， 設習愛欲事，
恩愛轉增長， 譬如飲鹹水。
於時彼仙人， 為王方迹講，
為說辛苦偈， 令意得開解。』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眾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仙人者，則我身是。爾時相遭，今亦相遇。」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分衛比丘經第二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比丘，普行分衛，一一次第，入婬蕩家舍。於時婬女，見比丘入至其家舍，歡喜踊躍即從座起，尋而奉迎，稽首足下，請入就座。又問：「比丘！仁從何來？」比丘答曰：「吾主分衛，故來乞食。」於時女人，即為施設餽饌眾味，盛之滿鉢，而奉上之。比丘即受，自退而去。彼時比丘，得是美食甘美豐足，心中歡喜，不能自勝，數數往詣婬蕩女舍。時女心念：「計此比丘守法難及。」頻為興設甘脆肥美之食，而授與之。往返不息，學問未明，所作不辦，未伏諸根。見婬蕩女顏色妙好，婬意為動，志在放逸。著婬蕩女，口出軟柔恩情之辭，懷親附心，與語周旋彼家日日不懈。

分衛比丘覩其好色，聽聞音聲，婬意為亂，迷惑憤錯，不能自覺。而佛經曰：「目見好色，婬意為動。」又世尊曰：「雖覩女人——長者如母；中者如姊；少者如妹、如子、如

女。當內觀身念皆惡露無可愛者，外如畫瓶，中滿不淨。觀此四大：地、水、火、風，因緣合成，本無所有。」時彼比丘，不曉空觀，但作色視，姪意則亂，為姪女人，而說頌曰：

「淑女年幼童清淨， 顏貌端正殊妙好，
一一觀容無等倫， 吾意志願共和同。」

時姪蕩女，見此比丘所說如是。「吾本不知兇惡貪姪，反以清淨奉戒意待，謂之仁賢，意犯罪豐。隨其來言，當折答之。」即時以偈而報頌曰：

「當持飲食來， 香華好衣服，
若干種供養， 爾乃與仁俱。」

於是比丘，以偈答女頌曰：

「吾無有財業， 觀我行舉動，
以乞匄而立， 所得者相與。」

於是姪女，以偈頌曰：

「假使卿身無財業， 何為立志求難致？
如卿所作無羞慚， 馳走促出離我家。」

時逐出比丘，追至祇樹門。諸比丘即來詣佛，啟白世尊，具說本末。佛言：「此比丘，宿命曾作水鼈，姪女曾作獼猴，故亦相好。志不得果，還自侵欺，不入正教，增益惱患。於今如是，志願姪女，願不從心，逆見折辱，慚愧而去。」

佛言：「乃往過去無數世時，大江水中，鼈所居遊，其江水邊，樹木熾盛，彼叢樹間，有一獼猴，止頓彼樹。於時彼鼈，從江水出，遙見樹木，有此獼猴，而與談語，稍稍前行，欲親近之，數數往返。相見有日，日日如是，覩之不懈，則起姪意，心為迷惑，污染穢濁，不能自覺。則時以偈而歎，頌曰：

「『顏貌赤黃眼而青， 遊叢樹間戲枝格，

吾今欲問毛滑澤， 欲何志求何所存？』
「獼猴以偈答曰：

「『吾今具知鼈本末， 為國王子有聰明，
 今卿何故而問我？ 我聞此言懷狐疑。』

「於是鼈復以偈答曰：
「『吾心常存志在卿， 心懷恩愛思想念，
 以是之故而相問， 當以何法而得會？』

「獼猴以偈報，頌曰：
「『鼈當知之我處樹， 不應與君共合會，
 假使欲得與我俱， 在叢樹間相供養。』

「於是鼈復以偈答曰：
「『吾所服食以肉活， 柔軟甘美勝果蓏，
 不當貪求不可獲， 當為汝致眾[木*奈]果。』

「爾時獼猴以偈報曰：
「『假使卿身不處樹， 何為求我不可致，
 如今觀我無羞慚， 且自馳走不忍見。』」

佛告諸比丘：「爾時獼猴，今婬蕩女人是，鼈者，分衛比丘是。彼時放逸，而慕求之，不得如願，今亦如是。」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和難經第三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和難釋子多求眷屬，不覩其人，不察行跡，有欲出家，便除鬚髮，而為沙門。受成就戒，不問本末，何所從來？父、母姓字，善、惡、好、醜？識與不識？趣欲得人，

而下鬚髮，授具足戒。諸比丘呵：「不當為此！趣有來人，輒為沙門，欲得眷屬，不顧後患。當問本末，何所從來？舉動安諦，為見侵欺，後悔無及。」和難比丘，都不受諫，值得見人，輒下鬚髮。

爾時之世，有兇惡人博掩之子，遙聞和難釋家之子，有無央數衣被鉢器，好求眷屬，趣得來學。不問本末所從來處，便下鬚髮。其身飢凍，無以自活，欲往誑詐，心豫設計。詣和難所，恭敬肅肅，稽首為禮，威儀法則，坐起安詳，無有卒暴。和難釋子，告其人曰：「沙門安隱，無憂無患，親近愛欲，則非吉祥，懈怠無行。人不知者，為慾所壞，而習愛欲，致無央數憤惱之害。貪著愛欲不能得度。」其人答曰：「我身不能棄捐愛慾而為沙門。」和難又問：「子何以故，不為沙門？沙門者，多獲眾利，子便降意，出為沙門，所學德行，吾悉供給。」其人答曰：「唯諾從命，除諸憂患，假使安隱，便為沙門。」則除鬚髮，受成就戒。

雖作沙門，受教易使，故自示現，恭順無失，精進勤修，未曾懈怠，忍辱順教，時和難見可信可保。不觀內態，不復狐疑，信之如一，以諸衣被及鉢、震越諸供養具，皆用託之。出外遊行，意中安隱。不謂作態，悉斂衣鉢諸供養具，馳走藏竄，獨在一處，與博掩子，俱共飲食。時和難聞彼新弟子所在，即時速還，觀其室中，多所竊取，周匝普問：「今為所湊，權時不現，但遙聞之，彼博掩子，落度兇暴，佯作沙門，欲欺詐卿，竊取財物。」眾人答曰：「卿性倉卒，不問本末，便下鬚髮，今所取物，在於獨處，博掩子俱，而共食飲。以知在彼，恐不禁制，默聲內惱。」

諸比丘聞，具足白佛。於是大聖告諸比丘：「此博掩子，落度之人，不但今世，以畏形貌閑居之像，有所竊欺，前世

亦然。和難比丘不刈續信之，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王舍城，有一賢人，入婬蕩家，與婬女俱，飲食歌戲，而相娛樂。所有財業，不久殫盡，其財物被婬女人悉奪取之，不復聽入其家。婬女逐之，數數發遣，都不肯去。時婬女人，驅出其家，去更求財，爾乃來還。求財不得，用求財故，到鬱單國。雖到彼國，無所識知。時鬱單國，有大尊者，多財饒寶，勢富無量。佯現仁賢，往詣尊者：『吾為賈客，眾人之導，從某國來，多致財寶，道遇惡賊，悉見劫奪，皆失財業，貧窮委厄，無以自活。纔得濟命，盡力奔走，今歸尊者，給侍左右。』於時尊者，見之如此，威儀法則，行步進止，有威神德，此則佳人。吾為設計，令興復故，其人黠慧，聰明辯才，舉動應機，志不懈怠，意性易寤，極可尊者而以自樂。護慎其心，未曾放逸，所作成辦，無事不成，身行清淨，口言柔軟，無有麤獷。工談美辭，眾人見者，莫不歡喜。尊者眷屬，家中大小，悉共敬愛，皆共讚譽。尊者見然，踊躍慰勞，咸以為慶，見其行跡，無有漏失，即時付信。於時尊者觀其人德，內外表裏，不覩瑕短，普勸助之：『其所作，有所成立，第一恭敬未曾輕慢，最見篤信，如弟如兄，等無差特。戒定安諦，無有欺誑。』稍稍付信以大財業，即時竊取，出之在外。車載財寶諸好物，還至王舍城，與妖婬蕩女，飲食相樂。彼於異時，其人不現，普徧行索，不知所湊，觀察藏中，大亡財寶，不可稱計。見無財寶，遍行求索，不知所湊。乃從人聞：『此人還至王舍城，與婬女俱飲食。』此博掩子，非是長者，非仁賢人。尊者心念，以走遠近，不可復得，甚自瞋恨。歎吒說偈：

「『非是賢君子， 外貌以好華，
 不可色信人， 及柔軟美辭。』

觀察舉動行， 外現如佳善，
明者當遠慮， 共止當察試。
乃知志性惡， 博掩子揚聲，
吾時不棄捨， 譬如雜毒食。
云何無反復， 亦復薄恩情？
智者不與俱， 雖救令當捨。
我時適見之， 信故見欺侵，
非賢現賢貌， 竊財而亡走。』

佛告諸比丘：「爾時尊者，今和難比丘身是。落度欺者，今博掩子作沙門欺和難者是。前世相侵，今世亦然。」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邪業自活經第四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眾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和難釋子，為人說經、論生活業，但講飲食衣被之具。為人說經、講福德事報應之果，未曾講論道誼之慧，大獲衣、被、飲食諸饌。攝取此已，立離賢聖，有若干事，說俗經典世間飲食，興起種種非宜之說，不演度世無極之慧。諸比丘見所行分衛，在於人家，但說俗事衣食之供，即時訶諫，轉相告令。眾學聞之，即共追隨呵諫所為：「云何賢者，世尊大聖，已以聖通身最正覺，講世妙法，難及難了。玄普道教，無念無想，其心離名，安隱無患，明者所達。從無央數億百千劫，本從諸佛，聽聞奉持，皆安隱度。諸比丘聞，以家之信，離家為道，而返更說世俗經典。多想多求，興發諸事，世俗飲食，無益之義，離聖賢迹，乃復講論世俗之事。」

時比丘往啟世尊。佛告比丘：「是非沙門。此非具足出家之業，因法生活，但求衣食，未曾教導。」

時佛世尊，以無數事，訶之所作非道法教。告諸比丘：「和難釋子，愚騃丈夫！非但今世以衣食利世俗經典廣說法也！欲自顯名，令眾供養，前世亦爾。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於異閑居，多有神仙，處在其中。有一仙人，愚冥無明，心閉意塞。為國王太子及諸臣吏，唯但講說飲食諸饌衣服之具，不論經道。處知時節，見乘車馬逆為說經、或為迷者而往說經、或處罣礙而為說經、或為衣食世俗諸饌為歎說經，由是之故，致美飲食諸供養具。時異學梵志見之如此，為國王子及諸大臣講說經典，遙見乘騎。時諸仙人往啟和上及餘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訶諫：『非之所為！』於時和上五通仙人，問之菩薩，即時呵譴：『不當如是！其有犯此非義之事，若有誹謗，計此二人皆非善哉。不為奇雅，為說此經，離聖賢住，不應典籍。其聽受者，亦應宜不，則兩墮落。』於是和難，以偈頌曰：

「『兩俱不解誼，	計之兩墮落，
說法不得理，	聽經不解義。
於世俗難值，	神仙講道誼，
以俗衣食供，	無知歎說此！
服食粳米飯，	上美肉全供。
以依聖賢誼，	欲論解典籍，
遊志在閑居，	飯食採果糧。
是吾所歎樂，	神仙歎此法。
道德寂所歌，	法利為梵志，
威儀自調伏，	無得樂非法。
知節而少求，	捨家行分衛，

寧以此業活，無得違經典。』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常以衣食諸饌說法，不論道者，今和難釋子是也！淨諸梵行，其和上者，今比丘眾是；五通仙人我身是。前世相遇，今亦相值。」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是我所經第五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一尊長者，財富無量，金銀珍寶，不可稱數。勤苦治生，飢渴寒熱，觸冒諸難，憂感諸患，不以道理，積此財業。雖為財富，不自衣食、不能布施、不能供養奉事二親、不能給足妻子僕使。無益中外家室親里，安能布施為福德乎？衣即麤衣、食即惡食、意中慳惜、父母窮乏、妻子裸凍、家室內外不與交通。各自兩隨，常恐煩憊，有所求索，所作慳貪。慳惜如此，少福無智，第一矜矜，無所齎持。本治生時或能至誠或不至誠，積累財寶不可稱計，不能衣食。於時壽終，既無子姓，所有財寶，皆沒入官。

世尊告比丘：「且聽愚冥下士得微妙寶，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奴客。萬分之後，無所復益而有減損。」比丘聞此，具足啟佛：「唯然，世尊！有一長者，名號曰某，財富無量，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僕使、不能布施，一旦壽終，財物沒入官。」

佛告諸比丘：「今此尊長者，非但今世慳貪愛惜財寶，前世亦然。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香山，生無央數葦茭諸藥，及胡椒樹，葦茭樹上，時有一鳥，名曰我所，止頓其中。

假使春月藥果熟時，人皆採取，服食療疾。時我所鳥，喚呼悲鳴：『此果我所，汝等勿取！吾心不欲令人採之。』睢叫喚呼，眾人續取，不聽其聲。彼鳥薄福，愁憂叫呼，聲不休絕，緣是命過。」

佛言：「如是，如是！比丘！於是之間，愚騃之子為下士，治行求財，或正或邪，積累財寶，一旦命盡，財不隨身。由如彼鳥名我所者，見葦茭樹及諸藥樹，且欲成熟，叫喚悲鳴：『皆是我所！』人遂採取，不能禁制。」

於時世尊，則說頌曰：

「有鳥名我所，	處在於香山，
諸藥樹成熟，	叫喚是我所。
聞彼叫喚聲，	餘鳥皆集會，
眾人取藥去，	我所鳥懊惱。
如是假使人，	積聚無量寶，
既不念飲食，	不施如斯鳥。
縣官及盜賊，	怨家水火子，
奪之或燒沒，	如我所藥果。
不能好飲食，	床臥具亦爾，
香花諸供養，	所有皆如是。
既致得人身，	來歸於種類，
命盡皆捨去，	無一隨其身。
是故當殖德，	顧念于後世，
人所作功德，	後世且待人。
無得臨壽終，	心中懷湯火，
吾前為放逸，	故當造德本。」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我所鳥者，則今此尊長者是！是故比丘當修學此，不當慳惜，除垢濁心，常修清淨，是諸

佛教！」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野雞經第六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叢樹。大叢樹間，有野猫遊居。在產經日不食，飢餓欲極，見樹王上有一野雞，端正姝好，既行慈心，愍哀一切蚊行喘息人物之類。於時野猫心懷毒害，欲危雞命，徐徐來前在於樹下，以柔軟辭而說頌曰：

「『意寂相異殊， 食魚若好服，
 從樹來下地， 當為汝作妻。』

「於時野雞以偈報曰：

「『仁者有四脚， 我身有兩足，
 計鳥與野猫， 不宜為夫妻。』

「野猫以偈報曰：

「『吾多所遊行， 國邑及郡縣，
 不欲得餘人， 唯意樂在仁。
 君身現端正， 顏貌立第一，
 吾亦微妙好， 行清淨童女。
 當共相娛樂， 如雞遊在外，
 兩人共等心， 不亦快樂哉。』

「時野雞以偈報曰：

「『吾不識卿耶！ 是誰何求耶？
 眾事未辦足， 明者所不歎。』

「野猫復以偈報曰：

「『既得如此妻，	反以杖擊頭，
在中貧為劇，	富者如雨寶。
親近於眷屬，	大寶財無量，
以親近家室，	息心得堅固。』

「野雞以偈答曰：

「『息意自從卿，	青眼如惡瘡，
如是見鎖繫，	如閉在牢獄。』

「青眼以偈報曰：

「『不與我同心，	言口如刺棘，
會當用何致，	愁憂當思想。
吾身不臭穢，	流出戒德香，
云何欲捨我，	遠遊在別處？』

「野雞以偈答曰：

「『汝欲遠牽挽，	凶弊如蛇虺，
掇彼皮柔軟，	爾乃得申敘。』

「野猫以偈答曰：

「『速來下詣此，	吾欲有所誼，
并當語親里，	及啟於父母。』

「野雞復以偈答曰：

「『吾有童女婦，	顏正心性好，
慎禁戒如法，	護意不欲違。』

「野猫以偈頌曰：

「『於是以棘杖，	在家順正教，
家中有尊長，	以法戒為益。
楊柳樹在外，	皆以時茂盛，
眾共稽首仁，	如梵志事火。

吾家以勢力， 奉事諸梵志，
吉祥多生子， 當令饒財寶。』
「野雞以偈報曰：
『天當與汝願， 以梵杖擊卿，
於世何有法， 云何欲食雞？』
「野猫以偈答曰：
『我當不食肉， 暴露修清淨，
禮事諸天眾， 吾為得此聲！』
「野雞以偈答曰：
『未曾見聞此， 野猫修淨行，
卿欲有所滅， 為賊欲噉雞。
木與果各別， 美辭佯喜笑，
吾終不信卿， 安得雞不噉？
惡性而卒暴， 觀面赤如血，
其眼青如藍， 卿當食鼠蟲。
終不得雞食， 何不行捕鼠？
面赤眼正青， 叫喚言猫時，
吾衣毛則豎， 輒避自欲藏，
世世欲離卿， 何意今相振。』
「於是猫復以偈答曰：
『面色豈好乎？ 端正皆童耶！
當問威儀則， 及餘諸功德。
諸行當具足， 智慧有方便，
曉了家居業， 未曾有我比。
我常好洗沐， 今著好衣服，
起舞歌聲音， 乃爾愛敬我。
又當洗仁足， 為其梳頭髻，

及當調誕戲， 然後愛敬我。』

「於是野雞以偈答曰：

「『吾非不自愛， 令怨家梳頭，

其與爾相親， 終不得壽長。』」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野貓，今旃遮比丘是也！時雞者，我身是也！昔者相遇，今亦如是。」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前世諍女經第七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俱。爾時調達心念毒害，誹謗如來自謂有道。眾人呵之，天龍鬼神、釋梵四王，悉共曉喻：「勿得懷害向於如來！莫謗世尊！佛為一切三界之尊，有三達智，無所罣礙，天上天下，莫不歸命。云何誹謗？得罪無量。卿欲毀佛，由如舉手欲擲日月；如以一塵欲超須彌；如持一毛度於虛空。」調達聞之，其心不改。

時諸比丘具以啟佛：「調達有何重嫌，懷結乃爾？」佛告諸比丘：「調達不但今世，世世如是！乃往久遠無數劫時，有一梵志，財富無數；有一好女，端正殊妙，色像第一。諸梵志法其[敖/力]姓者，假使處女與明經者。於時梵志請諸同學五百之眾，供養三月，察其所知。時五百人中，有一人最上智慧，學於三經，博達五典，章句次第，不失經義，問者發遣，無所疑難，最處上座。又年朽耄，面色醜陋，不似類人，兩眼復青。父母愁憂，女亦懷惱：『云何當為此人作婦？何異怨鬼？當奈之何！』

「於時遠方有一梵志，年既幼少，顏貌殊好，聰明智慧，

綜練三經，通達五典，上知天文，下覩地理，災變吉凶，皆預能覩。能知六博、妖異蠱道、懷妊男女、產乳難易，愍傷十方蜎飛蠕動、蚊行喘息、人物之類，懷四等心，慈悲喜護。聞彼[敖/力]姓大富梵志，請諸同學五百之眾，供養三月，欲處於女。尋時往詣，一一難問，諸梵志等，咸皆窮乏，無辭以對，五百之眾，智皆不及。年少梵志則處上坐，時女父母及女見之，皆大歡喜，吾求女婿，其日甚久，今乃獲願。年尊梵志曰：『吾年既老，久許我女，以為妻婦。且以假我，所得賜遺，悉用與卿，可置此婦，傷我年高，勿相毀辱。』年少答曰：『不可越法以從人情，我應納之，何為與卿？』三月畢竟，即處女用與年少梵志。其年老者，心懷毒惡：『卿相毀辱而奪我婦，世世所在，與卿作怨。或當危害或加毀辱，終不相置。』年少梵志常行慈心，彼獨懷害。」

佛告諸比丘：「爾時年尊梵志，今調達是！年少梵志，我身是也！其女者瞿夷是！前世之結，于今不解。」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墮珠著海中經第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一切大聖，神通已達。時諸比丘，於講堂上坐共議言：「我等！世尊從無數劫精進不懈，不拘生死五道之患，欲得佛道救濟一切；用精進故，超越九劫，自致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吾為蒙度，以為橋梁。」時佛遙聞比丘所議，起到講堂，問之：「何論？」比丘白曰：「我等共議，世尊功德，巍巍無量，從累劫來，精進無厭，不避諸難，勤苦求道，欲濟一切，不

中墮落，自致得佛。我等蒙度。」

佛告比丘：「實如所言，誠無有異。吾從無數劫以來，精進求道，初無懈怠，愍傷眾生，欲度脫之，用精進故，自致得佛，超越九劫，出彌勒前。我念過去無數劫時，見國中，多有貧窮，愍傷憐之。以何方便，而令豐饒？念當入海，獲如意珠，乃有所救。撾鼓搖鈴，『誰欲入海採求珍寶？』眾人大會，臨當上船，更作教令：『欲捨父母，不惜妻子，投身沒命，當共入海。』所以者何？海有三難：一者大魚長二萬八千里、二者鬼神羅刹欲翻其船、三者振山。故作此令得無怨。適更令已，眾入皆悔。時五百人，心獨堅固，便望風舉帆，乘船入海，詣海龍王，從求頭上如意之珠。龍王見之，用一切故，勤勞入海，欲濟窮士，即以珠與。時諸賈客，各各採寶，悉皆具足，乘船來還。海中諸龍及諸鬼神，悉共議言：『此如意珠，海中上寶，非世俗人所當獲者。云何損海益閻浮利？誠可惜之！當作方計還奪其珠，不可失之至於人間。』時龍鬼神，晝夜圍遶若干之匝，欲奪其珠。導師德尊，威神巍巍，諸鬼神龍，雖欲翻船奪如意珠，力所不任。

「於時導師及五百人，安隱渡海。菩薩踊躍，住於海邊，低頭下手，呪願海神，珠繫在頸。時海龍神，因緣得便，使珠墮海。導師感激：『吾行入海，乘船涉難，勤苦無量，乃得此寶，當救眾乏，於今海神，反令墮海。』勅邊侍人：『捉持器來，吾[戀-心+升]海水，至於底泥，不得珠者，終不休懈。』即器[戀-心+升]水，以精進力，不避苦難，不惜壽命，水自然趣，悉入器中。諸海龍神，見之如是，心即懷懼：『此人威勢精進之力，誠非世有。若今[戀-心+升]水，不久竭海。』即持珠來，辭謝還之：『吾等聊試，不圖精進力勢如是，天上天下，無能勝君導師者。獲寶齎還，國中觀寶，求願使雨七

寶，以供天下，莫不安隱。』爾時導師，則我身是。五百賈客，諸弟子者是。我所將導即精進行，入於大海，還得寶珠，救諸貧窮，于今得佛。竭生死海，智慧無量，救濟群生，莫不得度。」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旃闍摩暴志謗佛經第九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國王波斯匿，請佛及比丘眾，於中宮飯。佛出祇樹，與大比丘及諸菩薩、天龍神鬼、眷屬圍遶。釋梵四王，華香妓樂，於上供養，香汁灑地。於時世尊與大眾俱，入舍衛城，欲詣王宮。有比丘尼，名曰暴志，木魁繫腹，似如懷妊。因牽佛衣：「君為我夫，從得有身，不給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眾、天人釋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惶：「佛為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摩尼，智慧之明超於日月，獨步三世，無能逮者。降伏諸邪，九十六種，莫不歸伏。道德巍巍，不可為喻，虛空無形，不可污染。佛心過彼，無有等侶。此比丘尼，既佛弟子，云何懷惡，欲毀如來？」

於是世尊見眾會心，欲為決疑，仰瞻上方。時天帝釋尋時來下，化作一小鼠，齧繫魁繩，魁即墮地，眾會覩之，瞋喜交集，怪之所以。時國王瞋：「此比丘尼，棄家遠業，為佛弟子，既不能暢歎譽如來無極功德，反還懷妬，誹謗大聖乎！」即勅侍者：「掘地為深坑，欲倒埋之！」

時佛解喻：「勿得爾也！是吾宿罪，非獨彼殃。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有賈客，賣好真珠，枚數甚多，既團明好。

時有一女詣欲買之，向欲諧偶。有一男子，遷益倍價，獨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懷瞋恨，又從請求復不肯與，心盛遂怒：『我前諧珠，便來遷奪，又從請求，復不肯與。汝毀辱我，在在所生，當報汝怨，所在毀辱，悔無所及。』

佛告諸比丘國王及諸比丘：「買珠男子，則我身是；其女身者，則暴志是。因彼懷恨，所在生處，常欲相謗。」

佛說如是，眾會疑解，莫不歡喜。

佛說黿獼猴經第十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時諸比丘，會共議言：「有此暴志比丘尼者，棄家遠業，而行學道，歸命三寶。佛則為父；法則為母；諸比丘眾以為兄弟。本以道法而為沙門，遵修道誼，去三毒垢，供侍佛法及比丘僧，愍哀一切，行四等心，乃可得度。而反懷惡，謗佛、謗尊、輕毀眾僧，甚可疑怪，為未曾有。」時佛徹聽，往問比丘：「屬何所論？」比丘具啟向所議意。

於時世尊告諸比丘：「此比丘尼，不但今世念如來惡，在在所生，亦復如是。吾自憶念，乃往過去無數劫時，有一獼猴王，處在林樹，食果飲水，愍念一切歧行喘息、人物之類，皆欲令度使至無為。時與一黿以為知友，親親相敬初不相忤。黿數往來，到獼猴所，飲食言談，說正義理。其婦見之數出不在，謂之於外姪蕩不節。即問夫聳：『卿數出為何所至湊，將無於外放逸無道？』其夫答曰：『吾與獼猴，結為親友，聰明智慧，又曉義理，出輒往造，共論經法，但說快事，無他放逸。』其婦不信，謂為不然。又瞋：『獼猴誘誅

我夫，數令出入。當圖殺之，吾夫乃休。』因便佯病，困劣著床。其聳瞻勞，醫藥療治竟不肯差，謂其夫言：『何須勞意損其醫藥？吾病甚重，當得卿所親親獼猴之肝，吾乃活耳！』其夫答曰：『是吾親友，寄身託命，終不相疑，云何相圖用以活卿耶？』其婦答曰：『今為夫婦，同共一體，不念相濟，反為獼猴，誠非誼理？』其夫逼婦，又敬重之。往請獼猴：『吾數往來，到君所頓，仁不枉屈詣我家門，今欲相請到舍小食。』獼猴答曰：『吾處陸地，卿在水中，安得相從？』其鼈答曰：『吾當負卿，亦可任儀。』獼猴便從，負到中道。謂獼猴言：『仁欲知不，所以相請，吾婦病困欲得仁肝服食除病。』獼猴報曰：『卿何以故，不早相語？吾肝挂樹不齎持來。』促還取肝，乃相從耳，便還樹上，跳踉歡喜。時鼈問曰：『卿當齎肝來到我家，反更上樹，跳踉踊躍，為何所施？』獼猴答曰：『天下至愚，無過於卿！何所有肝而挂在樹？共為親友，寄身託命，而還相圖，欲危我命，從今已往，各自別行。』

佛告比丘：「爾時鼈婦，則暴志是；鼈者，則調達是；獼猴王者，則我身是。」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五仙人經第十一

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與諸菩薩俱。佛告諸會者：「乃往久遠無數劫時，有五仙人，處於山藪。四人為主，一人給侍，供養奉事，未曾失意，採果汲水，進以時節。一日遠行，採果水漿，懈廢眠寐，不以時還。日以過中四人失食，懷恨飢患，謂其侍者：『卿給使令，何得

如是？如卿所行，可為凶呪，不宜族姓。』侍者聞之，憂感難言，退在樹下，近水邊坐，偏翹一脚，思惟自責：『執勞積久，今違四仙時食之供，既失道教，不順四等。』遂感而死。其足常著七寶之屐，翹足而坐。著屐墮水，而沒一隻。命過之後，即生外道為凶呪子。年十餘歲，與其同輩，戲于路側。時有梵志過見戲童，人數猥多，遍觀察之，見凶呪子，特有貴相，應為王者，顏貌殊異，於人中上。梵志命曰：『爾有王相，不宜懊惱遊於眾內。』童子答曰：『吾凶呪子，何有王相？』梵志又曰：『如吾經典，儀容形體，與讖書符合，爾則應之。深思吾語，誠諦無欺。斯國之王當用某日某時薨殞，必禪爾位。』童子答曰：『唯勿廣之，協令靜密，設如仁言，當重念恩，不敢自僞。』梵志言畢，尋逃遁走，出之他國。後日未幾，王薨絕嗣，娉求賢士，以為國胄。群臣議曰：『國之無主，如人之無首，宜速發遣使者，勤求有德，以時立之。』使者四布，遙見斯童有異人之姿，輒尋遣人還啟群臣：『唯嚴王制，威儀法駕，幸來奉迎。』群臣百寮，莫不踴躍，如使者所白，嚴駕奉迎。香湯洗沐，五時朝服，寶冠劍帶，如先王之法，前後導衛，不違國典。即位處殿，南面稱制，境土安寧，民庶踊悅。

「於時梵志，仰瞻天文，下察地理，知己嗣立，即詣宮門求覲。門監啟曰：『外有梵志，欲求覲尊。』王詔見之。梵志進入，占謝呪願，又白王曰：『如我所瞻，今果前誓，寧審諦乎！』王曰：『誠哉！道人神妙，蒙恩獲祚。』王曰：『道人，豈欲半國分藏珍寶乎？婦女美人、車馬侍使，恣所欲得！』梵志答曰：『一無所欲，唯求二願：一曰、飲食進止，衣服臥起，與王一等相須，勿有前後；二曰、參議國事，所決同意，莫自專也。』王曰：『善哉！思嗣二願，此豈不易乎！』

王修治國，常以正法，不枉萬民。梵志受恩，因自憍恣，輕蔑重臣，群臣忿怨，俱進諫曰：『王尊位高，宜與國臣耆舊參議，偏信乞士，遂令悠慢陵侮群職。鄰國聞之，將為所嗤，以致寇難。』王曰：『吾少與之久有本誓，安可廢耶？』臣諫不止：『若王食饌，但勿須之，則必改也！』王遂可之，伺梵志出，不復須還，則先之食。梵志恚曰：『本要。云何今先獨食？』王曰：『雖吾先食，卿出未歸，豫別案饌，卿自來晚。』梵志罵曰：『咄凶呪子，不顧義理，而違本誓。』群臣聞之，臨臣毀君，咸奏欲殺。王詔群臣：『以何罪罪之？』各各進曰：『或云甑蒸之、或云煮之、或云枝解、或云臼擣、或云五[木*瓦]截耳割舌挑目殺之。』王無所聽：『吾奉道法，慈心愍哀眾生之類，不害蠕動，況危人命！但給資糧，驅令出國。』群臣奉詔即給衣糧，逐使出境。

「獨涉遠路，觸冒寒暑，疲極憔悴，無所似類，而到他國。詣異梵志家，舊與親親，又而問曰：『卿何從來？何所綜習？業何經典，能悉念乎？』答曰：『吾從遠來，飢寒見逼，忘所誦習。』梵志心念：『此人所誦，今已廢忘，無所能化，當令田作，輒給奴子及犁牛耕。』見梵志耕種苦役奴子，酷令平地走使東西，奴子無聊，欲自投水。往到河側，則得一隻七寶之屐。心自念言：『欲與大家，大家無恩；欲與父母，必賣噉食。梵志困我，役使無賴，吾當奉承，以屐上之，可獲寬恣。』則齎屐還，用上梵志。

「梵志欣豫，心自念言：『此七寶屐，其價難訾。吾違王意，以屐奉上，愆咎可解。』尋還王國，以屐上王，深自陳悔前之罪愆，願得原赦。王曰：『善哉！』王即納之幔裏，別座坐之。會諸群臣則詔之曰：『卿等寧見前所逐梵志不耶？』答曰：『不見！』『設使見者當如之何？』答曰：『當斷其手足、

截其耳鼻、斷頭斬腰，五毒治之。』王曰：『設使見者，能識之乎？』臣曰：『不審！』王出寶屐，以示群臣，命梵志出，與臣相見：『致此異寶，當共原之？』群臣啟曰：『此梵志罪，如山如海，不可赦也！獻屐一隻，何所施補？若獲一綱，罪可除也！』王即可之，重逐梵志，令更求一隻。梵志懊惱：『吾本呼嗟，而轉加劇。』還故主人，主人問曰：『卿至何所？而所從來？』梵志匿之不敢對說：『云偶行還。』則付犁牛奴子，使令耕種如前。

「於時梵志問奴子曰：『汝前寶屐，本何從得？』奴子俱行，示得屐處，至于水側，遍恣求之，不知隻處。奴子捨去，梵志心念：『此之寶屐，必從上流來，下行求之不得。』即逆流上行，見大蓮華，順流迴波，魚口銜之。其華甚大，有千餘葉。梵志心念：『雖不得屐，以此華上之，儻可解過得復前寵。』便復執華，則見四仙人坐於樹下。前為作禮，問訊起居、聖體萬福。仙人曰：『然！卿所從來？』答曰：『吾失王意，雖獻一屐，不足解過，故逆流來，求之未獲。』仙人告曰：『卿為學人，當知進退！彼國王者，是吾等子，存待愛敬，同食坐起參宜。云何一旦罵之凶呪乎？卿之罪重，當相誅害！』今不相問，指示樹下：『則王先身為侍者時，供給仙時，坐翹一脚，憾結而終，寶屐墮水，一隻著脚，便自取去。』梵志取屐，稽首謝過，還到本國，續以上之。王即歡喜，群臣意解，復其寵位。」

佛告諸比丘：「爾時王者，則吾身是；四仙人者——拘留秦佛、拘那含文尼佛、迦葉佛、彌勒佛是也；其梵志者，調達是也。」

佛說爾時，莫不歡喜。

◎生經卷第一

生經卷第二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舅甥經第十二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俱。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無數劫時，姊弟二人。姊有一子，與舅俱給官御府織金縷、錦綾羅縠，珍好異衣。見帑藏中琦寶好物，貪意為動，即共議言：『吾織作勤苦不懈，知諸藏物好醜多少，寧可共取用解貧乏乎！』夜人定後，鑿作地窟，盜取官物，不可貲數。明監藏者，覺物減少，以啟白王。王詔之曰：『勿廣宣之令外人知。舅甥盜者，謂王多事不能覺察，至于後日，遂當懼伏必復重來。且嚴警守，以用待之，得者收捉無令放逸。』藏監受詔，即加守備，其人久久，則重來盜。外甥教舅：『舅年尊體羸力少，若為守者所得，不能自脫。更從地窟，却行而入，如令見得，我力強盛，當濟免舅。』舅適入窟，為守者所執。執者喚呼，諸守人捉甥不制。畏明日識，輒截舅頭，出窟持歸。晨曉藏監具以啟聞。王又詔曰：『輿出其尸，置四交路，其有對哭取死尸者，則是賊魁。』棄之四衢，警守積日。

「於時遠方，有大賈來，人馬車馳填噎塞路，奔突猥逼其人射鬪，載兩車薪置其尸上。守者明朝具以啟王，王詔微伺：『伺不周密，若有燒者，收縛送來。』於是外甥，將教僮豎執炬舞戲，人眾總鬪，以火投薪，薪燃熾盛。守者不覺，具以啟王。王又詔曰：『若已蛇維，更增守者，嚴伺其骨，來取骨者，則是原首。』甥又覺之，兼猥釀酒，特令醇厚詣

守備者，微而酤之。守者連昔飢渴，見酒宗共酤飲，飲酒過多，皆共醉寐。俘囚酒瓶，受骨而去，守者不覺，明復啟王。王又詔曰：『前後警守，竟不緝獲，斯賊狡黠，更當設謀。』王即出女，莊嚴瓔珞，珠璣寶飾，安立房室，於大水傍。眾人侍衛，伺察非妄，必有利色來趣女者。素教誡女，得逆抱捉，喚令眾人則可收執。他日異夜，甥尋竊來，因水放株令順流下，唱叫莽急，守者驚趣謂：『有異人！』但見株杌，如是連昔，數數不變，守者翫習，睡眠不驚。甥即乘株，到女室，女則執衣，甥告女曰：『用為牽衣，可捉我臂。』甥素凶黠，預持死人臂以用授女，女便放衣，轉捉死臂，而大稱叫遲。守者寤，甥得脫走。明具啟王，王又詔曰：『此人方便獨一無雙，久捕不得，當奈之何？』

「女即懷妊，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遍國中：『有人見與有鳴嘯者，便縛送來。』抱兒終日，無鳴嘯者。甥為餅師住餅爐下，小兒飢啼，乳母抱兒趣餅爐下，市餅舖兒，甥既見兒，即以餅與因而鳴之。乳母還白王曰：『兒行終日無來近者，飢過餅爐，時賣餅者授餅乃鳴。』王又詔曰：『何不縛送？』乳母答曰：『小兒飢啼，餅師授餅因而鳴之，不意是賊，何因囚之？』王使乳母更抱兒出，及諸伺候見近兒者，便縛將來。甥酤美酒，呼請乳母及微伺者，就于酒家。勸酒大醉眠臥，便盜兒去。醒悟失兒，具以啟王。王又詔曰：『卿等頑騃，貪嗜狂水，既不得賊，復亡失兒。』甥時得兒，抱至他國。前見國王，占謝答對，引經說誼，王大歡喜，輒賜祿位，以為大臣，而謂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無逮卿者，欲以臣女，若吾之女，當以相配，自恣所欲。』對曰：『不敢！若王見哀，其實欲索某國王女。』王曰：『善哉！從所志願！』王即有名自以為子，遣使者往，往令求彼王女，

王即可之。王心念言：『續是盜魁，前後狡猾。』即遣使者：『欲迎吾女，遣其太子，五百騎乘，皆使嚴整。』王即勅外，疾嚴車騎。甥為賊臣，即懷恐懼，心自念言：『若到彼國，王必被覺，見執不疑。』便啟其王：『若王見遣，當令人馬五百騎，具衣服鞍勒一無差異，乃可迎婦。』王然其言，即往迎婦。

「王令女飲食待客，善相娛樂，二百五十騎在前；二百五十騎在後。甥在其中，跨馬不下。女父自出，屢觀察之。王入騎中躬執甥出：『爾為是非前後方便，捕何叵得？』稽首答曰：『實爾是也！』王曰：『卿之聰哲，天下無雙，隨卿所願，以女配之，得為夫婦。』」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甥者，則吾身是；女父王者，舍利弗是也；舅者，調達是也；女婦國王父，輸頭檀是也；母，摩耶是；婦，瞿夷是；子，羅云是也。」

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閑居經第十三

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留國轉遊，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稍至城裏聚落，有自然好音，佛頓其中。時彼聚落有梵志長者，與無央數眾，悉共普聞。有大寂志，姓曰瞿曇，釋族姓子，棄國轉遊城裏聚落，與大比丘五百人俱。彼佛大聖，名稱普聞，流遍十方，莫不宣揚。疑者肅驚，戰戰兢兢，莫不欣戴，號曰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導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則以加哀，天上人間諸魔梵天、沙門梵志、開化天人，證以六通，獨步三界。所說經法，

初語亦善，中語亦善，竟語亦善。分別其義，微妙見諦，淨修梵行，得覲如斯如來、至真、等正覺，善哉蒙慶，若能稽首，敬受道教，功祚無量。

於時梵志長者，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却坐一面，敬問占謝，叉手白佛者，揖讓者，遙見默者，却住一面者。於時世尊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來問汝者，何所沙門不當供養奉事？」答曰：「不及，唯佛說之！」

佛言：「其有沙門梵志，眼著妙色、耳貪五音、鼻慕好香、口存美味、身猗細滑，志于諸法不捨於欲、貪嫉恩愛，志求無厭，焚燒之痛。如是之比沙門梵志，不當供養奉事尊敬。」白佛言：「有來問者，當以是答乃合善義，則應法化。所以者何？我等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恩愛之著，貪求無厭，斯輩之類，迷于五陰，惑於六衰。官爵俸祿，財物富貴，不以懈倦，與俗無別。以是之故，不當奉供順此等類。」

佛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來問汝者，當供事奉敬尊重何所沙門梵志？當云何乎？」白世尊曰：「其不著念五陰六衰婬怒癡，習濟色聲香味細滑之念，斯等積德，溫雅和順，正當供事如此之輩，沙門梵志。」

佛告城裏聚落梵志長者：「汝等何故說此言乎？寧有比類？安知沙門梵志，已離婬怒癡，又教人離及色聲香味細滑恩愛之著，心惱之熱，諸情無厭。」答佛言：「吾等數見沙門梵志，端正殊好，捨色聲香味細滑所欲，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棄諸瑕惡，志無所求，燕居獨處，彼則永除色痛想行識諸法之念，斷求念空。常察此等沙門梵志，離婬怒癡，亦教人離，捨色聲香味細滑之念。聽聞如是，以斯為樂，恩愛之著，永以除盡。可意色欲，諸所慕求，[火*霍]然已離，則以時節供事所樂，五陰六情，亦復如是。我觀此

等沙門梵志，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獨而燕處，則已永除眼色耳聲鼻香口味身受心法，積眾德本，恭順和雅，如是比像，我等觀之。沙門梵志離婬怒癡，及教人離，我等今日，自歸佛及法僧，奉受五戒，為清信士。」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舍利弗般泥洹經第十四

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迦蘭陀竹園中。爾時賢者舍利弗在那羅聚落，得疾困劣，寢在于床，與諸賢者沙彌俱。於時舍利弗，尋般泥洹，侍者諄那供養奉事，如法已訖，取鉢衣服，就王舍城。到竹樹間，已日昃時，從燕處起，取鉢衣服，至阿難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諄那沙彌白阿難曰：「唯然，仁者！欲得知不？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我今齋持和上舍利及鉢衣服。」賢者阿難報諄那曰：「便與我俱往詣佛所敬事修禮，儻從世尊得聞要法。」諄那答曰：「唯然從命！」

於時阿難與諄那俱往詣佛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叉手白佛：「我身羸極，無復力勢柔弱疲劣，不能修法。所以者何？諄那(晉言碎末)沙彌來詣我所，稽首足下為我說言：『仁者欲知，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并齋衣鉢及舍利。』」佛告賢者阿難：「汝意諄那念舍利弗比丘，齋於戒品而滅度，定品、慧品、解脫品、度知見品而滅度乎？又吾了是法，致最正覺，乃分別說；及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佛所現信。汝於今見舍利弗比丘又般泥洹，而反愁感，涕泣悲哀，不能自勝。」

賢者白世尊曰：「舍利弗比丘不齋持戒、定、慧、解、

度知見品而滅度也。世尊以是分別斯法，成最正覺，分別說耳！及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念、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亦不齋此而滅度也！」

阿難白佛：「唯然，世尊！舍利弗比丘奉戒真諦，有妙辯才，講法無厭，其四部眾，聽之不倦，說之不懈，多所勸助，開化未解，令心欣豫，莫不奉命。知節止足，常志精進，志常定止，有大聖智無極之慧，卒問對之言辭，應機發遣，博達能了，尋音答報，一切能通，智慧為寶，眾德具足。舍利弗比丘，巍巍如是。以故我見舍利弗比丘取滅度去，愁憂悲哀，心懷感感，不能自勝！」

佛告阿難：「生者在世，安可久存？有諸思想緣起之法，必當歸盡，壞敗永沒，法當崩敗，法應當壞。欲使不爾，終不可得。」

佛告阿難：「佛本自說，一切恩愛皆當別離。夫生有終，物成有敗，合則有散，應當滅盡壞敗，欲使不爾，安得如意？應當終沒歸于無常，離別之法，欲使不散，安得可獲乎？」

佛語阿難：「舍利弗所遊之處，佛心則安，不以為慮。應當別離，壞敗無常，欲使不至，安可獲乎？法起有滅，物成有敗，人生有終，興盛必衰，應當無常。別離之法，欲使不至，未可獲也！譬如大寶之山，嵩高之頂，一旦崩摧。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在眾僧中，今取滅度，如寶山崩。無常壞敗，別離之法，欲使不至，安得如意？」

佛告阿難：「猶大寶樹，根芽莖節，枝葉華實，具足茂好，大觚卒墮，則現缺減，視之無威。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存在眾僧，今取滅度，眾僧威減，應當滅盡。無常衰耗，欲使不至，豈可得乎？是故，阿難！從今日往，自修身行，已求歸依，以法為證，歸命經典，勿求餘歸。云何比丘作是

行乎？於是比丘，自觀身行，內外非我，當自觀察，調御其心，觀諸世間，皆由無黠。內觀痛痒，觀外痛痒，內外非我，入于善哉！調御其心，察世無明，內觀其心，亦觀外心，不得內外，入于善哉！自調其心，觀世無黠，觀上日月，亦觀外法，不徇內外，入于善哉！調御其心，觀世無黠。」

佛告阿難：「是為修其身行，自求歸依，處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人。」

佛告阿難：「其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從我受教，自修其身，自求歸依，處於法地，歸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人。出家比丘為佛弟子，順此教者則順佛教。」

佛說如是，阿難及沙彌、諸比丘眾，聞經歡喜，受教而退。

佛說子命過經第十五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舍衛城中，有一異人，息男命過。父母愛重，無不欲念視之無厭。以子之憂，狂亂失志，奔走門戶中庭街路求子，願來見我，當於何所得覩汝形？於時是人隨其門路，出舍衛城，至祇樹給孤獨園，往詣佛所，默然立前。

佛問其人：「汝何以故本制其心，今者諸根變沒不常，憔悴羸極？」其人白佛言：「用為問我諸根變異。所以者何？獨有一子，舉家愛重，莫不敬愛，視之無厭。今以命過，以子之憂，而發狂癡。其心迷亂，開軒窗及門戶求索子，願來見我，何所求子？」

佛言：「其人恩愛之著，別離則憂，啼泣悲哀，憂惱之患，合會有離，適有所愛，必致惱患。」

爾時其人，聞佛所語，心中忽然了世無常，三世如幻，即受佛戒，稽首而退。

佛說比丘各言志經第十六

聞如是：

一時佛遊於越祇音聲叢樹，與尊比丘俱——一切聖賢，諸通已達，皆悉耆年——其名曰賢者舍利弗、賢者大目連、賢者迦葉、賢者阿那律、賢者離越、賢者邠耨文陀弗、賢者須菩提、賢者迦旃延、賢者優波離、賢者離垢、賢者名聞、賢者牛呾、賢者羅云、賢者阿難，如是之比，大比丘眾五百人。爾時賢者大目犍連及大弟子，天欲向明，從坐起，往詣賢者舍利弗所。時舍利弗遙見諸大弟子相隨而來，適覩此已，至離越所，而謂之曰：「離越，且觀大聖眾來，諸目連等。」賢者離越，尋時往詣舍利弗所，手執涼扇，詣舍利弗所。所以者何？今日且當因舍利弗得聞講法，與大弟子一時同心。

時舍利弗見大弟子，尋以勞賀賢者阿難：「善來，阿難！能自枉屈，為佛侍者，親近世尊，宣聖明教。當問阿難！心所懷疑。音聲叢樹，為其樂乎？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而現雅德？」阿難答曰：「常以時節，修具足行，分別其議，成就微妙，淨修梵行，多所發起，多所成就，至於博聞，曉了言教，心意開解，處于快見，為諸四輩，講說經典，粗舉要言，濟諸曠野深谷之患。如是！舍利弗比丘，應在音聲叢樹之間。」

時舍利弗復問離越：「卿意云何？賢者阿難所說辯慧，

猶師子吼。今問離越，仁者覩此，音聲叢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而現雅德？」離越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閑居燕坐，樂于獨處，除去家想，而無愛欲。在於眾人，而不放逸，不樂輕戲，憺怕定然，其心不亂，志在空行。如是比丘，應在音聲叢樹之間，則現雅德。」

又舍利弗，復問賢者阿那律：「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而現雅德？」阿那律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天眼徹視，道眼清淨，覩於天人，三千大千佛之國土，普見無礙。譬如假喻，有眼之人，上高樓閣，從上視下，悉見所有人民行來出入進退，居止屋舍。如是，舍利弗！比丘天眼覩見三界，無一罣礙，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

舍利弗問大迦葉曰：「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而現雅德？」迦葉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自處閑居，勸人閑居；自修賢聖，勸人賢聖；自服弊衣，勸人弊衣；自知止足，勸人止足；自身少求，勸人少求；自身寂然，勸人寂然；自身精進，勸人精進；自身制心，勸人制心；自身定意，勸人定意；自身專修，勸人專修；自身戒具、三昧、智慧、解脫、度知見慧，勸人亦然；自身教化，勸發眾人，聽採法義，開化說經，於法無厭，勸人亦然。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

又舍利弗問大目犍連：「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不？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而現雅德？」目連答曰：「唯舍利弗，

假使比丘，得大神足，威聖無量，普尊自由，於其神足，所念自在。於變化示現無央數形，能變一身至不可計，則還合一；於此牆壁山藪谿谷，通過無礙，出無間、入無孔；入地復出，譬如入水；履水不溺，若行陸地；處於虛空，結加趺坐，若如飛鳥；身出光[火*僉]，如大火聚；身中出水，猶如流泉，其身不濡；今此日月，威神光光，照於天下，從地舉手，捫摸日月，化大其身，至于梵天。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

爾時目連問舍利弗曰：「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不乎？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云何比丘，在音聲叢樹，而現雅德？」舍利弗答曰：「假使比丘，制心自在，不隨身教。自於其室，三昧正受，發意之頃。明旦、日中、日冥，定意一心，人定夜半後夜，自由所行，常得自在，無所罣礙。譬如長者，若尊者子，淨水洗沐，著新好衣，所有具足，無所少乏。隨其所欲，欲得何衣、眾寶瓔珞、香花伎樂，明晨、日中、向夜，所欲止處，衣裳服飾，臥起床榻，悉得自在。如是，目連！制心不隨亂意，明旦、日中、闇冥、人定，夜半後夜，隨其所欲，禪定三昧，隨其所觀，皆得自在。比丘音聲叢樹，則現奇雅。」

爾時賢者舍利弗謂目連連：「賢者已說，吾等之類，盍各言志，隨其辯才，各宣其意，寧可俱往詣佛大聖啟說此事，如佛所說，吾當奉行。」目連答曰：「唯命是從！」

於是舍利弗前白世尊：「我等之類，各演所知，今故啟白，得其理不？」於是世尊讚舍利弗、賢者阿難：「善哉，善哉！阿難所說。所以者何？比丘博聞則持不忘，若有說法，初善、中善、竟善，分別其義，微妙具足，淨修梵行，能分別此。如是像法，博聞普達，觀之自在，其心清淨，降伏諸

根，皆能曉了，則為四輩。粗略舉要，演說經典，各令得所。善哉，善哉！離越！若之所說。所以者何？假使比丘，在於閑居，其行寂然，其心清淨，分別空無。善哉，善哉！阿那律！爾之所說。所以者何？今卿天眼覩見三千大千佛國，如於高樓上察見在下。善哉，善哉！迦旃延！爾之所說。所以者何？汝見四諦，無復狐疑。善哉，善哉！須菩提！能解說空法，以空為本。善哉，善哉！牛伺！爾之所說。所以者何？畏生死苦，樂於泥洹。善哉！邠耨！分別經義，演說佛典。善哉，善哉！優波離！分別罪福，奉修法律。善哉，善哉！離垢！去三毒罪，得三脫門。善哉，善哉！名聞！清修善德，并化眾人。善哉，善哉！羅云！守護禁戒，無所違犯。善哉，善哉！大迦葉！樂在閑居，勸他閑居，以十二事，常自修身，亦勸他人。善哉，善哉！目犍連！得大神足無量，大尊自在，分一為萬，萬還合一，能捫摸日月，身至梵天。善哉，善哉！舍利弗！明旦、日中、日入、人定，夜半後夜，禪定三昧，常得自在。如長者子，沐浴著衣，以寶瓔珞，晝夜三時，恣意所服。」

佛告諸比丘：「汝等各說所知，皆快順法，無所違錯。復聽吾言。云何比丘？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乎？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軟悅人。在音聲樹，而現雅德。於是比丘，明旦從其衣鉢，入于聚落，若在異國，處在樹下。於是明旦，著衣持鉢，入彼國邑，若於聚落，護諸根門，分衛始竟，飯食畢訖，藏去衣鉢，洗其手足，獨坐燕處，結加趺坐，正身直形，安心在前，則觀於世，一切無常。心自念言：『假使吾身，漏盡意解，乃從坐起。』輒如所言，諸漏不盡，不從坐起。比丘如是，在音聲叢樹，則現奇雅。」

於時世尊而說偈曰：

「博聞持法微妙最，
為無央數而講說，
內自觀身外勸化，
遵修世尊博聞教，
其目清淨無所著，
觀見眾生若干種，
譬如師子由山居，
止足解脫隨類教，
若在地上及梵宮，
普能至彼無所礙，
淨妙智慧普解人，
一切知足棄諸惡，
如是上人說微妙，
所演善哉順上義，
其天中天無廢礙，
其諸神通普平等，
彼時世尊曰除雲，
如諸比丘所應行，
貪諸微妙多少求，
著衣持鉢威儀則，
其有能修如此妙，
得至寂然去塵垢，
分別經典解法義，
有志閑居樂獨處。
執御樂禪身自行，
有在燕處若樹下。
蠲除身病四百四，
燕處樹間德如斯。
獨處閑居猗寂靜，
處在燕處德如斯。
若捷沓憩及人間，
處在燕樹德如斯。
心得自在諸根定，
處在燕樹德如斯。
各各講法隨所知，
往詣世尊敘所說。
音聲如梵寂志尊，
尊師應時開慧門。
因此興教聽吾言，
燕處樹間志奇雅。
最勝分別其心行，
其行如鳥遊虛空。
聖不興嫉無懷害，
處在燕樹德如斯。」

佛說如是，諸大弟子、天龍鬼神、阿須倫，聞經莫不歡喜。

佛說迦旃延無常經第十七

聞如是：

一時佛遊阿和提國。爾時賢者迦旃延告諸比丘：「諸賢者聽！一切合會，皆當離別。雖復安隱，會致疾病，年少當老；雖復長壽，會當歸死，如朝露花日出即墮。世間無常，亦復如是。年少強健，不可常存。譬如日出照於天下，不久則沒。如是，賢者！合會有別，人生有死，興盛必衰，一切萬物，皆歸無常，壞敗歸盡。如樹果熟，尋有墮憂。萬物無常，亦復如是。合會有離，興者必衰。譬如陶家作諸瓦器，生者熟者，無不壞敗。如是，賢者！合會有離，興者必衰，生者有死，恩愛離別，所求所慕，不得如意，爾時則有惡應變怪現矣！其病見前，諸相危熟，身得疾病，命轉向盡，骨肉消滅，已失安隱，得大困疾，懊惱叵言，體適困極，水漿不下，醫藥不治，神呪不行，假使解除無所復益。醫見如是，尋退捨去，最後命盡。至於鞭[革*亢]，與于凶危，若使為變，命欲盡時，則有六痛，遭於苦毒。鞭[革*亢]之惱，眾患普集，己所不欲，自然來至，轉向抒氣。或塞不通，但有出氣無有入氣，出息亦極、入息亦極，諸脈欲斷，失於好顏，臥起須人，人常飲飼。雖得醫藥糜粥含之，必復苦極，不能消化。欲捉虛空，白汗流出，聲如雷鳴，惡露自出，身臥其上，歸於賤處。命盡神去，載出野田或火燒之，身體臭腐，無所識知。飛鳥所食，骨節支解，頭項異處連筋斷節，消為灰土，一切無常。當是之時，身為所在？頭足手脚，為何所處？初始死時，出在塚間，父母、兄弟、妻子皆共逐之，親厚知識，亦復如是。啼哭愁憂，悲哀呼嗟，椎胸殞憫，葬埋已訖，各自還歸，亦不能救。身獨自當之，棄捐在地，猶如瓦石，不

聞聲香味，細滑亦不見，色及與五欲，無所識知。以是之故，知身無常。孝順供養父母、恭敬沙門諸道士、布施持戒齋肅守禁修行，起住迎逆，稽首作禮，叉手自歸。今諸賢者，諦省察此，當念無常、苦、空、非身。」於是說偈曰：

「已見如此大恐懼，	計求人身甚難得，
當行精進救頭火，	除諸勤苦立大安。
往古佛時值不閑，	莫計吾我及放逸，
得無遇此無量苦，	生死之患地獄酷。
志在愛欲無為惡，	伏諸根本故說此，
無得念惡及諸想，	得至寂然如壞賊。
無得念言是我所，	於是無我亦無吾，
無得不尊自謂勢，	攝身諸事伏其心。
常當羞慚知身時，	杼棄軀命無所著，
無得長夜在惡趣，	慎莫為此遭是患。
勿復往至閻羅界，	常當孝順供二親，
積累功德為後護，	因是疾得賢聖路。
勿求眾安而犯惡，	無承邪教為卒暴，
觀察此以常興施，	棄捐愛欲諸瑕穢。
然後當求於父母，	妻子親屬及知友，
常承佛教不違命，	將無不值就後世。
假使疾病求父母，	妻子親屬及知友，
欲令救護不能得，	功德智慧後世明。」

賢者迦旃延，為諸比丘說法如此，比丘歡喜則時受教。

佛說和利長者問事經第十八

聞如是：

一時佛遊那難國波和奈樹間，與大比丘眾比丘五百人。
爾時和利長者往詣佛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佛告長者：
「吾欲問汝，假使魔來及魔官屬及無央數諸外異道，問以時
答。汝當諦聽，善思念之。」「唯然，世尊！願樂欲聞。」於
是長者，與諸大眾，受教而聽。

佛告長者：「何謂大魁？」長者白曰：「唯然，世尊！大
魁有四。何謂為四？一曰地種、二曰水種、三曰火種、四曰
風種，是曰四大魁。」

佛言：「何謂地種？」答曰：「謂有五事：立、堅強、不
柔、羸[羸-夫+黃]、能往返者。」

佛言：「善哉，善哉！長者！能解彼諸地種，永不現不？」
長者答曰：「唯然，世尊！我身能知地種，滅沒不可知。」

佛言：「善哉！」復問：「何謂水種？」答曰：「唯然，世
尊！水有五事：津液通流、細滑、微碎、無有形貌、猶如羅
網遍至諸脉」

佛言：「善哉，善哉！長者！汝乃能知水種滅沒不知處
時。」答曰：「唯然，世尊！知歸無常，永不現也！」

佛告長者：「何謂火種？」長者答曰：「溫煖之類，能令
人熱、有所消化，而能焚燒，光[火*僉]之類。」佛言：「善哉！
長者，汝乃能知火種滅沒不復現耶？」答曰：「能知無常，
歸盡不現。」

佛告長者：「何謂風種？」長者答曰：「風有五事：寒冷
之類，輕飄駛疾，有所飄吹，出入得通，有諸響聲。」佛言：
「善哉，善哉！爾乃能知風種，忽然沒不復現耶？」答曰：
「唯然，世尊！能知風種自然歸盡。」佛言：「善哉，善哉！
長者！」世尊又問：「豈不覩見其種寂聲？」答曰：「唯然，
知其種聲平等如稱。」

「其四大魁，為何所處？」答曰：「猗欲飲食恩愛。」又問：「其四大魁，為何所猗？」答曰：「展轉相依。」又問：「為何所趣？」答曰：「趣色諸入。」又問：「諸入為何所歸？」答曰：「歸罪塵勞。」又問：「何因有罪塵勞？」答曰：「唯然，世尊！其識及身，各自別異而各離散。」又問：「命盡身壞，為何所趣？」答曰：「豈有所趣？身無心意，身、識各別。」又問：「長者續以故識，歸於所趣，更得異識耶？」答曰：「唯然，世尊！不齎故識，歸於所趣，不離故識，亦無異識。」「云何長者，見於法乎？」「譬如世尊眼識非常、耳識有異，不共合同。如是，世尊！沒生死如是，所見無厭，而以存命。」

佛言：「善哉，善哉！長者！於今長者，一切所問，報答如應，審實不虛。寧是不實？」答曰：「不實。所以者何？如大聖說，於是世間，所與不實，欲法悉虛，我念世尊，此世俗事，皆以虛立，未曾有法。」佛言：「善哉，善哉！長者！假使有說世事皆虛，悉未曾有，則諸佛說。所以者何？世事悉虛，無有一實，於是世間皆未曾有。」

佛說如是，和利長者受教，歡喜而退。

佛說佛心總持經第十九

聞如是：

一時佛遊[少/兔]檀[少/兔]國，賓近大海之邊，佛所行樹，於師子座，與無央數諸天眷屬圍遶，而為說法。彼時世尊，告安詳摩夷亘天及淨居身天子：「諸天子！當知有總持，名佛心之法，過去如來、至真、等正覺所說，為四部會，最於後世救攝擁護，令得自歸，普獲特勝，所生到處護一切義，為諸菩薩學大乘者，令蒙法恩使得普至，一切所為則有超異，

以故說耳！今者諸賢，亦當受之持諷誦讀。我滅度後最後世時，四輩眾會學大乘者，聞其名者當分別說、為他人講。心懷忍辱、心得自在，聞其音難設致其名，超異德性。如來所說而復攝護，已願最上，所見自在，其有欲聞，當為說之。」眾會對曰：「唯然，世尊！當受聖教，如佛所言終不敢違，使如來教普然具足。」

眾會又問：「何謂世尊佛心總持法乎？」世尊告曰：「今次第說，無垢離垢造一切義，皆已逮得。所作諸德無有邊際，三世平等一切十方。具足諸慧示現一切，諸所有藏諸法自在。具足成就所作通達，普了周匝除一切眼，皆於三界普至十方。寂然憺怕獲諸脫門，分別法界究竟猗著，皆念一切諸所作為。超度餘心已得解脫，除結縛法普於虛空，本性清淨無垢，勸化三處。過去當來現在，平等三世，斷除無餘離於所有。第一度證，所行如言、所作成就，一切大慈，而興大哀於一切人，而無所度。」

佛告天子：「是為佛心總持法也。為四輩說求菩薩乘，其有諷誦，懷在身心，諦曉了識。持此經者，懷諸思想，譬若如來立在于頂，思則得見。其有能見，若有聞者，能說經法；若有持者，未曾有忘，究竟於學。當復得住，於道所住，說經寂然。以故講經，所持當持，未曾忽疑。以是之故，能忍總持一切所聞，所得如海，逮不起法忍，於一切法，而得自在，無所罣礙，至解脫門。如意具足，於現在法，於我法教，當受重任，棄諸重擔，此族姓子，則為見佛。若覩此等，當從聽受，當觀其法，莫察其形，不當毀訾而輕易也！」

摩夷亘天子白佛言：「唯然受教，不敢違也！普當宣傳如來之命。然於後世，以是經法，為四輩說，及菩薩乘當為分別。若有誦得、若有忘者，當為開示：『族姓子，汝當令

得見，及使聽聞，護如來所說言教？我等亦當奉受如來所說。』
此族姓子當成大義。」

佛告摩夷亘天子：「卿當奉行，如今所言，是則佛教。」

佛說如是。摩夷亘天子、淨居諸天，一切眾會、天龍鬼神、世人阿須倫，聞經歡喜。

「怨家像知識， 而強結親友，
諸王所行多， 則主於土地。
其國多大臣， 而常興鬪爭，
當為造弊眼， 於是說如是。」

跢飢梨尼 跢飽梨尼

師比丘 跪羅陀 [蔭-余+有]偈陀 沙瑜投陀漚阿夷比
兜波 昧癩翅那旃 跪離那波羅翅提尼陀槃尼 尼披散尼
摩呵曼那[少/兔]陀梨那

其有於是，於我空耗所有財寶，令逮得之。若過去則以是神呪，當以手授重其手足，擁護於膝重於臍，常皆見重，為脅見重、使下見重、令頸見重、使心見重，令四部眾，皆使見重，悉令平等，所從來處，風散其華。

漚那提奴 漚那提陀 漚彌提屠 漚提屠取披鞬陀
叱闍叱者

朱陀闍陀 波沙提 波沙檀尼耶醯迦彌仇彌遮羅翅
朱羅鈴摩尼 阿提陀

浮彌羨那伊俞羅頭 那翅祇禰彌 比闍禰彌 薩披那
樓 彌檀[少/兔]南模 摩迦尼 阿禰比耶 令所祝吉 梵
天勸助

佛說護諸比丘呪經第二十

聞如是：

一時世尊遊於摩竭羅閱祇城東，在於奈樹間，梵志丘聚。從是北上，上錍提山中天帝石室。爾時無數比丘，各各馳走忽忽不安，如捕魚師布網捕魚，魚都馳散。

世尊遙見無數比丘，各各馳散擾擾不安。佛問比丘：「何為馳散擾動如斯？若魚畏網。」比丘對曰：「我遭患所在不安，遇諸賊盜、鬼神羅刹、諸象及龍、餓鬼師子及諸妖魅、鬼魅非人、熊羆諸邪、溝邊溷鬼、蠱道巫呪。」

佛告比丘：「當為汝說，常當救濟一切擁護。諦聽，善思念之！」比丘答曰：「唯然受教！」

佛言：「何等為一切救濟擁護？如是：

「阿軻彌 迦羅移 嘻隸嘻隸 般錍 阿羅錍 摩丘披賴兜 呵頭沙

「翅拘犁因提隸者比丘披漚羅須彌者羅難樓在者羅

「阿耆破耆 阿羅因阿羅耶 耶勿遮坻錍移阿錍

「若不解脫我當勸解，為其擁護救濟，令安吉祥無患。若賊鬼神羅刹、蠱道符呪，護四百里周匝，無敢燒者；其不恭順，犯是呪者，頭破七分。所以者何？」佛告比丘：「今吾普觀天上世間，若如是呪，呪願擁護，終無恐懼，衣毛不豎，除其宿命不請。」

南無世尊所呪者，吉梵天勸助是呪。

佛說吉祥呪經第二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城，是名曰轉法輪莫能踰者，是地廣普，

若有嬈者，佛皆說之！今當講誦，大人聖賢，具足歸彼。時佛告賢者阿難：「吾為汝說神呪之王，汝當持之！諸佛所說至誠行、趣道行、十二因緣行、月行、日行、賢者行、日月俱行。諦聽，善思念之！」阿難言：「受教而聽。」如是：

「休樓 牟樓 阿迦羅 鐔羅 莫迦垣羅[颱-台+友]提波羅鈴波芻阿尼呵 耶提阿尼耶提阿提耶提頰諦末諦盧盧羅羅[颱-台+友]提摩那羅羅波夷吒」

無量總持，諸印之王，諸佛所說，為至誠行、為修道行、平等跡行、日行、月行、如日月行。佛語阿難：「此總持句，為佛之句、為尊上句、為學句、聖賢之句、得利義句、所懷來句、無兵仗句，若族姓子、族姓女，若入此句，入無數解百千之門，能分別說。」

佛告阿難：「雪山南脅，有大女神，名設陀憐迦醯(晉名攝聲)，有五百子及諸眷屬。彼聞此經，即自起往，舉聲稱怨：『嗚呼痛哉！嗚呼！何以劇乎！吾身本時，取若千百眾生人精以為飲食，害命服之；於今不堪，不能復犯。沙門瞿曇，為四部眾而設擁護。所以者何？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是神呪。童男、童女入於郡國縣邑聚落，持是吉祥呪，若諷誦說，無能嬈者。所以者何？今沙門瞿曇所說神呪，遣逐非人，滅除眾患，常住於此，而現於魔宮。』諸弊魔言：『天王欲知，沙門瞿曇以空汝界。今者天王，當共被鎧，將諸群從，暫勒兵眾。譬如菩薩初坐樹下，魔被以鎧甲及諸兵眾，往詣佛所。』」

於是世尊告阿難曰：「是大女神設陀羅迦醯，止於雪山之南，與五百子俱。遙聞如來說是神呪、總持印呪，恐怖懷懼，衣毛為豎。」及於諸魔、一切官屬及餘眾魔，於時彼魔被其鎧翰，與眷屬俱，往詣世尊。惡心欲詣沙門瞿曇。彼時有菩薩，名曰降棄魔，降魔及官屬，還詣佛所，稽首聖足，

叉手歸佛，白世尊言：「我已攝制於此弊魔及諸官屬，發遣諸兵，并設陀迦醯大女神，而制伏之，不敢為非亦不敢嬈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不敢中害，無所妨廢。善哉！世尊，願說總持法印，為四輩眾，令皆得擁護，使得安隱。唯佛加哀，普及人民令得安隱。」於是世尊，為是神呪，應時欣笑。

阿難問佛：「世尊何故笑？笑當有意。」佛告賢者阿難：「汝寧見降棄魔菩薩道行殊特，降魔官屬，設頭迦醯大女神技術皆以壞敗，心懷憂惑。於彼忽然沒而不現，到斯說是總持之印。」

爾時世尊思此總持印王，攝伏一切諸惡鬼神及諸妖魅，除一切嬈，伏鳩伏鳩休浮休樓阿祇提。如是總持印王呪，其有鬼神、女神、鳩桓、龍、金翅鳥及諸弊獸一切眾魅，至意有意在道斷他懷來為食為句，跡甘嘗為月動搖善震動意為心，何況細微無不微也。其大德總持，無擇無冥，而無所斷，其心誦其十事讀於今笑，當所作者亦無所選。

佛告阿難：「是無擇句、總持句、無所選句、安隱句、擁護句、於諸眾人無所嬈句、無所害句、禁制句、諷誦者句，為四部眾則設擁護。人與非人，不能犯也。若臥出時，所在寤寐，無敢嬈者。況佛所說，其聞此呪，莫不安隱。」

佛說如是，歡喜而去。

生經卷第二

生經卷第三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總持經第二十二

聞如是：

一時世尊遊於摩竭，在法閑居佛之道樹初成道時，與萬菩薩俱。一切成就普賢菩薩，行於無願，其行無餘，及空無菩薩、蓮花藏菩薩、寶藏菩薩、行藏菩薩、妙曜菩薩、金剛藏菩薩、力士藏菩薩、無垢藏菩薩、調定藏菩薩，與一萬菩薩俱，與一佛世界三千大千塵數菩薩俱，各各從異佛國而來會此所。從方來化師子座，稽首佛足，在於佛前，坐師子座。於時此等菩薩大士，不計吾我，清淨無瑕，各心念言：「於此何因不可思議？諸佛世尊所有境界，無能稱量。諸佛世尊，本之所願，而有殊特。何因諸佛如來感動？何謂所為不可思議無罣礙行？云何世尊，無念無想，致此殊特？」

於時世尊，尋知此等諸菩薩心之所念，諸坐菩薩諸佛無處亦無不住，欲問如來。「諸佛威神一切光明，佛威神德，精進無踰，而得皆立，皆入諸佛諸總持法，廣大聖覺。是等所入，殊特如此，無所罣礙，身之所入亦皆如此。諸佛眷屬，棄捐諸瑕，諸佛之法，而不可獲，而常安隱。」

於時蓮華藏菩薩，入諸法所趣之心，無所罣礙，所念法門無諸弊礙。諸菩薩行為普賢願，合集等行，正住於願，入諸佛法，見十方佛，加於大哀，度於無極，降伏眾生，休息惡趣。一切菩薩諸三昧定，覩了本際，諸佛之慧，所行無盡，莫不歸伏，趣諸道慧，皆照總持分別諸度蓮花之藏。其諸菩薩，承佛聖旨，各自說言：「諸佛盡聽！諸佛世尊，所行無量，極大變化，隨其本相，曉了諸法，一切皆知，諸佛超異，都無陰蓋。諸佛世尊，普逮法界，入于法界，諸佛世界，有無處所，無所罣礙。何為十？在兜術天，現盡壽命忽沒，無

能禁制亦無有處。入母腹中十月而生。又棄捐家，而樂出外，心常欣悅。坐佛樹下，積累一切諸佛之法。一時之頃，普諸佛土，示現如來感動瑞應。常轉法輪，悉殖德本，分別解說。當得佛時，具成菩薩，而以法成。諸佛世尊，永無住處，在在智慧而建立之。是為佛子，無有處所，亦無所住。

「復次，佛子！諸世尊有十教目。何等十？教化一切，諸度無極，皆除一切諸無智法，常修大哀。有十種力，普轉法輪、教化群黎、禁制眾生、成平等覺、開通萌類、令無所住、於此無行相法自歸、已得寂然亦教他人至覺滅度，是為十。

「復次，佛子！復有十事，疾見如來。何等十？適見諸佛，則覩眾生，便棄一切，諸所歸趣。取要言之，速疾具足福德眷屬，速受諸德之本，即得清淨。無所短乏，便除狐疑，適見諸佛，為眾生等示于大乘，令無所畏，尋得成就，為不退轉。適得逮見諸佛世尊，疾求分別眾生之源，而開度之，便速度世淨眾生根。適得逮見諸佛世尊，便無弊礙。是為十。」

佛說如是，諸菩薩聞經歡喜。◎

◎佛說所欣釋經第二十三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所欣釋子，多所遊至，出入無節，所詣門族，不可稱計。或晨、或冥、或早入冥出。於時阿難、優陀、薄拘盧等，合會一處，謂所欣釋子曰：「賢者！何為而多行來不知時節，何不時出時入？所詣之處，不自節量？」所欣釋子尋罵眾賢，出麤獷辭：「卿等無智，擾擾搖動，不能自安，喧呼惡口。

卿等懈怠，不為眾僧有所興立。吾今出入，常為眾僧，嚴辦所當。卿等能任如是勞乎？為諸眾僧有所辦耶？勿得謂吾：『多有事理。』諸賢多務，甚於吾身。」所欣釋子：「卿等且復有所合辦，知何如吾辦眾僧事？」

時諸比丘，同共發意。彼時三人，言語柔軟：「威德殊妙，依本福行，多所獲致，過踰於彼。」所欣釋子：「鈍愚男子以卒暴決，愚騃自用，強有所求，不得如志。」有一異天，詣長者家，得滿大甕若干供養。賢者阿難，詣他長者，以柔軟辭，宿德堅強，為說經法，令其家人，歡喜踊躍。從得分衛，大獲供養，隨意所施，不強不求。

時諸比丘往啟佛，具說本末。佛告諸比丘：「於此四人，不但今世爭功分衛，唯有一人，所獲薄少，餘人得多。阿難比丘，眾人勸助，一切所安。往古久遠不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為親厚，相斂聚會，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得鹿，欲來入城。各共議言：『吾等設計，從其獵師，當索鹿肉，知誰獲多？』俱即發行，一人陳辭，出其[麩-夫+黃]言，而高自畜：『咄卿男子，當惠我肉，欲得食之。』第二人曰：『唯兄施肉，令弟得食。』第三人曰：『仁者可愛，以肉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捐肉，唯見乞施，吾欲食之。』俱共飢渴。時獵師察四人言辭，各隨所言，以偈報曰：

「『卿辭甚羸[麩-夫+黃]， 云何相與肉？

 其言如刺人， 但以角相施。』

「復以偈報第二人曰：

「『此人為善哉！ 謂我以為兄，

 其辭如肢體， 便持一脚與。』

「復次第三人以偈報曰：

「『可愛敬施我， 而心懷慈哀，
 辭言如腹心， 便以心肝與。』

「復次第四人以偈報曰：

「『以我為親厚， 其身得同契，
 此言快善哉！ 以肉皆相施。』

「於時獵師，隨其所志言辭麤細，各與肉分。於時天頌曰：

「『一切男子辭， 柔軟歸其身，
 是故莫麤言， 衰利不離身。』」

爾時佛告諸比丘：「第一麤辭則所欣釋子、第二人者[飴-台+友]陀和梨、第三黑優陀、第四阿難也！天說偈者，則吾身。爾時相遇，今亦如是。」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國王五人經第二十四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諸尊比丘各發心言：「賢者舍利弗、賢者阿那律、賢者阿難、輸輪及諸弟子五百之眾，本俱一時棄家為道，無所貪慕，不志世榮，悉為沙門。時舍利弗，嗟歎智慧最為第一，斷眾狐疑，和解鬪諍，分別道義，無所不通，如冥中有炬火，多所炤曜。時阿那律，嗟歎巧便，為眾人匠，多所成就現若干術，令人喜悅，工巧第一。於時阿難，歎嗟端正色像第一，顏貌殊妙，見莫不欣，眾人愛重，一切尊敬，歎為佛，有三十二相。於時輸輪，既勤修習，未曾有懈，嗟歎精進，世間無倫，又能入海，多所成辦。如來世尊，現生釋種，

棄國捐王，得成佛道，端正無比，色像第一。如星中月，光明超日，體長丈六，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其聲八部，出萬億音，所講說法，天龍鬼神，人物之類，各得開解，皆得其所。佛諸兄弟，伯叔之子，雖各自譽皆歸命佛，以為弟子。佛之功德，不可稱限，從無數百千億劫，積累功德，自致得佛，為一切人示其道路。」俱往詣佛：「問其本末，誰為第一？我等聚會，各各自歎己之所長。」

佛告比丘：「此諸人等，不但今世各自稱譽常歎己身第一無雙，前世亦然，生生所歸，皆伏吾所，吾尊無極。所以者何？乃往過去無數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曰大船，國土廣大，群僚大臣普亦具足，其土豐熟，人民熾盛。王有五子：第一智慧、第二工巧、第三端正、第四精進、第五福德，各自嗟歎己之所長。其智慧者，嗟歎智慧天下第一，以偈頌曰：

「『智慧最第一， 能決眾狐疑，
 分別難解義， 和解久怨結。
 能以權方便， 令人得其所，
 眾庶覩歡喜， 悉共等稱譽。』

「第二者，嗟歎工巧，以偈頌曰：

「『工巧有技術， 多所能成就，
 機關作木人， 正能似人形。
 舉動而屈伸， 觀者莫不欣，
 皆共歸遺之， 所技可依因。』

「第三人，嗟歎端正以偈頌曰：

「『端正最第一， 色像難比倫，
 眾人觀顏貌， 遠近莫不聞。
 皆來尊敬之， 慎事普慇懃，
 家人奉若天， 如日出浮雲。』

「第四人，嗟歎精進，以偈頌曰：

「『精進為第一， 精進入大海，
 能越諸患難， 多致珍寶財。
 勇猛多所能， 由是無所礙，
 家業皆成辦， 親里敬欣戴。』

「第五人，嗟歎福德，以偈頌曰：

「『福德為第一， 所在得自然，
 富樂無有極， 生生為福田。
 福為天帝釋， 梵天轉輪王，
 亦得成佛道， 具足道法王。』

「各各自說己之所長，各謂第一，無能決者。各自立意，不相為伏，轉相謂言：『吾等各當自試功德，現丈夫之相，遠遊諸國，詣他土地，爾乃別知殊異之德，誰為第一！』時智慧者，入他國土，推問其國人民善惡？穀米貴賤？豪富下劣？聞其國中，有兩長者，豪富難及，舊共親親，中共相失，眾人構狡，鬪使成怨，積有年歲無能和解者。其智慧者設權方便，齎好饋遺百種飲食，詣長者門求索奉現。長者即見。進其所齎餽遺之具，以其長者名，辭謝問訊：『前者相失，以意不及，眾人構狡，遂成怨結，積年違曠，不得言會。思一侍面敘其辛苦，故遣飲食饋遺之物，唯見納受，無見譏責，亦無父怨母讎，故遣吾來，以相喻意。』其長者聞，欣然大悅：『吾欲和解，其日久矣！但無親親以相喻意，乃復辱信，枉屈相喻，誠非所望。同念厚意，便順來旨，不敢違命。』其智慧者，解長者意，[火*霍]然無疑，辭出而退。詣第二長者，亦復如是，解喻其意，如前所言，便共尅期，共會其處，聚合眾人，和解仇怨。應時醺飲，作諸伎樂，共相娛樂，各各相問本末和解意，乃知此人以善權和解兩怨令親如故，各

自念言：『吾久相失，一國中人，不能和解，乃使此人遠來相聞和解，其恩難量，非辭所盡。』各出百千兩金，而奉遺之！即持此寶，與諸兄弟，以偈頌曰：

「『言辭所具足， 辯能造經典，
 正士能博聞， 安隱至究竟。
 觀我以智慧， 致此若干寶，
 衣食自具足， 并及布施人。』

「時第二工巧者，轉行至他國。應時國王，喜諸技術，即以材木，作機關木人，形貌端正，生人無異，衣服顏色，黠慧無比，能工歌舞，舉動如人，辭言：『我子生若干年，國中恭敬，多所餽遺。』國王聞之，命使作伎，王及夫人，升閣而觀。作伎歌舞若干方便，跪拜進止，勝於生人。王及夫人，歡喜無量。便角[目*翕]眼，色視夫人。王遙見之，心懷忿怒，促勅侍者：『斬其頭來。何以[目*翕]眼視吾夫人？謂有惡意，色視不疑。』其父啼泣，淚出五行，長跪請命：『吾有一子，甚重愛之，坐起進退，以解憂思，愚意不及，有是失耳。假使殺者，我共當死，唯以加哀，原其罪豐。』時王恚甚，不肯聽之。復白王言：『若不活者，願自手殺，勿使餘人。』王便可之。則拔一肩梃，機關解落，碎散在地。王乃驚愕：『吾身云何瞋於材木？此人工巧，天下無雙，作此機關，三百六十節，勝於生人！』即以賞賜億萬兩金。即持金出，與諸兄弟，令飲食之，以偈頌曰：

「『觀此工巧者， 多所而成就，
 機關為木人， 過踰於生者。
 歌舞現伎樂， 令尊者歡喜，
 得賞若干寶， 誰為最第一？』

「第三端正者，轉詣他國。人民聞有端正者從遠方來，

色像第一，世間希有，人民皆往奉迎，飲食百味，金銀珍寶，用上遺之。其人作伎，眾庶益悅，瞻戴光顏，如星中月，驕貴之女，多有財寶，眾藏盈滿，獻致珍異無數億寶。得此寶已，與諸兄弟，以偈頌曰：

「『善哉色如花， 端正顏貌足，
 女人所尊敬， 又得常安隱。
 眾人所觀察， 猶如星中月，
 今致若干寶， 自食并施人。』

「第四精進者，轉詣他國。到一江邊，見一栴檀樹，隨流來下，脫衣入水，泅截接取。國王家急求栴檀，即載送上，金得百萬，所得之寶，不可稱計。與諸兄弟，以偈頌曰：

「『精進最第一， 勇猛能入海，
 致於眾珍寶， 以給家親屬。
 賴我浮江水， 接得妙栴檀，
 致金若干數， 自食及施人。』

「第五福德者，轉詣大國。時天暑熱，臥于樹下，日時昃中，餘樹蔭移。此人所臥，樹蔭不動，威神巍巍，端正姝好，猶如日月。彼國王薨，無有太子可嗣立者，眾人議言：『當求賢士以為國主！』募人四出，選擇國內可應立者。使者按行，見一樹下，有此一人，於世希有，臥於樹下，樹蔭不移，心自念言：『此非凡人，應為國主！』尋往遍啟國之大臣，具說本末。於時群臣即嚴威儀，導從騎乘，印綬冠幘，車駕衣服，則往奉迎。洗沐塗香，衣冠被服，佩帶畢訖，皆拜謁稱臣。昇車入宮，南面立詔，國即太平，風雨時節。即時勅外：『詔有四人：一者智慧、二者工巧、三者端正、四者精進，召至中閣。』一時俱集，令住侍衛。時福德王，以偈頌曰：

「『有福功德者， 得為天帝釋，
 帝王轉輪王， 亦得為梵王。
 智慧及工巧， 端正并精進，
 皆詣福德門， 侍立為臣僕。』

「時福德王，遂以高位，署諸兄弟，各令得所。」

佛告諸比丘：「爾時智慧者，則舍利弗是；工巧者，則阿那律是；端正者，則阿難是；精進者，則輸輪是；福德王者，即吾身是。此等爾時各自稱歎己之所長，以為第一，於今亦然。昔爾時世皆不如吾，而各自嗟歎。吾成佛道，三界之尊，今皆歸吾以為弟子，依佛得度。」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蠱狐烏經第二十五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佛告諸比丘：「調達凶危，橫見嗟歎者，不得其理。」

拘迦利比丘嗟歎調達，調達亦復歎拘迦利比丘。其彼二人，橫相嗟歎，無義無理。諸比丘聞，往白世尊：「唯然，大聖！觀拘迦利比丘，因依正典，緣法律教，以信出家，而為沙門；橫歎調達，以非為是，不得義理。又彼調達嗟歎拘迦利比丘，以非為是，以是為非。」

佛告諸比丘：「今此輩愚騃之等，不但今世橫相嗟歎，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前世亦然。乃往過去久遠世時，黃門命過，親里即取棄樗樹間。彼時蠱狐烏鳥，來食其肉，時共相嗟歎。樹間烏為狐說偈曰：

「『君體如師子， 其頭如仙人，

脂猶鹿中王， 善哉如好華。』

「於時蠱狐即樹間，以偈讚曰：

「『誰尊在樹上， 其慧第一最，
 其明焰十方， 如積紫磨金。』

「於時烏以偈報，頌曰：

「『君則大師子， 欲見君故來，
 君脂如鹿王， 善哉得利義。』

「蠱狐復以偈報，頌曰：

「『誠信實相知， 俱相歎至誠，
 合積紫磨金， 所問服食此。』

「爾時，去彼不遠有大仙人，處於閑居淨修為道。聞狐及烏轉共相譽，心自念言：『彼等之類，橫相咨嗟，彼言皆虛，無一誠實。』以偈問曰：

「『吾久見所興， 至此俱兩舌，
 自藏於樹間， 俱食於人肉。』

「於時烏瞋恚，以偈報仙人：

「『師子及孔雀， 共食於禽肉，
 於彼髡滅頭， 次第而求活。』

「仙人以偈答曰：

「『樗樹臭下極， 一切鳥所惡，
 眾鹿所依因， 棄死黃門身。
 汝輩下賤物， 俱來聚會此，
 食於黃門身， 自稱為上人。』」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蠱狐者，調達是；烏者，拘迦利是；仙人者，則菩薩是。爾時俱共相歎，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於今亦然。」

佛說比丘疾病經第二十六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一比丘，疾病困篤獨自一身，無有等類，無有視者，亦無醫藥衣被飯食，不能起居，惡露自出。身臥其上，四向顧視，無來救濟者，便自歎息：「今日吾身，無救無護！」

時阿難見，往白佛：「唯然大聖！吾身今日，得未曾有。如來世尊大慈大哀，有苦比丘，當念救濟。吾乃往世無數劫時，救此比丘疾病之患，於今世亦然。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於空閑處，多神仙五通學者，在彼獨處，各各相勸，轉相佐助。各各取果，以相給足，以作籌筭，設使疾病，轉相瞻療。時有摩納學志，有所緩急，常馳走趣。有一學志，若有急緩疾病之厄，初不視瞻。時彼學志，有急緩時，無有救者，則自獨立，無伴無侶。彼於異時，身得疾病，無療瞻者，亦無持果授與食者。是時五通仙人見彼和上，見之如是，心自念言：『此人孤獨，無有救護。』心慙念之，即往到其所，即問之曰：『摩納學志！卿強健時，頗有消息，問訊不寧，有親厚朋友乎？』即時報曰：『無也！和上亦無親友知識之厚，我之父母，家屬親里，去此大遠。』又問曰：『此梵志共頓一處，不與親友結為知識耶？』答曰：『無也！』和上答曰：『不結親友，無有知識，以何為人？卿見餘人，展轉相敬，展轉相事，卿獨不也？今日孤獨，無救護。』於時仙人，扶接摩納，使之令坐，將詣自所頓處，勸之安心，將詣親厚而以療治，則頌偈曰：

「『棄捐于妻子， 出家無所慕，
 卿和上為父， 等類則兄弟。』

頓與梵志俱，而不相供視，
得疾病困篤，孤獨無所依。
察子見此已，梵行為親友，
普行子恭敬，展轉相瞻視。』

時佛世尊往詣比丘，而問之曰：「今得疾病，有瞻視醫藥床臥具乎？」白曰：「孤獨無瞻視者，無醫無藥，去家甚遠，離於父母無有兄弟，親里伴侶，無供侍者。」世尊又問：「卿強健時，頗瞻視問訊有疾者不？」答曰：「不也！」世尊告曰：「卿強健時，不瞻視人，不問訊疾病，誰當瞻視卿乎？善惡有對，罪福有報，恩生往反，義絕稀疏。佛為一切三界之救，救度五道，當捨卿耶？前世救卿，今亦當然。」

佛扶起之，欲以水洗。時天帝聞佛所言，如伸臂頃，忽然來下，欲洗浴之。佛言：「拘翼！卿在天上香潔之中，安能救洗穢濁臭處？」天帝釋答曰：「向者世尊說，此比丘本不瞻人，不視疾病，孤獨無救。佛為十方一切之救，功德具足，無所乏少，尚瞻視之；況我罪福未斷，而不興福耶？」

時佛手洗，天帝水灌，還復臥之，飲其醫藥，即時除愈。為說經法，即時得道。世尊以偈而讚之曰：

「人當瞻疾病，問訊諸危厄，
善惡有報應，如種果獲實。
世尊則為父，經法以為母，
同學者兄弟，因是而得度。」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審裸形子經第二十七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國王，因梵志女而生一子，名曰至誠。外道異學，審裸形子，而為作子。其裸形子，智慧聰明，有超異之慧，有所講說，多所降伏，於諸經典無所不博，普為眾人共其國王，博達眾誼，往詣世尊。其尼捷有四姉弟，因梵志生，敬樂異學：一名饕饕、二名興貪、三名金誠、四名誠雪。時裸形子，遣詣佛所，欲試世尊，皆受法則悉知經誼，具來我說。爾時姉弟，各相謂言：「吾等共詣沙門瞿曇所，試其舉動，行步進止，取其長短。」便共往詣，棄捐居家，悉為沙門，受具足戒。時佛世尊，以往世喻，而開化之，導示本原，諸根所從，功德之本，棄捐貢高，除其憍慢，皆得羅漢。

時裸形子，問諸姉弟：「所試云何？」諸女則以無央數誼，嗟歎世尊，稱譽經典法律之妙，不可勝限。時裸形子，不受女言：「汝等以家事往欲試亂道，反為世尊所見攝取迷惑誑詐。譬如有人行入水中，洗去垢濁令身淨潔，反溺水死；汝等如是，欲往試佛壞其道意，視其舉動，取其長短，反為瞿曇所見迷惑，沒溺自失不得濟己。譬如有人行入果樹，欲採好果，反為禽獸虎狼所食，亡身不還；汝等如是，往試沙門瞿曇，取其法則舉動長短，以來說吾，而反沒溺，為所問瞿曇所惑。譬如蛇虺弊蟲兇惡之人，尚可親近，可信可樂，可致吉祥安隱之法。世尊瞿曇，求是功德安隱之誼，終不可得。」諸女答曰：「世尊道德，去人四虺瑕穢之毒，令人安隱寂然，虛空尚可無瑕，如來世尊未曾有短，男女見之，莫不安隱。時為我等，說微妙誼，咨歎道稱，我等歡喜，稽首歸命。」

時比丘僧，具足啟佛：「唯然世尊，且觀外學裸形子，有異語誹謗佛道，反譏諸女：『汝等何故歸命世尊？觀其舉

動，當取長短而來語我，反為迷惑沈溺其身，不能自濟。』」

佛告諸比丘：「裸形子遣四女人，欲來試佛取其長短。世尊無瑕，何從取闕？佛尋開化，皆令得度，至無著證。乃往古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曰迦隣，與他國王，結為怨仇，欲往壞之。即遣四女，端正殊妙，姿顏無雙，而往試之，取其長短，為內匿賊，詣阿脂王許。時阿脂王，有尊太后，端正殊好，無不尊敬，威神巍巍，殊德無量，無有瑕穢，柔和無[麤-夫+黃]，名稱遠聞，安詳柔和。迦隣王女，嗟歎阿脂王功德：『世之希有，名稱遠聞，八方上下，莫不宣揚！我等父王，諱為迦隣，故相遣來，以相給侍，奉在左右。我父王辭曰：「其王德殊，微妙難及，無有瑕垢，安詳不暴，忍辱無穢，與人語言，才辯殊異，聞名輒伏。我不受言。』』其國屬阿脂王，為大國主，又國號曰虛空。王所止處，有一大臣，名曰細那，聰明智慧，聖達難及，卒慧尋答，為王輔臣。時迦隣王，不隨女言，棄詣大國細那土界，與大眾俱，周匝圍遶。王問傍臣：『當奈之何？吾自開門而捨去，入此他門？』傍臣對曰：『無得恐懼，天王自安，譬如師子處於林間不畏樹木。今住於此，亦復如是，城郭則安，得護無患。』以偈頌曰：

「『以自開其門， 反入此國界，
 阿蘭之大土， 如師子林樹。
 安護而得護， 自然無所畏，
 其欣踊國王， 可以長安隱。』

「人健論誼，其言流溢，阿脂王聞其迦隣王，以財利故及其名稱、發意所趣，則歎頌曰：

「『此事大佳， 微妙難量，
 名德流布， 無有眾惡。

能堪住法， 將無於此，
有所誑詐。』

「又問曰：『其此仙人，天帝之神，皆遊迦隣國界，威神廣大。彼聞我德，即當得勝。其迦隣王，便當破壞而自降伏。』時阿脂王，心自念曰：『彼諸仙人，終不妄語。』諸仙人曰：『吾當得勝，功德無量所說如此。』諸臣報曰：『唯然，大王，仙人至誠，終不虛言。』以偈頌曰：

「『諸迦隣得勝， 緣是而降伏，
阿脂王失計， 仙人說如是。
善哉言質直， 所興無所失，
以何說此言？ 自然有聲音。
天王當知之， 言至誠于斯，
所行無放逸， 而當得勝法。』
「『又言阿脂王， 而當復得勝。
此云何至誠？ 更為我解說。』

「大臣答曰：『不曾聞乎！失聖仙人剛強難化，手執利劍，像貌可畏。丈夫男子以人民故，承其德本，而降伏之，不言自歸。其阿脂王，為大丈夫，方便校計，亦復如是。又其眷屬，和順承教，無有異心，志不離別，所作無上，威德巍巍。假使阿脂王不得勝者，今願天王，目自覩之。以王勇猛，計策方便，權[捐-口+(口/ 乚)]難及，終不破壞，設不相信，且自目見。』以偈頌曰：

「『方策尊雄計， 知時強精進，
勇猛有權略， 察此則知勝。
阿脂名德忍， 開化諸瞋恚，
阿脂王堪任， 迦隣焉得勝。』

「時王不用言，興師起兵，往詣阿脂國。其欣踊兵，大

臣輔佐，聰明智慧，勇猛精進，以無上心，和不離別。又阿脂王，身自勇健，其力聖強，應時得勝迦隣王。迦隣王伏，自歸謁拜，生捕收攝，尋便放之。於是天帝釋以偈頌曰：

「『賢聖歎忍辱， 開化諸瞋恚，
 降伏迦隣王， 阿脂王獨勝。』」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迦隣王者，審裸形子是；阿脂王者，則我身是；欣踊大臣，則舍利弗是；帝釋者，阿難是。爾時相隨，以為伴黨，義理相化，上下相承，今亦如是。」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腹使經第二十八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其國米穀踊貴，人民飢餓，佛諸比丘，各欲散去流遊諸國以為歲節。賢者阿難——博聞多智，於法無厭，辯才無礙，佛所說經，為無數人，護受經典，精進難及——心自念言：「假使世尊，詣於餘國，而造歲節，處於他域，無央數人，失其德本，坐具無所乏少。假使如來，止此舍衛，而為歲節，多所安隱，為成德本。」於時世尊，愍傷群黎，欲救護之，入舍衛城。波斯匿王，傍臣人民，往詣國王。阿難自往，說此本末。王波斯匿聞阿難言：「請佛三月及比丘眾，若干種饌，飲食具足，病瘦給藥，一切所安，隨其所樂，如是三月，無所乏少。」

佛比丘眾舍衛歲節，時諸比丘心自念言：「賢者阿難！功德難及，得未曾有，行權知時，曉了誼理，勸化國王波斯匿，供養世尊及比丘眾，歲節三月皆令安隱，令比丘眾九十

日中無有憂慮，一切施安所供無乏，令比丘眾各自安隱，不復遊馳至於他國。」時佛徹聽聞諸比丘共議此事，尋即往到比丘眾所：「汝等向者何所講論？」諸比丘眾具足本末啟白如來。

佛告比丘：「賢者阿難！非但今世行權知時，前世亦然，行權方便。乃去往古久遠世時波羅奈國，時有王名梵達，王有大德，名稱遠聞。時國飢饉，米穀踊貴，人民飢餓，乞者眾多，無以可供。王憙施與，四面來乞，集如浮雲，十方皆至，隨力所任而供給之。布施如是無有休息，穀米遂貴，天轉旱酷，不復降雨，所種不收，人民飢困，乞者日滋。詣王宮門：『倉廩虛竭。』時諸臣吏各共議言：『今此國王，敢來乞者，尋即施與，不能逆人。天旱不雨，乞者遂甚，米穀踊貴，倉庫虛盡，將欲壞國。』時諸大臣欲救護國，往詣王所，具足為王啟說此議：『王所施與，今可省息，於法可依，須後豐有，爾乃復施。』王告之曰：『吾所施與，不能懈止。寡人有令志願布施，焉違本心？又來乞者，何忍逆之？其不來者，乃無所施。』時諸群臣，各共誼言：『吾等於宜當共作計，令諸窮士不得來乞，爾乃斷耳。』於時王施未曾懈廢，心自願言：『令諸倉穀，莫使消滅！』時諸法明吏，告勅四遠：『不得令往從王乞匄，敢有乞者，皆受誅罰棄命都市。』四遠乞者，來詣其國，聞此急救，不敢行乞，不得見王，愁憂懊惱，問諸大臣：『審有是命，又問父母，實有急救，不得乞乎？』答曰：『有之！不得行乞。』乞者又問：『假令遠方有諸使吏，東西南北，皆足廩價穀糧飲食？』今此臣吏，獨欲飲食，故出惡教，勅諸四遠：『諸貧窮乞士，不得詣門從王乞匄，假使乞者罪皆應死！唯遠方使，得見倉庫。』展轉傳語，眾人皆知諸臣所建非王所為。

「有一梵志，飢窮經日，欲行乞匄，以救其命，遍行求索，給足妻子。假使穀賤，乞匄易得，所獲無量，設穀飢貴，乞匄難獲。馳走乞匄，無所不至，纔得活命，心懷憂悴，不可復言。其婦於時謂梵志言：『汝遭勤苦，乞匄遇患，無所不至，而不能得。何不詣王從其乞匄？本聞國王，敢有乞者，不逆人意。』梵志答婦：『汝不聞耶？國王有令，不得令人詣王乞匄，唯遠方使，乃得進見，給其廩價，餘人乞者，皆當見斬。』梵志答婦：『我身今日，欲得求安，反見危害，既依仰他，復見毀辱。』其婦答曰：『如諸臣吏，告勅四遠，唯遠使得前，不聽餘人。卿自應言：「從遠使來，欲見大王，食乃得度。」』

「於時梵志，即受婦言，執杖奉使，著奉使冠，詣王宮門。門吏曰：『子所從來？』答曰：『從遠使來。』門吏白王，啟其本末。即時現之：『子所從來？今十六國，穀米飢貴，各自守界，何從自到？從何國來？』吏具問是已。梵志答曰：『聞服王德故被使來。』吏又問曰：『於是國界，見彼國耶？聚落墟聚，足可達知。假使為己，唯願天王，獨為己者，所求易得。』『欲見大王，故來求見！』門吏問之，其對如是。王曰：『現之！』梵志即入。王問之曰：『為誰使來？』梵志對曰：『求不恐懼，唯見聽許，乃敢啟王說所使來。』王告之曰：『便具自說，原除恐懼。』王又問言：『與誰為使？』梵志啟曰：『大王欲知之？我腹使來。』於時梵志即說頌曰：

「『眾人求財利，	或遇諸怨賊，
我為腹使來，	國主唯願恕！
誰為最尊勢？	誰其第一先？
我實為腹使，	大王勿罪責。
諸佛及緣覺，	聲聞聖弟子，

捨置寂然處， 入城聚落乞。
窮厄無所依， 生身遭苦患，
今我為腹使， 唯人尊見恕。』

「於時王愍傷之，則以偈報梵志曰：

「『梵志當施卿， 赤牝牛千頭，
乃與犢子俱， 焉得不惠使。
吾為諸使者， 給與所飢乏，
為使者作使， 加施無恐懼。』」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梵志者，阿難是也；梵達王者，波斯匿王是。爾時阿難，開化令悅，戴仰無量。於是阿難，今世在國，復化波斯匿王，穀米飢饉，供養世尊及比丘眾，三月之中無所乏少。是故比丘，當學善言柔和之辭，當作巧辭方便之語，是諸佛教。」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弟子過命經第二十九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異比丘有弟子，志性溫雅，功德殊異，意行仁賢，至誠安隱。身常侍從宿衛和上，恭順良謹，精進難及，順從法教，不違師命。於時短命，宿世所鍾，其壽薄少，幼小亡沒，即生天上。在忉利宮，適生天上，則觀天上不久堅固，但覩大火。「吾本所志，不得如意，不至究竟，與善師友不能相守。今捨善師反隨惡友，於是違遠至尊和上，及阿夷梨，眾諸等類修梵行者，四輩弟子、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有佛世尊，普一切智，其慧遍見，號曰如來、至真、

等正覺。今悉違遠大聖世尊、和上、師友及諸同學，無央數劫百千之數，難值難見，興于世間，不可得遇。講說經典，深妙優奧難限，未曾所念，口不發言，而為安隱，皆開化之，分別智慧，說諸緣起，各各解了。所從有因，無央數劫，所未聞見，悉為解決。吾本遭遇和上可值此經典法律，棄家為道，得作沙門，不至超異。如是等類，所當興立，不得究竟，今反當為放逸行乎？今吾寧可先詣世尊諮受經義。」則自曉責，感傷己身。即以其夜，威神光光，明徹遠照，往詣世尊，稽首足下，却住一面。佛見其心真正樂道，純淑在法，為說四諦苦集盡道，即見四諦。於是世尊，如其本根，而為分別。得至果證，歡喜踊躍，受其嚴戒，稽首佛足，右三遶已，忽然不現。

於時和上，心念弟子功德性行，愁憂感結，泣涕雨淚，不能自解，等類諫喻，不能究思。於時比丘往啟世尊，世尊告曰：「呼比丘來。」問之：「比丘！何為憂惱，不能自解？」比丘白曰：「弟子終沒。」佛言：「何故愁憂不能自解？」比丘白曰：「唯然。世尊！我彼弟子，甚大良謹，仁賢溫雅，名德難量，未有究竟，而中天沒，以故憂悒，不能自寬。」

佛告比丘：「勿復愁憂。所以者何？卿之弟子，已至究竟，得生天上。今日夜半，至於佛所，威神巍巍，光明遠照，稽首足下，却住一面。吾為天子，講說經法，具足廣普分別聖諦。於是天子，即於座上，成至聖法。」佛為比丘，說此本末。即時歡喜，除其愁憂，不復涕泣。

於時世尊，教彼比丘，除憂惱患。時諸比丘，各心念言：「得未曾有，大聖世尊，以無上藥，療此比丘憂惱之患。於彼弟子，疾病命過，愁憂懊惱，無能解者；見佛世尊，眾患皆除，真為如來、至真、等正覺，於億千劫，歌頌佛德，不

可窮盡。」

佛時遙聞諸比丘眾共議此事，佛即往詣告諸比丘：「向者共會為何所論？」比丘白佛：「唯然。世尊！向者共會歎佛功德，聖尊無量，度諸未度，濟諸未脫，滅諸未滅，療治一切姪怒癡患，為無上醫，常以法藥，療諸心病。向者蠲除比丘憂患，以是踊躍不能自勝。」

佛告諸比丘：「如汝所云。今此比丘，見弟子終，愁憂感結，不能自解，獨佛世尊。前世宿命，亦復如是。乃去往古久遠世時，有異閑居，一象生子，墮地未久，其母終亡。去彼不遠，仙人所處，有上威神功德具足，志懷大哀。遙見象子，其母命終，纔能舉足，東西遊佯，不能自活。即時扶將詣所止頓，飲之以水，採果飼之。彼時象子，仁和賢善，功德殊妙，樂于義理，冀得安隱，無有憂患除諸眾惱。於時仙人，臥起同處，身形轉長，衣毛鮮澤，則以水漿，供養仙人。其好果蔬，然後自食，往反慇懃，奉侍不懈。彼時仙人，愍哀象子，觀其德行，愛之如子，視之無厭，敬之無極。

「時天帝釋則時發念：『今此仙人志在象子，猗念無厭，今我寧可別令愁感。』時天帝釋，示現試之，化使象子忽然死地而血流離。仙人見之，象子死亡，憂愁叵言，涕泣橫流，不能自解。餘仙人聞，來諫曉之不能除憂，不復食飲。時天帝釋，自以其身，住在虛空，即為仙人，而說偈曰：

「『仁者以棄家，	至此無眷屬，
諸仙人之法，	憂死非善哉！
假使悲涕泣，	能令死者生，
皆當聚憫泣；	假啼哭不活，
已習共頓止。	而與象子俱，
則有愍恩情，	不得不愁憂。

死人哭於死， 其有啼哭者，
明智不懷憂， 仙人慧何啼？』

「時天帝釋，令其仙人懷憂惱已，即令象子使活如故。
於時仙人見象子活，尋大踊躍，不能自勝不復愁憂。時天帝
釋，即尋為仙人，而說頌曰：

「『以拔卿憂惱， 心所懷愁感，
 於今仁無患， 而除子憂感。
 令人離愁惱， 及一切親屬，
 如卿今日歡， 見象子起故。』

「時天帝釋以偈頌曰：

「『吾愍傷卿故， 欲除諸憂感，
 故興此因緣， 增益於塵勞。
 明者曉了斯， 恩愛生苦患，
 則察其內外， 無得興變化。』」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仙人者，則今此和上是；時象
子者，死弟子是也；天帝釋者，則我身也。爾時相遇，今亦
如此。」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生經卷第三

生經卷第四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水牛經第三十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
俱。爾時佛告諸比丘：「乃昔去世有異曠野閑居，彼時有水

牛王頓止其中，遊行食草而飲泉水。時水牛王與眾眷屬有所至湊，獨在其前，顏貌姝好威神巍巍，名德超異忍辱和雅行止安詳。有一獼猴，住在道邊，彼見水牛之王與眷屬俱，心生忿怒，興于嫉妬，便即揚塵瓦石，以盆擲之，輕慢毀辱。水牛默然，受之不報。過至未久，更有一部水牛之王，尋從後而來。獼猴見之，亦復罵詈，揚塵瓦石打擲。後一部眾，見前牛王默然不報，效之忍辱，其心和悅，安詳雅步，受其毀辱，不以為恨。是等眷屬過去未久，又有一水牛犢，尋從後來，隨逐群牛。於是獼猴，逐之罵詈，毀辱輕易。是水牛犢，懷恨不喜，見前等類忍辱不恨，亦復學效，忍辱和柔。去道不遠，大叢樹間，時有樹神，遊居其中，見諸水牛，雖被毀辱，忍而不瞋，問水牛王：『卿等何故？覩此獼猴，猥見罵詈，揚塵瓦石，而反忍辱，默聲不應。此義何趣？有何等意？』又復以偈，而問之曰：

「『卿等何以故？ 忍放逸獼猴，
 過度於兇惡， 等觀諸苦樂。
 後來亦仁和， 坐起而安詳，
 皆能受忍辱， 彼等尋過去。
 諸角默撾杖， 建立眾墮落，
 又示恐懼義， 默無加報者。』

「水牛報曰，以說偈言：

「『以輕毀辱我， 必當加他人，
 彼當加報之， 爾乃得抵患。』

「諸水牛過去未久，有諸梵志大眾群輩仙人之等，順道而來。時彼獼猴，亦復罵詈，毀辱輕易，揚塵瓦石，以盆擲之。諸梵志等，即時捕捉，以脚蹋殺之，則便命過。於是樹神即復頌曰：

「『罪惡不腐朽， 殃熟乃遭患，
 罪惡已滿足， 諸殃不爛壞。』」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水牛王者，即我身是。為菩薩時墮罪為水牛，為牛中王，常行忍辱，修四等心——慈、悲、喜、護，自致得佛。其餘水牛諸眷屬者，諸比丘是也。水牛之犢，及諸梵志仙人者，則清信士居家學者。其獼猴眾，則得害尼犍師。本末如是，具足究竟，各獲所行。善惡不朽，如影隨形、響之應聲。」

佛說兔王經第三十一

聞如是：

一時佛遊於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佛告諸比丘：「昔有兔王，遊在山中，與群輩俱，飢食果蓏，渴飲泉水，行四等心，慈悲喜護。教諸眷屬，悉令仁和，勿為眾惡，畢脫此身，得為人形，可受道教。時諸眷屬，歡喜從教，不敢違命。有一仙人，處在林樹，食噉果蓏，而飲山水，獨處修道，未曾遊逸，建四梵行慈悲喜護，誦經念道，音聲通利，其音和雅，聞莫不欣。於時兔王，往附近之，聽其所誦經，意中欣踊，不以為厭，與諸眷屬，共齎果蓏，供養道人，如是積日經月歷年。時冬寒至，仙人欲還到於人間，兔王見之，著衣取鉢，及鹿皮囊，并諸衣服，愁憂不樂，心懷戀恨，不欲令捨。來對之，淚出問：『何所趣？在此日日相見，以為娛樂，飢渴忘食，如依父母，願一留意，假止莫發。』仙人報曰：『吾有四大，當慎將護。今冬寒至，果蓏已盡，山水冰凍，又無巖窟可以居止，適欲捨去依處人間，分衛求食。頓止精舍，過冬寒已，當復相就，勿以悒悒。』

兔王答曰：『吾等眷屬，當行求果，遠近募索，當相給足。願一屈意，愍傷見濟，假使捨去，憂感之戀，或不自全。設使今日，無有供具，便以我身，供上道人。』道人見之，感惟哀念，恕之至心，當奈之何？仙人事火，前有生炭。兔王心念：『道人可我，是以默然。』便自舉身，投於火中，火大熾盛。適墮火中，道人欲救，尋已命過。命過之後，生兜術天，於菩薩身，功德特尊，威神巍巍。仙人見之，為道德故，不惜身命，愍傷憐之，亦自剋責，絕穀不食。尋時遷神，處兜率天。」

佛告比丘：「欲知爾時兔王者，則我身是；諸眷屬者，今諸比丘是；其仙人者，定光佛是。吾為菩薩，勤苦如是，精進不懈，以經道故，不惜軀命，積功累德無央數劫，乃得佛道。汝等精勤無得放逸、無得懈怠，斷除六情如救頭燃，心無所著當如飛鳥遊於虛空。」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無懼經第三十二

昔者有人，作性仁賢，修奉經戒，精進守德，每生自剋，行無過惡，一身遵行為天下則。行來四輩，息意休穢，行正不迷，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無所悵望，以法自衛。行來同學，無有異計，若有法會，輒往聽經，不以厭倦。念佛功德，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為佛、世尊，流布弘恩，歎法之義，唯志無為。法本柔潤，法香普熏，十方悉聞，去惡就善，居家為穢，出家無弊。志常思法，以法為務，勤誦經法，猶服甘露——法為道藥多所療治，法為橋梁通諸往返，法為舟

船度諸未度，法為日月晝夜照明，去諸窈冥陰蓋消除，覩於無形。又信聖眾，眾中學者，猶如眾流遊於大海。聖眾之中或得道跡；或得往來；或獲不還；或成無著緣覺果證；或行菩薩，至不退轉、一生補處，無上正真亦由是生，此則無極。至深道海，菩薩所奉，周旋往來，度脫一切，靡不興載，道慧高妙，無所罣礙。其人每行，出入四輩，常宣三寶，身自歸命。并化一切，常尊三事：一曰，興立功德修治佛寺；二曰，誦經念道宣布典教；三曰，一心定意而無放逸。奉四等心——慈、悲、喜、護，行空、無想、無願之法，解了善權，隨時化人，使發道意。

其人年長，命欲終時，四輩眾學及諸親里、五種諸家，咸往問訊：「將無恐怖，安心勿懼！」其人即以偈答眾人：

「吾棄捐眾惡， 奉行諸功德，
 今身以是故， 無一恐畏心。
 猶如有橋梁， 柱強上下堅，
 如人乘牢船， 欲度至彼岸。」

眾人聞之，悉共欣悅，代之踊躍。其人命盡，壽終之後，生兜術天，稽首彌勒，得不退轉。與諸菩薩，講經論法，開化不逮。

佛說五百幼童經第三十三

聞如是：

一時佛遊波羅奈國，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及諸菩薩俱。爾時，五百幼童行步遊戲，同心等意，相結為伴，日日共行，一體無異，一日不見，猶如百日，甚相敬重。彼時一日俱行遊戲，近於江水，興沙塔廟，各自說言：「吾塔甚好，

卿效吾作。」其五百童雖有善心，宿命福薄。時於山中，天大卒雨，積水流行，江水大漲，流溢出外，漂沒五百。諸戲幼童水中溺死，墮于隨流，眾人見之，莫不歎惜，各心念言：「可憐！可憐！」父母舉聲悲哀大哭，不能自勝，求索死喪，不知所在，益用悲酷。

時眾人往反，諸比丘具白佛意。佛告眾人：「各豫知之，宿命不請。呼諸父母，告之莫恐。此兒五百世，宿命應然，今雖壽終，生兜術天，皆同發心，為菩薩行。」佛放威神，顯其光明，令其父母見子所在。

佛時遙呼：「五百童來！」尋時皆來，住於虛空中，散花供佛，下稽首禮：「自歸命佛，蒙世尊恩，雖身喪亡，得生天上見彌勒佛，唯加慈澤，化諸不逮。」佛言：「善哉！卿等快計，知道至真，興立塔寺，因是生天，既得生天，見於彌勒，諮受法誨。」佛為說法，咸然歡喜，立不退轉。各白父母：「勿復愁憂，人各有命，不可稽留，努力精進，以法自修。人在三界，猶如繫囚，得道度世，乃得自由，歸命三寶，脫于三流，發菩薩心，乃得長久，遊四使水，度脫四瀆。」父母聞之，悉從其教，皆發道意。時諸天子，稽首足下，遶佛三匝，作禮而退，忽然不現，還兜率天。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毒草經第三十四

昔者一國，有大叢樹，樹木參天，無折傷者。中有樹神，明達義理，出入行節，與眾不同。四方來趣，經歷樹木，時樹神悅豫恣人所欲，採果薪草，不以為恨，蔭涼泉水，服者大安。時有一鳥，他方口含弊惡毒草，飛過此樹，因投其上，

適墮上枝，毒侵其樹，尋枯過半。時叢樹神，心自念言：「此毒最凶，適墮樹上，須臾之間，令半樹枯，日未至中，未盡冥頃，如是悉枯，未滿十日，恐皆毀死。此叢樹木，當奈之何去斯毒害？」

時虛空中，有天神曰：「如是不久，有明人來，歷遊道路，過斯叢樹。卿取樹間所藏金，雇掘此毒樹，盡其根株，令無有餘，爾乃永安。設不爾者，日未冥頃，毒樹盡枯，悉及叢樹。」樹神聞之，因化人形，住於路側待之。已到即語其人：「吾有金藏，當以相賜，願掘毒樹，窮索其根。」其人聞得重金藏寶，即言唯諾，便前掘之，盡其根原。樹神喜悅，尋與金藏，其人取去，家居致富。樹神歡然，得離毒難，眾樹長安，花果茂盛，不慮毒患，諸罪皆散。

佛言：「叢樹者，謂三界；樹神者，謂發意菩薩也；鳥從他方取毒來者，謂魔事眾想從無明致；虛空神者，如來、至真、等正覺也，教諸學者，不從魔法，當順善友菩薩大士修同志者，乃拔三垢眾勞之厄。掘樹盡根，謂消姪怒愚癡之冥，設不爾者，溺在三處，罪蓋自覆，無有威勢拯濟眾生生死之惱。得賜藏者，謂道法藏，菩薩大士展轉相助成，猶萬川流合于大海。樹神欣然，悉無憂患，還處樹者，以能逮得無所從生大哀法忍，因往三界，廣度一切。得寶喜樂家居富者，以得總持——六度無極、三十七品、修四等心、四恩十力、相、好、四無所畏——諸根寂定，為無限寶，道富無量。還歸家者，解歸本淨真道之際也。示現佛身，廣宣道化，開度十方，靡不蒙恩。」

佛說鼈喻經第三十五

昔者有一鼈王，遊行大海，周旋往來，以為娛樂。時出海邊水際而臥，其身廣長，邊各六十里，而在其上，積時歷日，寐息陸地，而不轉移。時有賈客，從遠方來，遙視見之，謂是可依水邊好處高陸之地。五百賈客、車馬六畜有數千頭，皆止頓上。炊作飲食，破薪燃火，飼諸牛、馬、騾驢、駱駝，行來臥起。於時鼈王，身遭火燒，欸作擾動，因即移身，馳入大海，遊走東西火害不息。賈人見之謂地為移，海水流溢，悲哀呼嗟：「今定死矣！當柰之何？」鼈身苦痛，不能復忍，因沒其身入大水中，溺殺眾人，牛馬六畜皆共併命。

菩薩時告諸弟子曰：「假喻引譬，以解其意。遠來估客，謂三界人。五百群眾，謂五陰六衰諸入之難。鼈身廣長，各六十里者，謂二六牽連十二因緣，輪轉無際，周流五趣，無一懈怠。燃火炊作為食具者，謂三毒熾盛，情欲發興。鼈馳走入大海水者，謂犯十惡沒溺三惡——地獄、餓鬼、畜生之中，苦不可言。是故如來，降其聖德，無極大慧，往返生死，救濟危厄，罪所覆蓋，盲冥不解，顯示法燿，令心開闡，咸發無上正真道意。」

佛說菩薩曾為鼈王經第三十六

昔者菩薩，曾為鼈王，生長大海，教化諸類，子民群眾，皆修仁德。王自奉正，行四等心——慈、悲、喜、護——愍於眾生，如母抱育愛于赤子，遊行海中，勸化不逮，皆欲使安，衣食充備，不令飢寒。其海深長，邊際難限，而悉周至，靡不更歷，以化危厄，使眾罪索。於時鼈王，出海於外，在邊臥息，積有日月，其背堅燥猶如陸地高燥之土。賈人遠來，

見之高好，因止其上，破薪燃火，炊作飲食，繫其牛馬，莊物積載，車乘眾諸，皆著其上。鼈王見之，被火焚燒，焚炙其背，車馬人從，咸止其上，困不可言。欲趣入水，畏害眾賈，為墮不仁違失道意，適欲強忍，痛不可言。便設權計：「入海淺水，自漬其身，除伏火毒，不危眾賈，兩使無違。」果如意念，輒設方計。眾賈恐怖，謂海水漲：「潮水卒至，吾等定死。悲哀呼嗟！歸命諸天釋梵四王日月神明，願以威德，唯見救濟。」鼈王見然，心益愍之，因報賈人：「慎莫恐怖，吾被火焚，故捨入水，欲令痛息，今當相安，終不相危。」眾賈聞之，自以欣慶，知有活望，俱時發聲，言南無佛！鼈興大慈，還負眾賈，移在岸邊，眾人得脫，靡不歡喜。遙拜鼈王，而歎其德，尊為橋梁，多所過度，行為大舟，載越三界，設得佛道，當復救脫生死之厄。鼈王報曰：「善哉！善哉！當如來言，各自別去。」

佛言：「時鼈王者，我身是也；五百賈人，五百弟子舍利弗等是。」追識宿命，為弟子說，咸令修德。

佛說毒喻經第三十七

昔者有一家，家喜行毒——一行毒已，家中得富，宿命罪福，自令其然——一國惡之，不敢往來與共從事，畏見危害。一國遠之，行求子婦，無肯與者，各各相令：「此行毒家，世之最惡，不順義理，欲害人命。設與婚姻，行毒無處，反來危人，是故遠之。猶離劇賊，賊與人鬪，手拳相加，尚有強弱。行毒之家，默然以與人，人卒被此害，命不可救。」咸共令知，皆遠離之，無與從事。其人困極，遍求子婦，無肯與者，因行他國千餘里外求其子婦。

其人家富，既復豪貴，婦家貧俠，且復不貴。見彼家富，貪與其女，不行毒故，益入財物。尋迎婦來，在家行禮，威儀悉備，不失婦禮，出入應節。時其家中，耗損不諧，當行毒害，乃得富耳。姑嫜勅婦，令其行毒害殺某人：「吾家本業，自應其然。」婦聞愁憂白姑嫜曰：「我家行慈，初無加害，不任行毒，死死不犯。」姑嫜罵詈，不肯受教。因語毒神：「今取此婦，不行毒藥，以加害人，而不肯從。當奈之何？」毒神答曰：「吾當化之令不違教。」毒神便往，化為毒蛇，來趣其婦。其婦恐怖不知所至——或現頭上、食現其前、飲現器中、臥現床上、行步逐後，其婦恐怖，不知所到，羸瘦骨立，不能飲食。毒神勅之：「令行毒藥，乃相置耳。」窮困無計，可之從教。

于時本土比舍，有人到此國邑，見其女身羸瘦不安，以用愕然：「何故如是？」女具語意：「還到我家，宣白父母，令疾迎我，不爾載死。」人還具說，父母聞之，愁感憤憤。父嚴車馬，疾行迎女，到其鄉土，具喻姑嫜：「女母悲泣，夙夜思女，故遣迎之，當聽相見，不久來還。」姑嫜聽去，父載女還，便語姑嫜：「卿家行毒，吾奪汝女，不復相與。設共諍者，自有官法應得爾，此是滅門之憂。不肯聽者，棄行毒事，乃相還婦。」夫婦共議：「此婦端正，世之希有，不可棄之！寧棄毒業。又官家聞，便相危害。」便止毒業，與其約誓，不敢復犯，遣棄毒神，家中遂安。

其毒神者，謂四魔。行毒求富，謂諸魔天，惡鬼神輩，日日迎婦。國中人民不肯與者，又謂其人不從魔教。迎婦者，行到他方，求以為人。便取得婦者，謂染法。教使行毒不從言者，覺知魔，不墮五陰。使人還歸語父母者，謂從般若善權之教。父執將歸，謂從本無。令其女聲止毒乃與女者，謂

去三毒眾妄想，求應四等，因六度無極善權方便，一切得度三界，至於正真無極之慧。

佛說誨子經第三十八

昔者有人，父早命過，少小孤寡，獨與母居。未被教勅，出入不節，不拘禮教，違失先聖典籍之誨。不肯學問諮受經法，唯以愚伴迷惑之眾，以為徒類。嗜酒博戲，高抗華飾，有表無裏，放恣情欲，嘔天雅步。不以孝順修德經心，當用立身，身犯眾惡，口言麤[𪛗-夫+黃]，心念毒害。不念所生親之遺教，唯以非法亂行為業。母甚患之，因欲教勅，示其至密威儀法節，令改心行，慎身護口，奉先聖典，修其祖父所生之則，敬受世尊無極之道。因以慈意演出妙誨，而告子曰：

「子常行柔和， 結伴從善友，
恒宣喜勸助， 長修正法化。」

子又問母曰：

「若常行柔和， 以何為爾乎？
設結善友者， 何用為增益？
假恒宣勸助， 何為修此義？
長修正法化， 何所有加施？」

母告子曰：

「若常行柔和， 眾人所愛敬。
設結善友者， 堅住無能動。
恒宣勸助者， 致獲大財富。
長修正法化， 壽終生天上。」

子白母曰：「善哉親教，其誨無上，其法無限，巍巍難量，不可稱載。吾之愚冥，其日久矣！背恩向偽，不識至真，

迷於容色，惑于種姓。自謂才智，不明謂明、不達謂達，不別尊卑、親之明誨，賤善貴惡，不惟孝養慈親之德，捨厚就薄，愚伴為侶，遂使致是癡惑日甚。賴蒙親化，顯以慈仁，垂流愍澤，乳養之本，轉令興隆，通于十方。啟受頂奉，不敢遺忘，子稽首謝，修行親命，終始無違。」

子如法進，常行柔和，一國宗焉。擇善為友，無能侵焉。恒行勸助，合偶離別，和合鬪諍，大得供遺，財寶無量。稽首歸佛，奉受五戒，修行十善，諸天衛護。

國主聞之，召為大臣。王告之曰：「朕聞德行一國悅之，故以相命。國無良臣，唯為良輔，使土清寧，四國歸德，爾乃顯榮。」其人曰：「諾，不敢違聖。唯恐薄德不副功教，為慚愧耳！違負聖教，黎庶怨望，所以自難不敢順命！」王曰：「觀仁言行舉動進止，果能辦之，故相召耳。其人默然，立為大臣。」

王復告曰：「某許國王，本時與吾親親無二，猶如一體。有傳口者，兩頭相鬪，令身相失，年月時久，各爾廢礙，無能解者。欲卿身躬自往和使如故，當重相賜財寶重位。」其人曰：「諾」因取家財，供作美饌，又齎寶物，往詣彼國。跪拜陳謝：「素自閹塞，被蒙天潤，為王所使，遣此飲食金銀珍寶，以貢大王。前者謬誤，舉動不當，相失聖意，從來闊別，積累年載，慚愧羞耻，踧踖無顏。故遣貢遺，願恕殃豐，原其罪過。」其王聞之，心中欣然，亦返責己：「吾久有意，欲得和解，無能發者。使彼興意，先來相謝，是吾不逮之所致也！」便手執筆，作書報之：「惟別歷載，不得言面，每思舊好，何日捨懷？中間隔絕，不及所致，不見忽捐，復遣賢臣，美供瑰琦，以相謝矣！剋抱來意，終始不忘，願一同會，及散久迺。今寄珍琦，是身所有，貴致微心，言面乃

敘。」

彼王得之，歡然無量，剋期會日，快共相娛。察本所失，蓋不足言，傳者過差乃至此患，以為比國，友親意厚，急緩相救，自遣大臣，名不可計，寶增益其位。

阿難白佛言：「母之至教，莫能大焉！」佛言：「至哉！」

復問佛言：「將來之世，皆承此教乎？」佛言：「有從不從。所以者何？將來之世，人民悖亂，貴惡賤善，放逸情意，臣欲害君，子殺二親，弟子危師，不念弘德乳養之恩，欲令其沒，獨見奉事，嫉妬其師，猶如怨家，罪莫大焉！所以者何？弟子後世，在前陽供，在後欲攻，心不與同。師出天下，宣傳道化，度脫一切；反憎惡之，罪中之罪，不可為喻。後世德人，時時有耳。天下樹多，香樹希有，香草眇生，少少山地，出金寶耳；好人行德，亦復如是！惡人行時，伴黨相隨，識真者少。彌勒佛時，德人乃多，貴善賤惡，無有偏黨，道德盈盈，不可稱量。修德無上，不為罪殃，孝親敬君，奉承師長，歸命三寶，三乘興隆，三毒消索，所度無量，皆使得道。」

阿難聞之，悲喜交集：「將來末世乃有此患，不如山野愚民癡人，勝此輩者，能知去就進退之宜。」稽首而退。

佛說負為牛者經第三十九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及眾菩薩。時佛明旦著衣，手執應器，入城分衛。時遠方民，將一大牛，肥盛有力，賣與此城中人。城中人買以出之，欲以殺之，在城門中，與佛相遇。其主見牛，既大多勢，

畏犇突故，請十餘人，將牛共行。牛遙覩佛，心中悲喜，絕韉馳逸，數十人救，救不能制，走趣如來。如來則知憶本宿命。阿難見之，前欲搏耳，逐之一面，恐觸如來；一切眾人，亦懷恐懼，畏來傷佛。

佛告阿難：「聽之來，勿得呵之！」牛徑前往趣佛，屈前兩脚，而鳴佛足，淚出交橫，口自演言：「唯然，世尊！加以大哀，救濟危厄，令脫此難，今是其時。大聖難遭，億世時有所以出者，為眾生故。唯垂弘慈，一見濟拔。」佛言：「善哉！甚可愍哀，意之迷人，乃值斯患。」

阿難、從天龍鬼神人民，莫不愕然，甚怪所以？畜生之類，自歸天尊。阿難長跪，前問聖尊：「此牛見佛，何故自歸？本末云何？」

佛言：「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轉輪王，王四天下，千子七寶，治以正法，不枉萬民，天下太平，人民安寧，五穀豐盈。又有四德：視民如子，民奉猶父；沙門梵志，長者人民，莫不啟親；身未曾病，永得安寧；四域宣德，徹于十方。時轉輪王，遊觀四方，還欲歸宮。時見古世一親親人，而為債主所見拘繫，縛在著樹而不得去。時轉輪王七寶侍從，停住不進，怪之所以？『遙見故舊為人所拘，負五十兩金，令不得去。』聖王報之：『解之令去，當倍卿百兩金。』其人白曰：『吾復轉負某百兩金，當以償之，不能捨置。』聖王即勅諸臣下：『到宮與其百兩金。』臣下言：『諾！』即解債主得還歸家。其人數數，詣王宮門，求金不得。債主求之，避不知處。遂在生死，周旋往來，無數之劫，不償所負，至于今世，墮此牛中，所債所賣，數千兩金，故來歸佛，宿緣所牽。」

佛語阿難：「時轉輪王，則我身是；其債主者，此牛是。佛為聖王，保之為償，竟不與之，故來歸佛，求索債救。」

佛告牛主：「佛為卿行分衛倍償。」牛主不肯，還欲得牛。佛復重告：「吾稱牛身斤兩輕重與若干斤金。」故不肯矣！時釋梵天俱來下，叉手白佛：「佛勿分衛！所欲得金，萬千億兩，吾等致之。」布兩牛皮，釋梵四王，積累金寶，滿兩牛皮，爾乃各罷。

將牛到祇洹中，入其中門，觀察佛身及聖眾形，諸菩薩德，巍巍無量，光光堂堂，猶星中月，威神照遠，不可稱計。因時思惟，念佛法眾，七日命盡，忽生天上，尋憶自識宿命世尊功德，來還人間，散華供佛，報其恩德，稽首佛足。佛為說經，即發無上正真道意，輒得立在不退轉地從無生忍，乃還天上。

佛說光華梵志經第四十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俱，千二百五十菩薩，無央數人。于時眾人無央數千，皆來集會在於佛所，悉下鬚髮行作沙門，各自與五百群從，修治道德，精進不懈，成得神通，生死根斷，普獲道證，周旋十方，濟度眾生。阿難白佛：「此等眾學，宿有何行、本修何德，乃至此譽，神通之慧，然為第一？」

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久遠世時，經歷劫數九十有一，維衛佛時。有一國王，名曰旃頭，城號旃頭摩提。爾時有一梵志，名光華，博學眾經，廣宣法典，無義不達；有五百眾，侍從啟受。數數往詣維衛如來，聽受經典，誘化群黎，開發愚冥，勸示正真，行作沙門修德為業。時彼國中五百營從，將五百人大臣群僚，亦作沙門。有大長者，化諸群眾，皆復

捨家，行作沙門，奉行精進，不犯禁戒。命終之後，得生天上。天上壽盡，來生人間。如是上下，終而復始，九十一劫，於此佛世，皆作沙門，悉會佛所，為佛作禮，退坐一面。」

諸天、龍神、乾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人與非人靡不來到，會於佛所，稽首足下，遷住一面。佛時便笑。阿難問佛：「何因緣笑？至真世尊，終不虛欣，唯說其意。」佛告阿難：「見此眾人天龍鬼神來會者不？」答曰：「已見。」

佛告阿難：「維衛佛時，有一大國，名旃頭摩提，王名旃頭，皆奉大法，歸命三寶。時有梵志，名光華，總攝三達，博綜眾經，無義不達，見維衛佛化於十方，天上天下，靡不啟親，誘五百眾，往詣佛所而作沙門，咸受經戒。時其國王，棄國捐王，與五百眾，亦作沙門。有大長者，亦化群從五百之眾，行作沙門，普受道化，進獲神通，奉四等心——慈、悲、喜、護——九十一劫不歸惡趣，生天上人間，今得人身，悉來會此，亦普出家，行作沙門，啟受經戒，皆得道證。欲知爾時所行梵志豈異人乎？勿作斯觀，則吾身是。國王人民，及大長者之眾，皆是維衛如來至真同時學者，彼種此獲，功不唐捐，皆自得之。」

佛說是時，無央數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應時立不退轉地，一生補處亦不可計，得成羅漢亦復如是。

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變悔喻經第四十一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俱。爾時有一

居士——厭世苦患，萬物非常，身之所有財物如幻，寄居天地，猶如過客無一可貪；唯道真正，永可常存——因便出家，行作沙門，精進不懈，志本不達，則便入山。山中修行，夙夜不廢，不惜身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守志不動，不得道證，心欲變悔，還作白衣：「學道積年，勤務不休，然心冥冥，不知所趣。本在人間，數蒙說議，口舌流盈，今在山中，復無所獲，進退無宜，不知所湊，不如脫衣還就吾業。」猶豫未定。

時山神樹神覩之，惜其功夫，方欲成就，反欲還家，志在瑕穢，代之恨恨，不可為喻。因則化作比丘尼身，冀化亂意欲發道心，堅固其志。其比丘尼，身著珠寶，面色光榮，非世所有，復現女人，顏貌端正，色像第一，姿曜煒煒，眾類無逮。俱相謂言：「卿比丘尼，何故身著寶璫珞？脣口妙好，猶如赤真珠。」比丘尼曰：「寶如幻化，脣如彩畫，端正喻膏，有何可貪？如卿今身，色雖端正猶如春華，身若果落不久著樹，四大合散，無有正主。唯心為本，在三界中，獨來獨去無一隨者，禍福追身如影隨形。三處皆空，無一可賴，為罪所覆，五陰六蓋，心閉意塞，不解三昧。」

比丘聞之心即覺了，知審如言識別四大本因緣合，貪身自害，剖判本空，猶如寄居，觀十方人，無有親疎，則心了意解，諸漏得盡，生死已斷，悉無起分，出入自由，不著垢塵，爾乃達知，山樹有故，化如除浮雲。樹神跪拜，自陳：「辛苦周旋三界，五陰所覆，十二牽連，忽始相因，唯見愍哀救濟此覆。」即為說經，使心開解，奉受五戒，修行十善，塞惡三塗，道心稍前，遂至無極，入佛正真。

於時世尊，告諸比丘：「解其本末，執心當堅，無得後悔。」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馬喻經第四十二

昔有長者，畜一好馬，初得之時，志操犇突，不可御調。適欲被騎，舉前兩脚，跳上遊逸，四出橫走，不從徑路，入於溝渠，突樹牆壁。其主長者，甚懷瞋恨，還歸在家，鞭撻酷毒，不與水草，獨令窮困。飢餓心惱，而自剋責，心中無計，不知何施？空中聲出，則告之曰：「順從其主，時無患難。」時馬心解，明日長者，故乘騎試，以著鞍勒，馬即受之，不復跳踉。騎上鞍住，亦不為態，牽東西南北，行從而不違，與穀飲之，隨時消息令飽滿肥盛氣力。後騎將行，轉遂調柔，日日成就。

後生二子，至數歲，長者乘之。後不順從，跳踉橫走斷絕韁絆，捶杖加之不以改行，還歸餓之。乃思已殃，食以臭草，飲以濁泉，自作己受，何所復怨？夜行見母，長跪問言：「今者大家，獨見憎毒，不得水草，撻鞭甚酷。母獨高處，不念親感，行來欣欣，一身喜樂，高望遠視，猶若鴻鵠，不憂子孫獨遇此酷。」其母答曰：「是卿身過，何所怨責？長者授勒被鞍，即便受騎，汝隨順東西從之，便見愛耳！斯事極易而卿反之，故獲此殃！」子聞母教，明日即從。長者試之，安然順之，騎之授身，令行即行，令住尋住。長者大喜，馬即調良，飲食隨時，與母無異。

假以為喻，長者謂佛，馬喻學人，不受佛教，放心恣意，不從道化，故為說法，令知去就。跳踉走行，不可制者，加以捶杖，為演五戒十善，生天人中，罪者示以地獄、餓鬼畜生，勤苦之難，三界之患，往來輪轉，無一可安。設不犯惡，

五戒十善，乃開化之，四等六度，神通之行，在於十方諸佛共會，三毒消除，去諸陰蓋。其子從母，長跪問曰前聞其師所行法則，師說深淺之行皆有意。故五戒十善因，為天人說，空無相願，六度無極，四等四恩，不在生死，不住滅度，乃入正真，勇果之徒，處神通乘，周旋三界，度脫一切。

佛說比丘尼現變經第四十三

昔者舍衛之城，城名拘薩。國中有諸蕩逸姪亂之眾，專為凶惡，不隨徑路，一國患之，以為酷苦，伴黨相迫，共為惡逆，官家求取，馳走叵得。於時國中諸比丘尼，俱共遊行，樹下精專，思惟正道，不捨心懷。眾比丘尼，智慧第一，名曰差摩；神足第一，名蓮華鮮，各各有德行，威神巍巍。時天小熱，俱行欲洗，詣流水側，凶眾遙見，即生惡心姪意隆崇，欲以犯之。候比丘尼，適脫衣被，入水洗浴，尋前掣衣，持著遠處，欲牽犯之。

時比丘尼，見發逆意，意中愴然，愍之為愚，因脫兩眼，著其掌中，以示諸逆。「卿所愛我，唯愛面色，今我以盲，何所可好？」復示腸胃身體五藏手脚各異，棄在一面，謂凶眾言：「好為所在？」逆凶見此忽然恐怖，知世無常，三界如寄，其身化成，骨血不淨，無可貪者。尋還衣被，稽首悔過：「所作無狀，反逆無義，願捨其殃。」長跪叉手，各受五戒。將至佛所，稽首于地，自責其罪：「盲冥無知，迷來日久，作惡不罷，不覺世世當受禍危，今蒙大聖垂恩救濟，乃感比丘尼威德化眼，去罪罪輕，稍近無為。」

佛言：「善哉！惡趣已離，轉當成就，如樹花枝，果實以茂，行亦從斯。」諸人欣然，求作沙門。佛即聽之：「正心

為本。」尋時出家，守護諸根，眾殃永除，五蓋不存，三毒消滅，為佛子孫，以斷生死，自然神通，爾乃識別佛之大恩。

佛說孤獨經第四十四

昔有一人，幼少孤苦，獨一身居。種作廣田，益有犁牛，得收五穀，乳酪醍醐，眾果菜茹不可限量，供給遠近諸食之者，往來每與窮困，名德流布普通十方。時說眾喻解悟其意，當得伴黨獨不可諧，眾人咸來皆共居止，在其人邊居家遂多，更立城邑。取婦生子，子大眾多，父轉年大，教告諸子：「當可施行，護身口意，布恩施德。」子各違錯，不從其教言。「父今已老，何不寂然？妄有所教，誰當受之？」父得子惱，心自念言：「吾本一身，所豐廣施遠近，下及不逮，今得諸子，亂我身心，不從其教，不如無子。」

佛言：「人本立神，一身清明，能有所益。奉於正行，強有所觀，不解本無，自見有身，因生五陰六衰之惑，反為所迷，不至正真；後解三界一切皆空，五陰悉除，三毒自滅，乃至無上正真之道。」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生經卷第四

生經卷第五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梵志經第四十五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爾時世尊，晨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次第求食，即時轉

行到梵志舍。時彼梵志，遙見世尊——威神巍巍，諸根寂定，其心湛靜，降伏諸根，無復衰入，如日之昇出于山崗、如月盛滿眾星獨明、如帝釋宮處於忉利、如梵天王在諸梵中、如高山上而大積雪現於四遠、如樹華茂其心愴泊、如水之清，三十二相莊嚴其身，八十種好遍布其體，威神光光不可稱限，觀之如日——即從座起，與眷屬俱，前行奉迎，稽首佛足，請坐別床。佛便就坐。時梵志、梵志婦，心懷踊躍，若干種食，香潔之饌，手自斟酌，供養無極。飯食畢訖，舉鉢洗手，更取卑[木*翕]，聽佛說經。

於時世尊，即為梵志及妻子僕從下使，講說經道，開解其心，分別其義，諸佛之法，隨其本源而演分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應病與藥，尋而心解，苦習盡道。於時梵志妻子僕從下使，即於座上，逮四聖諦，取要言之，則得天眼，歸佛法眾，奉受五戒。於是梵志，即從座起，稽首佛足，白世尊曰：「大聖弘恩得現利義，今日所獲，度於眾患，皆是如來、至真、等正覺之所救濟，猶如大雲周於虛空，普雨天下，多所潤澤。世尊如是，常以大哀無極之慈，廣說大法。」

佛告諸比丘：「汝等寧聞梵志今所宣揚口所說乎？」比丘對曰：「唯然，世尊！已見已聞。」

佛言：「今此梵志與諸眷屬，皆獲大利，如是具足；吾於異世，令此梵志得獲廣普。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波羅奈城，有一尊者，名曰所守，是梵志種也，黠慧聰明，識解義理，卒對之辭，口言柔美，為王所敬，常可王心。其國多有葡萄酒漿飲食之具，王及人民，飲食快樂。彼時梵志作異技術，多所娛樂，令王欣愕。王大歡喜，多所賜遺：『恣其所欲？』梵志白王：『我當歸家，自問其婦，欲何志求？』王即可之。」

梵志便還，到家問婦：『我興異術，令王歡喜，許我所願。汝何所求？以誠告我，為卿致來。』婦問梵志：『君何所願？』其夫答曰：『我願一縣。』其婦答曰：『用縣邑求，我願得百種瓔珞莊飾、臂釧步瑤之屬、種種衣服、奴婢乳酪、醢醢飲食。』於時梵志，復問其子：『汝何所求？』其子答曰：『我之所願，不用步行，得乘車馬與王太子大臣俱遊。』於時梵志，復問其女：『欲何志願？』其女對曰：『我所求者，欲得珠寶以自嚴身上妙被服，千女中央而獨姝好，用餘異願乎！』於時梵志又問奴婢：『欲何志求？』奴言：『欲得車牛覆田耕具。』婢曰：『欲得碓磨，舂粟磴麵以安，四大人不得食，則不悅喜，無以自安。』於時梵志，還詣王所，具足為王本末說此妻子奴婢所可求也。復以偈重歌曰：

「『大王願聽之！ 所願各各異，
我家心不同， 婦索百瓔珞，
男求車馬乘， 女願珠寶飾，
吾前畜奴婢， 求田及磴磨。』

「於時王以偈答曰：

「『隨汝之所欲， 則與不違心，
應時使梵志， 皆得歡喜悅。
其王皆以賜， 各各如志願，
如意得具足， 歡喜無一恨。』」

佛告比丘：「欲知爾時國王者，則吾身是；爾時梵志，則今梵志身是；其妻者，今梵志妻是；子則子；女則女；奴則奴；婢則婢是。」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君臣經第四十六

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中，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諸比丘，心自興念：「承佛威神，諸天感之，得未曾有。於是世尊，常以慈愍，調達而反害意向於如來。佛以大哀弘意待之。」或復比丘，而說此言：「往者世尊，豈不察知調達凶惡心懷諂害，而令捨家除其頭髮？」或有比丘各各議言：「佛已預知調達凶惡心懷危諂。」或有議言：「誰令調達除頭鬚髮，而作沙門？」

佛遙聞之諸比丘眾共議此事，便到其所，告諸比丘：「調達凶惡，不可稱量，舉要言之，言不可竟。」佛言：「如是，如是！其比丘調達者，常以害心向於如來，未曾和悅，吾以慈心而降伏之。昔者過去久遠世時已來難量，從爾以來，佛久知之，調達凶惡，心懷危諂，吾以慈心而降伏之。續知如此，故為沙門，欲令建立攝取善德，以是為本，由因出家緣得救護欲計。調達不但今世求吾之便而懷害心，吾常至真慈心弘普而降伏之。乃往過去久遠世時，不可勝計。波羅奈城有國王，號曰大猶，以法治國，不枉萬民。王有大臣，名密善財，智慧聰明，無所不通，名德超異，與世不同。其性吉祥，殊妙和雅，安隱無患，常懷慈心，多所愍哀，志懷柔潤。其王無愍，釋子哀心，志不懷慈，常伺人過，欲得其便，心懷凶惡，無一善快。於時彼王，與密善財大臣俱，大猶王告大臣：『人何所食，說何所言，多所獲安，不致危害，而得長益？』應時以偈，而歌頌曰：

「『食言少獲多， 不忍得長大，
 忍辱致損過， 密善財云何？』」

「密善財大臣，以偈報王曰：

「『大王是瞋種， 恚恨心所為，
 無害無瞋怒， 則正本所行。』

「王復以偈問曰：

「『以何得安寐， 何行無憂患，
 以何至一法， 密行致善財？
 賢聖何所歎， 至滅能不憂，
 誰能保此事， 除愁令無患？』

「大臣以偈答曰：

「『棄瞋得安寐， 除恚無憂患，
 怒者毒之本， 大王當知此！
 聖賢知所歎， 緣此無憂患，
 以此義答王， 嗟歎忍辱行，
 毀咎于瞋恨， 以此義答之。
 分別令降伏， 不雅得其便，
 凶惡不能加， 立之平等德。』」

佛告諸比丘眾：「欲知爾時國王大猶，則調達是；大臣密善財者，則我身是。以得佛道，具演本末。」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拘薩羅國烏王經第四十七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明旦著衣持鉢，入城分衛。國王波斯匿，有四大臣，拜為四將，合四部兵，欲伐他方小國。於時四臣，遙見世尊與眾僧俱，即詣佛所，稽首足下，退住一面。世尊

問之：「諸仁者等，欲何所湊？」諸臣對曰：「王波斯匿，遣臣等行，舉四部兵，欲詣他國攻伐小國。唯然，世尊！我等之身，為此國王，多所興立，及餘眾勞，常畏危命，今當遠行，行當戰鬪，有所攻伐，如是發行。」世尊讚曰：「善哉！善哉！諸賢難及，所作難及，是為報恩，而有反復，設行少有所作不失。汝等之身，受王俸祿，所作當然，此事佳善，為慎儀像，則成正士，報大神恩，則有反復。諸賢聽之！不但今世，為此國王，有所興立，成就功效，所作難及。昔者過去久遠世時，沙竭之國，大有諸鳥眾，而來集會，止頓其國。彼有鳥王，名曰昔蔗，主八萬鳥，在中獨尊。鳥王有婦，名曰舊梨尼，於時懷軀，有阻惡食，心念如是：『欲得鹿王肉食。』至誠白王欲得此食：『於今我身小發此念，欲得善柔鹿王肉食乃活，不爾者死。』沙竭國王，欲得善柔鹿王肉而食噉之，獵者亦募而行求之，捕之將來。於時鳥王，聞其音聲，合會鳥眾：『汝等當行沙竭國王，有大善鹿王形貌，名須具夜，欲得其肉。』彼時四鳥應募：『吾等堪任取善柔肉，用國王故，不惜身命，當辦此事，無令餘鳥逐我後行。』

「於時四鳥，數數往至大眾會所，各自議言：『以何方便，而得取之？』彼時其人國王使者，往告太子：『說鳥數來，則遣守護，所遊至處，不得如願。』然後復遣大鳥之眾，求須具之肉，今現在此，便遊隨彼，即時取肉，舉之而去。時國王子，見大鳥眾，恐懼馳走，還白國王，具說本末。國王問之：『鳥所從來？乃至於此。』太子白曰：『我見四鳥，色像若斯，數數來至於彼鹿苑，吾亦數往，然後四鳥來到。』時沙竭王，即勅外人令捕。鳥師致鷹將來，四鳥見之，畏在危命，故往取來，即時受教輒遣。鳥師應往，以若干變，觀其所趣，造立方便，張羅捕鳥，輒以獲之。生上國王。

「於時沙竭國王，問其四鳥，而呵罵之：『汝等何故數來至此，犯吾境界？』四鳥答曰：『唯然，大王！非我所樂，不願至此。又有王，名曰安住，與八萬鳥俱，以為眷屬，為之尊師。其婦舊梨尼，懷妊受胎，發此阻極而以惡食，欲得食噉須具善柔鹿肉。彼王遣來，受其君教，不惜身命，自投沈沒，而奉謹教，非吾所願。』時國王聞得未曾有，愕然怪之：『彼自食心，莫作此食，自受王教，作此方計，不惜身命，為其君王，投棄軀命，今之所為，誠非所及，於世希有。欲求俗人，有此反覆，受君父教，尚不可得，況鳥獸乎？奉宣其命，難及難及，實未曾有。』於是諸鳥，為王說偈言：

「『唯願大國王， 我止沙竭國，
 我等王安住， 與八萬眾俱。
 婦名舊梨尼， 欲思善柔肉，
 是大王鹿苑， 具足為王食。◎
 我等國王使， 奉命來至此，
 受君之教命， 不敢自至此。』

「◎於是國王，心自念言：『此事難得，為未曾有。』於時國王告諸鳥曰：『赦汝罪過，在汝所湊，常得解脫，勿有拘制。』」

佛告諸臣：「欲知爾時四鳥身不？今汝等四臣則是；安住國王，今波斯匿王是也；今者國王諸兵臣吏，卿等所將八萬鳥是。爾時得脫，不見危害，今亦如是。」

佛說如是，四臣兵吏及比丘僧，莫不歡喜。

佛說蜜具經第四十八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給孤獨園，與大比丘俱。爾時梵志，迷惑異道術，不信佛法，欲亂佛教。行於城中，遙見佛來，惡不欲覩，竊入他舍，得無世尊瞿曇見我。於時大聖愍傷憐之，尋到其所住於目前，欲得避去永不能得，又欲馳走不能自致。來詣佛所，彼時世尊，為說經法，尋時歡喜，善心生焉，輒歸命佛及法眾僧，奉受戒禁，遶佛三匝，稽首而退。還歸其家，即取應器，盛滿中蜜，兩手擎之，來詣佛所，而欲奉上。佛告諸比丘：「取是鉢蜜，而布與眾僧。」時一鉢蜜，佛及眾僧，皆得滿足，鉢滿如故，即復授佛。

佛告梵志：「汝取是蜜，投著大水無量之流。」梵志又問：「何故？」佛言：「具足水中蟲蠹黿鼉魚鼈，悉蒙其味。」梵志受教，即投水中，還至佛所，或驚或疑，踊躍悲喜。於時世尊，尋以欣笑，五色光從口出，上至梵天，普照五道，靡不周遍，還遶身三匝。授菩薩決光從頂入，授緣覺決光從口入，授聲聞決光從臂肘入，說上天福光從臍入，說受人身光從膝入，說地獄餓鬼畜生光從足入。於時阿難從座起，整衣服，右膝著地，長跪叉手，而白佛言：「佛不妄笑，笑會有意。」

佛告阿難：「汝見梵志，以蜜奉佛，布比丘僧，餘蜜投水。」對曰：「唯然。」「今此梵志，然後來世歷二十劫，不墮惡趣，過二十劫，當得緣覺，名曰蜜具。」諸比丘對曰：「唯然，世尊！吾等悉見於此梵志，以一鉢蜜，多所饒益，而得緣覺。」

佛告比丘：「於是梵志，非但今世，以一鉢蜜，多所饒益；前世宿命，亦復如是。乃往過世不可稱計，有一婆羅門，往入閑居寂寞之處，見有神仙，多所博愛。或有人說：『今此仙人，往古難及，當往啟受。』有人報言：『用為見此養身

滿腹之種。』爾時有一仙人，得五神通，見心所念，即於樹下閑居之處，踊在空中，住其人前。其人見之，歡喜踊躍，善心生矣，即還其家，盛滿鉢蜜，而奉授之。時仙人受，飛在虛空。緣是施德，後作國王，名曰蜜具，以政法治國，治國積年，壽終之後，得生天上。」

佛告比丘：「欲知爾時五通仙人，則我身是；爾時梵志，今梵志是。爾時施蜜受天人福，緣是今世亦復施佛，後致緣覺。」

於是賢者阿難，以偈讚佛：

「世尊多哀憐， 自然至誠度，
為諸天人世， 懷眾獄繫著。
故為諸天世間尊， 於法自在雨法教，
以歡悅心多所勸， 出家上天無數千。
勝今無利皆得利， 其有悅心歸命佛，
恭肅慙慙造少薩， 臨命壽終見趣安。」

爾時世尊讚賢者阿難曰：「善哉，善哉！審如所云。復次，阿難！造若干行，乃成所立。佛救一切，如母念子。」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雜讚經第四十九(丹本此經為第五十)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俱。爾時有一比丘尼子，捨家為道，喜詣家家，與諸白衣雜錯羸獷，行不純一。母數訶之：「勿得爾也！行有節限，若有法會，講經說義，乃可行耳！無得效進為俗間事。」父亦呵之。亦不肯受父母之法教，在於人間，家居造亂。但與惡人不成就子共相

追隨，遇諸兇人共撾捶之，加得手拳，今欲投水中，久乃置耳，叫呼得脫捨去。諸比丘聞而往救之，得還歸家。諸比丘眾，而往白佛，說其本末。

佛告比丘：「此人不但今世不隨家居教，迷惑其行。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諸烏巢，賓近家居，人數喜探，欲捕取之。烏妻謂烏：『無得近人家作巢，莫信於人，得無取卿加之苦毒。』其烏聞之，雖欲捨去，心懷戀戀，不能避去——眾人數數，共觸撾之，故不捨去。眾人捕得，盡搯其毛羽，荊棘繫頸。天時霖雨，泥溺叵行，又不能飛，徐徐自曳，歸到其巢。妻時以偈，歌頌問曰：

「『誰皆搯毛羽， 今天復陰雨，
 被荊棘為鎧， 而立戶何謂？』

「烏以偈答婦曰：

「『我身吉祥有所緣， 於今天時大霖雨，
 汝促開戶無惱我， 且持食來活我命。』

「其婦以偈答曰：

「『我如所念如所造， 卿所讒嘶多所貪，
 今遭凶危如得華， 後方當更獲其實。
 我之所頌亦可受， 具足成酪致醍醐，
 值此勤苦眾惱已， 當詣屏猥處閑居。』

「去彼不遠，有一神仙梵志道人，遙聞其聲而歌頌曰：

「『不覩惡罪果， 緣是遭苦患，
 以故莫作罪， 將無受大惱。』」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烏妻不乎？今此比丘尼是也；其烏夫，出家子為沙門被打搯者是也；爾時仙人，則吾是也。昔日相遇，今世相值。」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驢駝經第五十(丹本此經為第四十九)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俱。爾時有一比丘新學，遠來客至此國，諸比丘欲求猗籌。諸比丘聞，不與猗籌：「今觀於子，行不具足舉動不祥，將無於此造損耗業。」爾時新學不得猗籌，復詣餘處，求索猗籌。彼諸比丘，不問本末，速授猗籌。前比丘聞，即往問言：「卿何以故，不問本末便與猗籌？」比丘答曰：「吾授猗籌，有固不妄，當奉事我，供養以時。」

有新比丘安詳雅步，舉動不暴，入出進退，不失儀法，類如佳人，不似凶惡。主比丘獨在不出，新學比丘復取衣鉢，取主比丘撾捶榜笞，就地縛束猶繫其口，將無所喚。人聞其聲，即於其夜，馳迸行走。天欲向曉，諸比丘眾，適聞其聲，皆來趣之，解其繫縛，則問其意。時彼比丘，本末為說，語比丘：「當共分布行求索之，使我還得衣鉢。」諸比丘答曰：「吾等語卿，莫得妄信，勿與猗籌，將無見枉，自在放恣，不用吾語，所可作者，今可自省。」時諸比丘，具啟世尊。

佛言：「諸比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為是凶人，所見侵枉，不知本末，而妄信也，所在相遇，輒為所侵。乃往過去，有梵志，名草驢駝，載瓦器，有持門戶，行於道路。遙見一奴，住於道傍，遙覩梵志，稍來近之，心欲劫奪。與之相見，梵志信之：『此人見我，來奉事我，有所施與，來親附我。』彼時梵志，以偈頌曰：

「『汝處於四衢， 顏貌有反覆，
 人未知本末？ 不選擇觀察。』

其道人覩此，淨修行最法，
無有眾凶惡，當施供事我。』

「爾時餘梵志，道共侶行，皆共謂言：『莫信此人，將無欺卿撾奪財物。』以偈頌曰：

「『梵志無得趣見人，於四衢路莫妄信，
搖動其目面無理，定將撾卿奪卿物。』

「彼時梵志，不信伴語，反信賊奴，未有所益，佐助供養。於時彼奴，向於夜半，人見斷絕，即奔走前，撾捶梵志，破傷脚膝，眼眩躑地，奪其財物。草驢駝梵志亡失所有，又復破其膝，躑地啼泣，猶如小兒，稱怨呼嗟！時有一天，名淨修梵行，以偈頌曰：

「『其求財於利，而行於愍哀，
[怡-台+龍]悞而自用，不從尊師教，
皆當得是患，如彼梵志苦；
從愚不慎路，獲罪如梵志。』」

佛告諸比丘：「爾時梵志草驢駝者，今此比丘授新學比丘猗籌者是；髡鉗惡奴，新比丘心懷惡依猗籌緣是劫盜者是也；彼時諸異梵志，今諸比丘難彼比丘者是也；爾時淨修梵行天者，今吾身是。爾時相遇，今亦相值。」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孔雀經第五十一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諸比丘悉共集會，皆共嗟歎，心念世尊：「得未曾有，一人興世，號曰如來、至真、等正覺，毀壞一切諸外異學，

忽然幽冥無復光曜。未有佛時，致妙供養，衣被飲食，床臥之具，莫不恭事，自歸之者，佛現世間，是等之類言誨不行。」佛以道耳，遙聽比丘所共講議，即到其所，問諸比丘：「向者何論？」諸比丘具足自啟說：「我等集會，平等正覺，適興于世，諸外異學，便沒不現，忽然幽冥，無復光曜。」

佛告諸比丘：「吾未興世，外學熾盛，如無日月，燭火為明。日月適出，燭火無明。今佛興世，異學皆沒，無復威曜，獨佛慧明，無所不炤。不但今世有殊異行也，前世亦然，未曾有法。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大國，在于北方邊地之土，號曰智幻。智幻土人，齎持烏來，至波遮梨國。其土國界，無有此鳥，亦無異類奇妙之禽。時彼國人，見持烏來，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供養奉事，飲食果蓏，日日月月。而消息之。遠方之鳥，而覺見之皆來集會，不可稱數，一國普共供養奉事，尊敬無量。於彼異時，有一賈人，復從他國齎三孔雀來，時眾人見微妙殊好，羽翼殊特，行步和雅，所未曾有。眾人共覩，聽其音聲，心懷踊躍，又加於前千億萬倍，皆棄於鳥，不復供事。鳥無威曜，忽然無色，如日之出，燭火不現，永無復心在諸鳥許，普悉愛敬於彼孔雀，視之無厭；前所敬養諸鳥之具，皆以供養孔雀之形，尊敬自歸，諸鳥皆沒，不知處所。於時有天，即歎頌曰：

「『未見日光時， 燭火獨為明，
 諸鳥本見事， 水飲及果蓏。
 由音聲具足， 日出止樹間，
 諸鳥所見供， 於今悉永無。
 當觀此殊勝， 無尊卑見事，
 尊上適興現， 卑賤無敬事。』」

於是賢者阿難，緣世尊教，心懷踊躍，以頌讚曰：

「如佛不興出， 導師不現世，
外沙門梵志， 皆普得供事。
今佛具足音， 明白講說法，
諸外異學類， 永失諸供養。」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孔雀者，我身是也；烏者，諸外異學也；天者，阿難也。於時在世，雖講經法，未除三毒生老病死，不能究竟除塵勞垢，淨修梵行。於今如來興于世間，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天人師、無上士、道法御，號佛、世尊，於今說法具足究竟，淨修梵行離諸塵垢，除婬怒癡生老病死，獨步三界而無所畏，降伏諸邪眾外異學，莫不歸伏，一切蒙度。」

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仙人撥劫經第五十二

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錦盡手長者至舍利弗所，諷誦經法。還歸其家，厭所居處，下其鬚髮，而為沙門，未得羅漢，一切所造，皆已備足。時諸比丘往見世尊：「今我等察錦盡手，稽首面見，聞說法律，尋時出家，而為沙門。博聞多智，講若干法，言談雅麗，庠序無獷，興起禪思，故復還家。世尊！如是，隨其所應未得羅漢，無根無著法，以未成就覩見生死周旋迴轉，不得解脫，如佛所教，如來、至真、等正覺所獲安隱。」

佛告諸比丘：「何足為怪？吾成無上正真道，為最正覺，錦盡手為舍利弗雖見教化度於四患，吾於異世，以凡夫身，廣說經法，度諸慙苦，乃為殊特。往昔過去久遠世時，有一

仙人，名曰撥劫，得五神通。時為國王，所見奉事，愛敬無量，神足飛行，往返王宮。彼時國王供養仙人一切施安，坐在王邊，日日如是。王奉仙人，布髮而行，手自斟酌百種飲食，積有年歲，供養無限。於時彼王有小緣務，王有一女，端正姝好，於世希有，王甚敬重，重之無量，女未出門。王告女曰：『汝見吾不？供養仙人，奉事慇懃，不敢失意。』女則白曰：『唯然，已見。』王告之曰：『今吾有事，當遠遊行，汝供養之，亦當如我事莫失意。』

「時彼仙人，從空中飛下，至王宮內，王女見來，以手擎之，坐著座上。適以手擎，觸體柔軟，即起欲意，適起欲心，愛欲興盛，尋失神足，故不能飛行。思惟經行，欲復神足，故不能獲。時彼仙人，見國王女，貪欲意起，不能從志，步行出宮，如是所為，其音暢溢，莫不聞知。時無央數人，皆來集會。王行事畢，還入其宮，聞其仙人，失于無欲，墮恩愛中，失其神足，不能飛行。王時夜至其宮，獨竊自行，往見仙人，稽首足下，以偈頌曰：

「『吾聞大梵志， 卒暴皆貪欲，
 為從何所教？ 何因習色欲？』

「時撥劫仙人，以偈答王曰：

「『吾實爾大王， 如聖之所聞，
 已墮於邪徑， 以王遠吾故。』

「王以偈問曰：

「『不審慧所在， 及善惡所念，
 假使發慾心？ 不能伏本淨。』

「時撥劫仙人，復以偈答王曰：

「『愛慾失義利， 婬心鬱然熾，
 今日聞王語， 便當捨愛慾。』

「於時國王，教告仙人。仙人羞慚，剋心自責，宿夜精懃，不久即獲，還復神通。」

佛告諸比丘：「爾時仙人撥劫，今舍利弗是；國王者，吾身是。」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清信士阿夷扇持父子經第五十三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清信士，有子聰明，智慧辯才，在在所興，無所不博，能自豎立，而無懈怠，明了殊絕；又曉家業買賣之利，多獲財寶，供養父母；佛威神護諸天宿衛，無央數人，所共愛敬。不可父意，不愛念之，常憎惡見，驅使出舍，數加捶杖，不能復堪，馳至他國。在於異土賈作治生，方便計校興造，時節不失，不廢所業，多積財寶。清信士，聞多積財寶，遙遣人呼使來歸，子不肯還。清信士復遣人行，設使不來，遣財物來。慫懃諫曉，都不肯遣。其子報曰：「父困苦我，不可復計，至使令我不能發心所遣遺也，復難自往。」時清信士，對比丘眾，自訟說意：「其子有病，不順父母。」諸比丘具以啟佛。

世尊告曰：「此清信士，不但今世與子不和，前世亦然，福德殊異，有所造行，無所違失，不可其心。比丘且觀於此，其子智慧殊特，德不可量，不可其心，不欲聞其聲，復欲思得。」

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人，名曰阿夷扇持，為獼猴師，教於獼猴，舉動法則，技術戲笑，多所悅

豫，於眾人民。以此技術，無央數人，悉共愛敬，遠近皆來，觀其技術，蒙是之恩，多獲財利。其阿夷扇持，前後獼猴，大得眾物，撾捶搏躪。其人異日，將彼獼猴入於城中，縛著於柱，撾捶毒痛，毀辱折伏。於時獼猴，竊得默出，馳走入山，閑居獨處，近附仙人，依之止頓，採取果蓏，供養仙人，復自食之。阿夷扇持聞之，走在其處空閑山中，而遣人使呼之來還。獼猴不肯，遙報之曰：『吾今續念，前困毒我，眾患難量，前時我父，橫無過罪，而見加毒，毀辱叵言，今故馳走，來入山中。』阿夷扇持便自往謂獼猴言：『來歸還家。』默聲不肯。仙人報曰：『亦可原置。』答仙人曰：『吾置之耳。』仙人報曰：『敢可強致，小勸喻之，然後將行。假使強欲致之，儻不能也。』其人答曰：『假使方便欲致之去，不肯往者，吾當作計。』即時以偈而歌頌曰：

「『卿賢柔善子， 譬如鹿就蔭，
 便從樹枝下， 得無飢渴死。』」

「爾時獼猴以偈答曰：

「『不仁和生我， 我自知志性，
 從何所覩聞， 獼猴為柔賢。
 我到諸方面， 未有中間念，
 假使有邪長， 終不能制意。
 吾今續念之， 君阿夷扇持，
 將我入城中， 縛柱加毒痛。
 於今不忘之， 撾捶我苦毒，
 我已得自在， 不能就君困。』」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阿夷扇持子，今清信士子是也；清信士者，則今父也；其仙人者，我身是也。如是具足，當分別說。」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夫婦經第五十四

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有清信士，其婦端正，面貌殊好，威光巍巍，威德無倫，聰明智慧，言語辯才，多所悅豫，眾人所敬。於時夫聶不敬重之，憎惡不歡，不欲見之；反更敬愛不急老嫗僕使為妾，而敬重之。其婦見聶心異不和，志在下使，便謂其夫：「假使卿心不相喜者，儻當見聽，出家為道作比丘尼。」數數如是，聶便聽之。即便出家為道作比丘尼，晝夜精進行道，未久證得羅漢。然於後時，其清信士所敬女人歸非常沒。時清信士便行求索，得前時所妻為比丘尼，呼之歸家。比丘尼不肯隨之：「吾已出家，則為他人，更生異世，罪福不同。」時比丘尼聞，往白世尊，說其本末。

佛告諸比丘：「是清信士，前世毀辱此有德之人，不但今世。又此女人，生生有德，有殊特之志，此人常壞亂之。今比丘尼，已入大路，復欲毀之，不得從願。」

佛告比丘：「乃古無數世時，有一梵志，婦名蓮華，端正殊好，面顏殊妙，色像第一，於世希有，名德難及。其梵志有一婢使，而親近之，順敬於婢，不肯恭敬蓮華之婦，不喜見之，反用婢語，將婦出舍。至于山間，上優曇鉢樹，擇諸熟果而取食之，棄諸生果而用與婦。其婦問曰：『君何故獨噉熟果，生者棄下，而持相與？』其夫答曰：『欲得熟者，何不上樹而自取之？』其婦答曰：『卿不與我，我不能得。當從夫命。』婦即上樹。夫見婦上樹，尋時下樹，以諸荊棘

遮樹四面，欲使不下置在樹上，捨之而去，欲令便死。

「於時國王，與諸大臣，共行遊獵，過彼樹下。見其女人，端正殊好，顏貌殊異，世所希有，即問女人：『卿為何人？為所從來？』其婦本末為彼國王說所變故。王見女人，女相具足，無有眾瑕，心自念言：『其彼梵志，愚騃無智，非是丈夫，而不敬憚于此女人。』除棘載去，至其宮內，立為王后。其后智慧辯才難及，互用擣菹及以六博書疏通利，遠近女人，來共博戲，王后輒勝，無能當者。

「於時梵志，遙聞彼王有后端正工於博戲，其有來者，王后得勝，無不歸伏，莫能勝者。心自念言：『且是我前婦，非是異人，其我前婦，博戲第一。』又彼梵志亦工博戲，欲詣王覘其技術。時王后聞一梵志形像如此，及其顏貌長短好醜，即心念言：『是我前夫。』於時梵志詣王宮門，王即見之，遙試博戲，侍人名齒。於時梵志，以偈頌曰：

「『髮好長八尺， 其眉若如畫，
 柔軟上第一， 當念熟果蓏。』

「於是王后以偈答曰：

「『往時婢自在， 其志好其所，
 敬重為第一， 劫取為第一。』

「時梵志復以偈答王后曰：

「『詣閑居龍處， 龍象常所遊，
 於彼相娛樂， 當念熟果蓏。』

「王后以偈答梵志曰：

「『獨自噉熟果， 生者棄與我，
 是吾宿因緣， 梵志所劫取。』

「於時梵志，心中懷恨，即自剋責，悔無所及。」佛告諸比丘：「爾時梵志，今清信士是；其婦者，今婦是；彼國

王者，吾身是。爾時起亂，今亦如是。」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譬喻經第五十五

過去無數劫時，有獨母賣麻油膏為業。時有比丘，日日於是母許，取麻油膏，為佛然燈，積有年數。佛後授比丘決：「汝後當作佛，諸天國王人民，悉往賀比丘。」比丘言：「我受恩。」獨母聞比丘授決，便到佛所白言：「此比丘，然麻油膏者，我所有，願佛復授我決。」佛言：「此比丘作佛時，汝當從其受決。」

佛告舍利弗：「是時比丘者，提憇竭佛是；時獨母，我身是也。」

昔維耶離國，有一長者，聞佛來化，即詣佛所，稽首禮足，白佛言：「意欲請佛一時三月。」佛默可之。即攝衣持鉢，就長者家。餘人請者，不能復得，皆興恚意，圖害長者，便剋日舉兵，圍舍數重。長者怖懼，至心於佛，無復他想。佛為說法，若干要語，長者及眷屬，皆逮不起法忍。佛從座起，出解外人，說恚害之苦報，嘆和慈之福。若干要言，眾人意解八萬四千，發無上正真道意。諸比丘白佛：「今此大會，見佛意解，為是遭時也？為宿有因緣乎？」佛言：「今此眾會，一時度者，皆宿與佛有因緣故！」比丘白言：「願佛本末說之，聞者增益功德。」

佛言：「昔有一國居近大海，時王名薩和達，以慈治國，視民如子。國有大災，三年不雨，人民飢餓。王召梵志道士，

問當雨不？占者答曰：『滿十年乃有雨耳！』王聞是語，恐人民死盡，愁憂不樂：『當作何計以濟國人乎？』復念曰：『唯當身施以救眾生耳！』便齋戒清淨，叉手向十方曰：『以我前後所作善行，若有福報者，願生海中，作大身魚，以肉供養眾。』便閉口不食。七日命終，得生為魚，身長四千里，具識宿命，便墮海岸上，正像黑山。人民見山，怪那得有是山？皆往視之，乃知大魚。舉國皆往，乃解取食，得免飢困，國遂還復，豐熟如故。」

告諸比丘：「爾時魚者，我身是也；爾時食我肉者，今維耶離國人是。如來往者以肉活眾生，一世中耳。今以道慧救護識神，還復本無，長離三界，眾苦永滅矣。菩薩勤苦具足三施。何謂三施？外施、內施、大施，是為三施。衣食珍寶，國土妻子，是為外施。支體骨肉，頭目髓腦，是為內施。四等六度，四諦非常，十二部經，為眾生說，是為大施。求道之法，三施具足，乃疾得佛。」

佛說是時，無數眾生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首達耆年尊，教化五千人。惟先年少，其智深遠，行諸國土，教化六萬人，展轉與首達共會。首達弟子，見惟先智慧勇猛，悉欲往崇之。首達謂諸學者：「惟先年幼，其慧薄少。」惟先竊聞其言：「菩薩法者，當相供養，行諸國土，視若見佛。今我無護，而起同法之意。」惟先其夜默然而去其國土。所以者何？欲令學者供養首達。首達者用誹謗惟先故，墮摩訶泥梨六十劫，既出得為人，無舌六十劫。所以者何？不制心口意故，而失菩薩法。罪盡已後，逮前功德，自致得佛，號字釋迦文。

佛告諸學者：「其首達者，則吾身是，惟先者，今現阿彌陀佛是。」其坐中一切皆悉言：「其失小耳，得罪甚大。」

佛告諸會者：「身口意不可不護，其有信者，奉行而得道，所作過惡，能自覺改悔首，其過可得微輕。昔無數劫時，有一人大興布施，供養外道梵志無數千人。數年之中，諸梵志法，知經多者，得為上座，中有梵志年耆多智，會中第一。時儒童菩薩，亦在山中，學諸經術，無所不博。時來就會，坐其下頭，次問所知，展轉不如，乃至上座。問長老梵志所知，亦不如儒童，十二年向已欲滿，知經多者，當以九種物以用施之。九種物者——金、馬、銀、鞍、勒及端正女、金澡罐及金澡盤、金銀床席，皆絕妙好，如是之比，有九種物。長老梵志，便自思惟：『吾十二年中，無係我者，而此年少，欸乃勝吾，人可羞恥。物不足言，失名不易。』便語儒童：『所施九物，盡當相與，卿小下我，使吾在上。』儒童答曰：『吾自以理，不強在上，若我知劣，我自在下，無所恨也。』梵志懊惱，避座與之，七寶校飾，極為精妙。長老梵志，因問儒童：『卿之學問，何所求索？』答言：『吾求阿惟三佛，度脫萬姓。』長老梵志，心毒恚生，內誓願言：『吾當世世壞子之心令不得成，若故作佛亦亂之不宜。』復念言：『善惡殊途，恐不相值，唯當大修德爾乃相遇耳。』便行六度無極，兼修諸善，恒無廢捨之意。於是別去，施主九物與諸梵志，使各分之已，各減一銀錢追與儒童：『不受九物，使吾之等普分得之。』儒童受已，各自別去。菩薩道成，調達恒與菩薩相隨，俱生俱死，共為兄弟，恒壞菩薩。爾時長老梵志，調達是也；儒童者，釋迦文佛是；以本誓故，恒不相離，是其本末也。」

師言：「學當有善知識。昔有驢一頭，其主恒令與馬相隨，飲食行來，常與馬俱。馬行百里，亦行百里，馬行千里，亦行千里，衣毛鳴呼，與馬相似。後時與驢相隨，飲食行來，與驢共侶，驢行百里，亦行百里，驢行千里，亦行千里，毛衣頭軀，悉為似驢。鳴呼唉痾，純為是驢，遂至老死，不復作馬。學者亦如是，隨善知識，則日精進，精進者，得道駛。隨惡知識，則日懈怠，懈怠者，是為長沒也。」

昔者外國婆羅門，事天作寺舍，好作天像，以金作頭。時有盜賊，登天像挽取其頭，都不動，便稱南無佛！便得頭去。明日婆羅門失天頭，天頭若去，眾人聚會，天神失頭，是為無有神。神著一婆羅門：「賊人取我頭不能得，便稱南無佛！諸天皆驚動，是故得我頭。」諸婆羅門言：「天不如佛！」皆去事佛，不復事天。賊人稱南無佛！得天頭去。何況賢者稱南無佛？十方尊神不敢當，但精進勿得懈怠。

昔有沙門，晝夜誦經，有狗伏床下，一心聽經，不復念食。如是積年，命盡得人形，生舍衛國中作女人。長大見沙門分衛，便走自持飯與，歡喜如是。後便追沙門去，作比丘尼，精進得應真道也。

昔有國王，於城外大作伎樂，國中人民皆共觀之。城中有一家，其父有疾，不能行步，家室共扶，將令強行出城，便止樹下，不能自致，語家中言：「汝行觀來還，乃將我歸。」時天帝釋作一道人過其邊，便呼病人：「汝隨我去，我能令汝病愈。」人聞大喜，便起隨去。釋遂將上天，至天帝宮，

見金珍寶，非世所有，意中生念，欲從求乞。有人語言：「可從求瓶。」病人便前詣釋言：「我欲去，願乞此瓶。」釋便與之。語之言：「此中有物，在汝所願。」病人即持歸，室家相對共探之，輒得心中所欲金銀珍寶，恣意皆因，大會宗親，諸家內外共相娛樂。醉飽已後，因取瓶跳之：「我受汝恩，令我富饒。」跳踉不止，便墮地破之，所求不能復得。佛之經戒，譬如寶瓶，初聞精進，所願必得；後小懈慢，忘經失戒，譬如瓶破，無所復得也！

法家婦女，著金銀珠環，有四事上生天上：一者、著金銀珠環，若有明經者，聞經歡喜，脫持布施，是一福得生天上。二者、若見遠方沙門興起塔寺歡喜，脫金銀布施勸助，是二福得生天上。三者、若貧窮困厄人，聞佛說布施第一行，便解布施，三福得生天上。四者得疾病臨命終時，脫持布施，救助我命，目自見施，是人命盡，歡喜不懼，得上生天。是以法家婦女，有四事行，著金銀寶環，得生於天上。

生經卷第五